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年 北京



МАРКС И ЭНГЕЛЬС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И
СОСТАВИЛ ПРОФ. П. Н. ГРУЗДЕ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 1957

本书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出版社
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译出

*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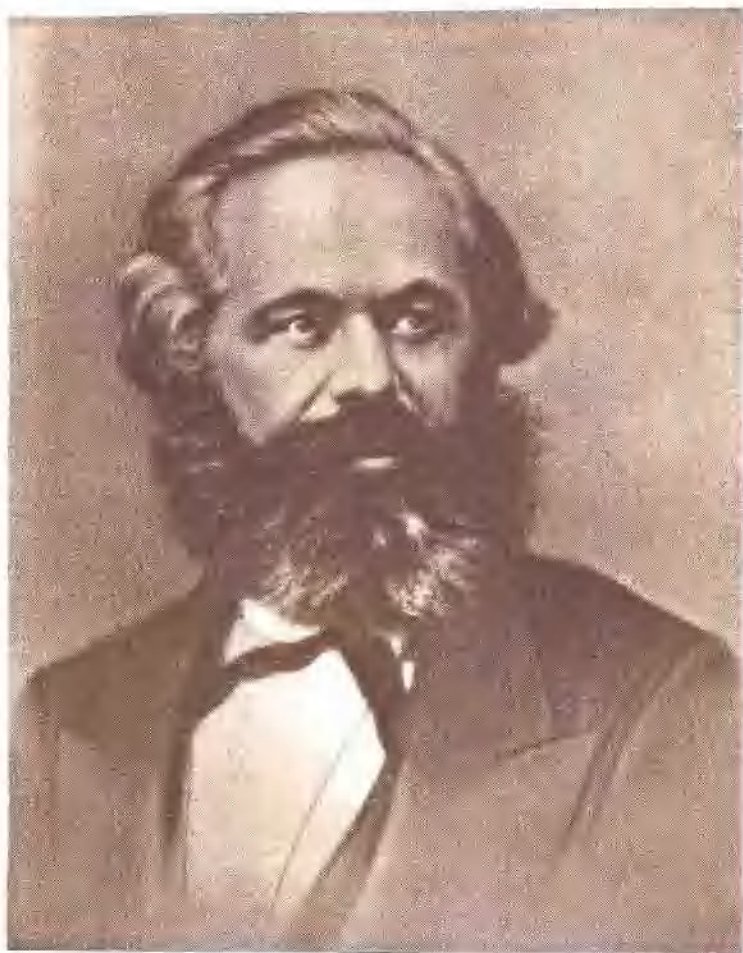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2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北京景山东街)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7012·358 字数：330千
开本：850×1168公厘 1/32 印张：14 $\frac{1}{2}$ 插页：6

1958年7月第一版
195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北京：1—10,800册
(内精装本3,800册)

*

精装本定价(6) 2.30元
平装本定价(6) 1.50元



Karl Marx



J. Engels

出版者說明

本書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一書俄文版譯出。

本書的大部分採用了現成的譯文。沒有現成譯文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由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的幾位同志譯出；沒有現成譯文的其他部分，由我社的幾位同志譯出。

採用現成譯文的書目如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4 卷（人民出版社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人民出版社版）、“資本論”，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版）、“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版）、“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版）、“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版）、“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版）。

我們出版本書的目的在於幫助我國教育工作者學習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教育學說；並希望我國教育工作者能掌握馬克思主義教育學說的精神實質，把它運用到實踐中去，以促進我國教育事業更大的發展和進一步的提高。

原出版者說明

本書編者朴·恩·格魯茲迭夫所負的任務是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言論完全編在本書里。

編者是从广义方面来理解这个任务的，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論文和从他們的个别著作中摘录的片段編入本書，这些論文和摘录的片段初看起来跟书名并不相符。例如恩格斯的論文“論权威”以及从“德意志思想体系”、“自然辯証法”、“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和其他一些著作中摘录的許多章节便是这样。它們并没有直接論述教育問題，可是它們对教育科学、对教育的基本問題的研究都有重大的原則性的意义。

例如本書刊載的从“德意志思想体系”摘录的若干片段，闡明了資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的发展的因素問題以及遺傳和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問題。

在本書里，恩格斯的“論权威”一文是全文刊載的。这篇論文对原則性地論証紀律和权威在教育事业上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从“自然辯証法”里摘录了有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归納和演繹以及科学知識在各个領域的发展的片段，它們对于更正确地理解学校各科教学的方法論上的和教学法上的迫切問題來說都很重要。从“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和“反杜林論”里摘录的片段也是如此。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一书里摘

录了第二部分(或第二章),作者在这部分里阐明了辩证法的特征,指出了辩证法跟形而上学方法的对立,并联系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的发展。

編入本书的材料在排列的顺序上,有些地方跟年代的顺序不同。編者把恩格斯 1892 年写成的“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英文版引言和从这本著作中摘录的片段放在从“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論”摘录的片段的前面,为的是要保持更好的逻辑上的连贯性:开始谈整个的辩证法,然后谈这个方法的某些部分的问题(归纳、演绎),最后谈怎样运用这一方法于各种社会现象(道德、法权)。这里在实质上并没有违反年代的顺序,因为上述的这些著作都是在同一时期写成的,它们彼此之间有内部联系,而“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又是“反杜林論”个别章节的深入的阐述。

在“資本論”材料的排列上也有跟年代顺序不符的地方。本书把法文版(1872)序的摘录和德文第二版(1873)跋的摘录放在从“資本論”第 1 卷摘录来的各个片段的前面,而把从恩格斯在 1894 年整理好的“資本論”第 3 卷里摘录的片段直接放在第 1 卷各种材料的后面。

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问题的言论常常只是几句话。为了不致使本书成为语录,为了使讀者更好地了解这些或那些原理之间有什么联系,編者在这些场合摘录的范围就比较广泛。

本书的所有摘录的材料都根据最近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本书附录“回忆馬克思恩格斯”的材料,它们包括有关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教育观点的十分有趣而宝贵的报道;还描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偉大的无产阶级学者、革命家和教育家的形

象。俄国民粹派社会活动家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曾写信給恩格斯，征求他在俄国建立国民工艺学校方面的意見和帮助。这些信，对于更好地理解編入本书的恩格斯的回信来說是重要的。

为了便于讀者利用本书，书末还有符·朴·格魯茲迭夫編的名目索引和人名索引。注釋部分也是他編的。

目 录

出版者說明.....	1
原出版者說明.....	2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	朴·恩·格魯茲透夫 1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35年

卡·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45
------------------------	----

1839年

弗·恩格斯:烏培河谷来信.....	50
-------------------	----

1840年

弗·恩格斯:恩斯特·摩里茨·阿倫特.....	55
------------------------	----

1842年

卡·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会的辯論(第一篇論文)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记录的辯論.....	56
卡·馬克思:第179号“科倫日报”社論.....	58
弗·恩格斯:摘自給阿·卢格的信.....	60

1843年

弗·恩格斯:倫敦来信.....	61
-----------------	----

1844年

弗·恩格斯:英国状况 醉托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倫敦版.....	64
卡·馬克思:1844年經濟学-哲学手稿.....	67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歐布魯諾·鮑威尔及其伙伴.....	73

弗·恩格斯:产生于现代以及迄今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描述.....75

1844—1845年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6

1845年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111

弗·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13

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115

1845—1846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思想体系.....117

1847年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44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147

卡·马克思:工资.....151

1847—1848年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53

1848年

卡·马克思:六月革命.....160

弗·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161

1850年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62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64

1851年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66

1852年

- 卡·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政變記168

1853年

-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內閣的成就170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國——工人問題172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國——繁榮——工人問題173

1856年

- 卡·馬克思: 在“人民報”創刊四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175

1857年

- 弗·恩格斯: 軍隊176

1858年

-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重要文件178

1859年

- 卡·馬克思: 普魯士的局勢181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廠工業的狀況183
卡·馬克思: 不列顛關於議會改革的新法案185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廠工業的狀況187

1865年

- 弗·恩格斯: 普魯士的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黨190

1866年

- 卡·馬克思: 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幾個問題的指示191

1867年

- 卡·馬克思: 資本論
法文版序言194

第二版跋	194
資本論 第1卷	195
資本論 第3卷	229

1869年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届年会的报告	231
----------------------------------	-----

1871年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	232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第二次手稿	235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	236

1872—1873年

弗·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	239
弗·恩格斯: 論权威	240

1873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244
------------------------------------	-----

1875年

卡·馬克思: 哥达綱領批判	246
弗·恩格斯: 摘自給奧·倍倍尔的信(萊比錫)	249

1877—1880年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英文本导言	250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256

1873—1886年

弗·恩格斯: 自然辯證法	265
--------------------	-----

1878年

弗·恩格斯: 反杜林論	304
-------------------	-----

1880年

- 弗·恩格斯:給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比阿里茨).....330
弗·恩格斯:摘自給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巴黎).....333

1883年

- 弗·恩格斯:馬克思墓前演說.....335

1885年

- 弗·恩格斯:摘自給奧·倍倍尔的信(苏黎世).....338
弗·恩格斯:摘自給奧·倍倍尔的信(萊比錫).....339

1886年

- 弗·恩格斯:摘自給弗·-阿·左尔格的信(霍布根).....340
弗·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341

1888年

- 弗·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345

1891年

- 弗·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346
弗·恩格斯:摘自給奧古斯特·倍倍尔的信(柏林).....347

1893年

- 弗·恩格斯:欧洲是否能解除武装?.....348
弗·恩格斯:給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352

附 录

- 中学毕业証书——发給特利尔中学学生卡尔·馬克思.....355
毕业証书——发給高年級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357
保尔·拉法格:忆馬克思.....359
保尔·拉法格:忆恩格斯.....375
威廉·李卜克內西:忆馬克思.....383

威廉·李卜克内西:忆恩格斯	399
敏·卡·哥尔布诺娃-卡勃鲁科娃:给弗·恩格斯的信	404

注釋和索引

注 釋	417
人名索引	429
名目索引	446

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

朴·恩·格魯茲迭夫

无产阶级的偉大导师、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和揭示社会发展規律、首先是資本主义社会发展規律的同时，并不忽視如馬克思所說的“社会关系实践的舞臺”，就是說，并不忽視教育。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言論的总和构成了一定的观点的、思想的体系，这些观点和思想是从他們所創立的关于社会的学說有机地引伸出来的。他們的著作給运用革命的辯証法于教育問題作出了光輝的榜样，并且包含跟教育問題有关的大量具体材料。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們所特具的科学的深度研究了各个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民教育状况，他們的結論对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革命的辯証的方法，探討了教育的发展問題。根据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可以追溯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怎样由于社会經濟政治結構的改变而变化，教育学怎样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利益。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我們可以找到教育学上許多基本問題的答案。如环境和教育、政治和教育的相互关系問題，教育和学校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問題，儿童智力和体力发展的因素問題，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教育和綜合技术教育問題，人的全面发展

的条件問題等。

馬克思和恩格斯特別詳細地講到資產階級社會里教育的特征，同時根據資產階級給自己的兒童受一種教育而給勞動者的兒童受另一種教育的情況，而揭露了這種教育的階級局限性、畸形和缺陷。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闡明了資產階級教育的基本矛盾是資本主義總矛盾的反映和結果，指出在資本主義內部發生着新教育的萌芽，這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革命勝利以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就要發展起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領導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和批判資產階級教育的同時，表述了無產階級教育的要求和原則；這些要求和原則在某種程度上成了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綱領性的要求，並且在後來成了蘇聯共產黨黨綱中關於國民教育條款的基礎。

* * *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般的革命的唯物主義觀點，特別是在教育方面的這種觀點，並不是一開始就形成的。大家知道，在他們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者以前，他們在政治上曾經是革命民主主義者，在哲學方面也曾經受到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影響。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轉變為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過渡時期，即1844年以前，他們的著作里也常常談到青年一代的教育問題。

馬克思學生時代的一篇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可以算做他有關教育學的第一篇著作；這篇作文是他在1835年中學畢業的時候寫的，當時他才17歲。這篇作文是用抽象的、唯心主義的精神寫的，但是對於說明馬克思青年時期的觀點是有用的；此外，作為一篇文獻來說，它也可以使我們知道那時的中學作文是什

么样子的。馬克思在这篇作文里发表了这样一种思想：人类的幸福、千百万人的幸福应当是选择职业的“主要的指导者”，为他们的福利而工作，人就不再受选择职业的痛苦折磨。那时，他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而不再是有限的、利己的了。就在这里，馬克思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职业和社会地位，职业的才干和能力，在选择这个或那个生活道路的时候人类活动的主要目的；这些问题到现在也还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39—1844 年写的作品是相当有趣的。我们在恩格斯这个时期的著作里，可以找到更多的有关国民教育问题的意见。

在“烏培河谷来信”里，19 岁的恩格斯描写了普魯士外省城市的学校教育状况。普魯士的学校，特别是初等学校，处在宗教的神秘主义和虔敬主义的反动影响之下，实科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这种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技工学校“学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各种繪画上面”^①。恩格斯用辛辣的諷刺的笔調描写了外省青年、商人子女的精神趣味。儿子总是步父亲的后尘，他们的兴趣极其狭隘而低级。这些城市青年的談吐总离不开声色犬馬的范围。恩格斯諷刺地说，关于文学，青年人难得談到，而他们所談到的也是三等作家的作品。

恩格斯在这个时期最后写的文章里，更加尖銳地批評了资产階級学校，把它描述为監獄和兵營，那里使青年的嫩芽枯萎，那里由呆讀死記和煩瑣議論統治着；而在学校外面又是“我們这一世紀的女神——警察”。

看到那时处在资产階級革命前夜的德意志社会生活中的新現

① 見本書第 52 頁。

象，恩格斯对新的胜利的全部希望是跟未来所依靠的青年一代结合在一起。不过在这个时期，恩格斯还不曾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通过人的再教育来和平地改造社会那样的妄想中解放出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里，对于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理论这个问题，恩格斯回答说，第一个措施就是实行普及教育。恩格斯对于普及教育的必要性列举的理由是这样：这个措施对穷人来说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可能具有和平改造社会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因此，他曾经认为，爱北斐特共产主义者的基本原则就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分享科学的成果”^①。

恩格斯在1842—1844年第一次住在英国的时候，直接看到英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逐渐从自己空想的心情中摆脱出来。恩格斯描述了统治阶级和工人的文化水平，并作出结论说，英国前途的进步的阶级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自负为“有教养的”上等社会阶级。恩格斯说：“英国教养的阶级对任何进步都置若罔闻，只是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才稍稍动一动。”^②恩格斯指出，英国统治阶级多么意气消沈，尽管他们受过教育，他们是多么固执偏见、保守和无知。

在剥削者的社会里，教育一代一代地传授着政治的和宗教的偏见，也促成了统治阶级精神上的堕落。统治阶级的儿童在特权学校受的教育是简单的：他们在学校里毫无结果地钻研过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问题。恩格斯讽刺地说，这样的学校里的“学生”，如果他有几千英镑的收入，除了要讨一个老婆而外，再也没有别的什

① 见本书第112页。

② 见本书第66页。

么需要了。稍后，恩格斯又更加明确地揭露了特权阶级儿童教育的阶级本质，指出了它由于适合“无所事事的专业”教育而具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当恩格斯说到英国统治阶级精神颓废的时候，他还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但是在英国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他就转变到前者这方面来。就在这个时候，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教育的“关怀”的阶级性质；这样一来他就给自己未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这在他以后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又有了发展，这本书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作品”（列宁）之一。

我们从马克思这几年的著作里谈谈他在1842年写的两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和“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

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这篇文章里跟反动的“普鲁士国家总汇报”辩论的时候，称它是“报纸的小孩”，因此就说到儿童思维的特征。儿童的理论思维是在数的范畴里进行的，儿童的判断具有实践和感觉的性质。小孩知觉的特点是他只看到单个的现象，想不到还有特殊和一般的之间的联系存在。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说明了国家教育任务跟学校教育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批评了“科伦日报”社论作者的反动观点；这篇社论的作者认为在普鲁士国家里，教育机关跟寻常的学校只有规模大小的不同。

马克思看出，在由学校和国家教育任务所决定的内容本身、在它们所实行的教育方法方面，学校教育跟整个国家教育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马克思认为国家应当教育人，但不是象学校所做的那样经常不断地监督他，而应当用他自己的理性和社会的存在来教育他。国

家是“自由人的联合”，它要把自己成员的私人利益变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这样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①。

十分明显，普鲁士这个官僚地主国家不是“自由人的联合”，因此，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教育作用，一点也没有执行，而且也不可能执行。

三十多年以后，马克思在批判哥达纲领草案的时候，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尖锐地驳斥了纲领中涉及由国家实施国民教育的条款，这里的国家是指普鲁士—德意志帝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9—1844年间的教育主张大体上就是这样。那时，未来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就已经批评了几个国家（普鲁士、英国）的学校教育状况，描述了拨给国民教育的经费支绌，教会对学校的反动影响，教育青年的陈腐的方法，还叙述了统治阶级剥夺了劳动者受教育的机会，并且第一次接触到了教育的阶级本质的特征。

以后几年（1844—1848）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并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属于这个时期的有他们的这样一些经典性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德意志思想体系”（1845—1846），“哲学的贫困”（1847），“共产党宣言”（1847—1848）。

在这些著作里，我们可以找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阐述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初步原理；这些，在他们后来的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等书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具体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的学说跟他们的前

① 见本书第58页。

輩——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唯物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學說的聯系。這也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觀點有關。在“資本論”里，我們可以屢次遇到馬克思引用的那些他予以很高評價的作者的文字。如談到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英國思想家約翰·白拉斯的時候，馬克思稱他是政治經濟學史上真正不平凡的人物，對他的勞動教​​育思想寄予同情。白拉斯認為必須為正在成長的一代建立這樣的教​​育制度：在這種制度之下，教學跟生產勞動是聯系着的。自然，白拉斯所想象的生產勞動是手工藝形式的。馬克思對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和沙利·傅立葉的教​​育學遺產評價很高。照馬克思的評價，傅立葉的教​​育觀點“是這方面的精華，並且包含着天才的觀察”^①。

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特別是歐文和傅立葉，曾經用尖銳的批評責難過統治階級，因為統治階級使人民群眾保持愚昧狀態，並且越來越加劇人民群眾的貧困和苦難。在描繪沒有剝削和貧困的未來社會的教​​育圖景的時候，空想社會主義者談到許多原理，後來，這些原理都經過修改而列入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學。例如他們主張必須對正在成長的一代實施公共教​​育，這種教​​育應當保證所有兒童受教​​育的權利並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因為家庭不可能使兒童有這樣的發展。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第二項原理是要求兒童的生產勞動跟他們在公立學校所受的義務教​​育相結合，歐文曾經為此作過努力，並要求英國國會通過相當的法案。舉辦公共教​​育並使它跟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要求後來以更完善的形式列入共產黨的綱領，並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表述出來。

羅伯特·歐文企圖實際實行自己的理想，並且在紐拉納克自

① 見本書第142頁。

己的工厂里为工人創造了新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特别关怀正在成长的一代以良好的教育。他为工人的子女設立了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在这些教育机关里，根据儿童教学的直觀性和积极性而采用了新的教育方法。

欧文用实践指明了生产劳动跟教学的結合对人的发展有良好的影响，这是他的功績。馬克思說，尽管資产階級嘲笑欧文的新教育实验，并且認为生产劳动跟儿童教育的結合是共产主义的空想，但是欧文的这个思想在英国政府关于工人子女教育的每一个工厂法里都是注意的对象。难怪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未来社会的教育萌芽于工厂制度，这可以在罗伯特·欧文那里追究到它的根源。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科学社会主义跟在它以前发生的18世紀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說有联系，同时揭露了这些学說的矛盾和不彻底，在这些学說里除去唯物主义的傾向以外，还保持了唯心主义的立場。空想社会主义者发表了大体上正确的思想，認为儿童的教育和他們的性格决定于社会环境，同时他們却企图通过博爱的宣傳、人的再教育以及各个共产主义生产公司的組織来改变人和环境。

由此可見，按照馬克思主义先驅者的意見，社会环境本身的改变决定于各个人的意識，决定于他們的教育程度和理性。这个論点在18世紀法国启蒙者的偉大代表伏尔泰的公式里可以找到明确的反映；伏尔泰認为人們受的教育越多，他們就变得越加自由。

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懂得革命活动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不了解无产階級群众的階級斗争是改造社会和人的因素。空想社会主义認为資本主义是完全无用的制度，但是沒有能够正确說明資本主义发展的規律。

罗伯特·欧文的新教育实验并未能推广到他的工厂、他和他的继承人所组织的几个公社之外。欧文想要改变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仍然保留着它的一切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没有任何的改变。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受的教育也是原封未动。欧文的尝试既未能改造社会制度，也不能改造工人群众的教育制度。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工人及其子女受剥削和畸形教育的那些极其令人讨厌的情境，依然如故。

马克思的先驱者——法国启蒙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教育及其跟各种经济和政治现象的关系谈得很多。他们虽然有时正确地叙述了事实，有时也发表了深刻的思想和天才的预测，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他们也就不可能揭示教育发展的真实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在说明社会现象的时候所用的方法，跟马克思所用的方法是直接对立的，就是说，他们用的实质上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只有应用辩证法揭示这些过程的真实的规律，这样就能把教育学变成不仅能正确说明现象而且能预测未来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学说正是这样的科学，这种学说标志着教育科学理论发展的新时期，跟以前的一切教育理论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得到完全明确的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象他们的先驱者一样，屡次谈到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伟大作用。恩格斯还在他最初的著作里就说过，未来决定于青年，因为青年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在“德意志思想体系”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这样一个原理，虽然教育本身依赖于决定它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条件，如生产力的状况、劳动分工、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和他们的关系、文

化水平和科学等，教育总是人及其能力和天資发展（或不发展）的因素。

馬克思和恩格斯跟他們的先驅者不同，他們解决了教育的作用、教育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意义等問題，同时闡明了教育的形形色色的方面及其跟各該社会根本特点的联系。教育具有这种或那种意义，取决于它是什么时候、什么国家、在什么具体形成了的条件下、由哪个社会階級实施的。在一种情况下，教育阻碍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反映着衰頹了的社会階級的利益；在另一种情况下，教育促进着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进步的基础和倾向的胜利。因此，为了明了教育的实际意义，必須知道所說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例如在中世紀，当学校还是罕有的現象而且还没有对人民开門的时候，知能教育的比重完全不象几百年以后实行义务教育的那个样子。当知能教育起了質的变化，当其中腐朽的因素用比較符合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和有助于他們文化发展的新内容代替了的时候，知能教育的作用就越加提高。

但是，資本主义条件下的统治階級，利用教育作他們压迫的手段，作他們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巩固和确立领导权的手段，同时就阻碍着人民文化的发展。例如德意志农村的初等教育，恩格斯在 1865 年称为“令人厌恶的学校教育”，就跟其他的条件一起巩固和加强了无地农民对地主的依賴地位。

19世紀后半期在某些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初等义务教育，对資產階級來說，具有什么意义呢？

資產階級贊助这项措施，把它看做培养識字工人的手段。識字的工人的劳动显示出比不識字的工人的劳动更有生产成效；因此可以給資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国民教育及其方法順应着

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募集和再生產各種職業幹部（商業職工、技術員等）的最廉價的手段。資產階級教育工人的子女追求着再生產勞動力的目的。

國民教育在軍事上、在訓練士兵和軍官方面也有不小的作用。軍事技術的發展、新戰術的採用、官兵的道德教育——這一切都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恩格斯在描述西歐一些國家的軍隊狀況的時候，聯系着分析了這些國家的教育狀況，認為教育是訓練軍事幹部的重要條件。特別是訓練軍官問題的解決有賴於中等普通學校教育的安排。

在政治鬥爭中國民教育同樣要起不小的作用。居民的愚昧無知是統治階級所需要的，這樣可以阻止勞動者政治上的發展。

恩格斯在“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這一著作中指出，梅特涅政府嚴格控制了一切知識的來源——“從貧民學校、主日學校以至報紙和大學”，——於是使居民在政治問題上一無所知；這是1848年維也納工人革命的發動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雖然他們在這一鬥爭中表現出勇敢精神和革命力量。

馬克思在為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寫的“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幾個問題的指示”中“兒童和少年的勞動”一節里這樣說：“工人階級的最有教養的一部分完全了解，他們階級的未來，也就是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於正在成長的工人一代的教育。”這樣的教育把智育、體育和綜合技術教育結合起來，能夠把“工人階級提高到比中、上等階級高得多的水平”。

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學的明確的證據證明了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不可能實現所有兒童的受教育權，不可能使他們都得到身心的發展。其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教育從屬於資本主義利潤的法則，反映着資本家自私的利益，教育在資本家手里變成

精神上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說明資產階級教育本質的時候，對於教育跟社會關係之間、教育和政治之間的相互關係應該怎樣正確理解這個問題，作了透徹的回答。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里，對這個問題有特別詳細的釋述。

恩格斯在他初期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這一著作里，在詳細研究了英國國民教育的狀況以後，得出結論說，既然資產階級讓工人活着，只是為了自己的利潤，那麼，資產階級讓工人受教育當然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里詳細描寫了由於英國工業變革的結果，文化教育方面發生了怎樣的變化。英國的工業革命形成了新的、跟以前在文化、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发展都不同的居民階級。機器的採用吸引女工和童工到生產中來，根本改變了父母和子女的相互關係以及先前的家庭教育。

在工業變革以前，在家庭里做工的手工業者青年一代的教育主要是在家裏進行的。恩格斯說，這種教育接近自然，產生出身體強健的、信仰和諧的、道德穩定的人。採用機器以後，隨着它給工人家庭的毀滅性的影響，家庭教育在青年一代的生活中失去了它先前的作用。兒童從小就做工，他們被剝奪了家庭教育，同時又不能在家以外受到任何教育。這一切就使兒童受到精神上的摧殘，引起兒童智力的荒廢。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這種“人為地把未成熟的人化為單純製造剩餘價值的機器”而造成的智力的荒廢，“和自然的無知狀態是極有分別的。因後者不過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狀態中，不會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丰度破壞”^①。

英國的無產階級，處在忍無可忍的條件下，跟其他的要求一

① 本書第205頁。

起，提出了实行儿童义务教育的要求，并为了争取它的实现而进行了許多年的罢工斗争。经过頑强的长期斗争，英国工人终于迫使英国議会在 1834 年頒布了一項法律，根据這項法律，禁止工厂主雇用年在 14 岁以下而没有在学校学习証书的儿童做工。童工每日必須到学校去一次也是由這項法律規定的。在罰金的威胁下，工厂主不得不把在他們工厂里做工的上述年齡的儿童送入日校或夜校，每周上几小时課。這項法律和以后的法律执行得怎样，我們以后再說。

大工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为从家庭教育过渡到公共教育創造了前提。从家庭教育向公共教育的历史性的过渡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趋势；正是无产阶级、先进的社会阶级争取实行公共教育并且要求把它作为实行义务的学校教育的第一步，絕不是偶然的。但是资产阶级利用种种借口反对把这项要求付诸实现。他們伪善地声称，坚持必須实行公共教育的共产党人想要破坏家庭、取消亲子关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以极其确切的証据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这种謊言；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家庭关系越是遭到破坏，儿童越是变成交易的对象和劳动的工具，这种謊言就越发令人憎恶。

关于儿童时期，以前列夫·托尔斯泰曾經写过几句有名的詞句：“幸福的、幸福的、一去不回的儿童时代！怀念起它来怎能叫人不爱！这些回忆使人精神爽快，振奋我的心灵，并且对于我来说是赏心乐事的源泉。”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对于无产阶级儿童來說，幸福的儿童时代是不存在的，追逐利潤的資本破坏了劳动者儿童的青春。“那种为資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剝夺了儿童的游戏时间，并且把道德界限內为家族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家庭范围内的自由劳动时间也剝

夺了。”①

家庭的瓦解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并且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也不能再执行它在工业变革以前所执行的教育任务了。只有在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社会，儿童才能恢复自由快乐的儿童时代，受到父母和国家的关怀。

为了更好地明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如蒲鲁东）的全部反动性，这个结论特别重要；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号召工人从事家庭手工业教育，好象这是从一切凶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挽救的办法。小资产阶级慈善家们由于“社会的旋风”吹倒了家庭的炉灶并使家庭和儿童分开而流下了不值钱的眼泪；他们看不到摆脱这种状况的现实的出路，总想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到“旧日的好时光”去。因此他们对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对公共的国家的学校教育抱否定的态度，并从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的道德思想的观点来判断这一切。

资本主义生产采用机器以后，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整个恶化了。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指出完全不应当“眷恋那个（也是很贫乏的）埃及肉锅，眷恋那只培养着奴隶精神的细小农村工业……”。出路恰恰是另一种：“只有那被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已从一切历来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实行那消灭任何阶级剥削和任何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引起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建筑在什么

① 马克思：“资本论”，参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卷，第4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43页。

东西上面的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制度上面的。”“資產階級历史地給予家庭以資產階級家庭的性質。在这样的家庭中，苦惱和金錢是联系的紐帶，在这样的家庭中，产生着那种不妨碍家庭本身繼續存在的、資產階級式的家庭解体。用官腔和普遍的虛偽掩盖着的关于資產階級家庭的神聖概念是符合于它的污秽的存在的。”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說的那些話，对現代資產階級家庭完全适用。現代資產階級的家庭关系，由于資產階級社会一切組織（生活方式、道德、哲学等）的崩潰而显得更加卑劣和丑陋了。

英国无產階級并不容忍他們的兒童被剝夺了教育的状况，并且为了自己和子女能求得知識而进行了斗争。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之下，英国議會頒布了对于在工厂做工的兒童实施义务教育的法律，这在前面已經說过。工厂主和立法的国家政权机关把这些法律执行得怎样呢？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里、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指出，立法的国家政权机关最初的出发点就是不准备执行这些法律的。工厂主当然很懂得这一点，因此也就不願工厂法所規定的罰金和其他各种懲罰办法，而千方百計地延緩执行：他們开办的学校很少，学校沒有收容相当数目的兒童，任用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往往是半文盲的人做教师，在招收重工的时候并不要求他們呈交會受学校教育的証书等。

为什么資產階級要破坏有关青年工人教育的工厂法的实行呢？恩格斯回答这个問題說：“工人受教育，对資產階級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很多。”② 資產階級害怕工人受教育是因为教育能把劳

① 見本書第125頁。

② 見本書第82頁。

动者的实际状况在他们眼前揭露出来，而且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跟资本主义压迫斗争的武器。

工人阶级认识到教育的这种作用，要求普及的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工厂主却千方百计地拒绝这种要求。工人阶级要求世俗教育，资产阶级却千方百计地在那些由于对工人的要求让步而设的寥寥无几的学校里坚决采用宗教教学。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答应执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恩格斯说过，因为“部长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走狗”。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也描写过工人团体的启蒙活动。跟资产阶级“关怀”工人完全相反，工人团体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发展水平创造了各种方式和手段，如学校、读书室、小组等，订阅了报纸、杂志和书籍。工人和他们的子女在这些学校和读书室里受到摆脱了资产阶级影响的无产阶级教育。

资产阶级认识到这些无产阶级的教育机关对他们自己的危险性，企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和方式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到工人意识中去，竭力设法排除工人小组、学校和读书室里的无产阶级影响，并把它们变成传播对资产阶级有用的知识、首先是自然科学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机关。恩格斯说：“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读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其他的著作和书信中也谈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① 见本书第108页。

对绝大多数人进行教育的目的是指望把他們變成机器的附屬品。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里說到 1848 年以后法国資产阶级的学校法。反革命的路易·波拿巴政府頒布了特殊的有关国民教育的法律；这些法律降低了群众教育的原有水平，使群众远离文化的源泉。这个政府的学校法在于以人民保持愚昧状态为自己統治的必要条件，在于使乡村教师（資产阶级把他們交給僧侶管理）的革命作用不致为害。

因为在 1848 年法国資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教师跟覺醒了的工人、农民一起是革命斗争的积极参加者，于是政府扩大了自己对他們的“关怀”，把他們交在僧侶手中，叫他們服从地方警官，处在監視和告密的制度的包圍之內。教师們經常遭到地方政府爪牙的迫害。馬克思說，这些教师是有学問的无产阶级、农民的思想家，他們从一地投身另一地好象被追逐的猎物一样。由此可見，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我們可以找到确证：資产阶级为了自私的目的力图剥夺劳动群众的基本知識，并且資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完全决定着正在成长的一代的教育目的、內容和方法。

恩格斯在 1880 年写給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里，曾經評述过英国成年工人教育和工艺学校的状况。实际上这时的情形跟 40 年代恩格斯第一次描写的英国国民教育状况相同。工艺教育在这里比起大陆上的国家来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藐視的。工艺学校与其說是学校，不如說是惩罚机关；根据法院的判決把流浪儿童送到那里去。在为工人繼續受教育而設的学校里，欺制行为和死板的規矩占統治地位。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論文里（“法蘭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評述了一些国家（德国、英国）政府在侵略和征服了的地区所实行的“愚蒙”政策。在 1815 年

按照温斯克議会的決議由波兰割让給普魯士的波茲南，德国統治者千方百計地破坏波兰人民的文化，取消学校中的波兰語教学，在中等学校里使波兰貴族的青年普魯士化，在初等学校里使波兰农民的子女普魯士化。德国統治者在波茲南武断地說，波兰語是在人民中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碍，显然是对波兰人民的侮辱。恩格斯在評定普魯士政府的启蒙“善行”的时候作出結論說，这一切都可归結为給普魯士在波茲南的下級軍官保証良好的条件。

資产階級統治着的国家在殖民地过去和現在都执行着更加露骨的民族压迫政策并破坏民族文化(語言、学校等)。馬克思关于这一点曾經这样說过：“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資产階級文明的故乡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产階級文明的极端的伪善和它所固有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摆在我們面前了，因为在故乡它还装出一付假装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一点也不加掩飾了。”^①例如英国的資产階級在他們征服了的印度“打破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凡是高出本地社会中一般水平的一切”^②，这样就破坏了民族的文明。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教育是富有財產的标志，因为受教育要花很大一笔錢。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义制度下教育的这个特征，特别是当他分析到在持有教育証书的人如学者、牧师、律师、教师选举議員享受优待的时候，揭露得更加深刻。馬克思认为这种按教育程度而享受的优待是加强資产階級的階級独占和剝夺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选举权的手段之一。

馬克思是在将近一百年前說到这件事的。可是現在用它來說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34頁。

② 同前书，第330頁。

明資產階級教育的特征依然完全有效。在現代資產階級憲法里宣稱的和資產階級書籍里吹噓的什麼國家給“人人機會平等”這個原則，實際上並沒有實現，仍然只是一句謊話。這種法律上的權利和實際之間的脫節，某些資產階級活動家也承認的，因為事實勝於雄辯。英國資產階級教育家但特就是這樣一位活動家，他批評的不是“人人機會平等”這個原則本身，而是它的運用；他說，由於尖銳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和特權學校（這些學校的畢業生在社会上有占據“主要障地”的實際權力）的存在，這個原則仍然是一種空想。“象英國國民教育制度那樣赤裸裸地表現出階級的差別還是罕見的。這裡把享受特權和不平等現象提高到信仰教條的程度，看做國民教育制度重要特征的社会差別被仔細地維持和保存下來。”^①

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樣說明教育的階級本質和資本主義社會里教育的矛盾。資產階級思想家武斷地說什麼兒童教育一般並不是由階級影響決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里駁斥這種論調的時候就說過，教育是由社會關係決定的，資產階級是按照自己的利益來干預教育事業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教育的組織是為了千方百計地使勞動者遠離文化和科學源泉。資產階級一方面用教育是全人類性的這種公開的詞句來掩飾，同時在實際上還是為了本階級自私自利的目的而進行帶有階級局限性的教育。

資產階級害怕工人和他們的子女受到教育，同時畢竟在工人要求和工業需要雙重壓力的逼迫之下，不得不給工人以一定程度的教育。因此，資產階級就越強烈地要力求尋找抗毒素（照恩格斯

① H. C. Dent,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impact of war on English education 1939—1943". London, 1945.

的說法),于是就找到宗教教育和所謂“道德”教育的形式;根据馬克思的正确評定,资产階級把这些手段理解为“灌輸资产階級的原則”。恩格斯在1892年关于英国资产階級曾經这样說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道德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影响群众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因此学校董事会中就任凭牧师横行无阻,因此资产階級就日益增加自我捐稅,以維持各种各样的宗教蠱惑方式,从典禮仪式直至‘救世軍’。”①这些話也同樣跟別国的资产階級有关。列宁在1919年說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资产階級民主制都沒有彻底实行过把学校跟教会分离的任务,“由于資本跟宗教宣傳有多种多样的实际联系”②。

科学知識的发展給宗教留下的位置越来越小了。著名的天文学家拉卜拉斯在回答拿破侖关于在他的“天体力学”一书里为什么不提到宇宙創造主这个問題的时候,早就作过光輝的答案:“我不需要这样的假設。”但是有一部分资产階級学者不愿作科学教育的捍卫者,而变成资产階級的走狗,有意識地歪曲自己科学的事实,并且公开地拥护宗教的蒙昧主义。在这方面,恩格斯曾經这样說明过19世紀中叶英国受过教育的人和资产階級出身的学者:“英国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信仰各种不可思議的奇迹,甚至地质学家如白克兰和孟泰尔也都曲解自己科学的事实,使之不与摩西創世紀的神話太相冲突。”③

宗教的存在是跟科学不能两立的。可是资产階級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在教学中灌輸宗教教条,并伪造科学知識。这一切都反映在资产階級教育所固有的两面性、虛伪性和假仁假义上面。恩

① 見本書第256頁。

②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卷,第109頁。

③ 見本書第250—251頁。

格斯在“自然辯証法”里曾經談到科學成就和學校教學的脫節現象：“這個陳腐的自然觀^①，雖然由於科學的進步到處都被弄得百孔千瘡，但是它仍然統治了19世紀的整個前半期，並且一直到現在，一切學校里主要還在講授它。”^②

這裡我們遇到資產階級教育的基本矛盾，這些矛盾是這樣構成的：一方面，資產階級被迫無論如何要在學校里授與學生以自然、地理、歷史等新知識的因素；另一方面，作為這種教學的獨特的抗毒素，又竭力地、處心積慮地對正在成長的一代灌輸資產階級的宗教道德教育。資產階級教育的這種矛盾反映着資產階級社會里階級鬥爭的基本矛盾。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思想體系”(1845—1846)一書里，包含着對費爾巴哈哲學觀點的批評，特別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模仿者、德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鮑威爾和施蒂納的唯心主義的批評，並且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在這些問題當中，這裡要闡明的有：兒童教育和發展的因素，遺傳和社會條件在這一發展中的作用，人的全面發展的條件，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條件下人的發展，革命活動在人的改造當中的作用。

這些問題當中，有些在馬克思以前就已經提出和解決了，可是它們終歸是從唯心主義哲學的立場解決的。如空想社會主義者研究外部環境和教育的相互關係問題，就沒有考慮到在教育過程中教育者本身的改變。他們把教育者跟受教育的因而改變着的人分離開，使他凌駕於社會之上，認為教育者的活動是改造社會的決定因素。

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綱”里說：“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定，

① 指承認世界是不變的、由造物主創造的觀點。——原編者

② 見本書第270頁。

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是必须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比如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改变和人们活动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

费尔巴哈认为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是抽象的实体，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与现实社会关系分离的；人从内部发展着自己的个体，经济和政治的生活条件对这种个体的发展没有影响。

“德意志思想体系”的著者在这本书里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抽象直观性的时候说：“哲学家们在不从属于更甚的劳动分工的个人当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他们授予他以‘人’的称号，他们把所有给我们描写的发展过程看作‘人’的发展过程，同时把在每个历史时代一直存在到现在的人代之以这种‘人’，并把他描写为历史的动力。”②

这正是德国哲学家施蒂纳对他的“人”、对“人”的发展所采用的方法。当施蒂纳说到人的成长阶段（童年、青年、成年、老年）的时候，他就仅仅按意识来区分他们，并且这种意识也只是个人生活。施蒂纳并不注意在人当中进行着的、而且产生着人的意识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变化。就是对人的意识也不注意到它的发展，而看作附着在各该年龄阶段范畴的现成的东西，似乎童年是现实主义的，青年是理想主义的，成年是二者的否定的统一。

施蒂纳指的不是一定历史时代、民族和阶级的现实的、活的

① 见本书第115—1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第69页。

人。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為了相信這種見解是毫無根據的，施蒂納只要“把‘自己的’青年跟他遇見的任何一个青年辦事員、跟年輕的英國工廠工人、跟年輕的美国人（更不要說年輕的哈薩克人了）比較一下就行了”①。

在回答為什麼一些人是音樂家、另一些人是詩人、第三部分是教師這個問題的時候，施蒂納用遺傳和類來說明。每個人所從事的都是他命運注定的事。所有存在於大多數人身上的生理上和智力上的缺點也用這種神秘的類來解釋。“德意志思想體系”的著者指出，甚至庸俗的唯物主義者早就從這種反動的唯心主義的觀點下解放出來。亞當·斯密早就發表過這種思想：分工不是天賦才能的結果，而是它的原因。

在人的發展中存在着的缺點實際是歷史地產生的，同樣可以在歷史發展進程中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評施蒂納的時候說過下面這幾句話，對現代某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種族主義者也有直接的關係：“甚至……天然產生的類差別，譬如種族差別等等，都能夠而且必須通過歷史的發展加以消除。”②

施蒂納的這些反動的觀點實際上也是資產階級兒童學的代表者的特徵。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一句話來說穿：對資產階級兒童學者來說，遺傳和類“正是這樣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被其他資產者稱為事物的本性，並且把不依賴於他們、因此在他們的相互聯繫中也不能理解的一切關係強加於這種力量的身上”③。

資產階級兒童學家也象馬克思主義先驅者那樣形而上學地對待遺傳作用的問題，把遺傳跟外界環境對立起來。如果環境改變

① 見本書第124頁。

② 見本書第135頁。

③ 見本書第136頁。

了，而遺傳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一个排斥另一个，爱尔維修就曾有这样的主張。

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认为遺傳的改变也决定于一定的环境条件。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在他的經典著作“自然辯証法”里更加具体地并以发展的形式加以闡述。恩格斯在书中令人确信地揭示了存在于人的发展进程中的劳动与遺傳之間的相互关系。由于在劳动过程中从事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改进的动作，从原始人的手把石块做成刀的阶段起，直到产生拉飞尔的繪画、托尔瓦尔德孙的雕刻以及巴加尼尼的音乐的水平止，人的手达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劳动中获得的灵巧、机智、特别是肌肉和韌帶的发展，遺傳下来，并在新的动作过程中发展起来。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著作中指出的，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生活的社会經济条件的总和：分工、活动的領域和性質、社会关系和教育。拉飞尔創作繪画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具有画家的天才，而是由于一系列条件的存在使他的天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如当时羅馬所存在的分工，艺术上的技术成就，拉飞尔的祖国跟其他国家的交际以及由于这些条件而产生的人們的文化教育水平。

“德意志思想体系”的著者說，艺术天才在个別人身上非常集中，因此广大人民群眾的天才受到压抑，这是剝削社会里分工的結果。

任何其他精神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活动，并不取决于人的类，而取决于人的物質活动。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是由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决定的。人的五官的发展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結果。

人的发展取决于现实关系的性質，取决于他对世界的实际关

系。对施蒂納來說，人的有差別的特性不論从哪里产生反正都是一样的。他不需要考虑人所賴以发展的外部关系。

人的思维是由他的个性和生活条件决定的。如果一个人从事范围广泛的形形色色的活动，有多方面的生活，那么这就会促进普遍思维的发展。如果他的活动限于某种狭隘的专业，因此他看不到周围的世界，那么他的思维就变成片面的了。在良好的条件下，有一些人能够克服这种思维的局限性，达到如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关系”的意識，不过这只是由于人的实际活动和需要而产生的。

小資产階級哲学家施蒂納看到資产者和无产者的差別，想要不通过社会階級关系的改变而仅仅改变双方矛盾的意識来消灭这种差別或矛盾。施蒂納表示出一种庸人的虔誠的心愿，想使資产者在无产者面前不享有“特权”，而简单地跟作为私人的无产者建立个人关系。可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說，階級社会里的个人关系，“必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階級关系，并且作为階級关系而固定下来”。

“德意志思想体系”的著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問題：由于階級社会里的分工，人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階級社会永远是在古代的自由民和奴隶間、中世紀的貴族和农奴間、現代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間不可調和的对立当中发展的。这种对立一般地規定了人的有限度的发展，使他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完备的。被压迫階級的发展受到統治階級极大的限制，虽然后者的智力发展也是有限的、不充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階級社会里，“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这些人（少数）得到了智力发展的壟断权，另一些人（多数）由于为满足最低的需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暂时（即在新的經過革命的生产力产

生以前)失去了任何智力发展的可能性。”^①

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发展，并不象施蒂納和一般小資产階級思想家所想象的那樣，取决于“善良的意志”和遺傳，而取决于生活方式、环境和社会的分工。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如果个人生活的环境，象階級社会里經常发生的那樣，只許可他得到片面的发展，那么，他也不可能比片面的、畸形的发展更进一步。小資产階級庸人的任何道德說教都是沒有帮助的。

只有胜利的无产階級革命的結果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創造条件。資产階級庸人，特别是施蒂納，武断地說，无产階級夺得政权以后还停留在“先前”的状态。事实上，工人階級在通过革命改变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这是俄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階級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經驗所明白証实了的。

“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里有这样的話：“在革命的活动，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②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階級革命的教育作用这个原理，在他們的其他著作里也屢次加以強調，并作了进一步的闡述。

关于分工对人的影响問題在“資本論”里闡述得最为詳細。

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状况和他們在工場手工业中劳动特点的时候，也說到劳动对工人身心发展的影响。当工人仅仅执行生产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工場手工业的分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工人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畸形，造成他的片面发展，这就是說，在工人身上只发展一种能力而抑制所有其他的能力和禀賦。“工場手工业既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以发展局部的特殊性成为技能，同时，又使任

① 見本书第139頁。

② 見本书第127頁。

何发展都没有这件事，成为一种特殊性。^①由此可见，工场手工业使工人成为畸形发展的人。

应当指出，早在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科学的几个代表人物曾經說到工场手工业对工人身心发展的消极影响。福开森在1767年說过，“工场手工业是在人类最少思索的地方最繁荣。在那里，工场可以看作一个机器，而把人看作他的构成部分。”^②他的学生，著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描写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对工人发展的摧殘作用的时候，甚至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結論：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发展不可避免地决定于他們的日常工作。在斯密以后不久，1815年，罗伯特·欧文用不同的詞句表述了同样的論点：“任何国家的居民都要在現存的基本的环境中受到教育和形成起来，現时大不列顛下层居民的性格主要是在由手工艺、工业和商业組成的环境下形成的。”^③

馬克思說：“为要防止多数人民因分工而起的完全的萎縮，斯密曾提議以国家設施的国民教育，作为預防性的同类疗法。”^④亚当·斯密的提議遭到实业家最坚决的反对，他們用法国人加尼尔的話公开而一貫地証明为了增加社会財富必須使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分开。馬克思指出，这里所謂社会財富就是指資本、土地所有权和他們的国家。資本家的阶级利益明显地表现在使工人停留在沒有任何教育这件事当中。

工场手工业变成大机器生产。新的情境对工人的劳动、对他們的发展显示出什么影响呢？机器的劳动不再需要工场手工业所

① 參看本书第199頁。

② 見本书第202頁。

③ “欧文选集”，第1卷，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0年俄文版，第71頁。

④ 見本书第202—203頁。

必需的熟練工人。机器提供了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可能。

工厂里的劳动条件比工場手工业奴役工人的程度更甚。工人的片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工厂里并未免除，而且多少有些加深了，如馬克思所說明的，这是由于傳統，即从工場手工业轉移到工厂里的劳动条件；而主要借助于分工，这种分工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使工人变得殘缺不全，剝夺了他們人类的尊严。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劳动夺去工人自由从事体力活动和智力活动的一切机会，妨碍他們表現自己的才能。

馬克思揭示了机器手段本身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跟资本主义工厂里劳动方式之間的矛盾。大工业的性质跟工場手工业的劳动不同，它創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大量工人群众集中于工厂，工人从一个劳动部門調到另一个劳动部門，增加了人們之間的交际。机器劳动的采用使得閉塞的专业化失去了必要，并且引起了劳动的普遍化；不消說，机器可以节省出大量的時間供一般工人获得文化、智力等方面的发展之用。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①

这样，大工业本身引起了旧日分工的消失：“它作为生存和死亡的問題，提出了任务……要把只当作一个社会部分机能負担者的部分工人，由一个全面发展的、把不同社会机能当作互相替换的活动方法来做的个人来代替。”^② 但是它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跟这

① 見本书第146, 145頁。

② 參見本书第218頁。

种趋势，即重复先前的分工跟它僵化了的专业之間，发生了极端的矛盾。

在这一点上，不仅工人，而且剥削者也为自己的活动所奴役：一部分人为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所奴役，另一部分人为自己旧日的观点所奴役，第三部分人为自己的教育所奴役。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书中談到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的儿童在各种学校、工业和农业等方面获得了初等教育并稍許熟悉了一般的生产工艺学而发生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結合的萌芽的时候，上述矛盾就显露出来了。

尽管工业的发展要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結合为前提，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們之間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发加强了；因为生产的科学知識集中于工程师和技术人員方面，而他們所有的生活方式、教育和观点的体系都是跟工人分离的。科学知識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力量。

大工业的本性跟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間的这些矛盾在无产階級革命以后才能消失，只有在那时，劳动和教学的結合这一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才能真正开始实现。

无产階級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就为新的教育而斗争，并在斗争中表述自己的要求，这种要求是无产階級一般政治要求的組成部分。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紀40年代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里就闡述过这一斗争的任务。

以后，在1866年，馬克思在起草的第一国际日内瓦會議決議草案里表述了这些要求：限制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劳动跟教学相結合，如果儿童的劳动没有跟教育結合的話，禁止父母和企业主利用童工。

我們已經看過，資產階級怎樣千方百計地避免實現這些要求，縱然只是不徹底地實現它；可是畢竟還是被迫實現了無產階級的這些進步的、民主的要求。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爭取實現無產階級在國民教育方面的要求的時候，堅決反對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的教育觀點。

在教育學書籍里沒有反映出無產階級在教育領域內鬥爭的歷史，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國際跟各種小資產階級在教育問題上的改良主義鬥爭的歷史。

在教育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跟小資產階級思想家對立之點是什麼呢？

蒲魯東的擁護者、第一國際的成員、法國教師保爾·羅賓實行過所謂多種工藝教育的理想，這種教育不可能也沒有能導致人的全面發展。羅賓從自己的原則出發，在巴黎附近設立了學校，教給兒童20種手藝——裝訂工、厚紙工、細木工等等，據它的創辦人說，這樣人將會全面發展起來。

事實上羅賓對教育改革的觀點使蒲魯東的所謂“完全的”“綜合的”教育復活了，這種教育的反動性，馬克思早在“哲學的貧困”中就曾經加以揭露。蒲魯東和羅賓的工藝教育的反動性在於他們否定了作為未來綜合技術教育前提的大機器工業的作用，並且使無產階級把人的全面發展的源泉放在由歷史的發展造成的落后的、注定要滅亡的手工藝勞動上。

第一國際內馬克思的另一個反對者、大家都知道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有許多關於國民教育問題的論文。作為一個真正的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首先表示反對任何國家政權在國民教育事業上的一切干預。教育必須不受人們有意識的活動的拘束，不依賴於這種活動；這種活動是表現在人們的某些社會行為規則里的。由

此可引伸出巴枯宁的下列要求——教育必須离开父母和教师而独立，因为他认为儿童跟成人一样，仅仅賴有自己的个人經驗才变得聪明，借助于別人的經驗只是偶然的。

巴枯宁在荒唐地否定跟他所处的社会有关的一切当中，达到率直地崇拜愚昧无知和蒙昧主义的程度。他对俄国革命青年发表演說的时候，号召青年人舍弃大学、学校、科学和理論研究，并为了破坏現存的社会制度这一个目的而到民間去。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里坚决禁止青年运用思想和研究科学，象在完全破坏正統思想当中能够引起青年怀疑的平常的作业一样。”^①

巴枯宁和他的拥护者主張青年受教育不要掌握科学知識，简单的理由，用巴枯宁的話來說，是科学具有枯燥无味的性質。当巴枯宁住在西伯利亚的时候，那里的商人請求政府設立大学，而巴枯宁反对在西伯利亚設立大学，显然就是从那种荒謬的观点出发的。

巴枯宁关于科学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論断也具有同样极端反动的性質，这个論断說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纵然人民讀写能力提高，科学的地位将会降低。巴枯宁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人民革命家。但是在他的想象里，甚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仍旧是粗野无知的群众，不能把自己提高到才智之士的行列里来。他对人民的这种观念其实跟任何反动分子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

恩格斯在 1872—1873 年間写的“論权威”这篇著名的論文，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跟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斗争时期的著作。論文的目的是反对类似巴枯宁那样的一般否定权威原則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

这些反权威主义者(恩格斯这样称呼他們)要求把权威政治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1940 年俄文版，第 605 頁。

國家首先廢除，然後它所产生的社會關係將會改變。照他們的意見，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廢除權威。恩格斯在規定權威的涵義是在某種情況下強迫接受和服從別人意志的時候，說明這樣的權威由於物質生產的條件，不管任何社會組織都是必要的。現代生產中有許多人共同工作，每個人若不執行規定的程序是不可能的。這種規定的程序是由生產過程本身迫使人們接受的，是客觀的不依賴於個人的意志的條件。個別的人破壞了這種程序不可避免地將會引起現代文明的消滅，並從紡紗機器返回到手搖紡車。

如果不能無條件地服從所有的每一個規定的權威（不管把這種權威想象為何種形式），那麼，龐大的工業、鐵路的運行、航海的船只在遇險的關頭會發生什麼後果呢？在人們進行綜合活動的任何事業里都必須服從某種權威，遵守紀律。恩格斯的這些原理對教育學上的某些問題，特別是學校紀律教育的原則有直接的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獲得廣泛傳播的小資產階級教育觀點，並作了堅決的鬥爭。在馬克思的關於哥達綱領草案的評論里（1875），在恩格斯的關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評論（1891）里，都對這些觀點作了批判。受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嚴格批判的“哥達綱領草案”的缺點在於有大量極端理論性的錯誤，反映了起草人、特別是拉薩爾派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觀點。綱領中表述的國民教育方面的要求也表現出改良主義的精神。這些要求可以歸結為普及對人人平等的、義務的和免費的、掌握在國家手里的教育，並禁止童工。

我們看到，這裡絕對缺乏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勞動跟教學相結合的重要原則和要求，這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里和1866年給出席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代表的指示里早已明確說過的。哥達綱領草案的起草人不提出這些要求，反而提出了反動的和空想

的要求——一般地禁止童工。

馬克思揭穿了“通过国家来实施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这个要求也是在民主的喧嚣掩盖下的空談。馬克思說，在現代資本主义社会，教育对于一切阶级一般不可能是平等的。要求上等阶级的教育水平降低到工人、农民国民教育低微的水平也是荒唐的。馬克思說：“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要不得的。”①

也許，馬克思一般地反对国家政权在国民教育事业中的作用吧？

这样的推测自然是不正确的。綱領里所指的国家实质上是馬克思当时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哥达綱領的起草人正是对这个国家提出自己的“通过国家”来实施平等的教育的要求的，这样就表现了对国家的忠順信仰。馬克思在这里区别了国家政权干預国民教育事业的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国家用一般的法律来規定国民教育的經費、教育人員的資格、教学大綱等等，并通过国家視导員来监督这些法令的遵守。这种形式的干預“完全不同于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国家干預教育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样的国家应当跟教会一样，对于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因为它本身“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②。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在国民教育方面的作用問題，不是一般地探討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研究的。

在“哥达綱領”通过 16 年以后，考茨基受社会民主党的委托起草新的綱領草案，这个草案 1891 年在爱尔福特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据恩格斯評論，这个草案在許多地方避免了哥达綱領的錯誤，

① 見本書第 247 頁。

② 同上。

然而毕竟未能摆脱许多重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恩格斯在他详细的评论里指了出来。在评论里有些意见是属于纲领中国民教育方面的要求的。恩格斯这些评论的一部分，大概在纲领最后的正文里得到了反映。但是把这些评论跟纲领的条款加以比较，可以看到社会民主党人远没有完全向恩格斯的评论学习；例如他们抛弃了恩格斯关于教会跟国家完全分离的明确的原则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世俗学校的条款，他们保留了原先十分一般的、不偏不倚的说法（“学校的世俗性”），并没有指出学校跟教会分离。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否认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据他们断言，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里的学校是全人类性的、是超政治的。他们自称资产阶级道德是永久的、全人类性的，把否定这种道德、跟这种道德作斗争看做罪不容赦，看做一般地否定道德；同样，他们认为跟资产阶级统治作斗争就是一般地反对一切文化和文明。

在教育书籍里，主要的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原理有时阐述得不够正确。个别作者断言，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本质，认为这是他的主要功绩，虽然关于教育的阶级性，马克思的先驱者们早就说过了。

这样的说法实质上仍然回避了马克思教育学说的主要问题。这种主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教育的根本改造，是只有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才能消除资产阶级教育的矛盾以及这种革命是人民群众获得新的、世界上前所未见的精神增长和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必要前提。

这种由马克思规定的历史规律性，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时期的经验里曾经首先得到明确的证实，后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也得到明确的证实。

巴黎公社从自己革命的国家活动的最初日子里就开始全力实行国民教育的民主化，消除人民教育中的宗教、教会因素和资产阶级的影响。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巴黎公社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里，用极大的同情评价巴黎公社社员的启蒙活动。照马克思的说法，公社毫不延迟地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武器——僧侣的力量：它使学校跟教会分离，采取一切措施使学校实际上成为世俗性的学校。公社用启发农民智慧的学校教师来代替使农民愚昧的牧师。巴黎公社实行了免费教育，命令教师免费发给学生学习用品。

巴黎公社使国民教育摆脱教会的横霸势力，使它接近人民，同时把先前的教育从奴役的工具变成真正的科学教育。它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把学者从先前的“阶级偏见的奴仆”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因此，马克思说：“只有在劳动共和国中，科学才能发挥它的真正的作用。”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更具体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以及在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的教育任务的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在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将要最先采取的措施里，应当“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②；这些也就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争取实现而资产阶级不可能也不愿意完全付诸实现的一些措施。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哲学家杜林。杜林梦想未来的社会、说到那个时代和未未的学校。这种未来的学

① 见本书第233页。

② 见本书第158页。

校在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呢？在未来的学校里，杜林想要給儿童的知識是不需要特別的劳动和緊張的努力就能領会的。杜林希望获得的这种結果不是通过各門学科的系統的学习，而是通过对各門科学綜合起来的混合物的学习得来的。

杜林取消了一系列的科学的学科，而代之以单一的学校科目。如在他的未来学校里沒有生物学、形态学、动物学，代替这些科学的只有一門自然常識。杜林还删除了学校的化学教学。他取消了学校里的語文教育，廢除了語言的历史发展的研究，只局限于一种形式的語法。杜林在他未来的学校里不教作为科学的数学，而代之以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萌芽揉合起来的混合物，其中虽有微分和积分，但是，如恩格斯講的：“这不是說，在这学校中真的学习微分积分，不是的。……”^①

恩格斯在跟杜林論战的时候，发表了自己对一系列教学問題的观点。他說到学习古代語和現代語的重大意义。古代語发展人的一般眼界。沒有現代語，科学知識的进步发展就不可能，仍然要受地方民族的局限性。这里，恩格斯也发表了用天才艺术大师的作品对正在成长的一代进行美育的思想。

要不要講一講未来的人、首先是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这个問題呢？

讓我們引用一段恩格斯在較高程度上說明这方面思想、即所謂全科教育思想的話。恩格斯在1881—1882年写的“自然辯証法”札記里，說到孔德从圣西門那里抄襲的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整理方法。这种百科全书在孔德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为了教学，因而就形成了那一套愚蠢的 *enseignement intégral* [全科

① 見本書第325頁。

教育),在那里不到每一門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別种科学,于是把一个基本上正确的观念数学地夸大成胡說八道。”①

由此可以更明显地看出,馬克思主义創始人对学校里学习真正的科学知識、对学习每一門单独的学科而不是把各門学科按某种特征綜合地联結起来曾賦予多么重大的意义。不过在这里恩格斯也表述了各門科学之間的联系的思想,但这不是抹煞各門科学之間界限因而会降低青年科学教育水平的那种联系。

恩格斯在 1893 年写給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里強調指出新干部对于无产階級革命的重要性。

資产階級早在資产階級革命以前就已經占有領導經濟的重要位置,并且有了自己的专家。因此,恩格斯指出,为了夺取政权,資产階級革命只需要律師,資产階級政治活动家大多数是从律師出身的。

对于无产階級革命來說,除了政治活动家以外,还需要各种专家——农艺师、工程师、医师等,为的是除了把政权机器掌握在自己手里以外,还要把所有的經濟部門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善于管理它們。恩格斯說,在这件事情上需要的不是响亮的言詞,而是真实的知識。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著作里都一般地說到体育是教育的組成部分。

恩格斯在“欧洲是否能解除武装?”这篇論文里指出由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而造成青年身体的畸形,強調身体操練在健康的青年一代教育中的作用。体育对青年的精神发展、对学生智慧眼界的扩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体育如果不局限于体操而包括有益的作业、軍事游戏等等的話。

① 見本书第 303 頁。

在這篇論文里，恩格斯論證了學校體育對於改進一國軍事教育並使它合理化和縮短期限是必要的，並為此設想了一系列學生軍事體育訓練的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學習軍隊編制的規則、密集隊形（排、連）的運動等等。恩格斯說：“如果及時在中、小學里採取一些措施，以對付這種對人的殘害，就會使士兵比現在好上幾倍。”^①這樣做，對於應召入伍的、二十歲左右的、肌肉活動力比兒童差的青年小伙子來說，往往是困難的，可是學生會毫不費力地帶着很大的興趣和愛好來從事這種學習。

雖然恩格斯在自己的論文里說的是資產階級學校里的體育，但是他關於體育和智育結合的思想、關於學校體育對軍事教育的意義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學校也有關係。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許多作品里說到綜合技術教育問題。在“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指示”里、在“哥達綱領批判”里、在“資本論”里、在“反杜林論”里、在“共產主義原理”里以及其他著作里，都說到這個問題。在“給臨時中央委員會的指示”（這個指示後來作為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1866〕的決議通過了）的“兒童和少年的勞動”一節里，馬克思闡明了自己對綜合技術教育的理解。綜合技術教育一般說是教育的組成部分，它“要使兒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產過程的基本原理，同時使他們獲得使用一切最簡單的生產工具的技能”。^②

前面早已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綜合技術教育的一定的前提和萌芽就發生了。可是有些社會主義者不懂得這一點，堅持在企业中禁止童工的要求，把這個要求看做保護兒童免受慘無人道的剝削的唯一方法。馬克思堅決反對這樣的要求，他認為這個要

① 見本書第349頁。

② 見本書第192頁。

求不仅是空洞无益的善良愿望，而且在实行当中可以发现它是反动的办法。

在“哥达綱領批判”中，馬克思反对綱領中有关禁止工厂童工的条款，他說，需要的不是禁止雇用童工，因为吸引儿童参加劳动是进步的和合理的，需要的是无产阶级跟资本家对儿童的惨无人道的剝削形式作斗争，争取推广跟劳动相结合的儿童教育。恩格斯在1880年写给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里也表示了这样的思想，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当时是俄国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她积极参加了农民中的技术教育团体，她曾向恩格斯请求指教，并打听国外这种教育的状况。恩格斯对此这样說，他跟馬克思一样，极关心地注意着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俄国国民教育方面所做的一切。

为了正确理解恩格斯在信里所叙述的思想，必須作一些說明。俄国在这个时期大工业的发展使家庭手工业的存在受到威胁。在俄国，也象在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大工业排挤小工业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俄国的地方自治机关企图用各种方法維持家庭手工业，在这些方法里有开办各种手工艺学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和她的丈夫（当时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积极参加了这种学校的組織工作。

恩格斯說，所有这些原始的生产方法归根到底应当灭亡而让位于高度发展的工业。可是因为这个过程一般进行得較慢，在俄国进行得更慢，那么俄国的手工艺学校也許成为微弱而可怜的緩和剂，“帮助某些地方的人民……把自己的工业保持到他們能左右大局的时候。所以学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助于使人民知道，他們應該主張的是什么”。其次，恩格斯又表述了关于技术教育任务的思想：“技术教育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簡單的办法大概是：一

方面設法在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最普遍的手工业部門中更合理地組織生产；而另一方面，給兒童以一般的技术知識，使他們易于轉入其他工业部門。”^①

由此可以明白，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爭取綜合技术教育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发展，为此而利用极微小的机会，而不束手等待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臨。同时，馬克思主义創始人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这样一种原理：在資本主义社会实施綜合技术教育不可能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充分而彻底。

馬克思說，只有在无产階級掌握政权以后，在工人学校里，綜合技术教育将要在理論上和实际上保証取得应有的地位。馬克思的这个預言在我国和所有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实现了；或者采取在普通学校里实施綜合技术教育的办法，或者采取設立各种普通学校、职业学校、訓練班、技术学校、專門学院的办法，所有愿意学习的人，都可以脱离生产或不脱离生产在那些学校里受到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理論教育和实际教育。

恩格斯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一书里回答“彻底廢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怎样的結果”这个問題的时候說，教育方面也发生本質的改变。新的制度需要新的人，并且創造这样的人。在获得了胜利的无产階級面前提出了为管理社会生产培养新干部的任务。就象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人和农民在心理方面不同于采用机器生产以后的工人一样，新社会制度下的新人也将不同于先前时代的人。青年人将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并且接个人爱好或生产需要来全面地熟悉它們。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級阶段，那时分工不存在了，腦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① 見本书第334頁。

之間、城鄉之間的对立也不存在了。

資產階級思想家一再說什麼共產黨人想要創造一種似乎平凡的、人人都一樣的集體，來代替突出的、因人而異的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後來的列寧指示說，這是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庸俗見解之一，他們把共產主義想象成一種平凡的、單調的集體。人只有在集體中才能得到發展最突出的個性的極大的機會和條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體系”里說，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個人的自由而獨特的发展才不是一句空話。什麼是決定這種發展的先決條件呢？這種發展決定於個人的關係，後者部分地包含在經濟前提里，部分地包含在所有的人能夠自由發展所必需的團結精神里，最後，包含在個人活動的普遍性質里。

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將要獲得全面發展。他將不再局限於某種一定範圍里的活動。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集體成員的生活活動將要包含各式各樣廣泛的活動範圍。因此，人的思維也將具有普遍性，而且人就獲得發展自己所有能力和才幹的機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體系”里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要代替拉飛爾來工作，可是每一個處在拉飛爾地位的人，應當有機會毫無阻礙地發展起來。在共產主義社會里將不再有職業畫家，可是人們將在表現和發展自己在繪畫才能和其他藝術、科學、技術才能的同時從事繪畫。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們要受偶然的關係和命運的支配，那麼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人將要支配這種關係和命運。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時代，人們這樣發展的必要前提和條件已經創造出來。新人也在我們眼前培養出來，這種新人不受專業的束縛，而從專業趨向於智慧眼界的擴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我們的社會制度激起和發展人的越來越大的多種多樣的文藝興趣和科學興趣，從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消灭分工創造了前提，这种分工就象罰作苦工的囚徒被鎖在独輪手推車上一样，把工人困在一定的劳动职能上，而沒有任何一綫的希望，沒有任何（照馬克思的說法）体力和智力的游戏。

* * *

自然，在我們以上的叙述中，远远沒有彻底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問題的所有的思想財富，本来我們也沒有提出这样的任务。这篇引言的任务在于給独立研究馬克思主义創始人教育学遺產的讀者以某种程度的帮助。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在解决教育問題的时候能正确理解和运用馬克思主义学說。同时，这种研究不应当不管各种具体条件而教条主义地、形式主义地把讀熟了的个别原理和引文应用到教育实际或理論的一切場合。

要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学說，不能只限于領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言論。必須把馬克思主义作一个整体来研究，掌握它的唯物主义理論和辯証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正确地理解和估价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里所包含的有关教育問題的具体材料。論述对正在成长的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苏維埃教育科学是以在弗·伊·列宁的著作中、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決議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馬克思主义教育学說的最丰富的材料为基础的，認真研究这些材料更有必要。

卡·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35年

卡·馬克思

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6 年俄文版，第 1—5 頁。

自然本身給動物規定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活動範圍，而動物也就安心地在這個範圍中活動，並不企圖超出這個範圍，甚至根本不考慮還有別的什麼範圍存在。同樣，神祇給人們也指定了一個總的目標，使人類及自身趨於高尚，但是神祇要人們自己去尋找達到這一目標的手段；神祇使人們在社會上佔有一定地位，這個地位對人們最為合適，使人們有最大的可能來提高自己與社會。

人們可以這樣選擇，這是人們比世上其他存在物遠為優越的地方，但這種選擇同時也可能是這樣一種行為，它毀滅人們的整個生命，打亂人們的一切計劃，使人們陷於不幸。因此，剛踏上人生旅途、不願受命運擺佈的青年，首先必須嚴肅地考慮這種選擇。

每個人眼前都有一定的目標，這一目標至少在他自己看來是偉大的，而且只要最深的信念，即心靈最熱忱的聲音認為這個目標偉大，事實上它也就是偉大的，因為神祇決不會使世人完全沒有引路的人；這種聲音是輕微的，然而確實的。

但是這種聲音易於消失。我們心目中的那種激動可能是霎那間的產物，同樣也可以在霎那間煙消雲散。可能我們的想象是熾

烈的，我們的感情是激昂的，幻影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就在熱地迷戀于自以為是神祇親自為我們指定的目標；可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很快就成為泡影，於是我們的一切存在也就隨着毀滅。

因此，我們必須嚴肅考慮：所選定的職業是否真使我們激動，我們內心的聲音是否贊同這種職業，我們的激動是否是一種迷誤，而我們心目中的神祇的召喚又是否只是一種自欺欺人。但是，我們如果不觀察一下激動的根源，又怎麼能知道這些？

偉大的東西總是圍以輝煌的光彩，輝煌的光彩就會激起虛榮心，而虛榮心又很容易引起激動或我們心目中的激動；誰要是為名利的惡魔所誘惑，他就不能保持理智，就會依照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指引給他的方向撲去。於是，他的社會地位已不由他自己抉擇，而取決於機緣和幻想。

我們的使命決不是獲得一個最足以炫耀一番的社會地位。多年處於這種地位，我們就不可能不感到厭倦，不可能不熱情低落，激動消失。相反地，我們很快會感到願望沒有滿足，理想沒有實現，於是我們就怨恨神祇，詛咒人類。

但不只是虛榮心可以引起對某種職業的突然激動。我們可能在幻想中把這種職業美化，把它當作人生最大的幸福。對這種職業我們沒有加以分析，沒有考慮到它的難處，沒有考慮到它加於我們的重任。我們只是從遠處看待這種職業，而遠處看東西往往是靠不住的。

在這種場合，我們自身的理智不再能給我們忠告，因為它既不依靠經驗，也不依靠深刻的觀察，却為感覺所欺騙，為幻想所蒙蔽。但是，我們的目光究竟應注視什麼？在我們喪失理智的地方，誰又能幫助我們？

父母親，他們已經走過漫長的生活道路，飽嘗人生的疾

苦，——我們的心灵提醒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激動尚未消失，如果我們還愛好所選定的職業，覺得自己有從事這門職業的才干，並經過冷靜的討論，完全看清了其中的艱苦，那時我們就應該選擇這種職業，那時我們就不會為激動所欺騙，為輕率所引誘。

但是我們並不總是能選擇我們自認為合適的那種職業的；我們在社会中的关系，早在我們能對它起一定影响以前就多少已經開始確定了。

我們的體質就往往極頑強地和我們作對，而它的權利是誰也不能忽視的。

當然，我們可以勉力而為，但是我們會跌倒得更快；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是決心在浮土上建築大廈，我們的整個生命就會成為精神原則和肉體原則的不幸的鬥爭。一個人要是不能克服自身中鬥爭的因素，不能抵擋生命的猛烈打擊，他怎么能冷靜地行動？只有冷靜才能產生偉大而輝煌的事業，冷靜是唯一能產生成熟果實的土壤。

當我們的體質不適合於自己的職業時，我們不能長期工作，工作中也很少樂趣，但是我們想到犧牲自己的幸福是為了盡義務，即使我們力量薄弱，也會促使我們努力去做。如果我們選了力不勝任的職業，我們就無法做好工作，不久我們就會自愧無能，承認自己于世無益，是不能完成使命的社会成員。那時我們就會非常自然地自暴自棄；試問：還有比這更痛苦的感覺嗎？還有比這更難以外界的東西來補償的感覺嗎？自暴自棄，這是一條永遠腐蝕和啃噬着心靈的毒蛇，它吸取着心靈的新鮮的血液，並在其中注入厭世和絕望的毒液。

如果我們錯誤地估計自己的能力，以為能夠勝任經過周密考

慮而选定的职业，那么这种錯誤將使我們受到懲罰，即使不受到外界的斥責，我們也將感到比外界的斥責更為可怕的痛苦。

如果我們考慮到這一切，如果生活條件允許我們選擇任何一種職業，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使我們感到最尊嚴的職業，選擇建立在我們完全相信其正確的理念上的職業。我們就可以選擇這樣的職業，它開辟為人類進行活動、使我們接近共同目標的廣闊場所；對這種目標來說，任何職業都只是手段——接近完美的手段。

所謂尊嚴就正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最能使人向上，使他的行動和一切努力極為高貴，使他遠遠高出于民眾之上，因而引起民眾的驚奇。

但是，能給人們尊嚴的只有那種職業：它不使我們成為奴隸般的工具，而使我們能在自己的範圍內獨立地進行創造；它不要求不體面的行動（即使只在外表上不體面），甚至最好的人也可以傲然從事。最合乎這種要求的職業並不一定是最高的職業，但一定是最可取的職業。

使我們感到有失尊嚴的職業貶低了我們，同樣，建築在後來我們認為謬誤的理念上的職業則使我們疲憊不堪。

這樣，我們除了自欺欺人外就別無出路，而以自欺欺人為出路，那是一種毫無希望的出路。

有些職業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的研究，這些職業對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鞏固的、不可動搖的信念的年輕人來說，是極危險的。而且，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內心扎下深根，如果我們願意為支配它們的理念犧牲生命，竭盡一切努力，那麼在我們看來，這些職業甚至還好象是最高尚的。

這些職業可能使才能適合的人獲得幸福，但是也會使那些不

經考慮、霎那間就貿然從事的人毀滅。

相反地，重視作為我們職業的基礎的那些理念，就會使我們在社會上佔據較高的地位，增加我們的尊嚴，使我們的行動不可動搖。

一個選擇了自己所重視的職業的人，當他想到可能辱沒這種職業的時候，他就會感到顫慄，那時他會想到自己在社會上的高尚地位，從而使自己的行動也保持高尚。

但是，我們在選擇職業時所應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类的幸福和我們的自我完善。不能認為這兩種利益會彼此敵對，互相鬥爭，一方必然要消滅另一方；人类的天性生成是這樣：人們只有為了同時代的人的完善、為了他們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達到完善。

如果人只是為了自己勞動，他也許能成為有名的學者、絕頂的聰明人、出色的詩人，但他決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完人和偉人。

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使自己變得更加高尚的人，歷史承認他們是偉人；那些為最大多數人們帶來幸福的人，經驗贊揚他們為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告訴我們，人所共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类犧牲了自己，誰敢駁斥這種說法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类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类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洒下熱淚。

1839年

弗·恩格斯

烏培河谷来信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
卷，第456頁。

……下层阶级，特别是烏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錢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們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³的灵魂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間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們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資，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傳教士的时候，他們总是搶先收买自己的人。

同前书，第464—467頁。

不言而喻，既然虔诚主义在一个地区^①这样流行，那么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領域，滲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它們。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诚派手里，这就是教会学校；这种学校每个乡鎮都有一个。其他的国民学校虽然也受教会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但要自由得多，因为它们受民政管理局的影响要大一

① 烏培河谷。——編者

些。这样，我們就可以亲眼看到神秘主义如何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教会学校还象大主教卡尔-泰奥多尔在世的时候一样，除了教学生誦讀、书写和計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输教义問答。而其他学校总还教学生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識和一些法文，因此，在这种影响下，許多学生毕业以后就竭力設法繼續升学。这种学校发展得很快，在实行普魯士管理制度以后，就大大超过了教会学校，虽然以前曾經远远落在教会学校的后面。但上教会学校的还是多得很，因为那里的学費便宜得多，另外許多家长总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里去，一是由于信奉宗教，再就是由于他們认为在儿童的智力发展方面，要靠宗教精神来加强世俗精神。

在烏培河谷有三所用地方經費办的高级学校，即巴門市立学校、爱北斐特实科学学校和爱北斐特中学。

巴門市立学校經費很不充足，因此教員很缺，但是学校当局尽到了一切努力。該校完全操縱在目光短淺的吝高的管理委员会的手里，該委员会多半也只是从虔誠派里挑选教員。該校校长也不排斥这个教派，但他在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还是依照坚定的原則，他善于巧妙地向每个教員說明他所处的地位。其次就是約翰·雅科布·艾維希先生。他能用好的教科书把书教得很好，在历史教学方面，他是紐賽尔特故事学派⁴的狂热信徒。他写过許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其中最大的一部——当然是按篇幅來說——叫做“博爱者”，威塞尔的巴格尔夫书店版，两卷本，40印張，定价一个帝国塔勒。他的全部著作都充滿了崇高的思想、善良的愿望和不现实的計劃。据說，他的教学实践远远落后于他那冠冕堂皇的理論。

菲力浦·希弗林博士，第二个一級教員，他是該校最有才干的教員。在德国，也許就沒有象他这样精通現代法文文法結構的人。他重点研究的不是古拉丁文，而是上世紀的古文，特別是伏尔泰

的，并且从对伏尔泰的研究轉向对現代作家风格的研究。他把研究的結果写成“法文学习指南”一书，共分三册，其中第一二两册已經出了几版，第三册也即將在复活节以前出版。毫无疑问，除了克涅倍尔編的教科书而外，这是我們現有的最好的一本法文教科书。这本教科书第一册出版以后，馬上就受到了普遍的贊揚，而且現在几乎是整个德国以至于匈牙利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傳播最广的一本教科书。

其余的教員都是剛从中学毕业的年輕人，其中有些人受过很有系統的教育，另一些人只是得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知識。这些年輕教員当中，弗萊里格特的朋友科斯特尔先生是最好的一个；有一本教材里有他写的一篇詩学概論，他取消了詩学中的說教性的詩歌，而把一般認为的几种說教性的詩歌列入敘事詩和抒情詩；这篇文章証明他是了解这个問題的，思想也是清楚的。有人請他到杜塞尔多夫任教，管理委员会的先生們知道他反对一切虔誠主义，因此就很乐意地让他去了。另一个教师却和他相反：有一次，一个四年級的学生問他歌德是誰，他回答說：“是一个不信神的人。”

爱北斐特实科学学校的輕費非常充足，因此可以招聘最好的教員，開設比較完整的班次。但这个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这种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順便提一下，学校領导几乎就不存在；校长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学校，只有当他要极端严厉地处罚人的时候，他才在学校。技工学校（該校学生有一半的时间用在各种繪画上面）和实科学学校合并了。教师当中值得提起的是克鲁賽博士；他在英国住过六个星期，写了一本有关英語发音的书，这本书根本不能用；該校学生的名譽非常坏，因此，第斯多惠对爱北斐特的青年大有意見。

爱北斐特中学的經濟状况非常拮据，但它是被公認为普魯士

最好的学校之一。这所学校是宗教改革协会的财产，但是它却很少受这个协会的神秘主义的影响，因为它对传教士不感兴趣，而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则根本不了解这个中学的情况；虽然这样，它还是受了管理委员会委员们吝啬的影响。这些先生们对普鲁士中学教育的优点根本就不了解，竭力供给实科学校经费和学生，对这所中学却横加责难，说它收的学费连支出都弥补不上。关于把这所中学转交给政府的谈判，现在正在进行，政府对这件事很感兴趣；假如不转交给政府，再过几年，这所学校就会因为经费不足而停办。教师的选拔工作现在还是操在管理委员会的委员手中，这些人的确能够非常准确地把每个账目记入总账，但对希腊文、拉丁文和数学却一窍不通。他们选拔的主要原则是：选一个平常的改革派比选一个能干的路德派要好些，比选一个天主教徒就更好些。但是普鲁士语文工作者中间，路德派比改革派要多得多，因此，事实上管理委员会几乎从来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原则办事。

汉契克博士，教授，代理校长，生于劳西兹区鲁考，能用西塞罗的拉丁文写诗和散文，写过许多传教文章、教育问题论文和学习希伯来文的材料。如果他不是路德派，而且管理委员会不那么吝啬的话，那他早就是正式校长了。

艾希霍夫博士，第二个一级教员，他和比他年轻一些的同事倍尔兹博士合写了一本拉丁文文法；但登在“文学总汇报”上的弗·哈阿兹的书评，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很高。他喜欢希腊文。

克劳森博士，第三个一级教员，他无疑是全校最徒干的一个，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和文学。他讲课非常吸引人；他是唯一善于使学生对诗发生兴趣的人，否则乌培河谷的庸夫俗子就会完全失掉这种兴趣。据我知道，他只写过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著作，题为“品得——抒情诗人”，这本书使他在国内外的中学教师中间赢得

了极大的声誉。这本书当然没有在书市上出售。

这三个学校是1820年才成立的；从前，爱北斐特和巴門都只有一个教区学校⁵和許多私立学校，而这些学校都不能使学生受到充分的教育。这种后果从巴門老一輩的商人身上还可以看得到。这些学校的学生沒有受到一点教育；在巴門和爱北斐特，誰能玩惠斯特或打台球，能談一点政治和說几句恰当的客套話，誰就算是受过教育的人了。这些人过着可怕的生活，但还覺得滿不錯；白天他們埋头做生意，而且是那么专心致志，簡直令人难于置信；晚上到了一定的時間，就三五成群，打牌消遣，議論政治和抽烟，直到鐘打过九点以后，才各自回家。他們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去，沒有絲毫变化，而且誰要破坏这种生活方式，誰就会倒霉；他也许会相信，这个城市所有的殷实戶都不会饒恕他。父亲热心地把儿子引到这条道路上去，儿子也希望步父亲的后尘。他們的話題非常單調：巴門人喜欢談馬，爱北斐特人喜欢談狗；当着沒有东西可談的时候，就开始品評漂亮女人的外表，或者聊聊生意情况，——这就是他們談話的全部內容。他們难得談到文学，而他們所了解的文学就是保尔·德·科克、馬里阿特、特洛姆里茨、聶斯特罗伊等人的作品。在政治上，作为地道的普魯士人（因为他們处于普魯士統治下），他們 a priori [預先] 堅決反对一切自由主义，但他們只是在陛下愿意为他們保存拿破侖法典⁶ 的情形下才会这样，因为这个法典一旦廢除，他們的爱国主义就会完全消失。他們誰也不了解“青年德意志”⁷ 在文学上的作用，把它看成海涅、谷茲科夫和蒙特等先生所主持的一伙蠱惑家的秘密团体。有些高貴的公子也許讀过海涅的作品，譬如“旅途景色”——不讀里面的詩——或“告密者”，但是关于其他作品，他們就只是从牧师或官吏的口中得到了一些模糊的概念。……

1840年

弗·恩格斯

恩斯特·摩里茨·阿倫特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年俄文版，第364—365頁。

現在我們來談談这本书^①的內容。出自真正的詩人手筆的有关青年生活的田園詩占了本书的大部分。誰象阿倫特那樣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就会永远感謝上天！不是在漫天尘埃、个别人的欢乐淹沒了整体利益的大城市中，也不是在摧殘新生嫩芽的孤儿院和博愛監獄^②中，而是在露天，在森林里，在曠野上，自然界創造了嬌生慣養的一代叹为北国勇士的鉄打好汉。阿倫特描述这段生活时的巨大的塑造力使人想到，只要我們的作家也过着阿倫特一样的田園生活，一切田園詩般的幻想就都是多余的。把日耳曼的純洁和斯巴达的严格結合于一身的青年阿倫特的自我教育，對我們的时代來說是特別格格不入的。这种严格非常朴素，完全不滲杂揚^③所特有的那种傲慢的气息，它低声歌唱自己的 *hoc tibi proderit olim* ^④，因而，把它推荐給我們的嬌生慣養的年輕人，那是极为恰当的。我們的青年象瘋狗一样，碰不得一点凉水，稍微有些冷就裹上三四层衣服，还以身体衰弱能免除兵役为榮，而这样的青年居然是国家的栋梁！……

① 德国体育家。——譯者

② 这将来对你有用的。——編者

1842年

卡·馬克思

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

(第一篇論文)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¹⁰ 记录的辯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卷，第31頁。

大家知道，計算是搖摆于感性和思惟之間的理智的第一種理論活動。計算是小孩的理智的第一種自由理論活動。……

同前書，第32頁。

……空間，這是第一個以自己的量使小孩敬畏的東西。空間是小孩在世界上遇到的第一種量，因此，小孩以為身材高大的人就是偉人。……

同前書，第33頁。

但是，如果小孩的理論思惟具有數的性質，小孩的推斷和他的實踐思惟首先就具有實踐和感覺的性質。小孩機體的感覺本能是使他和世界連接的第一個紐帶。感覺的實踐器官，主要指口和鼻，是他最初用來評價世界的器官。……

同前書，第34頁。

……當然，小孩超不出感性知覺的範圍，他只看到單個的現象，想不到還有把這種特殊和一般聯繫起來的看不見的神經存在，

这种神經在国家中也如在各处一样，把各个物質部分轉变为精神整体的活的成分。小孩相信太阳圍繞地球旋轉、一般圍繞个别旋轉。所以小孩不相信精神，却相信妖怪。

同前书，第81頁。

一个等級要限制出版物只能討論萊茵省的物質、精神、教会方面的事情；一个等級希望出版“乡鎮的报纸”，这一名称本身就已說明內容的局限性；一个等級甚至希望在每一个省只有一种报纸可以公开发表意見!!!

所有这些企图¹¹使人联想到一个体育教师，他認為訓練跳远的最好方法是把学生領到一个大壕沟旁边，并且用繩子量好，要他跳过壕沟。显然，学生应当逐步地学跳，应当逐步把繩子拉远，而不应当第一次就要他跳过整个壕沟。可惜学生在上第一課时就掉入了壕沟，而且直到現在还躺在那里。这位教师就是德国人，而学生就叫做“自由”。

卡·馬克思

第 179 号“科倫日报”¹² 社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1 卷，第 103 頁。

我們偉大的基督教國家的哲學家¹³並沒有“很強的”國家觀念，這是不言而喻的。

“因為我們這些國家不僅是法的組織，同時還是真正的教育機關，只是它們照管的範圍要比教育青年的機關更大一些”等等，所以“我們的整個社會教育”是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的。

我們青年學生的教育既建立在教義問答上，同樣也建立在古代經典著作和一般科學科目上。

根據海爾梅斯的意見，國家之不同於孤兒院，並不是就其任務的內容而是就其規模大小而言，即國家“照管”的人要多一些。

實際上，國家的真正的“社會教育作用”就在於它的合乎理性的社會的存在。國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員的辦法是：使他們成為國家的成員，把個人的目的變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變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獨立性變成精神的自由；使個人和整體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體在每個個人的意識中得到反映。

而社論則恰恰相反，它不是把國家了解為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了解為被指定受上面的教育並從“狹隘的”教室走向“更廣闊的”教室的成年人的人羣。

这种教育和监护的理論被出版自由的朋友在这里加以引用，他由于爱慕这位美人而指出“书报檢查的疏忽”，他善于适时地描写“广大群众的理解水平”（“科倫日报”在最近之所以开始感到广大群众的这一理解水平很成問題，不就是因为群众已不再重視“非哲学報紙的”高貴品質嗎？），他还教訓学者們說，某些見解應該在台上发表，而某些見解則應該在台后发表！

弗·恩格斯

摘自給阿·卢格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 年俄文版，第 514 頁。

亲爱的先生：

这次我要告訴您，我不再寄什么作品給您了。

我决定在一个时期內完全停止写作，以便更多地从事学习。原因非常简单：我很年輕而且在哲学方面我是自修的。我的知識足以以为自己樹立一种信仰，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但是要真正很好地維護这种信仰，我还很不够。何况人們还会严格地要求我，說我是一个“哲学販子”，沒有学位，无权研究哲学。我想，当我再写东西时，应该滿足这一要求，那时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了。此外，我現在不能太分散精力，因为不久以后我可能又得花更多的时间去經營商业。以前我从事写作，主观上也只是想嘗試一下，看看我的天賦能否有助于进步事业，我应否积极参加当前的运动。結果我是滿意的，我現在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已愈来愈濃，我認为通过这样的研究逐渐掌握人們生而未知的东西是我的职责。

十月間当我回到故乡萊茵省时，我打算在德累斯頓和您見面，那时再和您詳談。祝您好，請您不要忘记我。

您的弗·恩格斯

42 年 7 月 26 日于柏林

1843年

弗·恩格斯

倫敦來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卷，第514—515頁。

目前詹·格萊安爵士向議會提交了一個工廠童工教育法案。根據這個法案將限定童工的工作時間，並實施義務教育，而督學則由英國國教會擔任。自然，這個法案引起了普遍的激動，並且又給各個政黨一個較量的機會。輝格黨¹⁴打算把法案整個否決掉，因為這個法案會把非國教徒¹⁵排除於青年教育之外，並且限定童工的工作時間又會使廠主陷入窘境。相反地，憲章派¹⁶和社會主義者除了法案中和英國國教會有關的幾條外，對法案總的人道主義傾向寄以莫大的同情。郎卡郡是主要的工廠中心，當然也是宣傳上述法案的主要地區。在這裡，即在城市里，托利黨人十分軟弱無能，所以他們舉行的關於法案問題的大會都是不公開的。非國教徒起初按同業公會舉行會議，以便提出反對法案的請願書，後來他們又和自由派廠主聯合起來召開全市大會。這種大會由城市最高級官員召集，會議完全是公開的，而且每個市民都有在大會上發言的權利。因此，只要會場足夠寬敞，勝利就一定會屬於最有力和最堅決的政黨。到目前為止，在所有的全市大會上，勝利者總是憲章派和社會主義者。第一次這樣的大會是在斯托克波爾特舉行的，在那裡贊成輝格黨決議的只有一票，而贊成憲章派決議的却是大會全體，

于是斯托克波特市市长，輝格党人，不得不以大会主席的身分在宪章派的請愿书上签名，并把它送给宪章派的議員(邓科布)提交議會。第二次大会在拥有近十万居民的索尔福举行，这个城好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郊区；我参加了这次大会。輝格党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証自己获得胜利。市长担任大会主席，并滔滔不絕地大談公正无私；但是，当某一个宪章主义者問是否允許爭辯时，所得到的回答却是：可以，等大会结束后！有人打算把第一个決議来个偷天换日，但宪章派随时防备着，阻止了这种勾当。当一个宪章主义者走上讲台时，有一个非国教徒牧师就跳了起来，想把他推下台去！但是，在最后提出浸透了輝格党精神的請愿书以前，整个會議还算进行得不坏。当时有一个宪章主义者发言并提出了一个修正案；于是主席和随从他的輝格党人便立刻起身离开会场。然而大会仍旧繼續下去，宪章派的請愿书被提付表决；但正当这个紧要关头，曾經几次帮輝格党干扰會議的警官把灯弄熄了，强迫大会散会。可是輝格党却在最近一号的地方报上声称，似乎他們所有的決議都通过了，而市长居然恬不知耻地說自己在決議上签名是“根据大会的全权委托和指示”！这就是輝格党的正直！第三次大会是两天之后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这里同样是激进的党派取得了最輝煌的胜利。虽然开会的时间选得不好，以至大部分工厂工人不能前来参加，但会场里极大部分仍是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輝格党只提出了他們和宪章派共同主張的几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个宪章主义者在台上讲了話，他們向輝格党証明，輝格党这一天的态度很象好样的宪章派。那位社会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向他們說，他到这里来是准备一找到小小的借口就起来反对他們的，但是一切都进行得符合他的愿望。这样一来，激进民主派竟然在郎卡郡，特别是在曼彻斯特——輝格党的老窩，反谷物法¹⁷同盟的中心据

点赢得了絕大多数，从而使“自由党”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同前书，第 520 頁。

当英国国教会高枕而臥时，社会主义者为教育英国劳动阶级做了很多事情。当你最初听到最普通的工人在大厅里十分內行地做政治、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专题报告时，你一定会惊讶不已；但只要你讀了一些出色的通俗小册子，听了一些社会主义讲演者（象曼彻斯特的瓦茨）的讲演，你就不会再惊奇了。现在工人能讀到 18 世紀法国哲学著作的又好又便宜的譯本，主要有卢梭的“社会契約論”、“自然体系”¹⁸和伏尔泰的各种著作，此外，在一两个分尼一本的小册子里和各种报纸上，他們可以讀到闡明共产主义原理的文章；工人手中也有托馬斯·倍恩和雪莱的著作的普及本。这里还得加上星期日講座，听讲的人很踊跃；例如，我在曼彻斯特的时候曾看到，一个能容納 3,000 人左右的共产主义大厅，每个星期日都挤满了人，我也在那里听过讲演，这些讲演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这些讲演中常常涉及一些触犯某人的問題，也有对牧师神甫的揶揄。基督教受到直接的攻訐和基督徒被叫做“我們的敌人”是常有的事。

从形式上看，这些集会有些象教会的集会；边座里合唱队在乐队伴奏下高唱着社会頌，調子帶有教会的气味或者是十足的教会的調子，而歌詞是共产主义的，要站着听。接着讲演者不講什么礼节，也不脫帽就走上了摆着一張桌子和几把椅子的讲台；他揮一下帽子向大家打一个招呼，脫去大衣；然后坐下来做报告，报告常常引起愉快的笑声，因为他的話风趣盎然，充滿了英国式的俏皮和幽默。大厅的一角有一个书攤，另一角有一个卖橘子和清凉飲料的小卖部，每个人都可以到那里去买东西吃，听厌了还可以到那里休息一下。有时举行星期日晚会，晚会上人們不分男女、老少、身分，坐在一起吃便飯——茶和奶油面包；平时大厅里經常举行舞会和音乐会，人們在那里玩得很高兴；大厅里还备有咖啡。

1844年
弗·恩格斯
英国状况

評托馬斯·卡萊尔的“过去和現在”1843年倫敦版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
卷，第572—573頁。

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即英国人称之为 «respectable people» [“有身分的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 [“上等人”] 的那些人，他們在精神上已經委靡到了什么程度，他們的力量已經消耗到了什么地步。他們的精力、活动、内容已經喪失淨尽；土地貴族終日打猎，金錢貴族天天記賬，頂多也只是看看乏味的頹廢的书来充实一下自己的悠閑生活。政治的宗教的偏見世代相傳；現在这些上层阶级的人能够輕而易举地得到一切，他們根本沒有必要象过去那样，为原則去耗費心思；当他們还在搖籃里的时候，完美无缺的原則就已經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到了他們的手里。他們还需要什么呢？他們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是說，在学校里毫无結果地钻研过羅馬人和希腊人的問題；同时他們每个人都是“有身分的”，即有几千英鎊，这就是說，他除了要討一个老婆——假如他还没有的話——而外，就再也沒有什么可想的了。

① «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 London, 1843. — 編者

你們善良的德国人，年年都听到自由派記者和議員发表議論，說英国人是如何了不起、如何独立自主的人，并証明这都是英国的自由制度带来的果实，——这是从远处看到的美妙景象。議会的辯論，出版自由，盛大的人民集会，选举，陪审法庭，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米赫尔①的懦怯心灵，于是他就兴高彩烈起来，把这美妙的假象当成了真貨。但自由派記者和議員的見解毕竟远远沒有这样高明，能对人类的发展，哪怕只是某个国家的发展，做一个全面的評述。英国的宪法有一个时期是相当好的，并且做过一些好事，从 1828 年起，它做了它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开始自己破坏自己¹⁹；至于自由派加在它身上的事，它却没有做。它沒有使英国人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英国人，即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是根据这些人来判断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是最受鄙視的奴隶。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工人、英国的賤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們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們，他們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們沒有受过教育，但他們也沒有偏見，他們还有力量从事偉大的民族事业，他們还有前途。而貴族，——目前还包括資產阶级——已經日暮途穷；它的全部思想，一直到最新的結論，都已卖弄淨尽，見諸实际，它的統治迅速走向灭亡。宪法是他們的創作，这个創作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它的創作者也陷入了制度的罗网，这些制度使精神不可能有任何自由表现。社会偏見的統治在任何地方都是所謂自由政治制度的第一个后果，而这种統治在政治上最自由的欧洲国家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严重——北美除外，因为在那里，由于私

① 德国人的綽号。——譯者

刑法，社会偏見被法定为国家权力。英国人屈服于社会偏見，每天为它牺牲。他越是倾向于自由派，就越是馴服地跪拜在他的这个偶像面前。但“有教养的人”中間的社会偏見不是托利党的就是輝格党的，至少也是激进派的，但后者已經不被認為是有教养的标志。不妨你就到有教养的英国人那里去一下，說你是宪章派或民主派，他們一定会怀疑你的神經是否正常，接着就会避开你。或者你試驗一下，对他們說你不信基督教，那你就会被出卖掉；或者你公开声明你是无神論者，那他們第二天就会装做不認識你。即使独立自主的英国人真的开始独立思考（这对他來說是很少有的事），抛掉从娘胎里带来的那种偏見的枷鎖，他也还是沒有勇气說出自己的信念，还是要装成一个至少可以令人容忍的見解的追隨者出現在人們面前，而且假如偶尔他能私下和志同道合的人推心置腹地談一談，那他也就心滿意足了。

可見，英国有教养的階級对任何进步都是置若罔聞，只是在工人階級的压力下，才稍稍动一动。如果以为这些腐朽不堪的有教养階級，它們每天的精神食粮也許会比它們本身要好一些，那是沒有的事。上流社会的书刊都已走向穷途末路，其內容正象飽食終日暮气沉沉的上流社会本身一样，是异常枯燥的。

当施特劳斯的“耶穌傳”及其声誉越过海峡的时候，沒有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敢譯这本书，沒有一个著名的出版商敢出这本书。結果有一个社会主义的 lecturer（德文沒有一个字能够表达这个鼓动家的專門术语），即一个非上流社会出身的人把它翻譯出来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小出版商把它印成单行本，每本一辨士；曼彻斯特、北明翰和倫敦的工人却是施特劳斯这本书的唯一的英国讀者。

卡·馬克思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選”，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6 年俄文版，第 592—596 頁。

私有制把我們弄得這樣愚蠢和片面，甚至某個對象，只有當它被我們擁有，即對我們作為資本而存在的時候，或者只有當它被我們直接占有着、吃着、飲着、穿戴在身、居住其中等的時候，一句話，當它被我們使用着的時候，才是我們的對象。儘管私有制本身把直接實現占有的這種形式也只看做生活手段，但以這種形式作手段的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是勞動和資本化。

於是，一切肉體的感覺和精神的感覺就被這一切感覺的簡單異化所代替，即被擁有的感覺所代替。為了使人的本質從本身中生產出自己的內部財富，就必須使人的本質達到這種絕對貧困的地步。（關於擁有這個範疇，請看赫斯在文集“二十一張”里的文章）

所以私有制的揚棄是一切人的感覺和屬性的完全解放；但私有制的揚棄之所以是這種解放，正是因為這些感覺和屬性無論在主觀或客觀上都成為了人的感覺和屬性的緣故。如同眼睛的對象成了社會的、人的對象，成了人為人所創造的對象一樣，眼睛也成了人的眼睛。所以，感覺就直接在它的實踐中成了理論家。這些

感覺为了事物之故而同事物保持着关系，但这事物本身是一种对自身和对人的对象的人类关系①，反之亦然。于是，需要或享受就失去了它利己的本性，而自然也失去了它單純的有用性，因为利益成了人类的利益。

其他人的感觉和享受也同样成为我自己的占有物。所以，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而形成一些社会的器官，例如直接和别人交往中的活动等等成了我的生活表现的一个器官和占有人类生活的方式之一。

显然，人眼的感受不同于粗野的非人眼的感受，人耳的感受不同于粗野的耳朵的感受，等等。

我們看到，只有当对象对人成为人的对象或对象化的人时，人才不会使自己丧失在对象里面。这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这个对象对于人成为了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成为了社会的本质，而社会对于他就成了这个对象中的本质。

所以一方面，由于对象的现实性在社会中到处对人都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成了人的现实性，因而也成了他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所以，一切对象对于他都成了他本身的对象化，成了把他的个性确立和实现的诸对象，都成了他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对象成了人本身。至于这些对象对于他如何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本性和相应的本质力量的本性；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規定性創造着这种确立的特殊的、现实的方式。同一个对象，眼睛的感受不同于耳朵的感受，而眼睛的对象也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种本质力量的特性恰恰就是这种力量的特有的本质，

①如果事物以人类的方式来对待人，那么我才能在实践中以人类的方式来对待事物。——馬克思原注

所以也是这种力量的对象化的特有方式，是它的对象化地现实的、生动的存在所特有的方式。所以人在对象世界中确立自己，不仅在思惟中，而且也用一切感觉。

另一方面，从主观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唤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无音乐感的耳朵，即使是最优美的音乐也毫无意味，也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力量之一的确证，也就是说，它之于我，只能是作为主观能力的我的本质力量而存在，因为某个对象对于我的意义（它只对与其相应的感觉才有意义）恰恰等于我的感觉所能得到的意义；因此，社会人的诸感觉不同于非社会人的诸感觉。只有经过人本质的丰富性对象化地展开以后，人的主观感受的丰富性：会欣赏音乐的耳朵，能感受外形美的眼睛，简言之，能够有人的享受并确定自己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诸感觉，才一部分被形成，一部分则刚产生出来。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的精神感觉、实践的感觉（意志、爱情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类化的自然，才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的全部世界历史的工作。那些受粗陋的实践需要所支配的感觉，只有局限的意义。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食物的人类形式，而只有食物本身的抽象存在；这就是说，食物也完全可以具有最粗陋的形式，因此并不能说，这样吞吃食物和动物的吞吃食物有什么区别。忧虑重重的穷人甚至对最优美的景色都无感于怀；贩卖矿物的商人所看重的只是商业价值，而不是矿物的美丽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所以，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一则是为了使人的感觉人类化，再则是为了创造跟人类本质和自然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制及其财富和贫困——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和贫

困——的运动，正在产生的社会发现了这种产生过程所必需的全部物资，同样，已经产生的社会也把具有自己本质的这全部财富的人，把具有丰富、全面而深刻的全部感觉的人产生出来，作为自己恒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论和唯物论、活动和苦恼只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彼此的对立，从而也失去了它们作为这些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上的诸对立面的解决本身，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通过人们的实践的努力才有可能，所以各对立面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的切身任务，哲学之所以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它把这个任务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的缘故。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既成的对象存在，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已经打开的书卷，是感性地呈现于我们之前的人类心理学，对这种工业史的考察至今没有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而始终只是从外在的有用性关系的角度出发，因为，在异化范围内运动着的人们，只知道从人的普遍存在中、宗教中，或者从历史中——从它作为政治、艺术、文学等等抽象的普遍本质中，来看出人类本质力量的现实和人的类行为。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人们既可以把它看做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也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看做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因为一切人的活动至今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是离自己本身而异化了的活动）中，我们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诸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具有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力量。如果这本书卷，即正是这部历史的最感人最易解的部分，对于心理学不揭开来，那么这心理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真正内容丰富而又实际的科学。这样一门趾高气扬地把人类劳动的绝大部分弃之不顧而且不感到自己不足的科学，如果人类活动的这全部富藏，除了向它说

“需要”、“平庸的需要”这样些一个术语就可說完的东西以外，再无别的可說，那么对于这门科学，究竟应当怎样設想呢？

各門自然科学展开了巨大的活动，并在积累着不断增加的材料。但哲学对各門科学照样疏远，恰如各門科学之照样疏远哲学一样。它們同哲学的暂时結合只是一个虛幻的錯覺。縱然有結合的意志，但缺乏能力。甚至历史編纂学本身也只是順便順及自然科学，把它作为启蒙、利用、个别偉大发现的因素而已。但是，自然科学虽然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的过程，但它在实践上却更加通过工业而闖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且准备着人类的解放。工业是自然、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所以如果把工业了解为人的本質力量的公开揭露，那么自然的人的本質或人的自然的本質也就都可以理解了；这样，自然科学就将失去抽象物質的傾向，或更正确地說，失去唯心主义的方向，而成为人类科学的基础，如同它現在——虽在异化的形式中——已經成为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而对生活是一个基础，对科学又是另一个基础，这本来就是撒謊。那在人类历史——这种人类社会的产生行为——中出現的自然是人现实的自然，因此，这經過工业而生成的自然，——虽然具有异化的形式——仍然是真实的人类学的自然。

感性(見费尔巴哈的著作)應該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不过，科学，只有当它从感性的双重形式——感性的意識和感性的需要——出发，也就是从自然出发，它才是现实的科学。全部历史就是要使“人”成为感性意識的对象，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因此，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准备史。历史本身是自然界历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成为人的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里面，正

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将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里面一样：这将成为一门科学。

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感性的自然对于人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种说法），直接作为他所感受的别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对于他本身，只有通过别人才能作为人的感性而存在。但自然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是自然、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只在自然的诸对象中才找到自己对象的现实化，所以这些本质力量只有在一般自然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甚至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赖以表现的要素即语言，都是属于感性的自然的。自然的社会现实性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这是同一的说法。

我们看到，国民经济学富有和贫困如何被情感丰富的人和丰富的人的需要所代替。情感丰富的人同时也是需要充分表现人的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在他身上他自己的现实化是作为内部的必要性、作为需要面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也同样得到人的因而也是社会的意义。这贫困是条消极的束带，它使人感到需要最大的富有，即需要别人。对象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激发，就是激情，这激情在这里因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神 聖 家 族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²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2
卷，第 144 頁。

他在他的著作“論人類知識的起源”²¹中發展了洛克的觀點，他證明，不僅是靈魂，而且連感覺，不僅是創造觀念的藝術；而且連感性知覺的藝術都是經驗和習慣的事情。因此，人的全部發展都取決於教育和外部環境。把孔狄亞克從法國各學派中排擠出去的正是折衷主義哲學。

法國唯物主義和英國唯物主義的區別是與這兩個民族的區別相適應的。法國人賦予英國唯物主義以機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辯。他們給它以它過去所沒有的氣概和優雅風度。他們使它文明化了。

愛爾維修也是以洛克的學說為出發點的，他的唯物主義具有真正法國的性質。愛爾維修也隨即把他的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面（愛爾維修“論人”²²）。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樂和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人類智力的天然平等、

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同前书，第145—146頁。

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們智力平等，关于經驗、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說²³，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經驗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就必須这样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認識和領會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認識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須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現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懲罰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須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人的力量为准繩，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繩。

弗·恩格斯

产生于现代以及迄今尚存的
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描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俄文版，第
3卷，第265—266页。

除以上的描述外，再簡略地談談这个公社²⁴的内部结构。它的成员共同住在一幢大屋内，同时每人有非常舒适的单独的臥室；总的家务仅仅由一部分妇女担任，这样就比分散管理时可以节省許多开支、时间和劳动，获得在分散管理时绝对不可能的便利。例如厨房用火就可以为所有房間供应热气；水管可以为每一个房間供应冷热水，此外，还有许多只有在共同管理下才能具备的优点和便利。孩子們上企业所属的学校，教育費用是由公共负担的。父母随时可以去探望他們，而教育是指体力和智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孩子們不再受玄妙的宗教和神学以及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折磨，从而可以更注意研究自然界、自己的身体和智力，可以不伏在課桌上（虽然時間不太长），而到野外去休息；因为他們也常常在戶外学习，就象在室內学习一样，而工作也就是教育的一部分。道德教育要求按这样一条規則行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实现完全平等和兄弟友爱。

1844—1845年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卷，第243—245页。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18世纪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英国是发生这样一种变革（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愈是强有力）的典型国家，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结果（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也不谈它对现在和将来的巨大意义。这是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的著作的题目。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纺纱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把纱织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农村里，靠自己挣的钱也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場，而竞争（后来由于取得

了国外市場和扩大了貿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威力也还没有对工資发生显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場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緩慢增长是步調一致的,并且保証了一切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們之間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們散居在农村。所以,大部分織工甚至还能够积蓄一点錢,并且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們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織布和織多少布是随他們便的。的确,他們是蹩脚的庄稼人,他們的耕作是馬馬虎虎的,也沒有很多的收入;但是,至少他們还不是无产者,他們,如英国人所說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們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比現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們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适的生活,誠实而安静地、和和气和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們的物質生活状况比他們的后代好得多;他們无须乎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撑得所需要的东西;他們有空到园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對他們已經是一种休息,此外,他們还有机会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滚木球、打球等等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們大部分是些强壮、結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孩子們生长在农村的新鮮空气中,即使他們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还不是經常的,当然更談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这个階級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象的。他們和城市隔离,从来不进城,因为他們把紗和布交給跑四方的包买商,从他們那里取得工資;他們和城市完全隔离,連紧靠着城市住了一輩子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們的收入,把他們吸引到那里去寻找工作。他們在道德和智力方

面和农民一样，由于有一块租来的土地，他们大部分和农民有直接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大的土地占有者——看做自己“天然的长上”，向他讨主意，有了小的争吵，就请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那些引人过不道德的生活的邪路——附近没有酒馆和赌场，而他们有时去那里过过瘾的小酒店的掌柜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有好的啤酒，喜欢严格的生活规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孩子们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的关系几乎是普通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话，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能读书的很少，能写写东西的就更少了；他们按时上教堂去，不谈政治，不搞阴谋活动，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带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人讲圣经，由于他们为人忠厚温顺，和社会上比较有特权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没有产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服，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从前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服务的工作机。产业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顶点，把工人完全变

成了简单的机器，把他們最后剩下的一点独立活动的自由都剥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们思考，迫使他们争取人应有的地位。象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巨流。

同前书，第 341—349 页。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会造成恶果；因此，象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刚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 57% 以上不到五岁就死掉，可是，上等阶级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却只有 20%，而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 32%^①，这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证过几次的“机工”杂志中的那篇论文里面，我们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里各种小儿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较，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 2 倍：城市中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中多 4 倍，而患胃病的则比农村多 1 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农村中的比较起来是 2.5:1。在城市里，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的小孩子比农村中多 3 倍，因脑水肿而死的多 2 倍，因瘰疬而死的多 9 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 1832 年的议会工厂委员会报告中借用来的放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 年伦敦第三版）里而的。

①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书”第 3 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那的报告。这里引证的是“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

在每 1000 个死亡人口中	5 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 岁以上
拉特兰德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865	891	1,275	1,299	1,189	1,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澤地农业区域	3,159	1,110	1,526	1,413	963	1,019	630	177	3
工厂出现以前 1779—1787 年的卡賴尔市	4,409	911	1,006	1,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现以后的卡賴尔市	4,738	930	1,261	1,134	677	727	452	80	1
工厂城市普累斯顿	4,947	1,136	1,379	1,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昂	5,286	927	1,228	1,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貧穷阶级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视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 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儿的死亡率上升。在许多家庭里, 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 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 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 或者被交给雇来照看他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 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象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車碾死, 被馬踩死, 任何一个地方也不象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別多。这种事情, 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 在倫敦也一样地多, 只是报上很少登出来罢了; 我手头只有 1844 年 12 月 15 日“每周快訊”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 从 12 月 1 日到 7 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不幸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 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

來說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們摆脱了充滿貧穷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长的一生。英国已經到了这种地步，資產階級也天天在報紙上讀到这一切，可是他們却无动于中。然而，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証据，控告他們犯了社会謀杀罪，他們是沒有权利申辯的。他們應該想办法結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則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对后一种办法，他們絲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們还是資產階級，还不能抛弃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就无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現在，在几十万牺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后，他們終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²⁵，虽然他們夸耀他們这种不仅沒有触动罪恶的根源而且連卫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的措施，但是他們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們的罪名。英国資產階級現在只有两条路，或者不願这种落到他們身上的无可反駁的謀杀的罪名，繼續把統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让給工人階級。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是宁愿選擇第一条道路。

現在讓我們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轉到精神状况。既然資產階級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階級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夠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們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連自己也沒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質，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监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

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這上面占便宜，而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應的知識來做正確的選擇。沒有一個地方實行義務教育；在工廠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義務教育也只是在名義上存在，當政府在1843年的議會會議上要想真正實施原來只是徒有其名的義務教育的時候，工業資產階級就傾全力來反對，儘管工人表示堅決贊成。此外，有大批的兒童整個星期都在工廠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學。而為白天做工的人辦的夜校幾乎根本就沒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麼好處。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時之久，還要叫他們在晚上八點到十點去上學，這也未免太過分了。那些去上學的人多半在上課的時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有幾百個證據都証實了這一點。固然也開辦了主日學校，但是那里教師極端缺乏，而且只是對那些已經在日校里學過一點的人，才能有些好處。從一個星期日到下一個星期日相隔的時間太長了，一個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孩子很難在下次上課時不忘記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課時學到的東西。關於這一點，“童工調查委員會報告”中有成千的證據，委員會本身也堅決認為，無論是日校或主日學校都遠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這個報告中舉了一些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的愚昧無知的例子，這樣的愚昧無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樣的國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這樣呢？工人受教育，對資產階級好處少，但可怕的地方很多。政府在5,500萬英鎊的龐大預算中用於國民教育的只是4萬英鎊這樣一個可憐的數目。假若沒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熱，教育經費也許還要少得可憐，而這種宗教狂熱帶來的害處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處相抵。但是國教教會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 [國民學校]，每一個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學校，而它們這樣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將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

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話，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搶夺过来。結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辯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視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內閣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內閣大臣是資產阶级的馴順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間直到現在还在为爭夺最高的統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錯，厂主們吹嘘他們已經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书了，但这里所謂能念书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可以看出來。只要誰認識了字母，就說他已經能念书，于是厂主們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念书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經過长期的学习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写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連許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国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來說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业”。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來。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沒有談到真正的工厂工业。

該委员会委員格梭吉說：“在北明翰，經我考試过的孩子，一般地連一点

勉强可以說是有用的知識都沒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都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們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的。”該委員會委員霍恩說：“在烏尔未汉普頓，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校的十一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也没有听说过天堂或阴間的生活’。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不知道 2×2 等于多少，說不出两个辨士合多少法寻（ $1/4$ 辨士），甚至当人們把这些錢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說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来没有听说过倫敦，甚至连威倫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离烏尔未汉普頓只有一点鐘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还是很頻繁的。他們当中有几个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象納尔逊、威灵頓、拿破侖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門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大盜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獄聞名的小偷杰克·謝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不知道 2×2 是多少，也不知道4个法寻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岁的男孩說，10个法寻就是10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岁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簡單的問題只簡短地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o judge o' 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Q 18, № 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們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結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五年主日学校，他却不知道耶穌基督是誰，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參孙、摩西、亚倫等”（同上，文件q 39頁，I. 33）。另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六年主日学校，他知道耶穌基督是誰，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們的救主贖罪’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 36頁，I. 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校，只能讀一些小书和簡單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約翰是不是也在內，以为圣約翰大概就是圣約翰·威克利”（美以美教派的創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 34頁，I. 58）对于耶穌基督是誰這一問題，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倫敦国王。”——在設菲尔德，該委員會委員昔蒙茲要一些主日学校的学生念书；他們說不出他們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們剛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問題，

在他依次問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滿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瘋病的人！”（昔蒙茲。“报告”附录第1部分E 22頁及以下各頁）

陶业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和国家在工人階級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階級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給他們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廢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廢物糾纏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貧困教人去祈禱，而更重要得更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讀，更不会写，但是他們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們却知道得很清楚。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們能够从这个資產階級那里得到些什么，他們也是知道的。虽然他們不会写，可是他們会說，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說。虽然他們不会算，可是他們对政治經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們看穿主張取消谷物稅的資產者，并且駁倒他們。虽然他們完全不了解教士們費尽心机給他們講的天国的問題，可是他們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問題。这在以后我們还要談到，現在讓我們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連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結果显而易见地絲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們用来調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簡單原則，由于現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經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則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橫面毫无理由的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象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調查委员会所承認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階級的道德几乎沒有任何影响。英国資產

階級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資產階級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輸給工人！日益衰老、懶惰的資產階級連为自己打算都認為是太費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們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經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話，資產階級無論如何是不該抱怨的。

可見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統治階級的擯弃和忽視。而資產階級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們；就象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對他們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象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識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們还对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乖乖地让人把挽轆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轆下的生活弄得比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轆，那他們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資產階級为工人階級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們考虑到工人階級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能責备他們对統治階級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資產階級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他們周圍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們道德墮落。他們穷，生活对于他們沒有任何乐趣，他們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懲罰對他們也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們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人去享受他們的財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无产

者凭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們談論“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時候，一切都講得很冠冕堂皇，資產階級听起来也很入耳。但是對沒有任何財產的人來說，私有財產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錢是人間的上帝。資產者從無產者那里把錢搶走，從而真的把他們變成了無神論者。如果無產者成了無神論者，不再尊重這個人間上帝的神圣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时候，蔑視一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這一點資產階級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昔蒙茲指出^①，貧窮對精神所起的毀滅性的影響，正如酗酒之于身體一樣。艾利生郡長也很詳盡地告訴有產階級，社會壓迫對工人會引起什麼樣的後果^②。窮困使工人在幾條道路中進行選擇：慢慢地餓死，立刻自殺，或者隨便在什麼地方見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說，就是偷。如果大多數的人寧愿偷東西而不愿餓死或自殺，那我們是不應該奇怪的。當然，工人中間也有許多人很講道德，即使弄得山窮水盡也不愿去偷，而這些也就是餓死或自殺的人。不久以前自殺還是上等階級的值得羨慕的特權，現在在英國的無產者中間也時髦起來了，許多窮人都以自殺來擺脫貧困，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出路。

同前書，第 354—355 頁。

……安得魯·尤爾博士^③暴露了這些後果的另一個方面。他

① “手工業和手工業者”。——恩格斯原注

② “人口原理”，第 2 卷，第 196、197 頁。——恩格斯原注

③ “工廠哲學”，1835 年倫敦版（《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1835）。我們以後還要提到這本惡名昭彰的書。這裡所引証的見該書第 406 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告訴我們，大城市的生活助長工人中的陰謀的發生，並給平民以力量。根據他的意見，如果不適當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從資產階級），他們就會片面地從狠毒的自私自利觀點來看問題，並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動家所誘惑；他們甚至還會用嫉妒和敵對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最好的恩人——那些儉樸的富於進取心的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正確地教育他們才行，否則，國家就要破產，其他災禍就要發生，因為工人的革命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資產者擔心得很對。人口的集中固然對有產階級起了鼓舞的和促進發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進了工人的發展。工人們開始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時虽然是軟弱的，但聯合在一起就是一種力量。這促進了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分离，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們的生活條件下所應該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壓迫的地位，他們開始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發生影響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運動的發源地：在這裡，工人第一次開始考慮到自己的狀況並為改變這種狀況而鬥爭；在這裡，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對立；在這裡，產生了工會、憲章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機體的病患，在農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變成急性的了，從而使人們發現了這種病的真實本質和治療方法。如果沒有大城市，沒有它們推動社會意識的發展，工人絕不會象現在進步得這樣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僱主之間的宗法關係的最後殘迹，在這方面，大工業也助了一臂之力，因為它使依附於一個資產者的工人的數目大為增加了。資產階級對此大為惋惜，而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為在以前的那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是幾乎保險不會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資產者隨心所欲地剝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們，而且，如果他在工資以外，還對他們表現一點不花一文錢的和藹可親的態

度，或者給他們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純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錯，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創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資产者，他或許已經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責任；但是作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这个階級正由于它是統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負責，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沒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剝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飾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經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潤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連最小的考驗也經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象奴隶一样地跟着資产階級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同前书，第 356—358 頁。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国工人階級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資产階級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資产階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間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間的共同点来，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資产階級来，說的是另一种习惯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們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現時为止我們还只認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就是資产階級。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就是由无产者所組成的那一

种人①。

英国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們以后还要談到。在这里我們只想談談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談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經說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無論如何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証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掌教帕金遜先生也証实了。他說：

“穷人給穷人的要比富人給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們的最老、最有經驗、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茲里博士的駭言來証实我的話。他公开地說过，每年穷人們互相給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內富人給予穷人的数目。”②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們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們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較和氣比較可亲的，虽然他們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錢，但他們并不那样貪財；对他們來說，金錢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來說，金錢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象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齷齪的“財迷”。完全沒有这种金錢崇拜感的工

①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长篇小说“神巫，或两种民族”（«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說出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的見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② 曼彻斯特的帕金遜掌教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人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倫敦和曼彻斯特第三版（«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 By the Rev. Rl. Parkinson, Canon of Manchester, 3rd. edit. 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 Pamphlet）。——恩格斯原注

人，并不象資產者那样貪婪，資產者为了多賺錢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認為生活的目的就是裝滿自己的錢袋。所以工人比資產者偏見少得多，看問題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鏡來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沒有宗教偏見。他不懂得這些事情，也不為這些事情傷腦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資產階級的那種狂熱。如果說他也有點宗教信仰的話，那也只是名義上的，甚至連理論上的都談不到。實際上他只是為今生而活着，並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資產階級作家都異口同聲地說，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愛爾蘭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資產者——監工、工頭等類的人才例外。在群眾中幾乎到處都是完全漠視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論的跡象，而且非常不明確，以致只表現在一些口頭禪或對 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無神論者這類名詞的本能的恐懼上。一切教派的牧師都很不受工人歡迎，雖然他們在工人中的影響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現在，只要大叫一聲「he is a parson!」（“他是個牧師！”），就常常能夠把一個牧師從公共集會的講壇上趕下來。和生活條件本身一樣，缺少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資產者客觀，比資產者容易擺脫傳統的陳腐的原則和先入之見的束縛。資產者被自己的階級偏見，被那些從小就灌輸給他的原則一直淹沒到耳朵，這種人是無可救藥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義的，但實質上還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現存的制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在任何前進的運動中都是一具僵屍。他不再站在歷史發展的前頭，工人將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應如此，以後就會在實際上做到這一點。

同前書，第 374—375 頁。

……女人在工廠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個地拆散，在目前這種以家庭為基礎的社會狀況下，這種情形無論對夫婦或者

对小孩子都会产生最严重的败坏道德的后果。一个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亲，一个很少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的母亲，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亲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没有爱，没有丝毫的关怀，完全象对待别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沒有丝毫眷恋的，他們在自己創立起来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們太习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使工人家庭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儿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們一到他們掙的錢多于父母花在他们身上的錢的时候，他們就开始交給父母一部分錢作为食宿的費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生(鲍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彻斯特的报告第17頁及其他各頁；以上均引自“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报告”)。一句話，孩子們都逐渐自立起来，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館，如果他們不滿意这个旅館，他們就常常另外换一个。

同前书，第379—381頁。

要正确地估計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产生的后果，必須先考察一下儿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現代工业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們主要是从孤儿院里領来的，厂主把他們当做“学徒”成群地长期雇用。他們吃的、往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隶，受雇主的最殘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紡織工厂厂主，現任首相的父亲)就那么有力地表现了那个令人发指的制度在社会輿論中所引起的憤怒，竟使得議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惊人的虐待²⁶。自由工人的竞争渐渐地抬起头来，把学徒制挤掉了。

工厂愈来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来，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较流通了，也比较清洁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渐多起来，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儿童的相对数目就减少了一些，他们开始工作的年龄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们很少雇用八九岁以下的孩子了。以后，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来保护儿童，使他们不会因资产阶级的贪欲而受到残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证明他们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象对已经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质或者使发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贫穷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长起来的工厂工人的九岁的孩子，绝对不会象在比较健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岁时就被送进工厂，每天工作6小时半（以前是8小时，再以前是12小时到14小时，甚至16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岁，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岁每天就要工作12小时。对他的身体发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又愈来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岁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6小时半的工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显而易见的损害，但是待在污浊、潮湿而且经常是闷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们应该专门用在身体和精神的发育上的时间牺牲在冷酷的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把孩子们从学校和新鲜空气里拖出来，让厂主老爷们从他们身上榨取利润，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饶恕的。固然，资产阶级会说：如果我们不雇孩子们到工厂里来工作，他们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们的发育。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

考虑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謀利益！他們用来替自己辯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他們用昨天犯的罪来替今天犯的罪进行辯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縛住他們的手脚，这些专门為工人的福利而設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資產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呵！讓我們来听一听，在工厂視察員沒有盯住厂主以前，他們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樣的。讓他們自己承認的証据（“1833年工厂調查委员会报告”）来揭露他們。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²⁷說：孩子們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間或是从五岁起，有时是从六岁起，更經常地是从七岁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岁起；工作時間常常是长到每天14小时到16小时（吃飯時間除外）；厂主允許管理人毆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兰厂主騎着馬去把一个十六岁的逃跑的工人追回来，叫他走在馬前面，强迫他和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长鞭子抽他！（斯图亚特文件第35頁）在工人的反抗比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发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长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滿足資本家的貪欲。他們的目的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資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紧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两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証工厂工作的进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間的休息这样經常被剝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輕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象的。整个神經系統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結果。……

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如果读到一件件的残酷得野蛮的事情，读到孩子们怎样光着身体被监工从床上拖起来，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进工厂（例如斯图亚特文件第39頁及其他各頁），他们的梦魇怎样被拳头所驱散，他们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刚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怜的孩子怎样在监工的吆喝下惊跳起来，闭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读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们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饭，他们的父母发现他们跪在床前，原来他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读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肮脏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证据都有委员会本身认为可靠的许多证人起誓证实的报告中读到的；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资产阶级的报告，是做出来反驳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证明厂主们的心地纯洁的；如果想一想，委员们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方面，他们记载所有这些证据是违背他们的本意的，那么对这个以慈悲心肠和自我牺牲自诩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来装满自己的钱袋为唯一目的的阶级，难道能不感到愤怒，能不感到憎恨嗎？……

让我们听一听，这位资产者^①是怎样描写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附近的许多工厂，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

^① 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的作者。——编者

受虐待或者受体罰；也沒有看到过孩子們情緒不好。他們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對他們的肌肉的輕微活動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適合他們的年齡的活動。生產的景象決沒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點傷感的情緒，相反地，它永遠使我感到振奮。看一看走車退回的時候他們怎樣靈巧地接上斷頭，看一看他們用自己的纤巧的手指活動了幾秒鐘之後，怎樣在空閑的幾分鐘內採取各種姿勢玩耍着，直到把綫抽出來又繞上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這些活潑的（lively）小鬼的工作就象是一種遊戲，因為已經習慣了，做起來非常輕快。他們自己也意識到自己的技巧，很願意把它顯示給每一個參觀者看。疲勞是連一點影子都沒有的，因為他們一走出工廠，就在最近的一個遊戲場上跳蹦蹦地玩起來，和剛從學校里出來的孩子們一樣。”（第310頁）

（當然羅，好象活動一下肌肉並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勞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爾應當再看看這一瞬間的興奮是不是在幾分鐘以後就消逝了。而且這種情形尤爾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們工作五六小時以後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於工人的健康，這個資產者為了證明情況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們多次引証并摘錄過的1833年的報告。他企圖斷章取義地摘引幾句話來證明工人當中連一點腺病質的跡象都沒有，證明工廠制度使工人擺脫了各種急性病的痛苦（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工廠制度同時却給工人們帶來了各種慢性病，這一點尤爾當然絕口不談了）。要了解我們這位可敬的尤爾怎樣厚顏无耻地對英國公眾撒下彌天大謊，就應當知道，這個報告共有厚厚的對開本三冊，一個腦滿腸肥的英國資產者根本不會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讓我們再听听他對1833年自由資產階級所頒布的工廠法的意見吧。以後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法律只給了廠主們一些最起碼的限制。而在尤爾看來，這個法律，特別是義務教育，是一種用來對付廠主的荒謬而專橫的措施。這個法律把所有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都拋到了街頭，而結果會怎樣呢？不能再做輕鬆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們

現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們被人从温暖的紡績間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偷窃为生；在尤尔看来，这种生活同他們在工厂和主日学校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来实在太悲惨了！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加深了穷人的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进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頓，至少也受到了极大的妨碍。（第405、406頁及以下各頁）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們已經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約在1817年，紐拉納克（苏格兰）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来成为英国社会主义的創始人）就开始上請愿书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須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贊成他的，有已經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們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两个法律根本沒有人遵守²⁸，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約·凱·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議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使用21岁以下的工人在夜間（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規定，在任何工厂里，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过12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9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險，就不能出而做証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项法律并没有給工人带来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项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乡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們已广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規定18岁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時間不超过10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傳使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薩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愛派抓住了这个計劃并把它提到議會里去討論。薩德勒达到了組織議會委员会去調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

委員會在1832年的議會常會上提出了自己的報告。這是工廠制度公開的敵人為了黨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報告。高貴的热情使薩德勒做了許多毫無根據的不確實的論斷，他提問題的方式使得他從証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虛假的，至少真理也是被歪曲和顛倒了。廠主們懼于這個把他們描寫成惡魔的報告，就自動請求官方進行調查。他們懂得，一個真實的報告現在對他們只會有利；他們知道，當權的是和他們交情很好的輝格黨人，真正的資產者，反對限制工業是這些人的原則。他們果然達到了成立一個完全由自由資產者組成的委員會的目的，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就是我在這裡常常引用的那個報告。這個報告比薩德勒委員會的報告稍微接近真實情況一些，但是它卻向相反的方向背離了真實情況。報告的每一頁上都流露出對廠主的同情，對薩德勒報告的不信任，對獨立行動的工人和十小時法案擁護者的敵視；報告中沒有一個地方承認工人有權過人的生活，有權獨立活動和自己下判斷。報告責備工人，說他們鼓吹十小時法案不只是替孩子們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傳家稱為蠱惑者，稱為存心不良的陰險的人等等，一句話，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資產階級一而。但是報告仍然不能替廠主洗刷干淨，根據它的自供，應當由廠主負責的丑事還是很多，甚至就從這個報告來看，鼓吹十小時法案、工人對廠主的憤恨、薩德勒委員會用來罵廠主的最尖刻的詞句，也都應當認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區別只在於，薩德勒的報告責備廠主們那種公開而毫無掩飾的殘酷行為，而這個報告卻表明這種殘酷行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進行的。譬如受委員會之托去郎卡郡進行過調查的醫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報告的開頭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堅決擁護十小時法案；馬根多士委員也聲明，他的報告並沒有包括全部真實情況，因為很難說服工人提出不利于

他們的老板的証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来就被迫做了較大让步的厂主們，往往又对委员会的訪問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轉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們就使用了这样的詭計：把監工当做“工人”介紹給委员会，这些監工滔滔不絕地述說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討厌十小时法案。但是这些監工已經不是真正的工人，他們是本阶级的叛徒，他們为了較高的工資而替资产阶级效劳，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們的利益是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們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业资产阶级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憤怒和冷酷无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业剝削制度是怎样毫无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两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产生的許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們冷酷的錙銖必較的政治經济学，他們竟企图用手中的数目字来証明，如果不再允許他們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国就必然会和他們一起毁灭。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憤怒呢？恐怕只有我剛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无耻的胡說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憤怒，假使这些胡說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話。

这个报告的結果就是 1833 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 9 岁以下的儿童做工（絲織工厂除外）；規定 9 岁到 13 岁的儿童每周的工作时间是 48 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14 岁到 18 岁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间是 69 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規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飯时间，并再一次禁止所有 18 岁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規定所有 14 岁以下的儿童每天要受两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沒有厂医的年齡証明书和教师的入学証明书的儿童，就得受罰。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們的

工資中每周扣下 1 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視察員，他們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証，在厂主違法时，負責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訴。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罵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視察員，工作日平均縮短到 12—13 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来代替了。因此，几种最惊人的禍害几乎完全絕迹了；只有身体极衰弱的人才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恶果一般說来表現得不太明显了。虽然如此，我們还是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証据，証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約·凱·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 12 小时至多不超过 13 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經常出現各种不十分严重的疾病，如脚肿，腿、腰和脊柱軟弱而且疼痛，靜脉扩张，下肢瘡瘍，全身衰弱，特别是腸胃衰弱，作嘔，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飢餓感，消化不良，忧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尘和恶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 1834 年的法律后也还没有絕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繼續破坏着工人阶级的健康。人們所关心的只是使资产阶级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项法律的限制不再于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們有更多的騙人理由来吹嘘他們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調查委员会出去，它就会发现情况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无准备就頒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并没有同时設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沒有起任何作用。厂主們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們送到他們那里去待上两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們却什么东西也沒有学到。甚至工厂視察員（他們只限于直接履行

自己的职责，即检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许多材料，证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祸害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视察员霍纳和桑德斯在他们的1843年10月和12月的报告里说，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业的成年工人来代替他们的部门里，许多厂主仍然要他们每天工作14小时到16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刚超过受法律保护年龄的年轻人特别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们缩短休息时间，使孩子们工作的时间超过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受法庭追究的危险并不能制止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受到的处罚和他们因破坏法律而获得的利益比起来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现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们所受的诱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间十小时法案的宣传并没有停止。1839年这种宣传又热烈起来了，已故的萨德勒的地位在下院内由艾释黎勋爵所代替，在院外则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两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经常在工厂区进行宣传工作，早在萨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现在特别为工人爱戴。他们简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没有一个孩子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贫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辉格党人送进了债务监狱，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园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笔债。辉格党人曾经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贫法，就替他偿还债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监牢里，并且从那里散发他每周的“弗利特寄语”²⁹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贫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内务大臣詹姆斯·格莱安爵士在1843年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

時間限制为 6 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創辦比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国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获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国教徒的子女学习宗教課程，但学校要受国教的监督，而聖經又是大家必讀的书，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础，所以非国教徒認为这对自已是一种危險。厂主們和自由党人都支持非国教徒；工人們由于宗教的爭执而分裂了，所以没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没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象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进行攻击，但是，他們仍然为自己的請愿书征集了将近 200 万人的签名，这就把格莱安吓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莱安删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没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議把八岁到十三岁的童工的工作時間限制为每天 6 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們自由支配的时间；把 13 岁到 18 岁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時間限制为 12 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規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能。……

同前书，第 416—419 頁。

針織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而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 2,760 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 786 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許多部門。首先是把棉綫纏到筒管上，这工作由 14 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絡綫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綫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約有 1,800 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 8 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ers〔穿綫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織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寬寬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連接每块花边的綫挑出来，

把它們一塊一塊地分開；这个工序叫做 running [挑]或 drawing lace [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lace-runners [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絡綫工或穿綫工，都沒有一定的工作時間，机器筒管上的綫一用完，就需要他們；因为工作在夜間还繼續进行，所以任何時間都可能需要他們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間去。工作沒有規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許在許多方面損害了身体，敗壞了道德，特别是象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處是很大的；虽然沒有发现穿綫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們中間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綫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視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絡綫工，那末已經查明，她們的工作严重地損害視力，除了引起經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內障和黑內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寬，現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換一次班，所以他們合起来每昼夜工作 24 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 8 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絡綫工和穿綫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間工作，是为了不耽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綫穿过 1,800 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經用蒸氣力来发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屢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氣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棱吉委員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經常在复杂的花边紋路中注視着需要用針挑出来的那根綫，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

作通常都得繼續 14 小时或 16 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視，而在最坏的情況下（这是很常見的）就会因黑內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們因为經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后身体很弱，胸部狹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癱瘓；子宫机能破坏的現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勢上就可以認出他們是挑花边工”。綉花边無論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証的医生一致說，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們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損害，这些孩子臉色蒼白，虛弱无力，他們的身体与年齡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別的孩子差得多。他們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虛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肋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嘔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癱瘓和肺結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貧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梭吉在“报告”中的許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級官員向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說，孩子們經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們的道德状况，他說：

“諾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教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墮落現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綉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絡綉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們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們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們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蕩。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敗坏現象。大家都承認，在諾定昂道德敗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輕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說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門即花边的編結，已扩展到农业地区——北安普頓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郡。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儿童和少年，他們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們的劳动

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摆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同前书，第425—426页。

……至于说到教育，那么我在前面（第83—85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5岁到15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她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经常吵吵闹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15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90个十岁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系

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格棱吉。“报告”和文件)

同前书，第 427 页。

……关于这个地区³⁰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校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校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 12 小时至 14 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同前书，第 429 页。

……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 16,500 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 6,500 人。原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

的办法!)。……

同前书,第432頁。

……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較多,孩子們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紀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員詢問过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讀,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校的孩子連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識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同前书,第461—463頁。

……我們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別,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較落后,比較不开展,但他們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們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經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繼續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別——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經費创办了許多学校和閱覽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这些設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組織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組織里都有,而且在許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們受到純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閱覽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設施是很危险的,他們已經在某些設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

ics' Institutions»)³¹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們变成在工人中間傳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識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許还能促使他們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經濟学的說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結論：对他說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馴服地餓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順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諾諾、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說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們都到无产阶级的閱覽室里去閱讀，并討論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問題。于是自滿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說他們的 *Dixi et salvavi*，并且輕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智謀。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証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閱覽室里經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經濟学問題的講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襤褸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們显示出自己对地質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詩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別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經有了多

①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編者

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³²。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

同前书，第472—473页。

至于矿业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康瓦尔在这两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错，奥尔斯顿—摩尔甚至很不错；但是在煤矿区，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乡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们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谁也不关心他们。同时，因为孩子们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们的智力发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们进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校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废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识字，能写的就更少了。据委员们证明，他们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险的劳动所换得的工资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他

們从来不或者几乎从来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們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問題上显得这样愚昧无知，連我們在前面許多例子中所談的产业工人都为之遜色。他們只是从罵人的話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們的道德被他們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矿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們酗酒。至于說到性道德，那只要談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矿井里温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場合差不多是一絲不挂的。这在黑暗而僻靜的矿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結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象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們中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証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没有达到城市里那种卖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产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亲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1845年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卷，第523—524頁。

自从上次給你^①去信后，共产主义的事业仍然在迅速进展，就象在1844年最后的几个月里一样。不久以前我訪問了萊茵河上的几个城市，到处我都看到，从我上次訪問以来，我們的思想又占据了—些障地，并且每天都在占领更多的障地。到处我都碰到一些新近改变信仰的人，他們都在无比热情地討論和傳播共产主义的思想。普魯士的一切城市都举行了許多公开的集会，目的是要成立协会来制止貧困、愚昧和犯罪的現象在广大居民中滋长。政府起初是支持这些集会的，可是当这些集会显得过于独立不羈时，它就立刻开始和它們为难。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集会已經使大家注意社会問題，并且已經为傳播我們的原则做了很多工作。在科倫举行的大会上，几位知名的共产主义者的演說激起了极为热烈的情緒，當場就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协会的章程，而且在选出的委员会中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占了一大半。章程的基础当然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組織劳动，保护劳动，使它不为資本的势力所侵

①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周报——“新道德世界”（《The New Moral World》），——編者

害，如此等等，而且这个章程几乎是大会一致通过的。政府自然沒有批准这件事（在我国成立任何协会都得經政府批准），但是此后关于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問題在科倫就到处都在討論了。在愛北斐特宣布的协会的基本原則是：一切人都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都應該分享科学的成果。但是协会的章程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很可能也会遭到科倫章程的命运，因为牧师們想使协会从属于市内布道区的計劃被大会否决后，他們就成立了自己的組織。政府是会查禁自由派的协会，支持牧师們的組織的。但是这并不要紧，因为已經提出来的問題現在正在全市範圍內展开討論。在閔斯德、克列維、杜塞尔多夫等城市中也建立了协会；未来的結果如何，託我們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

在爱北斐特的演說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卷，第543—544頁。

也許有人要問：如何實現這種理論^①，我們能夠採取一些什麼措施來實現這種理論？達到這個目的有各種不同的方法。英國人大概會從建立一些單獨的移民區開始，然後讓每一個人去決定自己是否參加移民區；法國人卻剛剛相反，他們也許會在全國範圍內準備和實行共產主義。至於德國人從什麼地方着手還很難說，因為社會運動在德國還是一種新的現象。我現在只從能夠實現共產主義的許多辦法中間提一下近來談得很多的一種辦法，這就是採取三個必然會促使共產主義實現的措施。

第一個措施是由國家出資對一切兒童毫無例外地實行普及教育，這種教育對任何人都是一樣，一直進行到能夠作為社會的獨立成員的年齡為止。這個措施對我們的窮弟兄來說，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為每一個人都無可爭辯地有權全面發展自己的才能，而且當社會使愚昧成為貧窮的必然結果的時候，它就對人犯下了雙重的罪過。顯而易見，社會成員中受過教育的人會比愚昧無知的沒有文化的人給社會帶來更多的好處。如果說無產階級在受了教

① 共產主義。——編者

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³³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卡·馬克思

費爾巴哈論綱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卷，第1頁。

从前一切唯物主义——連費爾巴哈的也包括在內——所含有的主要的缺点，就在于把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或从直观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人的感性的活动，不是理解为实践，不是从主观方面加以理解。所以結果竟是这样：能动的方面竟是跟唯物主义相反地被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只是被它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不知道有真正现实的活动，真正感性的活动。費爾巴哈想要研究确实跟思想对象不同的感觉对象，但他把人的活动本身不是理解为客观性的活动。所以，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他只把理论的活动才看作真正是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表现为污秽小商人活动的方面加以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了解“革命”活动的意义，不了解“实践批评性”活动的意义。

同前书，第2頁。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說认定，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学說忘

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是必須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比如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改变和人們活动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同前书，第4頁。

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过世界，而問題却在于要改变世界。

1845—1846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思想体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3
卷，第49—54頁。

物質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間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产生的。它经历了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反谷物法同盟¹⁵)。

随着城市的出現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賦稅等等，簡而言之就是需要有公社的政治机构，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是直接由分工和生产工具引起的。城市的出現已經說明人口、生产工具、資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这一事实；而乡村的情况却正好相反，那里是隔絕和分散。城乡之間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範圍內才簡存在。这种对立鮮明地反映出个人对分工、对强加于他的某种活动的从属性，这种从属性把一部分人变为愚昧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愚昧的乡村动物，并且天天都在他們两者的利益之間不断地产生对立。在这里最主要的仍然是劳动，它是凌駕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間的对立，是社会統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許多物質前

提，很明显，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詳加探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資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資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是一种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中世紀时代，在那些不是从过去历史中现成地遗留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从新建立起来的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財產，除开他隨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資本（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劳动。經常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之間的竞争；乡村对城市連年不断的战争，和从而产生的組織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一行业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禁止外人入内的規定；各手工行业間的利害冲突；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全国性的封建組織；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們不打算詳細地談論随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紀里，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里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单独地逃入城市的，他們在那里遇見了有組織的社会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們是束手无策的，在它的范围内，他們只有屈从于那种对他們的劳动的需求以及他們的有組織的城市竞争者的利益所确定的境况。这些单独逃入城市的劳工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們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質并需要加以訓練的話，那么行东就会使他們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把他們組織起来；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訓練，因而不是行会性質的，而是日工性的，那么他們就不可能組織起来，而永远是无組織的平民。这种平民是城市对日工的需要所造成的。

这些城市由于直接的需要，即对保护財產，对增加生产資料和

各成員的防禦手段的關懷而產生的真正的“聯盟”。平民在這些城市中是毫無力量的，因為他們都是零星地逃到城裏去的彼此互不相識的單個人，他們只是無組織地同有組織、有武裝的、嫉妒地監視着他們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業中的幫工和學徒都是按照對師傅最有利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他們和師傅之間的宗法關係使後者具有兩重力量：第一，師傅對幫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響；第二，同一師傅手下的那些幫工在工作中產生了真正的聯繫，這種聯繫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其他師傅手下的幫工並使他們與後者相隔絕；再者，幫工已經由於自己也想成為師傅而與現存制度結合在一起了。因此，如果平民有時也實行暴動來反對整個城市制度——由於這些平民的軟弱無力，這種暴動是沒有任何結果的——那麼幫工們的行動則是局限於個別行會之內的小衝突，而這種衝突是同行會制度本身的存在息息相關的。中世紀的一切大規模的起義都是從鄉村中爆發的，但是由於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后性，這些起義也是毫無結果的。

在城市中各行會之間的分工還是〔非常原始的〕，而在行會內部，各勞工之間則根本沒有什麼分工。每個勞工都必須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夠做的一切他都應當會做；商業的局限性，各城市之間聯繫的不密切，居民的稀少和需求的有限，都妨礙了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每一個想當師傅的人都必須全盤掌握本行手藝。正因為如此，所以中世紀的手工業者對於從事自己的本行工作並把它做好還有一定的興趣，這種興趣可以上升到原始藝術愛好的程度。然而也是由於這個原因，中世紀的每一個手工業者，對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業業，奴隸般的忠心耿耿，他對工作的從屬性，遠較對本身工作漠不關心的現代工人為甚。

這些城市中的資本，是自然形成的資本；它體現為住宅、手工

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傳的主顧关系；由于交往和流通不发达，資本不可能实现，因此便世代相傳，父傳于子。这种資本和現代資本不同，它不是以貨幣来計算的，——用貨幣来計算时是不管它体现在什么物品上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和后者全然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階層性的資本。

分工的进一步扩展是貿易和生产的分离，是特殊的商人階級的形成。这种分离在历史上保存下来的城市（順便提一下，是住有犹太人的）中是繼承下来的，并很快地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区域建立貿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过往道路上的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紀，商人都是結成武装商队行动的），取决于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交往所及地区的需求的发展程度。

随着貿易之集中于特殊階級的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貿易的扩大即超出城市附近的地区，于是在生产和貿易之間也立即产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发生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貿易的划分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間在生产上的新划分，其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部門。最初的地方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在中世紀，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團結起来反对农村貴族；貿易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捍卫同样的利益、反对同样的敌人的其他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許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緩慢地产生了市民階級。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他們和現存关系以及为这种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的对立，而成了他們共同的、不以个人为轉移

的条件。市民創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們摆脱了封建联系的羈絆，但同时他們也是由这些条件所創造的，因为他們是以和既存的封建主义的对立为前提的。随着各城市間的联系的产生，他們这些共同的条件便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也就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只是逐渐地、随着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并按照分工而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并且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而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产阶级^①（同时资产阶级把先前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先前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独的个人之所以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們必須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們本身則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另一方面，阶级对个人來說也是独立自主的，因为后者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預先就已注定了的：阶级确定了他們的生活状况，同时也确定了他們的个人命运，使他們从属于它。这和个人从属于分工是同一类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私有制和劳动本身的消灭^②才能消除。

同前书，第 69—70 頁。

最后我們从上面所發揮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1)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达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已經

① 馬克思在边上注道：“它首先吞并了直接隶属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門，接着又吞并了一切土〔或多或少的〕思想上的等級。”——編者

② 关于“消灭劳动”(Aufhebung der Arbeit) 这种說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請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3 卷，第 65—70、78、192 各頁。——編者

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劳苦，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由于在社会上受到排挤，因而必然会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阶级占全部社会成员的大多数，从这一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識，产生出共产主义的意識，这种意識，由于对这一阶级的状况的了解，当然也可能在其他阶级中形成；（2）一定的生产力在其中能够得到采用的条件，就是一定的社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一阶级的从它的财产状况中产生的社会权力，总是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自己的实际的思想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的锋芒都是指向当时的统治阶级的①；（3）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普遍地产生这种共产主义意識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① 马克思在边上注道：“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护目前的生产状况。”——编者

② 往下，在手稿上删掉了这样的话：“活动的现代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统治……”——编者

因此,“我們作个結論”,“人的生活”³⁴的全部历史可归結如下:

(1)施蒂納认为生活过程的各个阶段只是个人的“自我获得”,而这些“自我获得”总是被归結为一定的意識关系。因此,在这里意識的區別构成个人的生活。当然,可变化的意識所产生的、和个人有关的生理和社会变化,对于施蒂納来說,是沒有关系的。所以,在他那里,儿童、青年和成年总是发现世界是早就現成的——就象自己“本身”他們也只是“发现”的一样;至于一般說来有什么东西能够“被发现”,——在这方面,他們坚决什么也不做,絲毫不关心。而就是意識的关系本身也沒有以应有的方式去理解,而只是对它作了思辨的歪曲。因此,所有这些形象都是哲学地对待世界的——“儿童现实主义地对待世界”,“青年唯心主义地对待世界”,成年則作为二者的否定統一,作为絕对的否定性;这在上而引的結束語中已經談到。这里揭露了“人的生活”的秘密,这里暴露了:“儿童”只是乔装改扮的“现实主义”,“青年”只是乔装改扮的“唯心主义”,“成年”只是乔装改扮的想解决这种哲学对立的企图。現在已經清楚,这种解决,这种“絕对的否定性”的产生只是由于:成年盲目地相信儿童和青年的这些幻想,从而相信他克服了物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

(2)由于圣麦克斯^①沒有注意个人的物質和社会“生活”并且根本也沒有談到“生活”,所以他就完全彻底地撇开了历史时代,撇开了民族、階級等等,或者,也可以这样說:他夸大了直接在他周圍的与他最接近的階級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而把它提升为“人的

① 施蒂納。——編者

生活”的一般的意識。为了摆脱这种地方局限性和学校教师的学究气，他只要把“自己的”青年跟他遇见的任何一个青年办事員、跟年轻的英国工厂工人、跟年轻的美国人（更不要說年轻的哈薩克人了）比較一下就行了。

(3)我們的圣者的难以想象的輕信——这也就是他的著作的真正精神——还不仅限于迫使自己的青年相信儿童，迫使自己的成年相信青年。施蒂納本人不知不觉地把某些“青年”、“成年”等在事实上或口头上給自己造成的幻想跟“生活”，跟这些非常可疑的青年、成年的现实性混为一談了。

(4)这种人生阶段的全部結構的原型，早就在黑格尔的“哲学全书”³⁵第三部中出現过，而它的“各种变形”也在黑格尔著作的其他地方出現过。当然，圣麦克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須在这里作某些“变化”：例如黑格尔还如此地注重經驗世界，他把德国市民描写成他們周围世界的奴仆，而施蒂納則把德国市民看做这种世界的主人（德国市民甚至在想象中也不是这样）。圣麦克斯同样还装腔作势，好象他是由于經驗的緣故而不談老年人：他似乎是想等到他自己变成老年人（因此，这里“人的生活”=“他的唯一的人的生活”）。黑格尔之所以毫不犹豫地构造四个人生阶段，是因为：在他看来，否定在真实世界中两次設定自身——作为月亮和作为彗星（參看黑格尔“自然哲学”³⁶），所以，这里四項性代替了三項性。施蒂納設定自己的唯一性就在于把月亮和彗星合而为一，于是，他就把不幸的老年人排出了“人的生活”。只要我們研究一下唯一的人的历史結構，就立刻会发现这种花招的根据。

同前书，第168—169頁。

圣麦克斯在第115頁上談到家庭时給我們提供了新的例子。他声称：虽然从自己家庭的統治下解放出来非常容易，但“拒絕服

从，这容易引起良心的譴責”，所以人們还是牢固地保持着家庭的愛、家庭的概念，从而获得“神圣的家庭概念”、“圣物”（第 116 頁）。

我們的善良的小伙子又在完全由实际关系統治着的地方看到了圣物的統治。資產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范就象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只要一有可能就要逃避这些规范，他却希望所有其他的人遵守它們。如果所有資產者全都逃避資產階級的规范，那么，他們就不成其为資產者了，——当然，他們是不想有这样的事情的，并且也决不会由他們的愿望和放蕩而造成这样的事情。淫乱的資產者規避婚姻制度，偷偷地破坏夫妻間的忠誠；商人規避财产制度，用投机、倒閉等手段剝夺他人的财产；年輕的資產者只要有可能就要脱离自己的家庭而独立，——实际上他是为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論上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因為它們形成了資產階級統治借以建立的实际基础，因為它們（帶着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形式）是使資產者成其为資產者的条件，——就象經常被規避的律法使信教的犹太人成其为信教的犹太人一样。資產者对其存在条件的这种关系在資產階級道德中获得了自己的普遍表現形式之一。不能一般地談論家庭“本身”。資產階級历史地給予家庭以資產階級家庭的性質，在这样的家庭中，苦惱和金錢是联系的紐帶，在这样的家庭中，产生着那种不妨碍家庭本身繼續存在的、資產階級式的家庭解体。用官腔和普遍的虛伪掩盖着的关于資產階級家庭的神圣概念是符合于它的污秽的存在的。在家庭真正被取消的地方，如在无產階級那里，情况却間“施蒂納”所想的恰好相反。那里完全沒有家庭的概念，但是到处毫無疑問地可以碰到完全以非常真实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傾向。在 18 世紀，家庭的概念被哲學家取消了，因為现实的家庭在文明的頂峰上已經开始解体。家庭的內在联系割断了，构成家庭概念的各个部分，如服从、虔敬、夫

妻間的忠誠等等也都瓦解了；但家庭的真實軀體、即財產關係（它排除其他家庭）和勉強的同居關係——由於子女存在的事實、現代城市的建立、資本的形成等所造成的關係，——這一切，雖然遭到很多破壞，但是保存下來了，因為家庭的存在必然取決於它和生產方式的聯繫，而生產方式是不以資產階級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這種必然性最明顯不過地在法國革命時表現出來，那時家庭會一度幾乎完全被法律所取消。甚至在 19 世紀，家庭還繼續存在，只不過它的解体過程變得更加普遍罷了——而這不是由於它的概念而是由於工業和競爭的高度發展引起的；儘管法國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早就宣布了家庭的解体，並且它的解体已通過法國小說最後滲入德國的教父中間，但它仍然存在著。

還有一個觀念在日常生活統治的例子。由於學校教師在想到他們勞動的微薄報酬時，能以他們所服務的事業的神聖性而自慰（這只有在德國才有可能），所以 Jacques le bonhomme³⁷（莽漢雅克）真的相信：這種說法是他們工資微薄的原因（第 100 頁）。他相信：“聖物”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具有真正的金錢的價值，他相信：如果“聖物”被消滅，那麼，普魯士國家的有限資財（順便提一下，關於這一點可參看布朗寧的著作³⁸）就會大大增加，以致於每個農村教師都忽然能夠領到部長的薪俸。

這真是荒謬絕頂。

同前書，第 201 頁。

“施蒂納”認為：共產主義的無產者，——他們使社會革命化並把生產關係和交往形式置於新的基礎之上，而作為新人的他們自己、他們的新的生活方式就是這種基礎，——仍然是“舊人”。這些無產者的不懈的宣傳，他們每天彼此之間所進行的討論，都充分地證明：他們本身是多麼不想再做“舊人”，並且一般說來，他們是多

么不想人們再做“旧人”。他們只有去和桑科^①共同“在自身中寻找过失”时才仍然是“旧人”；但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在改变了的环境之下，他們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們充滿了一有可能便改变这种环境的决心。在革命的活动，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同前书，第 250—254 頁。

現在我們終於能够很好地了解施蒂納对共产主义的反駁了。这些反駁不过是他那自我符合的利己主义的預先的、隱秘的合法化，他的这些反駁在利己主义中又整个地复活了。〔“一切人在同一方面的同样的福利”复活为一种要求，要“我們一切人在破坏中感觉自由自在”。“关心”复活为对于怎样保持作为财产的自我的唯一的“关心”；但“随着時間的前进”又产生一种“关心，即如何”达到統一，达到造物主和創造物的統一。最后又出現了人道主义，它表现为真正的利己主义者、作为高不可攀的理想出现在經驗的个人的面前。〕因此，該书第 117 頁上的話应该讀作：自我符合的利己主义力图真正地把每个人都变成“秘密警察国家”。“反省”这个密探跟踪着精神和軀体的每一运动，对它來說任何活动和任何思想、生命的任何表现都是反省的事情，即警察的事情。自我符合的利己主义者^②就包含在人的这种支解，人的这种分为“天生的欲望”和“反省”（我們身体內部的平民阶层、創造物和內部的警察、造物主）的分裂之中。

赫斯（“最后的哲学家”，第 26 頁）責备我們的圣者道：

① 指施蒂納。——編者

② 往下，在手稿上刪掉了这样的話：“不过，如果有‘一位普魯士的高級軍官’在圣麦克斯那里說：‘每一个普魯士人心中都要提防自己的宪兵’，——那么很明显，他会說：提防国王的宪兵；只有‘自我符合的利己主义者’才在心中提防自己本身的宪兵。”——編者

“他經常处于自己的批判良心的秘密警察監視之下……他沒有忘記‘仅仅在破坏时感觉自由自在……这个批判的指示’……他的批判良心总在提醒他：利己主义者不应该对任何东西感兴趣到完全醉心于自己的对象的地步”等等。

圣麦克斯“授权自己”对这一点这样反駁道：

“赫斯讲到施蒂納，說他似乎經常处在……等等，这不过是意味着，施蒂納在批判时，不愿胡乱批判”（我們在括弧里来个解釋：这就是說，不愿用施蒂納的方式来批判），“不說廢話，而是真正地”（即象人一般地）“批判”。

至于赫斯讲到秘密警察等等，这“意味着什么”，从上面举出的赫斯的話中就可以看清楚，所以圣麦克斯对这些話的甚至是“唯一的”理解只能被解釋为故作不解。他的“思惟的造詣”在这里变成欺騙的技巧，自然，我們并不因此面責难他，因为这种技巧在这里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但是，这和他在书中另一处所引用的有关撒謊的权利問題上的精細入微的分析很不相称。其实，我們已經向桑科証明了（用了过多的篇幅，对于他本来是不值得这样做的），“他在批判时”完全不是“实际地批判”，而是“胡乱批判”和“說廢話”。

于是，做为造物主的真正的利己主义者对于做为創造物的自己的态度，起初被确定成这样：就是，他确定自己还是具有其它特性的存在物，是肉体，以便反对那个他借以确定自己为創造物的特性，例如反对做为有思惟的、做为精神的自己。后来他确定自己就不是实际上还具有其它特性的存在物了，而是一般地还有其它特性存在的簡單概念，在我們的例子中就是說，他确定自己同样是无思想的、被剝夺了思想或对思惟漠不关心的存在物。然而一旦发现这个概念的荒謬，他連这个概念也抛弃掉。請看前面讲到用思辨的脚跟旋轉的地方。就是說，这里的創造性活动在于反省，认为某种特性，这个例子中是思惟，可能是与他无关的；結果，假如說他創造了一些什么（例如关于对立的观念，这个观念的不难理解的实

質被各色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花紋掩飾起来)，那么，他創造的当然只是反省的特性。

至于他做为創造物的內容，那么我們看到，他在任何地方也不創造这个內容，也不創造这些确定的属性，例如自己的思惟、自己的热情等等，而是仅仅提供做为創造物的这个內容的反省特性，仅仅提供一个概念，即这些确定的属性是他的創造物。他的一切属性早就是他所特有的，至于它們是从哪里产生的，他却毫不关心。就是說，他不必發揮这些属性——例如，学习跳舞，以便成为自己双足的主人，或以并非任何人都有、并非任何人都能得到的材料鍛炼自己的思想，以便成为自己思惟的所有者；他也不必去思考社会关系問題，而这些社会关系在实际上决定一个人能够发展的程度。

实际上施蒂納只是靠一种属性摆脱另一种属性（即用这“一种”摆脱自己的其它属性的压抑）。但是，我們已經指出，事实上他能够摆脱这种属性，只是因为不仅这个属性达到了自由发展和不再是单纯的天性，〔而且也因为正是由于劳动分工的結果，社会关系允許他均匀地发展各属性的全部总和，因为社会关系因此允許他主要地实现一个唯一的欲望，例如写作的欲望。象圣麦克斯那样，設想可以满足某种同一切其它的欲望分割开来的欲望，設想可以满足这个欲望〕，同时却不满足自己这整个活生生的个人，这种設想完全是荒謬的。如果这个欲望取得抽象的、独立的性質，如果它做为一种陌生的势力同我对立起来，如果因此个人的满足就表现为一个唯一的欲望的单方面的满足，——那么，这就不象圣麦克斯所想的那样，这完全不决定于意識或“善良意志”，更不决定于对属性这一概念反省得不够。

这不决定于意識，而决定于存在；不决定于思惟，而决定于生活；这决定于个人生活的經驗发展和表现，这两者又决定于社会关

系。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它一切属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属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属性的材料和时间，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也是无济于事的。并且这个受到特别培植的属性如何发展的方式也是一方面决定于它用来发展的材料，另一方面决定于其它属性被排斥的程度和性质。正因为思惟（试举思惟为例）是这个确定的个人的思惟，它就被他的个性和他在其范围内生活着的那些关系所决定的他的思惟；就是说，有思惟的个人完全不必采用对思惟本身的长时间的反省就可以宣布自己的思惟是自己所有的思惟，是自己的财产，它从来就是他所有的，具有独立特性的思惟，也正是这个特性〔被圣桑科视为这个属性的“对立面”，视为只存在于“自身中”的特性〕。例如一个人，他的生活是包括各种各样的流动和各种形式的对世界的实际关系这样一个广阔的范围，因此是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惟也具有象他的生活的任何其它表现一样的全能性质。因此，当个人从思惟转向某种其它的生活表现时，它并不固定为抽象的思惟，也不需要反省的复杂的花样。它从来就是个人的整个生活中的瞬间，按照需要与否时隐时现。

而那被狭窄范围限制住的柏林小学教师，或其活动一方面受到沉重工作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受思惟的享乐所限制的著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从莫阿毕特区到科比尼克区为止，他被牢牢地关在汉堡门³⁹以内，他的生活的可怜状况使他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他们的情况就不同了。当这样的个人感觉需要思考的时候，他的思惟必然变成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同样的抽象，并且成为一种惰性的力量同他这个被剥夺了任何抵抗力的人对立起来，这种惰性力量的活动使他能有一瞬间从他那“丑恶的世界”中解脱

出来，使他能得到瞬間的享乐。这样的个人所有的余下不多的意愿与其說是因为和外界交往而产生的，不如說是由于人的身体结构而产生的，这些意愿仅表现为反射的刺激，即它們在局限的发展范围内取得和他的思惟同样的片面而粗糙的性质，它們的出现只是經過长时间的間断并且受到过度发达的主要欲望的压抑（它們受到直接的肉体上的原因的支持，〔例如腹痛〕），并狂暴地、強制地表现出来，粗暴地排斥一般的正常的意愿，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它們对思惟的权力。自然，小学教师的思想在对这种經驗的事实进行思考时也是按照小学教师的方式而反省和琢磨的。但是光說施蒂納一般地“創造”自己的属性，这連它們发展的一定方向也解釋不了。这些属性是在普遍范围内还是在地方范围内发展，它們能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做为地方局限性的俘虏，这并不决定于施蒂納，而是决定于世界关系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順利的条件下个别的人可能摆脱地方局限性，这絕對不是因为这些个人在反省中想象他們似乎消灭了或准备消灭自己的地方局限性，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們在自己的經驗的实际中以及由于經驗的要求达到了世界关系的确立①。

同前书，第 392—393 頁。

他②以为，好象所謂的劳动組織者⁴⁰ 希望把每一个人的全部

① 往下，在手稿上刪掉了这样一段話：“圣麦克斯在最后一个普通的地方承认：我从世界那里获得（費希特的）‘推动力’；共产主义者故意把这种‘推动力’加以控制，誠然，这种‘推动力’（如果不是限于空洞的詞句）变成了极为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推动力’，——当然，这对圣麦克斯說来是过于大胆的思想，他是不能談到这种思想的。”——編者

② 指施蒂納。——編者

活动都組織起来，但是，正是在他們那里产生了应当組織起来的直接生产劳动和間接生产劳动之間的差別。至于讲到这两种劳动时，正象桑科想象的那樣，組織者根本沒有想到似乎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們只是以为，关怀拉斐尔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桑科認為，似乎拉斐尔进行他的艺术創作和羅馬当时的劳动分工无关。如果把拉斐尔同列奧納多·达·芬奇和提威安諾比較一下，他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和当时受到佛罗倫薩地方影响的羅馬繁荣有关，而列奧納多的作品則受佛罗倫薩地方的情况的影响，提威安諾的作品則依賴于別具特点的威尼斯的发展。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是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組織和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关的全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約。象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順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們所受教育的条件。

施蒂納由于宣傳科学和艺术劳动是单个人的事情，所以在這里他远远低于资产阶级的水平。現在他已經承認必須組織这种“单个人的”活动。如果奧拉斯·韦尔內把他的画当作“只有这种‘单个人’才能完成”的工作，那么他連創作他的画的十分之一的時間也沒有。巴黎对輕松喜剧和小說的极大喜好，促使了从事这些創作的劳动組織的兴盛，而这种組織比德国的这种組織的“单个人的”竞争者所写的作品要好得多。在天文学里，阿拉戈、赫舍尔、恩克和貝塞尔都認為必須組織起来协同观测，并且只有組織起来之后才能获得一些不錯的成績。在历史編纂学方面，“单个人”絕對不会做出絲毫的成績，而在这方而，法国人由于有了劳动組織，老早就超过了其他的民族。其实很明白，所有的以現代分工为基础的这些組織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只是較之以前的狹隘

的孤立性算是前进了一步。

此外，还必须特别注意：桑科把劳动组织同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对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回答他对这种组织的怀疑而感到惊奇。正象加斯科尼的农民对阿拉戈不能告诉他上帝是在哪一颗星星上即了王位而表示惊奇一样。

由于分工的结果，艺术天才只是集中地表现在个人身上，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却无从发挥。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也决不排斥使他成为一个别具风格的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类的”和“单个人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毫无意义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就绝对消除了完全由于分工而造成的艺术家对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局限性的依赖性，使他不再束缚于某一艺术领域之内，而仅仅当一名画家、雕刻家等等，因此只要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存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而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从事的活动之一的人们。

同前书，第 424—427 页。

“每个人可能成为什么样，他就会成为什么样。不顺利的环境可能阻碍一个天生的诗人达到时代的高峰，阻碍他创造必须经过勤学苦练才能创造出来的伟大作品；但是，不管他是雇农，还是僥倖地生活在魏玛宫廷中，他将来都会写作诗歌。天生的音乐家，不管他会演奏所有的乐器”（关于“所有的乐器”这种幻想是他在蒲鲁东那里发现的。参看“共产主义”）“还是只会演奏牧笛”（显然我们这位学校教师在这里是想起了维吉尔牧歌），反正一样，他将来总归要研究音乐。天生有哲学头脑的人，无论成为大学哲学家或者成为乡村哲学家，他都能够表现自己。最后，天生的蠢才永远是个笨蛋。必须指出，天生的愚蠢者无疑是为数最多的一类人。那为什么在人类中就没有在动物的各个品种间所存在的那些差别呢？”（第 434 页）41。

桑科这回挑选的例子象往常一样的笨拙。如果把他所说的一

切有关天生的詩人、音乐家、哲学家等毫无意义的廢話都接受过来，那么他的例子一方面只証明：天生的詩人……等等現在仍旧是他天生的那个样子——即仍旧是詩人……；而另一方面也証明：天生的詩人……等等，因为他在变化、在发展，可能“由于不順利的環境”而成不了他可能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他的例子一方面根本没有証明什么东西，而另一方面却又証明了必須証明的东西的反面；从这两方面来看，它証明了桑科生来就属于、或者因为环境的緣故而属于“为数最多的一类人”。但是桑科把自己說成是唯一的“笨蛋”，借以安慰这一类人和他自己的“愚笨”。

唐·吉訶德先生用迷迭香、酒、橄欖油、盐所制成的有魔法的葯水使桑科冒了一次險；正如塞万提斯在“吉訶德先生傳”第17章里所說的，桑科喝完了葯水以后，整整一連两个钟头满头大汗，又抽筋又吐泻。我們这位勇敢的侍从为了自己的个人享受把那瓶唯物主义的葯水一飲而尽，这就清除了他的一切具有特殊意义的利己主义。我們从上面可以看到，桑科忽然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庄严，回想起“推动力”的必要性；他象古时埃及行法术的在摩西的虱子面前一样，失去了自己的一切“能力”；現在我們看到两种新的懦弱的表現：他在“不順利的環境”的力量面前也低头屈服，最后，甚至把自己最初生下来的身体看做不需要他的任何协助就变成某种畸形的东西。在我們这位破了产的利己主义者那里，还留下了什么东西呢？他天生的身体不听他的支配了，他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環境”和“推动力”也不受他的监督了。“他每一瞬間的那个样子”不是“他自身的創造物”，而是天賦才能和对它們产生影响的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所創造的某种东西，——这一切桑科不会再否認了。不幸的“創造者”！更不幸的“創造物”！

但是，最可怕的灾难終于来临。桑科不满足于早已給他全部

計算过的在他肥厚的臀部上抽打的三千三百鞭^①，最后，他自己給自己还打了一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下，接着宣称自己是类的盲目信仰者。“多么了不起的盲目信仰者啊！首先，他把分工硬加在类的身上，因为他让类负责分配一部分人当诗人，另一部分人当音乐家，再一部分人当学校教师；其次，他把“为数最多的一类人”所存在的生理缺陷和精神缺陷硬加在类的身上，让类去负责使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大多数个人都成为象他自己那样。如果同意他对于天生的愚蠢者的看法，那就必须说明现在淋巴腺结核病的流行是由于“类”对“为数最多的一类人”具有淋巴腺结核病的体质这一情况感到特别满意的缘故。甚至最平凡的唯物主义者和医学家早在与自身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接受了“类”、“不顺利的环境”和“推动力”的“任命”在德国公众面前初次出现以前，就已抛弃了这些幼稚的观点。象以前一样，桑科用学校教师的那些固执思想来解释个人的一切缺陷，以及个人关系的缺陷，而对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他却漠不关心，所以现在他用纯粹肉体的诞生过程来解释这种缺陷。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由于现存社会关系而引起的一切缺陷是历史地产生的，同样也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才能消除。甚至连桑科也丝毫没有谈到的那种天然产生的类差别，譬如种族差别等等，都能够而且必须通过历史的发展加以消除。桑科以此为借口偷偷摸摸地观察了一通动物学，同时发现了：不仅在牛羊中间，“天生的愚蠢者”是为数最多的一类，而且在完全没有头脑的水螅体和纤毛虫中间，也是如此；这位桑科大概偶然听说过，动物的品种可以改良，通过异种交配能够产生完全

① 原文是 tres mil azotes y trecientos en ambas sus valientes posaderas。——编者

新的、更优良的品种，以供人们享乐和人们的自我享乐。我们的桑科“为什么不能”从这里得出关于人的某种结论呢？

趁此机会，我们“插曲式地插入”一段桑科所编造的关于类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待类的态度完全象对待神圣的东西那样，他愈是叫嚣要反对类他就愈加信仰它。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类产生了分工和在现存社会的环境下所引起的缺陷；同时，类及其产物被看做在一切环境下都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某种不受人操纵的东西。

第二。

“类已经借助于天赋而得以实现；你用天赋所做出来的东西（根据上面所述，应该说，这里所指的是‘环境’用天赋所做出来的东西）是你的实现。就类的意义来说，你的手完全得到了实现，否则，它就不是手，而是（譬如说）爪子……你用手做出你所想做并且这只手也能做的东西”（维干特，第184、185页）。

桑科在这里用另一种形式把第一点里已经谈过的东西重复了一遍。

这样，我们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到，类决定了一切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决定了个人的直接存在和处于萌芽状态的分工，它不受个人的支配，也不受个人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

第三。类仍旧是一种“推动力”，对于那些决定由类所产生的原始个人的发展的“环境”来说，这种“推动力”仅仅是一种共同的表现。桑科认为，类在这里正是这样一种神秘力量，这种力量被其他资产者称为事物的本性，并且把不依赖于他们、因此在他们的相互联系中也不能理解的一切关系强加于这种力量的身上。

第四。作为“人可能”具有的东西和“人的需求”的类，构成了“施蒂纳联盟”中的劳动组织的基础，在这个联盟中，一切人可能具

有的东西和作为一切人的普遍需求的那种东西又被看做类的产物。

第五。我們已經听到，協議在“联盟”中起着什么作用。

第 462 頁：“如果需要進行協議和口头联系，那么很自然，我只能利用我所支配的那些人的工具，因为我也是人”（即类的一分子）。

因此，語言在这里被看做类的产物。对于桑科讲德文而不讲法文这一点，他完全不应感谢类，而应感谢环境。其实在任何一种获得发展的现代語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語之提高为民族語言，一部分依赖于由现成材料所构成的語言的历史发展，如拉丁語和日尔曼語；一部分依赖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語；一部分依赖于方言集中（方言的集中受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的制約）为统一的民族語言。不言而喻，在当时，个人完全掌握了类的这种产物。……

同前书，第 432—434 頁。

关于人的观念不是真正的人，事物的观念不是該事物本身这种完全无可爭辯的論題（这一論題也运用到石头和石头的观念上去，根据这一論題，桑科必定說：真正的石头是非石头），我們不可能談什么，因为它是极其平凡而且又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們早已知道桑科有过这样的幻想：似乎人們至今仍旧墮入灾难的深渊，仅仅因为观念和概念占统治地位的緣故，这种幻想使他把自己以前的結論同这一命題重新結合起来。桑科以前認為，似乎只要从头脑中驅出某些观念就可以从世界上消除产生这些观念的那些关系；这种陈旧的看法又通过下面的形式重现出来：只要从头脑中驅出“人”这个观念就足以消除現在已被認為非人的关系的那些真正的关系，——至于“非人的”这个謂語，是与自身的关系处于矛盾

地位的个人的判断，还是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社会对超出该社会范围以外的附属阶级的判断，这都无关紧要。从大海里运到庫弗尔格拉班的鲸魚，如果它具有意識的話，当然它会把这种由“不順利的环境”所产生的境遇說成是和鲸魚的本性相矛盾的，虽然桑科会給它証明：这种境遇适合于鲸魚的本性，因为它是鲸魚本身的境遇，——在某些情况下，人們也完全会这样去推論的。

在第 185 頁上，桑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問題。

“但是怎样才能控制住本来就寓于每一单个人之中的非人呢？用什么办法才能不和人一起釋放非人呢？自由主义有死敌，有不可战胜的反抗者，正如上帝有魔鬼一样：經常和人在一起的是非人，利己主义者、单个人。国家、社会、人类都不能战胜这一魔鬼。”

“那一千年完了，撒但必从监牢里被釋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瑪各，叫他們聚集爭战……他們上来遍滿了全地，圍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新約全書“启示录”第 20 章，第 7—8 节）

問題在桑科自己的理解中还是极端荒謬的。他想象，似乎到現在为止人們总是給自己制定一个关于人的概念，然后人們只是在实现这个概念所必要的限度內爭取自己的自由，取得自由的程度每次都由他們的关于人类理想的相应观念来决定；同时在每个个人身上必然会表现出和这种理想不相适应的因而作为“非人性的东西”还是未被解放的，或者只有 *malgré eux*^① 才是自由的某种残余。

当然，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人們为自己爭取自由，每次都是被迫的，不是取决于人的理想，而是取决于現有的生产力。但是，有限的生产力一直是过去取得自由的基础；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約

① 除他們的意志外。——編者

的、不能滿足整个社会的生产，只是在一些人靠另一些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的情况下才使发展成为可能，因此一些人（少数）得到了智力发展的壟断权，另一些人（多数）由于為滿足最低的需要而进行不懈的斗争，暂时（即在新的經過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智力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見，到現在為止，社会一直是在对立的範圍内发展的，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間的对立，在中世紀是貴族和农奴之間的对立，现在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对立。这就說明了为什么：一方面是靠被剝削階級來滿足自己需要的这种不正常的“非人性的”手段，另一方面是交往发展以及整个統治階級交往的範圍的狹小；由此可見，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階級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排斥这个階級的另一階級的智力局限性；所以“非人性”也是統治階級不能避免的。这里所謂“非人性的”同“人性的”一样，也是現代关系的产物；这种“非人性的”是現代关系的反面，它是不以任何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叛乱，这种叛乱所反对的是以現有生产力为基础的統治关系，以及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滿足需要的手段。“人性的”这个正面的說法是同在生产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占統治的特定关系、同由这种关系决定的滿足需要的手段相适应的，——同样，“非人性的”这个反面的說法是同想否定在現有生产方式內的这种統治的关系，同想否定在这种关系中占統治地位的滿足需要的方式的意图相适应的，这种意图每天又被生产的同一个阶段不断地引起。

在我們的圣者看来，这种全世界历史性的斗争就是圣布魯諾^①和“群众”之間的简单的冲突。可以參看一下对人道的自由主

① 鮑威尔，——編者

义的全部批評，特别是第 192 頁和后面几頁。

于是，我們这位笨拙的桑科关于非人的笨拙的箴言和关于把自我从头脑中抛弃（因此非人也就消失，对个人也就不会有任何尺度）的人的观念，最終使他得出以下的結論。桑科认为，現有的关系命定个人在生理上、理性上和社会上的缺陷和奴役，是个人的个性和特性；他和一般的保守主义者一样，泰然自若地承認这些关系，他从自己的头脑中驅逐了哲学家关于这些关系的观念，借以安慰自己。在这里他用个性来解释强加給个人的偶然性，同样，在前面（參看“邏輯学”）談到关于我的时候，他不仅摆脱了任何偶然性，而且也根本摆脱了任何个性。

同前书，第 439—441 頁。

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是，因为他們在彼此需要发生联系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单个的——因为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和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是，因为他們相互間不是作为單純的我，而是作为在生产力和需要的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因为这种交往还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这种个人相互間的私人的、个人的关系、他們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建立了——每天都在重新建立——現有的关系。他們是以他們原来的身分而互相交往的，他們是“从自己”出发的，他們原来是什么样子并不取决于自己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即使是被哲学家所曲解的——当然总是由他們的现实生活决定的。显然，由此可以得出結論：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发生交往的其他一切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彼此发生关系的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晚輩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們的前輩决定的，晚輩繼承着前輩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

决定了他們自己的相互关系。总之，我們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来决定的。

个人关系向它的对立面，即向純物的关系的轉变，个人对个性和偶然性的区分，这是一——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一个历史过程，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日益尖銳的、普遍的形式。在現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統治，偶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銳最普遍的形式，这样就給現有的个人提出了十分明确的任务。这种情况向他們提出了这样的任务：确定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統治来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統治。这种情况并没有象桑科所想象的那样提出“我发展自我”（沒有桑科的忠告每个人一直也是这样做的）的要求，而且严正地要求摆脱完全确定的发展方式。这个由現代关系提出的任务和共产主义的原則上建立社会的任务是一致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表明，要消灭关系同个人的分离、关系同个人的对立、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这样一种制度，最終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我們也曾表明，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經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們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我們接着指出，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交往的現有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們，即才可能使它們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我們曾表明，現在个人必須消灭私有制，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私有制的統治下竟成了破坏的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最后我們表明，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現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建立的基础上的

團結一致。

在共产主义社会内——即在个人独特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話的单一的社会内——，这种发展正是由个人的联系决定的，这种联系一方面表现在經濟前提中，一方面表现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團結中，最后表现在个人在現有生产力基础上的活动的普遍性中。因此，这里指的是在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个人（更不用說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当然，个人的相互关系的意識在个人那里同样会成为完全另外一种东西，因此既不会成为“爱的原則”或 *dévouement*①，也不会成为利己主义。

由此可见，“个性”——如果从独特发展和个人行为的意义上来理解它，正如上面談到的——它的前提不仅是同善良的意志和正确的意識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正是同桑科的幻想相反的东西。在桑科那里，个性永远只是現有关系的裝飾品，是陷于貧困中的可怜的无权勢的人的一点安慰。

同前书，第516—517頁。

格律恩先生⁴²可以毫不費力地批評傅立叶对爱的解釋，因为格律恩断定他对現代爱的关系的批評是有根据的，这种根据就是傅立叶想用来为自己創立关于自由恋爱的观念的那些幻想。格律恩先生象真正的德国的庸人那样，認真地接受了这些幻想。其实，他認真地接受的仅仅是这些幻想。但是，如果他原来就想研究該体系的这个方面，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去研究傅立叶关于教育的观点，这些观点是这方面的精华，并且包含着天才的觀察。总之，从格律恩先生关于爱的論断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和真正的

① 忘我精神。——編者

青年德国小說家一样，很少从傅立叶提出的批評中吸取一些东西。他想，从消灭婚姻出发还是从消灭私有制出发，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消灭其中任何一个必然会引起另一个的消灭。但是，必須具有一种純小說的幻想：希望从另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中現行的婚姻瓦解形式不同的形式出发。在傅立叶那里，他会发现这样一点，即傅立叶永远是从生产改造出发的。

1847年

卡·馬克思

哲学的貧困

答蒲魯東先生的“貧困的哲学”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
卷，第156—158頁。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过去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多半是至今我們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場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結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織布工人和紡紗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現在紡紗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織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絲和麻，东印度和列万特^①加工的則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場、国际交換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門。

① 地中海东岸諸國的旧称。——譯者

蒲魯東先生在機器的發明和原始應用中發現的慈善的和天命的目的還用得着說嗎？

當貿易在英國已發展到手工勞動不再能滿足市場需求的時候，人民就感到需要機器。於是人們便想到應用18世紀時即已充分發展的機械學。

工廠一出現就表現出一些迥非慈善的行為。兒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們成了買賣的對象，有人為弄到兒童同孤兒院訂立了合同。所有關於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廢除，因為，用蒲魯東先生的話來說，再也用不着綜合的工人了。最後，自1825年起，一切新發明几乎都是工人千方百計地力求貶低工人特長的企业主進行沖突的結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點重要性的新罷工之後，總要出現一種新機器。而工人則很少在機器的應用中看到他們的權利的恢復，或如蒲魯東先生所說，他們的復原。因此，在18世紀中，工人曾經長期地反抗過正在確立的自動裝置的統治。

尤爾博士說：“在阿克萊以前很久，淮亞特發明了紡紗機械（一列溝漕羅拉）……主要的困難並不在於自動裝置的發明……困難主要在於培養必要的紀律，使人們拋棄毫無次序的工作習慣，幫助他們和自動的大機器的始終如一的規律性運轉融為一體。但是要發明一個適合機器體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廠紀律法典並付諸實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這是阿克萊的高貴成就。”

總之，機器的採用加劇了社會內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內部工人的職能，擴大了資本積累，使人進一步被分割。

同前書，第159—160頁。

現代社會內部分工的特點，在於它產生了特長和專業，同時也產生職業的痴呆。

勒蒙特說：“我們十分驚異，在古代，一個人既是傑出的哲學家，同時又是詩人、演說家、歷史學家、牧師、執政者和戰略家。這樣多方面的活動使我們吃驚。現在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筑起一道藩籬，把自己束縛在裡面。我不知

道这样分割之后集体的活动面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縮小了。”

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連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得，竟倒退一步，建議工人不要只做別針的十二部分中的一部，而要順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別針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識。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綜合劳动。进一步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綜合运动，这一点誰也不会表示異議。

总括起来說，蒲鲁东先生沒有超出小資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讓我們回到中世紀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紀的手工业者師傅的地位以外，沒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談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足够了。無論就形式或实质来說，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紀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嗎？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⁴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卷，第332—333頁。

假如无产階級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証无产階級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階級就会毫无用处。这些由現有条件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8. 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顧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費教育。把教育同工厂劳动結合起来。

9. 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將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將結合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优点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点。

同前书，第334—337頁。

第20个問題：彻底廢除私有制以后將产生什么結果？

答：由于社会將剝夺私人資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將剝夺他們对产品的交換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將按照根据实有資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訂的計劃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現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將首先被消灭。經濟危机將終止，扩大的生产在現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貧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

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余额将是进一步前进的条件和刺激，它会实现这种进步，同时也不会因此(象过去那样)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周期性混乱。摆脱了私有制束缚的大工业将来的发展规模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象工场手工业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它的全体成员的需要。现在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分散而很难运用现有的改良和科学成就的农业，将来同样也会进入繁荣的新时代，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就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这么一来，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也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到那时现在这种分工也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述的那种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能力。当18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被吸引到大工业中以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完全成为另一种人，同样，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生产的社会管理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中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渐渐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

要具有全面发展的才能的人，即能通曉整个生产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机器动搖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要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輕人很快就能夠熟悉整个生产系統，它可使他們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們自己的爱好，輪流从一个生产部門轉到另一个生产部門。因此，教育就会使他們摆脫現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員能够多方面地發揮他們全面发展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階級也就必然消失。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則組織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給消灭階級差別提供了条件。

由此可見，城市和乡村之間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階級。单从物質方面的原因来看，这已經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了。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只是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表現，它是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这种阻碍在目前已經深深地感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員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計劃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滿足全体成員需要的規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況；彻底消灭階級和階級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員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廢除私有制的最主要的結果。

第 21 个問題：共产主义制度对家庭將产生什么影响？

答：两性間的关系將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面社会勿需干涉的私事。这一点之所以能实现，是由于廢除私有制和社会負責教

育兒童的結果，因此，由私有制所產生的現代婚姻的兩種基礎，即妻子依賴丈夫、孩子依賴父母，也會消滅。這也是對道貌岸然的市僧關於共產主義公妻制的悲鳴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資產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現在的賣淫就是這種公妻制的充分表現。賣淫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它將隨著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產主義組織並不實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滅公妻制。

卡·馬克思

工 資

第六节 改善生活狀況的建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6 卷，第 590—591 頁。

2. 資产階級喜欢提出的第二个建議⁴⁴是教育，尤其是全面的生产教育。

(1) 我們不打算指出现代工业日益用不需受任何教育即可从事的简单劳动代替复杂劳动这个荒謬的矛盾；我們不打算指出：現代工业日益迫使七岁以上的儿童从事机器劳动，不仅把他們变成資产階級的收入来源而且变成他們自己的父母即无产者的收入来源；工厂制度使得学校教育法失效，普魯士就是一个例子；我們也不打算指出：即使工人受到智力教育，这种教育对他的工資也毫无直接影响；一般說来教育取决于生活条件，資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輸資产階級的原則，最后，資产階級沒有供人民受真正教育的經費，即使有这笔經費，它也不肯使用。

我們只是着重談一下純粹經濟的觀點。

(2) 博愛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教育的真正含义在于使每个工人尽可能熟悉多种劳动部門，使工人即使由于采用新机器或者由于分工发生变化而被一个部門淘汰，也能比較容易地在另一部門

中得到任用。

假定这样做是可能的。

这样做就会产生如下的后果：既然一个劳动部門的工人过剩，那么所有其他劳动部門的工人馬上也会过剩，并且在一种生产中降低工資，就会比以前更快地直接引起工資的普遍降低。

即使不这样做，由于現代工业到处都使劳动大大簡化，使劳动成了容易学会的东西，在一个工业部門中提高工資，也会馬上引起工人涌入这个工业部門，从而使降低工資多多少少直接帶有普遍性質。

1847—1848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4卷，第440—447頁。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准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然而，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见解来衡量我们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吧。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颇观念，驱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历史性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一种偏颇观念原是从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

解你們在談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道理了。

消灭家庭！連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图表示愤慨。

現代的、資產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資產阶级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資本的消灭而消灭。

或者你們責备我們，說我們要廢止父母对子女的剝削吧？我們甘愿承認这种罪状。

但是，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們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嗎？不是由你們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嗎？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干涉决定的嗎？共产党人並沒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們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質，要使教育摆脱統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阶级中間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們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么資產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話，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嘔。

但是，你們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呵，——整个資產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們这样叫喊。

資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

他們聽說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們連想也想不到，問題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們的資產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須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駭，那是再可笑也沒有的了。公妻制无須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們的資產者不以他們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們支配为滿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說了，他們还以互相誘奸妻子为其特別的享乐呢。

資產階級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責备共产党人，說什么他們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偽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現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么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隨之而消灭。

其次，有人責备共产党人，說什么他們要廢除祖國，廢除民族。

工人沒有祖國。决不能剝夺他們原来沒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为民族的階級^①，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个意思。

隨着資產階級的发展，隨着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确立，隨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上升为民族的階級”改为“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階級”。——編者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我们详细地探讨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18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然而”，——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的等等观念，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改变过的了。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终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

恒的真理，它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它們革新；可見，共产主义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馳的。”

这种責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階級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紀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識，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別，总是在一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階級对立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識形态中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傳下来的各种观念。

不过，我們还是把資產階級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責难撇开不談吧。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階級变成成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无产階級运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須对所有权和資產階級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們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沒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們却会越出本身^①，成为

^① 在1888年的英文版中，在“越出本身”后面添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編者

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 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①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① 在1848年的版本中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在1872年的版本中和以后的历次德文版本中，“对立”改为“差别”。在1888年的英文版本中，“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改为“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

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实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1848年

卡·馬克思

六月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5卷，第138頁。

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他们被击溃了，但是他们的敌人也被打败了。暴力取得片刻胜利的代价是：二月革命的一切幻想和空想的破产，一切旧共和政党的瓦解，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民族和工人民族。三色旗的共和国今后只有一种颜色了，即战败者的颜色，血的颜色。它成了红色共和国。

没有一个著名的共和主义者（无论是“国民报”〔“National”〕党⁴⁵的或“改良报”〔“Réforme”〕党⁴⁶的）站在人民方面！人民除了起义本身以外，没有别的领袖、别的手段。可是他对资产阶级和军队的联合力量的抵抗，比任何一个拥有一切军事机构的法兰西王朝对同人民联合起来的任何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抵抗都要长久。要使人民丢掉最后一些幻想，要使他同过去决裂，就需要让法兰西历次起义的司空见惯的富有诗意的装饰——充满热情的资产阶级青年、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三角帽等都站到压迫者方面去。医学系的学生拒绝给负伤的平民以科学援助。科学不是为犯了弥天大罪的平民（他们这次是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而不是为路易一菲力浦或马拉斯特先生流血）服务的。

弗·恩格斯

法兰克福关于波兰問題的辯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5
卷，第360頁。

……弗洛特韦尔⁴⁷任內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就是改进学校事业。但是这仍然是实行普魯士化的一种措施。中等学校必須由普魯士教师对貴族的子弟和未来的天主教僧侶实行普魯士化，而初級学校則对农民进行普魯士化。关于学校的真正性質，布隆堡区督察員瓦拉赫先生有一次心直口快，无意中泄漏了真相；他写信給总督博伊尔曼先生說，波兰文是在农村居民中普及教育和扩大物质福利的主要障碍！当然是这样，因为教师不懂波兰文。——但是，这些学校究竟是誰出錢办的呢？还不是波兰人自己，因为(1)大部分最重要的、但不是专为普魯士化服务的院校都靠私人捐款或各省等級會議的資金来維持，(2)甚至为了实行普魯士化而設立的学校也是靠1833年3月31日沒收的寺院的收入来供給，只有十年才动用了国庫資金，而且每年才21,000塔勒。

而且，弗洛特韦尔先生也承認，一切改革都出自波兰人。但是关于普魯士政府橫征暴斂、抽丁服役这些最大的好事，弗洛特韦尔先生却同曾弗先生一样閉口不談。

总之，普魯士政府做的一切好事不外乎是在波茲南安插普魯士下級軍官，不管他們究竟是教官、教师、宪兵还是稅吏。

1850年

卡·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7卷，第87—88頁。

……1850年1月和2月間政府所頒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是專門用來對付各省和农民的，這就是农民覺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明。

奧普爾的通令⁴⁸使憲兵成了拷問省長、縣長、尤其是自治局長的審訊官，並且建立特務制度，一直達到窮鄉僻壤；取締學校教師法⁴⁹使身為农民階級的思想家和辯護人、教育者和顧問的學校教師受到省長的任意擺布，象追逐野獸一樣把身為學者階級中的無產者的學校教師從一個村莊趕到另一個村莊；取締自治局長法案在自治局長們頭上懸起一把免職的達摩克利斯的劍，時時刻刻把他們這些农民公社的總統跟共和國總統和秩序黨對立起來；軍令把法國17個軍區變為4個帕沙統轄區⁵⁰，並且使兵營和野營變成了法國人的民族沙龍；教育法⁵¹被秩序黨用來說明法國的愚昧狀態和強制愚化是它在普選制下生存的必要條件，——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麼呢？是企圖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秩序黨支配的絕望辦法。……

教育法向我們表明，年輕的天主教徒和老伏爾泰主義者結成

了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不是亲耶稣会教徒的复辟王朝同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政，又能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在互相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所给予人民的那种武器，难道不应当在人民反抗他们的联合专政的时候又从人民手里夺回去吗？无论什么事情，甚至是 concordats à l'amiable（友好协定）法⁵²的被否决，也不象耶稣会教义故作媚态那样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同前书，第 92—93 页。

政府的种种挑撥⁵³只是加强了人们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阻挡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于 6 月被流放，只是由于波拿巴耍了一次骗取人心的诡计，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参加过 5 月 15 日的发动⁵⁴。维达尔以共产主义著作家闻名，他是“论财富的分配”⁵⁵一书的著者，在卢森堡委员会中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胜利的组织者、国民公会会员的儿子，“国民日报”派丧失威信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他由于提出过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法案而成为具体抗议耶稣会教徒的教育法的象征⁵⁶。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7
卷，第 350—351 頁。

僧侶是中世紀封建主义思想意識的代表，他們所感受到的历史轉变⁵⁷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写字的状况，而且改变了只有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状况。在知識領域中也出現劳动分工了。新出現的刑名家把僧侶們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侶从此也多半变成多余的人，他們自己也証明了这一点，因为他們日益无所事事，日益孤陋寡聞。但是他們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們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他們拥有数目巨大的財富，而他們还用尽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財富。

同前书，第 360—361 頁。

中世紀是从十分原始的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所有以往文明被一扫而光的城市。其結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侶們获得了知識教育的壟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多半带有神学的性質。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它們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采用一切神学中通行的原

則。教會教條同時就是政治信條，聖經詞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刑名家已經形成一種專門行業的時候，法學還長久處于神學控制之下。神學在整個知識領域中的這種無上權威，也就是教會的最全面地代表和維護當時封建制度的地位的必然結果。

1851年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8卷，第17頁。

因此，很明显的，德国的輿論在发生着大的变化⁵⁸。那些所受教育和生活地位使他們能够在絕對专制之下得到一点政治知識并形成一种独立政治意見的階級之大多数，漸漸地联合起来成了一种反对現存制度的有力集团。在批評德国政治进步迟緩时，任何人都不要忘掉計及在德国得到关于任何問題的正確知識之困难。在这儿，一切知識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貧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報紙和大学，除了已經政府許可的材料而外，什么也不敢說，不敢教，不敢印刷，不敢出版。就以維也納为例罢：維也納的人民，在工业和制造业方面也許是全德国首屈一指的，在精神、勇敢和革命力量方面，他們也已表现出是远超乎一切地方的人民；但他們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任何別处的人民都更为昧然无知，同时他們也比任何別处的人民在革命中犯了更多的錯誤。这有大部分是由于他們对于最普通的政治問題也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无知乃是梅特涅政府愚民政策的成果。

同前书，第32—33頁。

……最后，农民与工人不过被当作可向之抽稅的东西看待而

已，他們所得到的惟一的关心，只是要尽可能使他們仍然生活在他們当时生活于其中，他們的祖先們在他們以前也生活于其中的同样的生活条件之下。为达到此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襲的权威，是象国家的权威一样被拥护；地主对于小佃农的权威，制造业主人对于职工的权威，小手工业主人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权威，父亲对于儿子的权威，到处被政府⁵⁹严格地予以維持，凡有不服从的，都象触犯了法律一样，要受在奥地利普遍使用的司法工具——笞杖——所責罰。

最后，为把这些要造成人为的安定的企图完成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机构起見，給与国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經過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在給与时又是尽量地吝啬。教育到处都在天主教教士手里，教士的首脑們象封建大地主一样，深以保存現有制度为有利。各大学是照这样子組織：只許它們造就在各种特殊学术部門或許能获得高深造詣的專門家，却无論如何不許它去实行普及的自由的教育，而后者則是別国的大学被人們期望实施的。除了在匈牙利而外，奥地利几乎完全沒有报纸，而匈牙利的报纸則在帝国一切其他的地方被禁止。至于一般的文学著述，百年来毫未推广进步，自約瑟夫二世死后倒更退步了。在奥地利周圍各处的边境上，凡是奥地利各邦与一文明国接境的地方，书报檢查員的警戒綫是与稅关关員的警戒綫相并立的，用以阻止任何外国书报会偷漏进来，——书报入境前要經過两三次的彻底細閱，查明絲毫沒有沾染时代的惡精神才許放行。

1852 年

卡·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政變記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8 卷，第 159 頁。

我的任务不是要在这里写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①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学校法⁶⁰。资产阶级虽使法国人民对于葡萄酒的消费感到了困难，同时却使他们获得了更加尽情痛饮纯正生活清水的幸福。资产阶级既以恢复葡萄酒税宣布了旧时可恨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学校法来使民众保存他们能赖以忍耐这一税制的旧心情。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党人、自由主义资产者——这些福祿特尔思想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对法国人民的精神指导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员去担任。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奥尔良党人和合法王朝党人在王位觊觎者问题上可能有所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是要求把两个时代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的，七月王朝的奴役手段是必须用复辟时代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的。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谷

① 即 1849—1850 年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编者

物价格降低，另一方面又苦于負稅和抵押債務日益加重，于是他們在各州开始騷动起来。但他們所获得的答复，却是迫害学校教师而使其受僧侶管制，迫害地方自治局长而使其受行政长官管制，最后是施行偵探制度而使一切都受其控制。在巴黎和大城市，反动派本身穿着自己时代的服裝，其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中，反动派是卑鄙、齷齪、小气、可恶和可厌的，簡言之，就是宪兵。当然，受过牧师統治制度神圣禱頌的三年宪兵統治制度，是不免要使一般蒙昧民众深被腐化的了。

1853 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內閣的成就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
9卷，第124—125頁。

当約翰·羅素勛爵第一次宣讀聯合內閣⁶¹的政綱、当这个政綱引起普遍不安的时候，他的信徒們大声叫嚷：“我們需要一种發揮热情的对象。就算它是国民教育吧。我們羅素正在考慮国民教育組織方面的驚人計劃。你們不久就可听到。”

現在我們听到了。4月4日羅素提出了他的改革国民教育的总計劃。計劃的基本特点是市政委員會有权征收地方稅以維持現有的学校，这些学校必須講授英国教会的教义。至于那些作为国教会的寵儿、一切改革的主要反对者的大学，約翰勛爵希望“各大学自己进行改革”。学校专用的慈善費的濫用現象是人所共知的。究竟濫用到什么程度从下面的数字可以看出一个輪廓：“每年收进的款項中，2,000—3,000英鎊有24笔，3,000—4,000英鎊有10笔，4,000—5,000英鎊有4笔，5,000—6,000英鎊有两笔，8,000—9,000英鎊有3笔，10,000英鎊、15,000英鎊、20,000英鎊、29,000英鎊、30,000英鎊和35,000英鎊各有一笔。”不必具有特殊的观察力就可以猜想到，过去以各种方式濫用这些基金而发财致富的寡头們为什么現在对待这些基金非常审慎。羅素建議：“必須对慈善基金

进行調查，其中每年收益不超过30英鎊的基金由各郡法院調查，收益較多的基金由档案法官(Master of the rolls)^①調查。但是，未經为了这个目的而成立的委员会的批准，不得在这兩級法院中的任一級起訴。”要在皇家法庭起訴，懲罰那种侵吞国民教育专用的慈善費的行为，必須經委员会批准。批准！虽然罗素已經提出这个附带条件，但是他还是不放心。他补充說：“如果发现某个学校当局濫用基金，那么，除了委员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加以干涉。”

这是真正的古老的英国式的改革。它并没有革故鼎新。它力求保存旧制度，而只是賦予它較合理的新形式，教給它所謂新的风度。英国寡头立法的“祖傳秘訣”的奥妙就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說，奥妙就是偶而注入一点新的血液，使濫用現象得以遺傳下去。

如果承認，犹太人权利法是想确立宗教的寬容的微小的嘗試，加拿大后备基金法是想承認殖民地自治的微小的嘗試，国民教育法是想逃避真正的国民教育的微小的嘗試，那么毫无疑问，格莱斯顿的財政計劃是想把这位名叫大不列颠國債的大怪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微小的嘗試。

① 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厅的主任，級別仅次于大法官，皇家所批准的特許証由他保管。——譯者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
9卷，第229—230頁。

“应当加以利用的第三个宝贵机会，就是工人应当使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受最广泛的教育，以便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和学会尽量完善地利用它。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入学和缴学费方面，情况之坏的确少见。”⁶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要知道商业繁荣就等于工厂扩大、机器的应用加多、成年工人日益为女工和童工所代替以及工作日延长。随着在企业里作工的母亲和孩子的增多，入学的人次自然就减少了。最后，你们要工人和他们的孩子受的是哪一种教育？“经济学家”杂志说：指的是学会把人口的增长限制在馬尔薩斯提出的水平线上。科布頓先生说：教育会向工人指明，肮脏、拥挤、空气不流通的住宅不是保持健康和精力的最好条件。但是，同样你们也满可以为了救一个人免于饿死而向他說，自然规律要求不断地把食物送入人的机体……“每日新聞”說：教育会教会我們的劳动阶级怎样从干骨头里面吸取养料，用浆糊做成下茶的面包和用破布煮湯。……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工人阶级错过的宝贵机会，就是不结婚的宝贵机会，就是生活上少挥霍的机会，就是不要求提高工资、每周挣15先令就可当资本家的机会，就是学会用比较粗糙的食物维持自己的机体以及用馬尔薩斯的鼠疫般有害的理论毁灭自己的精神的机会。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英国——繁荣——工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俄文版，第
9卷，第236—237頁。

我在前一封信中已向“經濟学家”杂志指出，劳动阶级沒有利用繁荣时期使他們的孩子和他們自己受到教育，这是沒有什么可奇怪的。現在我可以向你們提供一份如下的材料（姓名和詳細情况我已得知，最近即将寄往議會）：1852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在离……4哩的……城里，在……先生开的一家名叫……的专门进行漂白和整理工作的工厂中，下面这些人連續工作60小时只得到三小时的休息！

女孩	年 齡	女孩	年 齡
M. C.	22岁	Г. O.	15岁
A. B.	20岁	M. J.	13岁
M. B.	20岁	Б. B.	13岁
A. Г.	18岁	M. O.	13岁
Ч. H.	18岁	A. T.	12岁
B. C.	16岁	Ч. O.	12岁
T. T.	16岁	C. B.	10岁
A. T.	15岁	Энн B.	9岁
M. Дж.	15岁		
男孩	年 齡	男孩	年 齡
B. Дж.	9岁	Дж. K.	11岁

九、十岁的儿童連續工作 60 小时只得到三小时的休息！厂主們該不会再談什么忽視教育了吧。上述那个只不过 9 岁的小女孩 ДИД Б. 在工作 60 小时后疲劳已极，倒在地上沉睡不醒；当把她叫醒时，她哭了，但是她不得不又开始工作！

工厂工人似乎决定从曼彻斯特騙子們手里把教育事业夺取过来。据說，在普累斯頓公园里召开的失业工人群众大会上发生过下面的事情：

“瑪格丽特·弗莱齐尔女士向与会者們講話，談到已婚妇女在工厂做工的許多不便，如丢下孩子不管，放下家务不顧。每个人都有权利按照公平合理的工作日取得公平合理的工資，在她看来，这就是說，工人应得的劳动报酬，要使他能維持自己和家庭的日常生活，能託妻子在家里执行主妇的职責，託孩子們受教育。（鼓掌）演說人在結束自己的講話之前建議通过下面的決議：

“會議決定：本地已婚妇女，在丈夫沒有取得合理的全部劳动报酬以前不再上工。”

“安·弗莱齐尔女士（上面那位演說人的妹妹）贊成这个決議，決議获得一致通过。”

1856年

卡·馬克思

在“人民報”⁶³創刊四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

“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2 年俄文版，第 398—399 頁。

在我們的時代，每一種事物都仿佛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們看到，機器本來具有縮減人類勞動和增加勞動效果的奇異力量，但結果竟是引起飢餓和疲憊。新發現的富源，居然好象是由于某種魔力注定要成為貧困的泉源。藝術的勝利，似乎是以喪失道德品質為代價換來的。人類整個說來是獲得愈益強大的控制自然的權力，而單獨的個人卻變成受另外一些人支配或是受自身卑劣性支配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芒也仿佛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放射光輝。我們的一切發現和我們的全部進步，似乎是使物質力量具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活卻貶低到鈍性物質力量的地步。這種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和科學而另一方面是貧困和墮落的對抗，這種現代生產力與社會關係間的對抗，乃是一件可以感觸得到、令人難堪和不可爭辯的事實。一部分黨派儘可對此表示傷感，另一部分黨派儘可希望擺脫現代技術成就，只求同時能逃避現代衝突；還有一部分黨派則妄以為工業中如此巨大的進步一定會有政治上同樣巨大的倒退來補充。可是我們，決不會認錯經常表現於所有這些矛盾現象中的那種邪氣的本性。我們知道，社會的新力量為要動作得適當，只需要有新的人們來掌握，而這些新的人們就是工人。

1857 年
弗·恩格斯
軍 队

“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軍事出版社1956
年俄文版，第141—142頁。

在希臘的其他各國中，斯巴達是 *par excellence* (最) 善戰的國家。如果說，雅典人的一般體育訓練，在增強體力的同時也培養靈敏，那麼斯巴達人則主要是著重於增強體力，培養堅忍和勇猛的精神。他們把部队的剛毅精神和軍人的榮譽感，看得比機智靈活更為重要。雅典人受訓是為了將來能在輕裝部队中作戰，雖然位置也有嚴格的規定；但他們也完全適宜於重型的槍兵密集方陣；相反，斯巴達人的受訓，是專門為了供槍兵密集方陣之用。由此可見，在槍兵密集方陣決定戰鬥勝負的時候，斯巴達人終究是操勝算的。……

同前書，第147—148頁。

羅馬軍隊在人們還不知道使用火藥的時代發明了一種最完善的步兵戰術系統。它既保持着重裝步兵在巨型聯合兵团中的優勢，又使他們保有個別小單位的機動性，讓他們有可能在不平的地形上作戰，把他們分別配置為幾條戰綫，綫綫相連，一則為了支援，再則作為有力的後備，最後還規定了一種訓練每一個戰士的制度，這種訓練制度比斯巴達的訓練制度更為合適。因此，羅馬人戰

胜了进犯他們的任何武装部队，既打败了馬其頓的枪兵密集方阵，也打败了努米底亚^①的騎兵。

在羅馬，凡年在17岁到45或50岁的公民，只要他不属于最低階級，只要他还没有参加过20次步兵战役或15次騎兵战役，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被挑选入部队的通常只是比較年輕的人。对战士的訓練非常严格，目的在于用尽各种方式来增强其体力。除了使用武器和各种行軍方面的正規訓練外，还广泛地实行赛跑、跳跃、竞走、攀登、角力、泅水（最初是不穿衣服，然后是全副武装）等等的訓練。用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以严格的队列进行长时间的行軍，并且每个战士还負重40到60磅。軍事訓練还包括使用掘壕工具和快速构筑防御野营。不仅新兵，就連軍团老兵也必须进行这种种演习，以便保持身体的活潑和灵敏，始終习惯于劳累和艰苦。这样的战士的确是能够征服世界的。

^① 努米底亚 (Numidia) 是古代北非的一个王国，位于現今的阿尔及利亚境内。——譯者

1858年

卡·馬克思

不列顛的重要文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
11卷，第1部分，第392—395頁。

工厂視察員仅仅截至1857年10月底的表报，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正如这些表报的編制者所一致声明的，工厂的倒閉，劳动時間的縮減，企业主的大量破产和正好在他們編制表报时开始的普遍經濟蕭条，使他們无法象过去那样收集精确可靠的資料，編制出关于新設工厂以及增加发动机台数的工厂和停工的工厂的數字 的表报。所以，只有从下一次的表报中才能得到反映出危机的后果的工业統計數字。現在这份表报所提供的唯一材料，就是对印刷厂中的童工和青工制度作了一些新的揭发。不列顛的立法直到1845年才把自己的监督从紡織工厂推广到了印刷企业。印刷厂法极其詳細地重复了一遍工厂法的許多指示，如視察員的权限和他們对違法者有权采取的那些措施，以及施行这项法令时可能出現的各种阻碍。象在工厂中一样，这个法令在这里也指示要对企业中的从业人員进行登記，少年在参加固定工作前要进行身体檢查，要严格遵守规定的每天上下工的時間。它也运用了工厂法所规定的工人分类名目，但在規定哪些人應該归入哪一类、因而什么人應該在劳动限制中受到保护这两方面，却和工厂法有很大的不同。

工厂的工作规定为以下几类：(1)18岁以上的男子，其劳动不受限制；(2)13岁到18岁的男子和13岁以上的女子，其劳动应有限制；(3)8岁到13岁的儿童，其劳动应有限制，并且本人应该每天上学。

印刷厂中的相应各类是：(1)13岁以上的男子，其劳动不受限制；(2)13岁以上的女子，其工作时间应有限制；(3)8岁至13岁的男儿童，其劳动应有限制，并且本人应该定期上学。印刷厂法和工厂法的重大区别在于它对下述几方面没有作出任何指示：专门的进膳时间的规定，礼拜六的休息，圣诞节和受苦日的停止工作，定期的半天休息的规定，危险机器的安全保护装置，受难者的不幸事故的通知和报酬，全部厂房的定期粉刷。现在，轻工业工厂的工作时间与重型工厂中的熟练工人及其他工人的一般工作时间相等，也就是从早上6点到傍晚6点，中间有1时半的休息时间来吃饭。印刷厂的工作时间虽然法令上有限制，但是可以说实际上并没有限制。唯一的限制包含在印刷厂法第22条(维多利亚王朝8—9年第29号法)中，这个法令指示：8岁至13岁的儿童及女子不得在夜间工作，而所谓夜间是指晚10点至次晨6点这段时间。这样一来，8岁的儿童在法律上就完全可以从事和工厂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工作，在实际上也屡见不鲜地这样做了：大半是在高温的厂房中工作，并且一直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10点，连休息或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而年满13岁的男孩，则完全可以合法地而往往也的确在不分日夜地工作，想要他们干几个钟头就干几个钟头，没有任何限制。在印刷厂工作的儿童的上学，有如下的规定：幼年在进厂之前，必须在来厂工作前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总时数不得少于150小时；以后在印刷厂工作的全部时期中，必须每6个月上学30天，150小时。上学的时间是早8点至晚7点之间。如果在

一天之中上学不到2时半或超过5小时，则不足和超过的部分不应算入上述150小时以内。印刷厂主的人道精神尤其表现在他怎样履行这个规则方面。这一天按照规定时数在这个时候送孩子上学，另一天又在另一个时候送他上学，而从来没有一定的时候；例如某天可能是在早上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又在午间1点到4点上学，随后，这孩子可能又好几天不去上学，后来他再开始上学时可能是在下午3点到6点；或者他可以一连上三四天学，甚至整个星期，随后，他可能又三个星期甚至一个月不到学校去，后来他再上学时就不定上几天，也不定在哪个钟头去上，这要看主人在什么时候最用不着他。于是，孩子就这样一会从学校调回来工作，一会又离开工作，调去上学，一直到这个150学时的故事说完为止。

1859 年

卡·馬克思

普魯士的局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
11卷，第1部分，第471—472頁。

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由革命所产生的反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总的局势。由于国王^①个人的怪癖，容克地主得到了实惠，并且终于使政府向后转，使它不仅退回到1848年以前的状况，而且退回到1815年甚至1807年以前的状况。羞怯的浪漫主义的叹息结束了，代之而起的是普鲁士的贵族院；在土地占有制中恢复了死手权，领地中的地主裁判权盛行一时，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征税自由又成了豪门显贵的权柄，警察和政府官吏必须俯首听命于贵族，一切最高的职位都给了土地贵族和权贵阶级的后裔，老派的开明官吏都被撤职了，代替他们的是食利者和地主的仆从走狗，革命所争得的各种自由——出版、集会、言论的自由，立宪的代议制，——不是被取消了，而是作为贵族阶级的特权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如果说在前一时期资产阶级还支持过哲学运动，那么现在贵族已把它连根拔掉，而培植伪善习气来代替它了。所有开明的教授都被赶出大学，而蒙昧主义者根格斯、施塔尔之流却把持了普鲁士

①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

的各种教育机关，下至农村的学校，上至柏林的高级师范学院。警察机构和行政机构没有被摧毁，而是被变成了当权阶级的简单工具。甚至工业自由也遭到了攻击；专卖制变成了营私庇护、威胁利诱的有力手段，而大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又重新被驱入同业公会、基尔特以及其他各种旧时代的旧组织形式之中。于是，国王在他独裁统治的头八年間一直梦寐以求的最大胆的幻想，由于革命而实现了，在1850到1858年这后八年間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放异彩，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了。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1卷，第2部分，第87—88頁。

約翰·金凱德爵士所編写的第二个报告⁶⁴，是关于整个苏格兰的：他断言，在苏格兰，調整工厂中妇女、未成年人和儿童的劳动的一些法律，仍旧被严格地遵守着。这种說法并不适用于有关儿童学校教育的指示，因为苏格兰的工厂主們似乎有一种惯用的手段，可以从学校中为自己的青年工人取得学校証明，这些学校是专为此目的而設立的，但是孩子們完全不必到这儿来上学，即便来上学，也完全不能受到任何教育。要証明这一点，只需举出两件事情就够了。1858年，約翰·金凱德爵士在視察員助理坎貝尔先生的陪同下，參觀了两所学校，在格拉斯哥一些印花工場中工作的儿童通常都从这两所学校取得証明。現在我們且援引报告中的几段話如下：

“第一所学校属安·基琳女士所管，座落于布利基頓的史密斯网球場上；在我們參觀的时候，校舍中沒有看見儿童；當我們要求基琳女士說出她的姓氏的字母时，她显得很慌張，开头說出字母‘C’，但急忙又改正說，她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K’^①。

可是，当我看她在儿童的学校証明上的签字的时候，我发现她写的自己

^① 英文的“C”(西)有时讀作“K”(克)。——編者

的姓并不都是一样，并且她的笔迹表明她完全没有能力任教，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记班上的记分册。我所参观的第二所学校属威廉·洛格所管，座落在凯尔顿的伦德列西街；他所出的证明，我也必须承认是不真实的。这所学校的校舍约有15呎长，10呎宽，我们数了一下，其中共有75个孩子，他们高声喊叫，说些不知所云的话。我请教员给我指出其中几个孩子的名字，并且在环顾他们一下以后就指出；我明白了，原来他自己竟不知道他们谁来了，谁没有来。”

的确，工厂法关于教育一项的规定虽然要求儿童有上学的证明，却没有要求儿童从学校里得到一些知识。

卡·馬克思

不列顛关于議会改革的新法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1卷，第2部分，第97—98頁。

現在我們暫且不談郡，而來談談小地方的情況，這時我們會遇見一些新的妙不可言的選舉特惠辦法⁶⁵，這些辦法，一部分是從約翰·羅素勳爵的1852和1854年的不成功的草案中剽竊而來，一部分是這位天才伏案整理艾倫保羅勳爵的亂七八糟的不成功的印度法案而得出的。這裡首先有所謂按照教育狀況的特惠辦法，迪斯累里聊以解嘲地指出，這些特惠辦法並不取決於什麼科學知識，卻表示有關階級的教育“需要耗費一定的、相當可觀的金錢”，因此可以認為這種教育屬於財產標志的一般範疇。根據這一點，投票權應該給予有學位的人、英國國教會的僧侶、其他各種宗教儀式的神職人員、律師、私法律師、公證人、代辯人、專職法律顧問、醫務人員、持有畢業文憑的教師，總之，給予各種自由業者，或法國人在基佐時代所通常稱之為的“能人”。既然這些“能人”中的絕大部分都已作為收益10英鎊的不動產之租佃者而享有選舉權，那麼這個條件未必真能使選民的人數顯著增加，雖然它能促進教會影響的增長。另一類新的選舉權是為以下幾種人規定的：(1)每星期付房租8先令或一年付房租20英鎊的房客，不管他們租住的房屋帶傢具陳設還是不帶傢具陳設；(2)從國家證券或地租、東印度公司股票或銀

行股票等形式的个人财产中每年可得收益 20 英鎊的人，或因积年劳績，因在陆軍、海軍或民事机关供职时所立功績，每年得供养金或养老金 20 英鎊并且現已不实际供职的人；(3) 在儲蓄銀行存款总额达 60 英鎊的人。

一看就可以明白，所有这些新的选举权虽然容許某些新的資产階級集团参加选举，但发明这些权利的专门目的則在于排斥工人階級，使工人階級固定于現在这种政治“賤民”(迪斯累里不慎把非选民称作了“賤民”)的地位上。……

卡·馬克思

不列顛工厂工业的状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3年俄文版，第11卷，第2部分，第101—104頁。

今天我想談一談两个工厂报告，这两个报告我在以前的一封信中已經提到。第一个报告是亚·雷德格雷夫先生草拟的，他管轄的工厂区包括密多塞克斯(倫敦及其郊区)、塞里、艾塞克斯、柴郡的一部分、得比郡、郎卡郡和东萊定(在約克郡)。在这个区里，半年中(到1858年10月31日)发生了331件因机器引起的不幸事故，其中12件是死亡事故。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所談的几乎只有一个問題，即关于工厂和印花厂童工入学的規定。工厂或印花厂在招收童工或未成年工做固定的工作以前，厂主必須取得該区医生的証明；根据維多利亞王朝第七年所頒布的法令第15章第1部分的規定，如果被送来請求証明的人“沒有8岁儿童起碼具有的体力和外貌，或13岁少年起碼具有的外貌，或由于生病和体弱而无法每天按法定時間在厂里工作”，医生就應該拒絕作証。8岁到13岁的儿童法律上認為不宜作全天的工作，他們應該用一部分時間来上学，而且医生完全有权給他們証明只做半天的工作。从雷德格雷夫先生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父母亲只要能够得到孩子們掙的全天工資，就会千方百計地不让孩子們上学，不让孩子們掙半天工資，另一方面，厂主雇用少年工人，也只是为了找到一种能完成所派工作任

务的体力。父母亲为的是得到全天的工资，厂主为的是得到做全天工的工人。雷德格雷夫先生轄区里一个巨大的工厂中心的报上刊登了一个广告，广告明显地带有买卖奴隶的气味；它表明了厂主是怎样对待法令的。广告的原文如下：

“今招收儿童 12 名至 20 名，外表至少相当于十三岁……周薪 4 先令。”

依照法律，老板事实上不必根据什么可靠的材料来证明孩子们的年龄；他只要根据孩子们的外表来判断年龄就够了。如果儿童不是在工厂做工的同时每天上学，那么就不许使用童工；以这个原则为根据的半天工作制由于两个原因遭到了厂主们的反对。他们反对承担必须使做半天工的人（13岁以下的儿童）上学的义务，认为用一班童工比用两班依次工作 6 小时要省事和便宜。所以采用半天工作制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在工厂作工的 13 岁以下的儿童在名义上几乎减少了一半。1835 年是 56,455 人，至 1838 年减少为 29,283 人。可是这个减少的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名义上的，因为作证的医生所采取的趾步态度，便联合王国的少年工人在这个年龄上发生了一个突然的革命。所以，由于作证的医生受到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的比较严格的监督，由于孩子们的真实年龄愈来愈容易地根据出生登记表加以证明，同 1838 年情况相反的运动就开始了。1838 年在工厂做工的 13 岁以下的儿童曾降低到 29,283 人，1850 年又上升到 35,122 人，1856 年更上升到 46,071 人，而且最近的一个官方报告还远没有报导出使用童工的真正规模。一方面，许多作证的医生毕竟善于迴避视察员的警戒；另一方面，由于丝织工厂法的改变，成千上万的孩子在 11 岁就已经辍学面不再服从于半天工作制了。正如一个工厂视察员所说的，“牺牲者可能符合于厂主的利益，但是对于丝织工业区的社会利益是有害的”。虽然我们能够作出结论说，现在在联合王国的工厂和印花厂做工的

8岁到13岁的孩子超过1835年做同样工作的孩子，但是毋庸置疑，半天工作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以取消童工为目的的发明。雷德格雷夫先生說：

“現在有一种厂主——毛紡业厂主——事实上已很少雇用13岁以下的儿童(即做半天工的)。他們采用了各种完善的新机器，就完全不必使用童工了。譬如我可以举出一个生产过程来証明这种减少童工的情况，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由于在机器上装了一种所謂‘打結机’(piecing machine)，做半天工的六个或四个——根据每种机器的特性而定——儿童的劳动，現在只要一个少年工就能完成了。”

普魯士不久前的例子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了現代工业——至少在人口早已密集的国家——迫使儿童去謀生的情况达到了什么程度。1853年的普魯士工厂法規定，从1855年7月1日起，凡年龄不满12岁的儿童都不許到工厂做工，12岁到14岁的儿童一天不得工作六小时以上，并且一天至少必須上学三小时。这个法律遭到了工厂主的强烈反对，政府被迫让步，沒有在普魯士各地推行，只是在愛北斐特和巴門(这是两个相邻的工厂城市，有大量的从事紡織、印花等的工厂人口)試行了一下。在1856年愛北斐特和巴門商业局的年度报告中，关于这方面向普魯士政府作了如下的叙述：

“工資的提高，正如煤价的上漲以及紡織工业各部門所需的各种原料如皮革、油类、金属等价格的上漲一样，对于工业是非常不利的。此外，严格执行1853年5月1日頒布的有关工厂使用童工的法律，也起了很坏的作用。这不仅使相当一部分童工被辞退，并且也使他们不可能提前学成而成为熟練的工人。由于缺少这种少年工人，某些工业企业中的机器就停下来了，因为成年工人是不适宜管理这些机器的。我們現在建議修改上述法律，縮短有一定知識水平的儿童的义务教育，这是既有利于許多家庭也有利于厂主的措施。”

1865年

弗·恩格斯

普魯士的軍事問題和德国工人党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
13卷，第1部分，第50—51頁。

可是除了增加超期服役的人而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在短期服役情况下提高部队的战斗能力和增强他們的内部团结。这里指的是野营演习，陆军大臣罗恩本身就认为这是弥补服役期过短的办法。另外，拿合理地安排训练来说，普鲁士在这方面也还需要作很多工作。人们有一种偏见，以为在服役期短的情况下，要弥补时间的短促，似乎需要使分列式走得更加准确，需要“死板的操练”，需要把腿抬得特别高，以便“笔直地”有力地踢出去，——这种偏见显然是夸大。普鲁士军队是否需要这样做，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直到它变成毋庸置疑的公理为止。兵士在操枪的时候要用力把枪托打在自己肩上，几乎把自己打倒，同时整个队列都表现出在其他军队里看不见的胆颤心惊，这有什么益处呢？最后，弥补缩短了服役期的办法，最重要的办法，应当是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必须考虑在这方面真正做点什么工作。诚然，在所有的乡村学校里都有双杠和单杠，但是我们可怜的教师还不会使用。但愿在每个区里请上一个退职的下级军官，对他进行体操考试后，派他领导体操课；让他们设法使青年学生逐渐熟悉步伐，熟悉排和连的操练动作，并且牢固地掌握有关的口令。这样做，在6年至8年中就会收到百倍的效果，新兵将会增加，而且会更坚强。

1866年

卡·馬克思

給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
几个問題的指示⁶⁶

4. 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
13卷，第1部分，第198—199頁。

我們認為，現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的偉大事業的趨勢是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規律的，虽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工作者，正如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都应当服从一般的自然規律一样，这就是：为了要吃飯，就应当劳动，不仅用腦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

但是目前我們所談的男女儿童和少年，应当分为三类，需要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他們：第一类包括9—12岁的儿童，第二类包括13—15岁的儿童，第三类包括16—17岁的儿童。我們建議，法律应当限制儿童在任何作坊或家庭里的每日劳动時間，第一类儿童二小时，第二类四小时，第三类六小时。第三类儿童至少应当在工作中間停止一小时用来吃飯或休息。

也許，小学教育最好在九岁以前就开始，不过我們这里只談对

付社会制度趋势的一种最必要的消毒剂，这种社会制度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把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母变成出卖自己亲生儿女的奴隶主。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

如果中、上等阶级忽视自己对子女应尽的责任，这是他们的过错。孩子们享有这些阶级的特权，就不能不被这些阶级的偏见所害。

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情况完全不同。工人的行动不自由。在许多场合，他们甚至过于无知，不能正确理解自己孩子的利益或人类发展的正常条件。但是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会完全了解，他们的阶级的未来，也就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们知道，首先应当使儿童和少年免受现代生产体系的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才能办到，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强制执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有这种法律，决不是为了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地，工人阶级应当把目前别人用来反对自己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通过普遍立法能够得到单靠大量的个人分散的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企业主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可能解决儿童和少年参加劳动的问题。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种东西：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操练所传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使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

智育和体育以及技术教育的渐次复杂程度，应当同儿童和少年工人按年龄的划分相适应。技术学校的一部分开支，应当以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钱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工人阶级大大超过中、上等阶级的水平。

不言而喻，法律应当严禁所有9—17岁(包括17岁在内)的人在夜间和在一切有害健康的生产中劳动。

1867 年

卡·馬克思

資 本 論

法文版序言^①

馬克思：“資本論”，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23頁。

在科学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輝的頂点。

第二版跋^②

同前书，第19頁。

說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須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于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說明。不过，这层一經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經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們就好象是先驗地处理一个結構了。

我的辯証法，在基础上就不只与黑格尔的辯証法不同，并且是它的正相反对。在黑格尔，思惟过程——他在“观念”的名称下，把

① 序言写于1872年。——編者

② 跋写于1873年。——編者

它轉化為一個獨立的主体——是現實界的創造主；現實只是它的外部現象。反過來，在我，觀念不外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位了變形的物質。

資本論 第1卷

同前書，第178頁。

因要修改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其在一定勞動部門獲得熟練和技巧，變成發展的和特殊的勞動力，一定的教育或訓練，無論如何，是必要的。因此，多少不等地要費去一定量的商品等價物。教育費，視勞動力的性質如何複雜而異。就普通勞動力說，這種修養費雖然是小到近於消滅的，但總歸要算在勞動力生產上所支出的價值範圍內。

同前書，第184—185頁。

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一個過程，在這過程中，人由他自己的活動，來引起、來調節、來統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人以一種自然力的資格，與自然物質相對立。他因為要在一種對於他自己的生活的有用的形態上占有自然物質，才推動各種屬於人身體的自然力，推動臂膀和腿，頭和手。但當他由這種運動，加作用於他以外的自然，並且變化它時，他也就變化了他自己的自然。他會展開各種睡眠在他本性內的潛能，使它們的力的作用，受他自己統制。在這裡，我們不要討論最初的動物似的本能的勞動形態。現在，勞動者在商品市場上成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出賣者了。在這個情形下面，人類勞動尚未脫棄最初本能形態的情形，早已經消失在太古時期的背景中。我們是在這個形態上考察勞動，在這個形態上，勞動是專屬於人類的。蜘蛛的工作，與織工的工作相類似；在蜂房的建築上，蜜蜂的本事，曾使許多以建築師為業的人慚愧。

但使最劣的建築師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優越的，是建築師以蜂蜡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他腦筋中把它構成了。勞動過程終末時取得的結果，已經在勞動過程開始時，存在于勞動者的觀念中，已經觀念地存在着了。他不僅引起自然物的一種形態變化，同時還在自然物中實現他的目的。他知道他的目的，并以這個目的當作法則，來規定他的活動的樣式和方法，並使他的意志，從屬於這個目的。這種從屬，不單是個別分散的行為。勞動器官要緊張起來，固不待說。在勞動全過程中，他還須有有目的的意志，當作注意表現出來。一種工作的內容及進行方法對於勞動者越少有吸引力，越使他不能把這個當作他自己的肉體力或精神力的活動來享受，注意就越是必要。

同前書，第304—306頁。

……最先對資本理論挑戰的，是英國的理論家①。同樣，英國的工廠勞動者，又不僅是英國工人階級的戰士；並且是近代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戰士。所以，工廠哲學家尤爾，就把這樣一件事情，看做英國工人階級的永遠洗不乾淨的耻辱。資本勇敢地爭取“勞動的完全自由”時，英國工人階級和它相反，是以“工廠法的奴隸制度”作標榜②。

① 19世紀最初10年剛剛過去的時候，羅伯特·歐文就主張有限制勞動日的必要。他不僅把這點當作理論提出來，且實際在他創設在紐拉納克的工廠內，實行10小時的勞動日。這個主張，和他的“生產勞動與兒童教育相結合”的主張一樣，又和他開始創設的工人合作社一樣，被嘲笑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到現在，上述第一個烏托邦，就是工廠法；第二個烏托邦，已成為一切工廠法上政府公開使用的字眼；第三個烏托邦，也成為反動欺騙政策的外衣了。——馬克思原注（“資本論”第1卷的所有其他腳注也都是馬克思注的。——編者）

② 尤爾：“工”哲學”（巴黎，1836年法文版，第2卷，第39、40、67、77頁及其他各頁）。

法兰西慢慢跟在英格兰后面。在那里，十二小时法律的創立，必須有二月革命作催生^①。它所制定的法律，是模仿英国的，但比較更不完全得多。但法国的革命方法，也有它的特别长处。英国立法在环境压迫下，反于志愿地，时而在这点屈服，时而在那点屈服，至多不过孵化出一个新的法律上的合尾鼠^②。法国的工厂法，却一下子，就把劳动日的限制，加在一切工場和工厂。法国法律当作原则来宣布的东西，在英国，最初是在儿童少年人及妇女的名义下爭取得的，近来才当作一种普遍的权利来要求^③。

同前书，第 356—358 頁。

但手工制造业时期的特有的机器，总归是由許多部分劳动者

① “1855 年巴黎国际統計會議”的报告中說：“限制工厂和工場の劳动日为 12 小时的法国法律，沒有規定这个劳动应在确定的時間内进行，因为它只規定，儿童劳动只准在早晨 5 时至晚間 9 时之内使用。有些工厂主，就利用这个致命性的沉默所給予他的权利，每日（也許除开星期日）无間断地叫人劳动。为此目的，他們使用了两班工人。每班在工厂内的工作，都不超过 12 小时，但工厂的工作，仍是昼夜不断。法律是沒有違反，但人道呢？”报告除力說“夜間劳动对于人身体有破坏的影响”外，尚力說：“男女在夜間在一个灯光不亮的工場内靠在一起，可以招致致命的結果。”

② “例如，在我管轄的区域内，就有一个工厂建筑物，在其内，同时經營漂白业和染色业，經營印花业，更經營加工业。前二业，是应受漂白工厂染色工厂条例限制的；印花业，是应受印花工厂条例限制的；加工业則是受工厂法限制。”（“1861 年 10 月 31 日报告”第 20 頁貝克尔先生的报告）貝克尔先生在列举这种种条例的种种規定，指明它們非常复杂以后，还說：“很明白，在工厂主起意要躲避法律的地方，要保証这三个国会条例切实履行，是极困难的事。”审判官先生所能保証的，只是訴訟。

③ 最后，工厂視察員也說：“这种异議（資本对于法律限制劳动時間的异議），必須在劳动权这个大原则之前屈服。……到了一定的時間，雇主就不复有支配工人劳动的权利，而由工人自己去支配自己的時間，纵然他还是沒有完全疲乏。”（“1862 年 10 月 31 日报告”第 54 頁）

結合而成的总劳动者。一个商品生产者必須依次担任而在劳动过程全体中交錯着的各种工作,是以各种方式,向他提出要求。在一种工作上,他必須展开較大的力;在第二种工作上,他必須展开較大的熟練;在第三种工作上,他必須展开較大的注意等等。同一个人决不能以相等的程度,具有这各种資质的。在这各种工作分开,独立化,一个还一个以后,劳动者們就可以依照各人的特长,一类一类地一組一組地划分开来了。他們的天賦的特殊性,是分工依以长芽的基础;但工場手工业一經被采用,又会把原来只适宜担任一个特殊机能的劳动力发展。总劳动者現在可以依相等的优秀程度,具有各种生产上必要的资质,并依最經濟的方法,来使用它們。因为,它会使它的各种器官,个别化为特殊劳动者或劳动組,专门去担任它們的專屬的机能^①。部分劳动者成为总劳动者的肢体时,他的片面性和缺陷性会成为他的完全性^②。习于一个片面机能的結果,是使他成为一个在这个机能上天然能发生更准确作用的器官;同时,总机构的联系,又强迫他必須以一个机械部分的规律性来发生作用^③。

因为总劳动者的各种机能,有些是更簡單的,有些是更复杂

① “因为工作分成各种各样的过程,各种过程所需的熟練程度和膂力程度各不相同,所以制造厂主能按照各种过程的所需,来购买适量的熟練和膂力。假令全部工作是由一个劳动者去做,他就必須有充分的熟練,来做最巧的工作,又必須有充分的膂力,来做最苦的工作了。”(巴伯基:“机器經濟論”,倫敦,1832年版,第19章)

② 例如筋肉之片面的发展,骨的屈曲等等。

③ 在答复調查委員的問題——少年人如何能不断工作——时,馬夏尔先生(一个玻璃制造厂的总經理)的答复是很对很对的。他說:“他們不能忽略工作;动工之后,他們就必須繼續做下去。他們是正好象机器的部分一样。”(“童工調查委员会第四报告[1865年]”,第247頁)

的，有些是低級的，有些是高級的，所以，它的器官（即个别的劳动力）必須有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因此，工場手工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級制度，并且有一个工資的等級制度和它相符合。一方面，有个别劳动者为一个片面的机能所占有，終生为这个片面的机能所吞并；另一方面，这个等級制度中的各种工作，也要求能适合于生得的和习得的熟練^①。不过，每一个生产过程，仍然会引起一些任怎样一个人都能担任的简单的操作。现在，这种操作，也和內容比較充实的活动要素失去了流动的关联，硬化为專屬的机能了。

所以，工場手工业会在它所侵入的手工业內，生出一个所謂不熟練劳动者階級来，那是手工业經營所决无的。工場手工业既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以发展局部的特殊性成为技能，同时，又使任何发展都没有这件事，成为一种特殊性。在等級制度旁边，发生了一种简单的区别，以致把劳动者分成熟練者和不熟練者。后者全然不須有学习費用；前者的学习費用，也因职务已經簡單化，所以比手工业者的学习費用更少得多。在这二場合，劳动力的价值都减低了^②。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劳动过程的分解，会引出新的总合

① 尤尔博士，在他对大工业的頌辞中，比他以前的在这个問題上面沒有論战兴味的經濟学者，甚至比他的同时人（例如巴伯基，他在数学方面、力学方面，确比尤尔高一着，但他特别喜欢从工場手工业的立場，来理解真正的大工业），是更銳感地感到了工場手工业的特征。尤尔說：“使劳动者适合于特殊工作这件事，便是分工的本質。”在別处，他又說分工使“劳动适合于各人不同的才能”；最后，又說全部工場手工业制度，是“分工或工作等級”的制度，是“依不同熟練程度而实行的分工。”（尤尔：“工厂”哲学，第19頁至23頁及以下各处）

② “每一个手工业者，因此……已能在一种简单工作上，完成他自己，……成了更便宜的工人。”（同前书，第19頁）

的机能；那在手工业上，是全然沒有的，或不会依同样大的范围出現。由学习費用消灭或减少而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相对减低，直接包含着資本价值增殖作用的提高；因为，一种事情，只要它能縮短劳动力再生产上必要的时间，就会把剩余价值的范围扩大。

同前书，第 367—371 頁。

机能的劳动体，在简单的协作上，是資本的一个存在形态，在工場手工业上，同样是資本的一个存在形态。由多数个别的部分劳动者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資本家的。所以，由劳动的結合引起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資本的生产力了。真正的工場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劳动者，受資本的命令和訓練，且还在劳动者間，創立一个等級的組織。简单的协作，大体說来，沒有变更个人的劳动方法；工場手工业却从根柢上把它革命了，并在根本上襲击了个人的劳动力。拉布拉达諸州的屠戶，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工場手工业人为地养成工人的精細技艺的发展，压抑整个生产的冲动和謀划，而使工人变成畸形人。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分配在不同的个人間；个人的本身被分解开来，轉成为执行該一部分工作的自动机①。門納尼亚斯·阿格利巴的无稽的寓言——把人看做只是他自己的身体的一断片——成为现实的了②。劳动者原来是因为自己沒有生产一个商品的物質手段，所以把劳动力卖给資本；現在，他的个别的劳动力不卖给資本，就不能有所工作了。它的机能，只能發揮在这样的联系中；这种联系，必須在

① 斯条亚把工場手工业劳动者定义为“在部分劳动上使用的活的自动机”。（汉米尔頓編：“斯条亚全集”，第 3 卷，爱丁堡，1855 年版，“政治經濟学群話”，第 318 頁）

② 在珊瑚，每一个个体都实际是全群的胃脏。它供給全群以营养料，不象羅馬貴族那样从全群取去营养料。

它售卖之后，才在资本家的工厂内存在。依照自然的性质，工厂手工业劳动者不能独立作任何一件事，他必须当作资本家工厂的附属物，才能展开生产的活动^①。耶和华的选民，在额上写有为耶和華所有的字样，分工却在工厂手工业劳动者面上，打上了烙印，表示他为资本所有。

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是象未开化人把一切战争技术当作个人的计略来行使一样，小規模地展开他的知識、判断和意志的。但现在，这种种能力，只对于工厂全体，才是必要的了。生产上的精神能力，就因为已经在許多方面消灭，所以能在一方面把它的規模扩张。部分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②。工厂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是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当作别人的所有物，当作支配劳动者的权力，和劳动者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开始于简单的协作，发展于工厂手工业，完成于大工业。在简单的协作上，资本家是在一个一个的劳动者面前，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在工厂手工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大工业则把科学当作一种与劳动分离并为资本服务的独立的生产能力来利用^③。

① “能精通一个手工业全部的劳动者，可以在任何处依这种劳动来謀生；但工厂手工业劳动者不过是附属物，离开一岗劳动的人，便没有用处，是不能独立的，所以，随便什么規則，只要人认为妥当，他就不得不接受。”（斯托赫：“政治经济学教程”，彼得堡，1815年版，第1卷，第204頁）

② 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1頁。“一人所得，可以就是别人所失的。”

③ “有知識的人和生产劳动者，可以彼此分得很远。知識，不复在劳动者手中，当作为自己而增加自身生产力的手段，那几乎在各处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知識成了一种与劳动分离并且和它相对立的工具。”（湯姆生：“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倫敦，1824年版，第274頁）

在工場手工业上，总劳动者从而資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由劳动者在个别生产力上的貧乏引起的。“无智是迷信之母，也是产业之母。思慮与想象力是易犯錯誤的。手足的活动习惯，既与思慮无关，也与想象力无关。所以，工場手工业是在人类最少思索的地方最繁荣。在那里，工場可以看作一个机器，而把人看作它的构成部分。”^①事实也是这样；18世紀中叶若干制造业者，宁愿使用半白痴的人，来担任某一些简单的但形成工业秘密的工作^②。

亚当·斯密說：“大多数人的悟性，都是由他們日常的工作必然形成的。終生从事少数种简单工作的人……沒有使用悟性的机会。……他們通常是尽人类之所能，成为最愚鈍最无智的。”斯密描写部分劳动者的愚昧以后，接着又說：“单調的固定的生活，自然会墮落他的志气。……那还会破坏他的身体的活动力，使他在慣作的部分工作之外，不能活潑地、持久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他在他的特殊职业上取得了技巧，但这种技巧的取得，不免把他的理智的、社会的、斗争的德性牺牲掉。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内，这都是貧穷劳动者（即人民大多数）必須陷入的状态。”^③为要防止多数人

① 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0頁。

② 杜克提：“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倫敦，1846年版，第1卷，第149頁。

③ 亚当·斯密：“国富論”，第5篇，第1章，第2节。福开森曾說明分工的不利結果。亚当·斯密既是福开森的弟子，他对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明白的。但在他的著作的緒論中，他是贊美分工，不过附帶暗示那是社会不平等的源泉。到第五篇論国家收入的地方，他才再提出福开森的見解来。在“哲學的貧困”中，关于在分工問題的批判上，福开森、亚当·斯密、勒蒙特和薩伊間有怎样的历史关系，我已經說了必須說的話。工場手工业的分工，还是第一次在那里，当作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态来看。（馬克思：“哲學的貧困”，巴黎，1847年版，第122頁以下）

民因分工而起的完全的萎縮，斯密曾提議以国家設施的国民教育，作为預防性的同类疗法。加尼尔——法国第一帝国的当然元老院議員，曾注釋斯密的著作，并将其譯成法文——一贯地反对这一种說法。他以为，国民教育是與分工的根本法則相抵触的，有了它，“我們所有的社会制度就会全被推翻”。他說：“象其他各种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腦力劳动^①間的分工，会比例于社会（他是正确地用这二字来指示資本、土地所有权和他們的国家）的富的增加，而越加明确。象其他各种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結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么？应当阻止它的自然的进行么？应当用国库收入的一部分，来使这两种要求互相分开的劳动混合起来么？”^②

身心方面某种程度的萎縮，甚至和社会全体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工場手工业时期因为把劳动部門之社会的分割更厉害得多地推进了，并由它所特有的分工，在生命的根源上面襲击了个人，所以最早給予了工业病理学的材料和刺激^③。

① 福开森已經在“市民社会史”第281頁說过了这个話：“思惟自身，在这个分工时代，也能够成为一种特殊职业。”

② 加尼尔譯注的“国富論”第五篇法譯本第4頁至5頁。

③ 勃篤亚实用医学教授拉瑪志尼1713年公刊一个著作，題名“工业病”。此书1781年譯成了法文；1841年，再为“医学百科全书”第七卷談話录：古典作家所采录。在大工业时期，工人疾病的目录当然是大大增加了。关于这个问题，可參看方台勒：“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工人的生理卫生与精神卫生”，巴黎，1858年版，及“各种地位年齡性別所特有的疾病”全六卷，烏尔謨，1860年版。1854年技术协会會委派一个調查工业疾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各种文书清单，收在托威金汉經濟博物院的目录中了。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极重要的。还可參看萊希所著“論人类的退化”，歌兰根，1868年版。

“把一个人分割开来，如得其当，便是处死他，不得其当，便是虐杀他。……劳动的划分，是人的虐杀。”^①

同前书，第 375 页。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业时期——在那时，工場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形态——有多方面的障碍，使它所特有的倾向，不能充分发展。如我們所看到的，工場手工业在工人的等級編制之外，还創造了熟練劳动者和不熟練劳动者間的简单的分割，但因前者有压倒势力，以致后者的人数仍然极有限。工場手工业虽曾以其特殊工作，适合于其活劳动器官的年齡、力气与发展程度，从而有一种趋势，要对妇女和儿童施以生产的榨取，但这个趋势，大概說，仍为习惯及成年男工人的反抗所阻碍。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虽然减低了劳动者的教育費用，从而减低了他的价值，但較难的部分劳动，仍須有长时期的訓練，甚至在这种修业时期已成多余时，工人們仍热心要把它保存。例如，在英格兰，我們就发现，定修业时期为七年的学徒法，在工場手工业时期的末期依然有效，那是第一次由大工业复灭的。……

同前书，第 392—393 页。

我們講过，由协作及分工而生的生产力，不費資本一錢。那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蒸汽和水那样的与生产过程适合的自然力，也是不費資本一錢的。但象人类呼吸必須有肺一样，他要生产地消費自然力，必須有一个“人手的制品”。要利用水的推动力，水車是必要的；要利用蒸汽的伸張力，蒸汽机是必要的。就这点說，

① 厄卡特：“通用語”，倫敦，1855 年版，第 119 頁。黑格尔关于分工，有一种极异端的見解。他在他的“法律哲学”中說：“有教育的人，原来是指那一种人，他能做別人做的一切事情。”（黑格尔：“法律哲学”，柏林，1840 年第二版，第 247 頁）

科学是和自然力一样的。电流作用范围内磁针的自差法则，或铁周围通电流后即行磁化的法则一經发现，就无须再花费一个铜钱^①。

同前书，第405—408页。

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曾怎样引起精神上的颓废，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及其他各著述家，已经说得这样透彻，所以在这里，我只要把这一点提到就够了。但人为地把未成熟的人化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还会引起智力的荒废。这种荒废，和自然的无知状态是极有分别的。因后者不过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状态中，不会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丰度破坏。就因为有这样荒废，英国国会才规定，在每一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内，对于生产上使用的14岁未滿的儿童授以普通教育，是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事项的不伦不类的文句，使强迫教育大体上成为徒有其名的行政机关缺乏，工厂主对于这种教育法规的反对，和他们实际上躲避这种法规的诡谋，再明白没有地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对此，应由立法院負其全責；它所通过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法律；外表上看，它所照顾的是儿童的教育，但没有包含一个规定，表示这个目的，应如何才能有保证地达到。它只规定儿童每日有若干小时(3小时)必须在称作学校的四壁之内被关着，规定儿童的雇主每星期必须收集由那种自称为男教师或女教师的人发出的上学证明书。”^② 1844年修正工厂法

^① 一般說，科学是不費资本家一个铜钱的。但这个事实，不会阻止资本家去利用科学。资本并吞别人的劳动，也并吞“别人”的科学。但科学也好，物质财富也好，“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总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尤尔博士也叹息着說，他的亲爱的利用机器的制造业者，对于机械学是漠然无知的；李比希也举了许多事情，証明英国化学厂厂主对于化学一点也不懂。

^② 霍納：“1857年6月30日工厂观察員报告”，第17頁。

通过以前，上学证明书常由男教师或女教师画个十字代替签名，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有一次，我参观了一个发行上学证明书的学校，我看见教师的无知状态，吃了一惊，问：‘先生，敢问先生识字不？’他回答说：‘唉，一点点。’他也发行上学证明书。为辩护这种权利计，他说：‘无论如何，我总比我的学生知道得多些。’当1844年法案尚在制定中的期间，工厂视察员关于这所谓学校的丑态，已经揭发无遗。从那里发出来的上学证明书，他们不能不承认是合格的。但由他们的力争，自1844年法案通过以来，上学证明书上面的数字，必须教员亲笔填写。他还须在它上面签上他的完全的姓名。”①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曾提示同样的经验。“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学校是安·基琳夫人主持的。我们叫她把姓名拼音，她一开口就错了。她用了一个O字开头，但立即改口，说她的姓名，是K字开头的。在她签名的上学证明书上，我发觉，有种种签法。她的笔迹，证明她没有教书的资格。她自己也承认，她不能登记上课簿册。……在第二个学校，我发觉教室有15呎长10呎宽，但有学生75人，在自言自语地说些叫人听不懂的话。”② “从这种只发行儿童上学证明书的地区，当然不能受得任何有价值的教育。但不仅如此。即在师资相当可以的学校内，也因为有各种年龄（三岁以上）的儿童挤在一块，以致教师徒劳而无功；这种教师的生活是极苦的，他的生活费是由学生缴纳的一个辨士一个辨士凑合起来的。并且，校具是极稀少的，书籍及其他教授用品是不足的，拥挤的嘈杂的空气，对于贫苦儿童的影响，又是极有害的。我曾参观许多这种学校，发现其中的学生绝对不作什么事情；但这样就算

① “185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8、19页。

② 金凯德爵士：“1858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31、32页。

上学，在官厅的统计上，这种儿童也就算受了教育。”^① 在苏格兰，工厂主曾竭力避免雇用必须上学的儿童。“这一点，已经可以证明，工厂主对于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是嫉恨痛恶的。”^② 这种事实，以惊人的程度，发生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管束的印花工业上。依照该法的规定，“每一个在这种印花工厂作事的儿童，必须在雇用第一日以前6个月内，至少进学校30日，时间应在150小时以上。在继续雇用每6个月的期间内，又至少须进学校30日，时间也应在150小时以上。……上学的时间，必须在午前8点钟至午后6点钟。每日上学的时数，不得少于2小时半，也不得多于5小时。不然，是不能算在150小时内的。在普通情形下，儿童会在30日内，每日午前午后都上学。每日5小时，30日期满后，150小时法定的上学时间已经有了，用他们的话说，上学证明书已经有了，他们就到印花工厂去，一直作到6个月满。然后，次一个上学期间来了，他们再上学，又是到已有上学证明书的时候为止。有许多已经上学满150小时的儿童，在印花工厂作满6个月后，再回到学校里来，情形是和初次进学校一样。上一届上学所获得的一切教育，都失去了。……就是一些印花工厂说，儿童上学的时间，完全视工厂营业的需要而定。法定的上学时间，是在6个月内，零零碎碎，每一次3点钟至5点钟凑合成的。……譬如，今天是午前8点钟至11点钟上学，明天是下午1点钟至4点钟上学，接着几天不上学，然后又在下3点钟至6点钟上学；3天4天或一星期上学之后，又连接3星期或一个月不上学；此后，又随雇主的便，间或到学校去几点钟。总之，儿童忽从学校推到工厂，忽从工厂推到学校，到

① 霍纳：“1857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7、18页。

② 金凯德爵士：“1856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66页。

150 小时已經数滿为止。”^① 儿童与妇女以过大的数目加入結合的劳动队伍以来，机器就終于把成年男工人在手工制造业时期对于資本专制还保留的一些反抗力打破了^②。

同前书，第 471—475 頁。

我現在要說到所謂家內劳动。我們要了解这个以大工业为背景的資本剝削范围和它的怕人性質，比方說，我們可以觀察一下英格兰若干僻远的外表上非常恬靜的在村落內經營的制釘业^③。但在此，我們只要从花边制造业和草帽辮业（那还未曾采用机器經營，也未曾与机器經營和手工制造业經營相竞争），引述几个例証。

在英国花边业所使用的 15 万人中，受 1861 年工厂法管束的，約有 1 万人。在其余 14 万人中，有惊人的多数是妇人，和男女少年及儿童（虽然男性仅占少数）。这种“便宜的”剝削材料的健康状

① 雷德格雷夫：“1857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 41、42 頁。在原工厂法（不是指本文所說的印花工厂法）已实行相当时期的英国各产业部門，教育条款实行上的障碍，近几年来，已經相当克服了。但在不受工厂法管束的产业，則玻璃工厂主吉德士的見解依然盛行着。他对調查委員准特說：“据我所見，过去数年間，工人階級一部分所受的教育增加了，但这种增加，是一种禍害。那是危險的，因为它会使他成为独立的。”（“童工調查委員會第四报告”，倫敦，1865 年版，第 253 頁）

② “厄君，一个工厂主，他曾对我說，他的蒸汽織机，是完全使用女性的，……已婚的女性，尤其是有儿女必須扶养的已婚女子，最受欢迎。这种妇女，要比未婚女人更細心老实得多，她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人类的美德，尤其是女性特有的美德，是被用来害她們自己了。女人是更守义务，更溫柔的，但这一切都成为她們受奴役受痛苦的手段了。”（艾釋黎勳爵 1844 年 3 月 15 日的一篇演說，題名“十小时法”第 20 頁）

③ 在这里，我是指槌成的釘，不是指由机器切造的釘。參看“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三报告”，第 XI、XIX 頁，第 125—130 号；第 52 頁，第 11 号；第 114 頁，第 487 号；第 137 頁，第 674 号。

况，可从托魯門医师(諾亭汉普通疗养院医师)編制的下表去推知。在 686 名患病的花边女工中(大多数是 17 岁至 24 岁)，患肺病的人数，占如下的比率：

1852 年每 45 人中有 1 人	1853 年每 28 人中有 1 人
1854 年每 17 人中有 1 人	1855 年每 18 人中有 1 人
1856 年每 15 人中有 1 人	1857 年每 13 人中有 1 人
1858 年每 15 人中有 1 人	1859 年每 9 人中有 1 人
1860 年每 8 人中有 1 人	1861 年每 8 人中有 1 人①

肺病率的这种增加，就在最乐观的进步主义者和最会說話的德意志自由貿易販賣家看来，也應該是滿意的。

1861 年的工厂法，約束了用机器制造的花边制造业(以机器制造花边，在英国已經常例了)。我們要在這裡略加考察(只考察在家內劳动的工人，沒有說到那些集中在制造厂及棧房內的)的部門，又可分为二部：其一是花边加工(在机器所制成的花边上最后加工，包含着許多亞种)；其二是花边織造。

花边加工的工作，当作一种家內劳动，是在“主妇家”內进行，或在女工自己家內独力或和儿女一道进行的。“主妇家”也是由貧穷的妇人開設的。工場是她自己的住室的一部分。她从工厂主棧房主那里包下工作来，雇用妇人、少女和幼童劳动。使用的人数，視房間的大小与营业的在变动中的需要而定。被雇女工数，在若干地点是 20 至 40 人，在別一些地点是 10 至 20 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齡是 6 岁，但有許多儿童在 5 岁未滿以前，就开始工作了。通常的劳动時間，自早晨 8 时起至晚間 8 时，中間有 1 小时半是吃飯的時間。那是极不規則的，而且往往是在齷齪不堪的工場內吃。在生意好的时候，工作往往从早晨 8 时(有时是 6 时)

① “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二报告”，第 XXII 頁，第 166 号。

起，至晚間 10 时、11 时或 12 时。法律規定，英国营房內，每个兵士应占有 500 立方呎至 600 立方呎的空間；在陆军医院內是 1,200 立方呎。但在这样的工場內，每人不过占 67 立方呎至 100 立方呎的空間。还有煤气灯把氧气消耗。为使花边保持洁淨起見，即在冬天，工作的儿童也不得不把鞋脫去，虽然工場鋪有石板或磚块。“在諾亭汉，我們常看見 15 名至 20 名儿童，挤在一个也許不过 12 呎平方的小房間內，在每日 24 小时內作 15 小时甚无味、甚單調、劳动条件又极不卫生、因而异常吃力的工作。……最年幼的儿童，也須有惊人的緊張的注意和速度，从来不許指头的运动停止或減緩下来。有人向他們問話，他們也从不抬起眼睛来，趾瞬刻的光阴虛擲过去。劳动時間越是延长，“主妇”当作鞭策用的“长棒”，就越是用得多。“儿童漸漸疲勞了。他們长久从事一种單調的、費眼力的、因姿勢必須保持不变而消耗精力的工作快要終了的时候，他們簡直象鳥一样，不能安逸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工作。”^①女工在自己家里(这所謂家，在近代的意义上，就是指一間租賃的房屋，多半是一間擱樓)和儿女一道劳动的情形是更坏。这种劳动，是在諾亭汉周圍 80 哩內进行的。在棧房內作工的儿童，于晚間 9 时或 10 时归家时，还往往带一包花边回家去，在家里加工。資本家伪善者虽然由他的雇員之口，用这样的甘言對他們說“这是給母亲作的”，但他知道得很清楚；可怜的儿童还是必須坐下来帮助^②。

花边織造工业主要是在英国两个农业区域内經營。其一是汉尼登花边制造区域，該区沿德文夏南岸二三十哩地方，并包括北德文夏若干地方。其二包括巴金汉、貝德福、諾桑蒲吞諸州的大部分，

① “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二報告” 1864 年，第 XII、XI、XIII 頁。

② 同前報告，第 XXI、XXII 頁。

及牛津、汉亭登二州的邻近地带。工場一般就是农业日佣劳动者居住的小屋。有許多制造业者，使用这种家內劳动者3,000名以上。那主要是儿童与少年人，全是女性。在花边加工业上看到的各种情形，都在这里复演了。唯一的差别是所謂“花边学校”代替了“主妇家”。这种学校，是由貧妇人在她的小屋里开办的。“学校”中的儿童是从5岁(有时不到5岁)起至12岁或15岁。年齡最小的，在最初一年，每日作工4小时至8小时。稍长的，就从早晨6时起，作至晚間8时或10时。“工作的房間，照例就是小屋的臥室。为防止大风侵入，烟囱是閉着的。工人们須由自己的体温来保持温度，即在冬季，也往往如此。有时，所謂教室就象一个沒有火炉的小貯藏室。……这种狗窠一样的小屋，是异常挤的，空气是非常坏的。水沟、便所、腐敗物及其他各种通常会小屋出路上堆着的齷齪，也发出有害的影响。”說到空間位置：“一个花边学校有18个少女和一个主妇，每人仅占有33立方呎。別一个学校，气味是聞不得，有18个人，每人仅占有 $24\frac{1}{2}$ 立方呎。在这种产业上，有2岁至2岁半的幼童被使用。”^①

巴金汉与貝德福二州花边織造业告終的地方，就有草帽辮业。赫特福州的大部和爱色克斯的西部和北部，也有这种产业。1861年，草帽辮业与草帽制造业，共使用48,043人；中有3,815人是各种年齡的男子，其余都是女性。20岁未滿的女子，共14,913人，其中有幼童7,000人。在这种产业上，草辮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儿童照例从4岁起，且往往在3岁到4岁之間就开始学习制草辮的方法。他們当然不曾在這裡受任何教育。他們到这种学校来，只是为了他們的半餓的母亲指定給他們做的工作。他們大都要每日

① “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III、III頁。

織 30 碼草辮。兒童自己為了區別這種吸血機關，常把普通小學校稱為“自然學校”。母親們還往往在他們放學後，叫他們在家里工作，一直作到晚上 10 時，11 時，乃至 12 時。麥藁刺着他們的手；因為必須不斷以唾液把麥藁浸濕，他們的口常被割破。照巴拉德醫師說，倫敦醫官一般的意見是每一個人的寢室或工作室，至少應有 300 立方呎的空間。但草辮學校的空間位置，比花邊學校還小。每人，少則 $12\frac{2}{3}$ 立方呎，17 立方呎， $18\frac{1}{2}$ 立方呎，多也不及 22 立方呎。據童工調查委員淮特說：“較小的一个数字，与一个兒童被包在一个每边长 3 呎的箱內時所占的空間相比，還不及其二分之一。”兒童們就要在這種情形下，生活到 12 歲至 14 歲。幾乎要餓死的壞透了的雙親，只知道尽可能榨出兒童的勞動。無怪兒童一旦長成，就離開他們，不管他們的事。“在這樣培養起來的入口中，無怪會如此無知，如此放蕩。……他們的道德，是在最低潮。……大多數婦人都有私生子，並且有許多婦人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有私生子，所以，那怕最熟悉犯罪統計的人，見此情景，也不免吃一驚。”^①但基督教問題專家曼台蘭伯特伯爵，還說有這種模範家庭的祖國，是歐洲的基督教的模範國家！

工資，在上述二產業部門，一般是極低的（草辮學校的兒童，例外的最高限工資不過是 3 先令），但因通行以貨物支付工資的方法（此法，在花邊織造區域，尤為盛行），所以實際上還大大被壓到了它的名目額以下^②。

同前書，第 488—502 頁。

大體說，工廠法所規定的教育條款也是貧弱的，但它還是把小

① “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二報告”，1864 年，第 II、III 頁。

② “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一報告”，1863 年，第 185 頁。

学教育当作劳动的强制条件来宣布了^①。这个条款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以教育与体操^②结合于体力劳动是可能的，以体力劳动结合于教育与体操也是可能的。工厂视察员在听取学校教师的证明以后，发觉了工厂儿童，与正式日校学生比较，虽只受半数时间的教育，但学得的东西是一样多，且往往更多。“这种现象是简单的。他们虽只半日到校，但他们时时觉得新鲜，并且几乎时时准备并且愿意接受教训。半时间劳动半时间受教育的制度，使工作与健康交互成为休息和鼓励。这种制度，比之在工作与健康之中，继续不断做其中的一项，是与儿童更适合得多的。一个从早晨起坐在学校内的儿童（尤其是暑天），不能和一个从工作下来心情愉快活泼的儿童竞争，乃是当然的事。”^③关于这一点，西尼耳 1863 年在爱丁堡社会学大会的演说，也可以为证。在那里，除了别的事情，他曾说明，上层及中层阶级儿童之单方面的不生产的和长时间的受业时间，徒然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教师又不仅无益地，并且有

① 依照英国的工厂法，父母不得送未满 14 岁的儿童，到“受管束”的工厂去工作，除非同时让他们受初等教育。这个法律的遵守，是由工厂主负责的。“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那是劳动的一个条件。”（“1863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 111 页）

② 以体操（在少年入为军事训练）结合于强制教育，对于工厂儿童和贫民学校儿童，会发生有利的结果。关于这点，可多看西尼耳在社会科学促进国民协会第七届年会的演说辞（这篇演说，曾载在“议程报告”中，伦敦，1863 年版，第 63、64 页）。还可参看“1865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 118、119、120、126 页以下。

③ “1865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 118 页。有一位坦直的丝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说：“我确信，生产一个优秀工人的真的秘诀，是从幼年期起，将劳动和教育结合。当然，工作不能太重，不能太繁，不能太不卫生。我希望，我自己的儿童有劳动和游戏来调剂他们的学校功课。”（“童工调查委员会第五报告”，第 82 页，第 36 号）

害地，浪費兒童的時間、健康與精力”^①。象歐文詳細說明過的那樣，未來教育的胚芽，是從工廠制度發生的；這種教育使每一個已達一定年齡的兒童，都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使一個完全的人終生為一個部分工作所吞併。我們講過，大工業是技術地把這種分工以及由這種分工引起的結果廢止了。但大工業的資本主義形態，更可怕地再生產出來了這種分工。這在真正的工廠內，是由於勞動者變成了一個部分機器的有意識的附屬物；而在其他各處，却部分地由於機器及機器勞動的間或的使用^②，部分地由於婦女勞動、兒童勞動及不熟練勞動被採用作分工的新基礎。工場手工業分工與大工業性質間的

① 西尼耳：“議程報告”，第65、66頁。——試比較西尼耳1863年的演說和他1833年對於工廠法的辯護；或比較這個大會的見解和英國若干農村區域今日仍有許多窮父母為飢寒所逼不得教育其子女的事實；我們就可以說明，大工業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會由物質生產方式 and 社會生產關係的變革，改變人的頭腦。例如關於窮父母被迫不得教育子女這一點，斯累爾先生曾報告說，在桑牟塞，貧民因要請求教區救濟，往往被迫叫子女退學。菲爾登市牧師沃拉吞先生也說，有若干家庭，“因為送兒童上學”，以致救濟請求不蒙批准！

② 有些地方，手工機器（即由人力推動的機器），直接或間接與發展的機器體系（即由機械動力推動的機器）相競爭。那些地方，就推動機器的工人們說，是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原來是蒸汽機代替勞動者，現在是勞動者代替蒸汽機。勞動力的緊張和支出，達到可驚的程度，而受這種苦處的，還多是未成年人！委員隆格就發覺，在考文特勒及其附近，往往雇用10歲至15歲的兒童來推動絲帶織機。且不說那些推動小機器的還更年幼的兒童了。“這是異常吃力的工作。兒童成了蒸汽力的單純的代用品。”（“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五報告”，1866年，第114頁，第6號）——關於這種“奴隸制度”——這是官方報告給它的名稱——的殺人的結果，也可參看該報告。

矛盾，是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譬如它就在这一种可怕的事实上面表现出来了——近代工厂和手工制造厂内使用的儿童，大部分从极幼小的年龄起，就被束缚专门从事一种最简单的操作，但经过多年的剥削，还是不能学会任何一种有用的，甚至后来在同一手工制造厂或工厂内有用的劳动。以英国的印书业为例。该业的旧制度是与旧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相适应的。依照这种制度，每一个徒弟都要由较轻易的劳动进而从事内容较充实的劳动。他们经过种种训练，然后成为完全的印刷工人。无论何人，要从事这种用手作的职业，都须能读与写。但自有印刷机以来，这一切都变化了。印刷机只使用两种劳动者。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是照应机器的；一种是少年工人，大都从11岁至17岁，他们的专门职务是把纸张送到机器去，或把已经印好的纸张从机器取出。他们每星期有几天要不断从事这种单调的工作（特别在伦敦）至14小时，15小时，乃至16小时，有时还连续工作至36小时，其中不过有两小时吃饭和睡眠的时间！①他们大多数不认得字，照例是粗野的变态的人。“他们从事这种工作，不必有任何知识上的训练。也用不着熟练，更用不着判断力。他们的工资与一般儿童的工资比较，虽比较地高，但不会和年龄一同提高，他们大多数不能希望有较良的待遇，不能希望提升到机器照应工人的更负责任的位置，因为每一个机器只用一个照应工人，但至少须用两个往往4个少年工人。”②所以，待他们的年龄长大，不适于作这种儿童工作之后（17岁以后，便不适于作这种工作了），他们便会从印刷所解雇出来。他们从此流落街头，成为罪犯的补充队。虽然有各种尝试，希望在别处给他们以职

①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五报告”，1866年，第3页，第24号。

② 同前报告，第7页，第60号。

业，但他們的无知、野性、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墮落，使这一类企图都归无效。

关于工場內的工場手工业分工我們所說的話，也适用于社会內部的分工。在手工业与工場手工业仍然是社会生产的一般基础时，生产者专属于一个生产部門，把职业原有的多面性裂断①，是一个必要的发展要素。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每一个特別的生产部門，都經驗地发现它的适合的技术形态，徐徐完成它，而在达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又迅速地把它結晶起来。除了商业供給的新劳动材料，还有劳动工具的徐徐的变化，会在这里或那里引起变化。但經驗上适合的形态一經取得，就会凝固起来。一种形态，由一代傳至一代，往往相傳千年不生变化的事实，証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特征的事实：一直到18世紀，特別的职业，还被称为秘訣②。只有經驗上职业上內行的人，能通透其中的奧妙。这一幅帷幕，把人类自己的社会的生产过程，在人类面前隱蔽着，使各种自然发生的特殊化了的生产部門彼此間，甚至对于职业上內行的人，也成为秘謎。大工业把这一幅帷幕撕破了。大工业的原理（不顧人的手，將各生产过程直接分解为它的构成要素），創造了完全近代的工艺

① “苏格兰高地有若干处，……有許多牧羊者和小屋农民，他們和妻子到教堂去时所穿的衣服，在制造上，只曾經过他們自己的手，因为制造衣服的材料是羊身上剪下来的，是麻田內栽种起来的。并且，制造此等物品时所用的东西，除鞋針、縫針、頂針、戒指及鉄制的織机裝置外，几乎沒有一件是买来的。染料也主要是由妇女在草木等等上面采取的。”（汉米尔頓編：“斯条亚全集”，倫敦，第8卷，第327、328頁）

② 在挨西內·波洛的有名的“职业书”中，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話，帮伙要升作老板，必須宣誓，“以兄弟的爱，爱护同行，在职业上扶助同行，不故意泄漏本行的秘訣，为全体的利益，决不為要推銷本人的貨品，叫买者注意別人的出品的缺点。”

学。社会生产过程之杂多的、外表上不互相联系的、凝固的形态，分解为自然科学之意識的、计划的、为所欲效果而系統地特殊化的应用。工艺学发现了少数重要的基本的运动形态。人类身体的各种生产行为，不管所用的工具是怎样复杂，总要在这些各种基本形态上进行，象力学不会因为机器体系是异常复杂的，便看不见那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的反复一样。近代工业从来不把生产过程的現有形态看做最后的。所以，从前各种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在本質上是保守的，近代工业的技术基础却是革命的①。因机器、化学作用及其他方法之助，大工业在生产的技术基础上，經常引起变革，同时也就在工人的职能上以及在劳动过程的社会結合上經常引起变革。这样它也就同样經常地使社会內部的分工革命化，不断地把大批的資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門投到別个生产部門。所以大工业的本性，造成着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以及工人的全面的流动。但在另一方面，它又在它的資本主义形态上，再生产了旧式的分工及其凝固的特殊性。这是一种絕对的矛盾。我們已經看到，这个絕对的矛盾，怎样夺去了工人生活状态的安靜、安定和安全；并在夺去工人的劳动手段时，不断夺去他的生活資料②，威胁着要

① “不使生产工具，从而生产关系，从而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資产階級是不能存在的。反之，旧生产方式的原样的保持，却是从前一切从事产业的階級賴以存在的第一个条件。資产階級时代与其他一切时代依以区别的，是生产的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断的扰乱，永久的不安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刻板的关系，以及跟着它們起来的古老的被人尊敬の见解和观念，都被扫除了。新形成的东西，在能够凝固以前，就成了陈腐的。一切安定的和固定的东西，都被蒸发了，一切的圣物，都被褻瀆了。最后，一切人都不得以冷靜的眼，去注視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关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倫敦，1848年版，第5頁）

② “你夺去我生活的資料，

你也把我的生命夺去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使他自己和他的部分机能一同变成过剩的；这种矛盾又怎样狂暴地表现于工人阶级的不断的牺牲、劳动力的无限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荒蕪。这是消极的一方面。可是，如果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成为不能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的盲目破坏力，而到处遇到障碍^①，那么在另一方面大工业自己因其本身的灾难，使它不得不承认劳动的变换，因之也就是承认劳动者的尽可能更多方面的发展，乃是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如何使诸关系适应于此种规律之正常实现，就成为生死的问题。大工业把下述任务作为生死问题提出来：工人被留在后备军中供给资本剥削的变化着的需要——这样的惊人情形，应当被另一情形所代替，即：每人可以绝对适合于劳动的变化着的需要；单纯地担当某种细微社会职能的工人，——这样专精于一艺的部分个人，应当被全面发展的个人所代替，对于这样的个人，各种社会职能，只是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而已。这个革命过程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自然发展的要素之一是工艺学校与农业学校，另一个是职业学校。工人子女，在那里，对于工艺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使用法，受得若干的教育。工厂法，当作最早的从资本手里迫出的贫弱的趾步，虽然不过把小学教育和工厂劳动相结合；但没有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以后，还会在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使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内占得位置。又没有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态及与此相

①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时，曾这样自述。“我在加里福尼亚曾做种种职业。我决不相信，我是能作这样多种的职业的。我以为，我只宜印刷业。……但一旦置身于这个冒险者的换职业象换衬衫一样的世界中，我也就和别的冒险者一样了。因矿山劳动的待遇不甚好，我就到市镇上，在那里，我曾做活版工人，铺石工人，铅管工人等等。我发觉随便哪种工作我都宜做时，我觉得，我更不象一个软体动物，更象一个人了。”（科尔朋：“职业教育”，1860年第二版，第50页）

应的劳动者的经济关系，和这样的革命酵母及其目的——旧分工的废止——是最直接矛盾的。但一种历史生产形态的矛盾的发展，就是它归于瓦解，新形态得以形成的唯一的历史的路。“鞋匠，固守你的职业罢！”这一句话，虽是手工业者常见的绝顶，但自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匠阿克莱发明塞洛纺纱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汽船以来，就成为可怕的陋见了①。

工厂法只管束工厂和手工制造厂等等的劳动时，它当初不过表现为对于资本剥削权的干涉。工厂法进而管束所谓家内劳动②时，它又立即表现为对于父权（即近代所谓亲权）的干涉。这一步是胆怯的英国国会很久不敢做的。但事实的威力，使英国国会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大工业分解旧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及与此相应的家族劳动时，是连带把旧家族关系也分解了。儿童的权利，已经不能不主张。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的最后报告也说：“根据全体的证言，我们不能不忍痛地说，男女儿童在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国家保护。儿童劳动（广言之），家内劳动（狭言

①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特出的人物约翰·白拉斯，早在17世纪末叶，就极明白地了解了，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分工制度，有废止的必要。这种教育和分工，在社会的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肥大，在社会的别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瘦小。他说：“不劳动的学习，比之学习不劳动，不会是更好的。……体力劳动是原始的神的制度。……劳动之于身体健康，有如饮食之于生存；游惰固然使人免除痛苦，但疾病会把痛苦带来。……生命的灯，依劳动而加油，思想就是将油点用。……儿童的愚陋的使用（那是对于巴西多们和他们的近代模仿者的预见的警告），使儿童的心也愚陋。”（“设立一个工业大学的提议”，伦敦，1696年版，第12、14、16、18页）

② 这种劳动，大多数是在小工厂内进行。这种情形，是在花边业草帽制造业上看到的。但在设菲尔德、伯明罕等处的金属制造业上，还可以更详细地看到。

之)的无限制剥削制度是这样維持的: 父母对于自己的幼弱的儿女, 可以不受一点約束, 去發揮专擅的有害的权力。……父母不应有这样的专制权, 以致只为了要每星期榨取出一点工資来, 就把儿女变作机器。儿童有权向立法院請求在亲权的濫用下受保护, 因为这种濫用使儿童在体力方面致于破坏过早, 在智力方面、道德方面陷于墮落。”^① 但不是亲权的濫用, 使資本对于不成熟的劳动力, 可以为直接的或間接的剥削; 反之, 乃是資本主义剥削方法, 使亲权, 由那种与亲权相适合的經濟基础的破坏, 而致于被濫用。旧家族制度在資本制度內的瓦解, 虽然显得可怕可厌, 但由于大工业在社会的有組織的生产过程中, 給与妇女以及两性的青年与儿童以决定的作用, 所以大工业就在家庭范围之外为更高的家庭形式和两性关系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础。当然, 把基督教日耳曼的家族形态, 看成絕对的, 是和把古罗马的家族形态、古希腊的家族形态、东方的家族形态看成絕对的一样不合理。但它們依次繼起, 就成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并且, 这又是同样明白的, 由不分男女老幼的个人形成的結合劳动体的构成, 虽然在它的自然发生的粗野的資本主义形态(在那里, 是劳动者为生产过程, 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下, 是不道德状态与奴隶状态的有毒的源泉, 但在适当的情形下, 必然会轉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②。

工厂法本来是以特別法規的資格, 适用于机器經營的最初产物, 即紡紗业和織布业, 后来才普及化, 适用于一切的社会生产。这样普及化的必然性, 象我們說过的, 是由大工业的历史发展引

① “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五报告”, 第 25 頁, 第 162 号; “第二报告”, 第 38 頁, 第 285 号, 第 289 号; 第 35 頁, 第 191 号。

② “工厂劳动能够 and 家內劳动一样成为純洁 优美, 也許更純洁 优美的。”(“1865 年 10 月 31 日工厂視察員报告”, 第 127 頁)

起。在大工业的背景中，工場手工业、手工业、家内劳动的旧形态，是完完全全地革命了。工場手工业不断轉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轉化为工場手工业；最后在一个比較非常短的时期内，手工业和家内劳动的范围，又变成了貧苦的洞窟，让极凶暴的可惊的資本主义剝削，在那里，为自由的活动。但最后把問題决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是这样一种再三反复了的經驗：如果資本只在社会范围内某一个别的点上受到国家的管制，它就会在别一些点上更无节制起来，冀由此得到賠償^①。第二，是資本家自己也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那就是，要求对于劳动的剝削，加上平等的限制^②。关于后一点，我們且听听两种伤心的呼吁。布里斯托市庫克斯勒公司（釘、鎖等物的製造业者），曾自动在他們的职业内实施工厂条例。“因附近各工厂仍然实行旧时不規則的制度，所以他們受了一种不利，其童工往往被引誘在下午6时以后，再到别的工厂去繼續工作。”公司自然会說：“这是对于我們不公正也不利益的事。这将消耗儿童体力的一部分，使我們不能充分利用他們。”^③倫敦紙盒紙袋制造业者辛浦孙先生，也向童工調查委員陈述：“他愿意在請求法律干涉的請愿书上签名。……他在工厂夜間关門后，总是睡不好，因为想到別家工厂会作工到較晚的时间，把他的生意搶去。”^④童工調查委員更总括起来說：“大雇主的工厂受管束，同业的小經營却不受劳动时间的法律限制，那是对于大雇主的一种不公。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小工厂看做例外，当然是竞争条件上的不平等。但除了这种不公，对于大制造业家，还有一种不利是：未成年人与妇人的

① “1865年10月31日工厂視察員报告”，第27、32頁。

② 关于这点，可以在“工厂視察員报告”內找出許多例証。

③ “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五报告”，第10頁，第35号。

④ “童工調查委員會第五报告”，第9頁，第28号。

劳动供給，往往从他們那里，被那些不受法律管束的工場夺去。最后，这个办法，又是增加小工場的刺激，这种小工場，就健康、快乐、教育及人民生活改良各方面說，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不适宜的。”^①

童工調查委員在他們最后一次报告內，提議把 140 万 以上的儿童、少年男女、妇人——約有半数，是由小經營和家內劳动剝削的——放在工厂法約束下^②。內云：“若我等的提議，在全範圍內为国会所采纳，……則无疑，此种立法，不仅对于幼弱（这是立法的直接对象）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即对于人数更众的成年工人，也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因为它会直接把妇女，間接把男人，放在它的效力範圍以內。这种法律，将使他們的劳动時間規則而适度；将培育并改良他們的体力（这不仅是他們自己的幸福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幸福的基础），将从破坏身体引致早死的青年时期的过度工作，救出下一代的人，使他們至少在 13 岁以前，有受小学教育的机会，从而把完全无知識的状态扫除。对于这种状态，童工調查委員的报告曾有翔实的描写，叫我們每次想到，都引起最深切的痛苦，而对于民族衰落的情形发生深刻的感觉。”^③托利党内閣通过 1867 年

① “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五报告”，第 25 頁，第 165、166、167 号。关于大經營优于小經營的地方，可參看“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三报告”第 13 頁，第 144 号；第 25 頁，第 121 号；第 26 頁，第 125 号；第 27 頁，第 140 号等等。

② 受管束的产业部門如下：花边制造业，織袜业，草帽制造业，衣类制造业（及其所屬的多种部門），人造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制造业，裁縫业，自鎔矿业至造針业的各种金屬工业，制紙业，玻璃制造业，烟草制造业，橡胶制造业，綫带（織工用的）制造业，絨毯手織业，雨伞日伞制造业，紗錠及紗卷制造业，印书业，裝釘业，文具制造业（包括紙袋、卡片、色紙等等），繩制造业，黑玉裝飾品制造业，磚制造业，絲手織业，考文特勃織业，制盐业，油脂蜡烛业，水泥制造业，砂糖精制业，餅乾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及其他各种混成产业。

③ “童工調查委员会第五报告”，第 25 頁，第 169 号。

2月5日的詔书，宣称工业調查委員的建議^①，已定为法案。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已需有一个延长二十年之久的在无价值体上的实验。1840年，国会已派遣委員調查儿童劳动的状况。其报告(1842年刊发的)，如西尼耳所說，曾揭发“雇主与父母是怎样貪婪、自利和殘忍，少年男女与幼童是怎样貧苦、墮落和破坏。……人們也許会說，它所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恐怖。但有各种报告，証明这各种恐怖，現在是和以前一样厉害。二年前哈特威克刊行的一小册曾說1842年报告所描写的各种弊害，現今(1863年)依然是在百花竞放的时候……这个报告(1842年)二十年来居然无人留意。在这期間，我們又詛那些不知道德为何物、无知識、无宗教、也无天然家族感情的儿童，作了这一代人的父母。”^②

社会状况已經变化了。国会虽拒絕了童工調查委員1842年的要求，但已不敢再擱置童工調查委員1863年的要求。因此，1864年童工調查委員报告尚只发表一部分时，土器工业(包括制陶业)、壁紙、火柴、药包、雷管等工业，絨布加工业，已經要和織物工业一样受法律管束了。当时的托利党内閣，由1867年2月5日的敕詔宣布，以童工調查委員最后建議(其調查工作，至1866年已經完成)为基础的法案已經被采納。

“工厂法扩充条例”在1867年8月15日，“工場管理条例”在

① “工厂法扩充条例”，是1867年8月12日通过的。受該法管束的产业，有各种金属鑄造业，金属鍛冶业，金属制造业(包括机器制造)；还包括玻璃制造业，紙制造业，古达白查树胶制造业，彈性橡皮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印书业，装釘业以及一切使用工人在50名以上的工場。——劳动時間管理法，是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受該法管束的是各种小工場及所謂家內劳动。关于这两个法令及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我将在第二卷回头来討論。

② 西尼耳：“社会科学协会”，第55、56、57頁以下。

8月21日，先后得国王裁可。前者适用于大规模经营，后者适用于小规模经营。

“工厂法扩充条例”管束铨矿厂，钢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工厂，树脂制造厂，造纸厂，玻璃制造厂，烟草制造厂，还有印刷所，装订所，以及一切同时雇有50名工人以上，每年又至少有100日开工的从事工业的工场。

要了解这个法律适用的范围的扩大，我们且引述其中数种定义如下：

“称手工业者，谓任何职业的，或以营利为目的的体力劳动，或为贩卖而制造物品或物品一部分，或将物品变更，修理，装饰，或加工者也。

“称工场者，谓有任何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在内从事任何手工业，雇用这种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之人，有权入内并实行管理之任何有掩蔽或无掩蔽的场所。

“称受雇者，谓得工资或不得工资，而在主人或一个尊亲之下，从事任何手工业。

“称尊亲者，谓父母，监护人，或有权保护或管束任何儿童或未成年人之人。”

第7条规定，凡违法雇用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之人，课以罚金。受罚者不限于工场的占有者（不问是不是尊亲）。“尊亲，或任何从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劳动得直接利益，或对其有管束权的人”，都包括在内。

管束大规模经营的“工厂法扩充条例”，因曾设立各种有害的例外规定，对资本家作了卑怯的妥协，是把工厂法的效力限制了。

工场管理条例的各细目，本来是极贫弱的，其执行，最初是授权于市政及地方当局。在他们手里，那等于具文。1871年国会才

把执行权收回，委工厂视察员去执行。工厂视察员视察的范围，一举增加了10万个以上的工场和300个炼瓦厂。但工作如此增加了，本来就那样不敷分配的职员，却不过增加了八人①。

1867年英国这种立法的特征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国会不得不在原则上以非常的手段，大规模地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度；别方面，在实行这种手段时，他们却是这样不彻底，不由衷心，而无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还建议对于采矿业制定一种新法规。与其他各种产业比较，采矿业是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在那里，土地所有者的利害关系与产业资本家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这两种利害关系的对立，对于工厂立法，是有利的。这种对立性的缺乏，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矿业法的制定，会如此因循而诡譎。

1840年调查委员会如此惊人而动人地把真相暴露，以致在全欧洲引起一种愤怒。国会因良心上过不去，才于1842年通过“矿业法”。但该法只禁止使用妇人及未满10岁儿童在矿山从事地下劳动。

此后有1860年制定的“矿山视察条例”，规定矿山应受节制于专为这个目的而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并规定不得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已经学校证明书，或曾依一定时数上了学校。因为指定的视察人员少到可笑的程度，职权又极贫弱，以及其他种种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的原因，这个条例也几乎完全是具文。

关于矿山问题最近发表的蓝皮书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

① 工厂视察局的职员，计2视察员，2助理视察员，41位副视察员。1871年，加派了8位副视察员。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三处工厂法的实施费，在1871至1872年的年度中，合计不过25,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雇主违法的诉讼费用。

報告附証言，1866年7月23日”。那是由下院議員中選任的被授
權去傳訊証人的委員會起草的。是對開本的一厚冊。報告本文只
有五行，內容是：委員會不知道要說什麼，必須再審問証人。

委員審問証人的方法，叫人想起英國法庭的交錯審問方法。
在英國法庭上，審問人會用突如其來的叫人摸不着頭腦的問題，使
証人倉卒間不知怎樣回答，并由被審問人的口鉤出話來。在這裡，
審問人就是下院選任的委員。當中有好幾位是礦山所有者和開礦
業者。被審問人是礦工，其中大多數是煤礦工人。這全套滑稽戲，
是這樣富有資本精神的特征，叫我們這裡非摘錄幾段不可。為簡
明計，我是把調查的結果分類敘述。我要聲明一句：問與答，在英
國藍皮書中就是附有號碼的；此處引述的，全是煤礦工人的証言。

(1) 10歲以上兒童在礦山上的使用——把來去時間除開，工
作通常繼續14小時或15小時之久，有時特別長，自午前3時、4
時或5時至午後4時或5時(第6、452、83號)。成年工人分兩班
替換工作，每班作8小時；但為節省費用，少年工人是不換班的(第
80、203、204號)。較年幼的少年工人，主要是管開閉煤礦各部的
氣口，較年長的少年工人，則從事較重的工作，如搬運煤炭等(第
122、739、740號)。他們在地下作這樣長久的時間，一直作到18
歲或22歲，然後才從事真正的煤礦勞動(第161號)。兒童與少年
工人現在的待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壞，工作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苦
(第1,663號至1,667號)。礦山勞動者現在是異口同聲，要求一個
國會條例，禁止未滿14歲的兒童從事煤礦勞動。胡塞·維菲安
(他自己也是一個開礦業者)問：“這要求，不是隨父母貧苦的程度
有別么？”布魯士也問：“在父親受傷、或害病、或死亡，而只有一個母
親的情形下，禁止12歲至14歲的兒童，使其不得為家庭的好處，
每日去賺1先令7辨士工資，你不覺得是一件殘忍的事么？……”

你們必定要訂立一般的規則么？……你們贊成制定法律，使 12 岁至 14 岁的儿童，在父母处任何情形下，都不得被使用么？”答：“是的。”（第 107 号至 110 号）。維菲安又問：“假設真的禁止 14 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矿山上被使用，……儿童的父母不会到工厂去为儿童找职业么？”答：“一般說来不是这样。”（第 174 号）。工人“开閉气口，看起来是很不費力的，但实际是很苦的事情。要不断拉动。除此以外，少年人关在那里，又象关在牢里一样。”市民維菲安問：“把灯給儿童，他不能在看守的时候讀書么？——他必須自己买蜡烛。并且，他也不許这样做。在那里，他要以全力作他的事，他有他应尽的义务，必須尽他的責任。从来沒有一个少年人能在矿內讀書。”（第 139、141、143、158、160 号）

（2）教育——矿山工人要求仿照工厂的成例，为他們的儿童制定一种实施强迫教育的法律。1830 年的法律，虽規定 10 岁至 12 岁的儿童，必須有学校証明书方得被雇用，但他們認為这个条文完全是具文。关于这个問題，资本主义檢察官的“痛苦的”訊問是滑稽极了。（第 115 号）“更須有补充条文来管束雇主呢，还是两亲呢？——对于二者，都須有較多的管束。”（第 116 号）“你不能說，对哪一方面应有較大的管束？——我不能答复这个問題。”（第 137 号）“雇主方面不愿劳动时间和学校教育相适合么？——从来也不。”（第 211 号）“你說，挖煤工人以后会改进他們自己的教育么？——他們一般是退步，大都染有恶习，染得飲酒賭博种种嗜好，完全变坏了。”（第 109 号）“他們为什么不进夜校呢？——設有夜校的煤矿是极少数的；但主要的問題是由于长期間的过度劳动。他已經这样疲劳了，眼睛都睜不开来。”这个市民于是問：“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了。”答：“决不是的。”（第 454 号）“但是 1830 年的法律不是規定，一个雇主如果使用 10 岁到 12 岁的儿童，他就必須向儿童索取

学校証明书么？”答：“照法律，他們是要，但他們实际是不这样做的。”（第444号）“然則，你以为，关于学校証明书的規定，沒有在煤矿内一般实行嗎？——它是全然沒有实行。”（第717号）“煤矿工人对于教育問題都很感兴味么？——大多数人都感兴味。”（第718号）“他們都渴望法律切实施行嗎？”答：“大多数人是这样渴望。”（第720号）“为什么他們不要求实行呢？——有許多人反对雇用儿童，但他們会由此成为被人注意的人。”（第721号）“被誰注意——被他的雇主。”（第722号）“你以为，雇主们会因为一个人遵守法律，就注意他么？——我相信会。”（第723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絕使用这样的儿童呢？——这是不让人有选择自由的問題。”（第1,634号）“你要求国会干涉嗎？——要在煤矿工人儿童的教育上作一点切实的事情，那是一定要由国会通过法律来实施强迫教育。”（第1,636号）“你只要以这种义务，加在煤矿工人身上，还是要以这种义务，加在英国一切工人身上呢？——我現在是以煤矿工人的資格說話。”（第1,638号）“你为什么区别煤矿儿童和其他儿童呢？——因为他們是照例的一个例外。”（第1,639号）“从哪一点說呢？——从生理方面說。”（第1,640号）“为什么，对于他們，比对于別一种儿童，教育是特別有价值的呢？——我不說对于他們更有价值；但因矿山的工作太苦了，被使用的儿童更少有在主日学校或日校受教育的机会。”（第1,644号）“真的，这样的問題不可能絕對地就它自身来看么？”（第1,646号）“那里的学校够嗎？——不够。”（第1,647号）“假使国家规定每一个儿童都須送到学校去，有这样多的学校註一切的儿童去进么？——我以为，如果情形改良了，学校就自然会設立起来。不仅儿童的大多数，成年矿工大多数也是全不能写，不能讀的。”（第705号，第726号）

資本論 第3卷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5年俄文版，第
3卷，第311—312頁。

商业劳动者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他的劳动的价格，也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从而，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决定，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当作一种发挥，一种力的表现，一种消耗，是和任何别一种工资劳动者一样，不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所限制。所以，他的工资，对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的量，不持有任何必然的比例。他所费于资本家的，和他所益于资本家的，是不同的量。他有所益于资本家，不是因为他创造了直接的剩余价值，不过因为在他做的劳动部分地没有给付的限度内，他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劳动者，是属于给付较优的那一类工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是平均劳动以上的。不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中，这种工资，甚至与平均劳动相比，也有下降的势。部分地是由于商业事务所内的分工；所以，只要生出劳动能力的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生产的费用部分地是毫无所费于资本家的，而劳动者的熟练会由机能自身发展起来，并且跟着分工，它越是成为片面的，它就会发展得越是迅速。其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把学习方法和语言知识等等，指向实践，跟着科学和民众教育的发达，各种准备，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也会更迅速，更容易，更普遍，更不花钱地再生产出来。国民教育的普及，还使这种劳动者，可以由从前被排在这种教育外面并习惯于较劣生活方式的各个阶级得到补充。因此，它就增加了拥挤的情形，并

① “資本論”第3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发表的。——編者

且增进了竞争。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人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中，是变得不值钱了。他们的劳动能力增进了，但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在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要实现时，资本家是会增加这种劳动者的人数的。但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①。

① 关于商业无产者的命运的这个诊断，是1865年写出来的。这种诊断，从此以后，曾经怎样被证实，关于这点，是德国许多商业事务员由亲身的经历而充分体会到了的。他们学会了各种商业操作，通晓三四种语言，但不能每星期依照25先令的工资（远在一个熟练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以下），在伦敦市找到工作。——原稿留有两页空白，表示在这点上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又可以参考第二卷第六章（论流通过程）（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7—146页——出版者）。在那里，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种事情，都讨论过了。——恩格斯原注

1869年

卡·馬克思

总委员会給国际工人协会第四届年会的报告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
13卷，第1部分，第322—323頁。

……巴塞尔至今仍保留着中世紀城市的許多特点，保留着它的地方习俗、狹隘的偏見、狂妄的名門富豪以及主人对工人的宗法統治。还在几年以前，有一位巴塞尔的厂主对英国使館的秘书夸耀說：“老板和工人的关系在我們这里比在英国好，”“在瑞士，要是一个工人为了挣更高的工資而离开了一个好主人，他就会遭到他的同事們的輕視，”“我們的优点主要是工作日长，工資低。”你們看，受現代生活影响而改头換面的宗法关系就是主人好，工資低，工人覺得自己是中世紀的奴仆，而象現代雇傭奴隶那样受剝削。

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量工劳动和国民小学状况的調查，也可以断定有这种宗法关系。有人断定：“巴塞尔学校的空气是世界上最坏的，本来在戶外，空气中的碳酸气只有4/10,000，戶內不应超过10/10,000，可是在巴塞尔的公立学校里碳酸气在上午高到20.81/10,000，午后更上升到53.94/10,000。”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大議會議員图尔奈逊先生冷漠地說：“放心吧！父母們都曾在现在这样坏的校舍里待过，但是他們都活着出来了。”

1871年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 1934 年俄文版，第Ⅰ(Ⅷ)卷，第 303 頁。

当然，公社沒有时间去改組国民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国民教育中的宗教的和教会的因素，因而在从精神上解放人民的事业中完成了第一步。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組織(初級的——基础的——和职业的)教学(4月28日)。它决定一切教材(如书本、地图、紙張等等)由学校教員免費发給，而教員則应从相应的市政府領取这些东西。教員不得以任何借口从学生那里追还这些教材的费用(4月28日)。

同前书，第 305 頁。

因为医科学学校的教授們逃出了巴黎，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去建立不由国家供給經費的自由的大学；考試及格的学生，即使沒有博士学位(学位应由系、科授与)，也有权行医。

同前书，第 343、345 頁。

……小資产階級一看到这次战争期間法国所蒙受的灾难，一看到法国民族的衰落和財政的破产，就感到唯一能拯救法国的，不是由想做法国的奴隶主的那些人所組成的腐朽的階級，而是工人階級的果敢的意志和偉大的力量！

小資產階級感到：只有工人階級才能使法國擺脫神甫的統治，才能使科學由階級統治的工具變成人民的力量，才能使科學家本身由階級偏見的奴僕、由自私自利的國家的寄生蟲和資本的同盟者變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勞動共和國中，科學才能發揮它的真正的作用。

同前書，第 353、355 頁。

在這里⁶⁷直截了當地肯定說：工人階級的政府首先必須把法國從統治階級給它帶來的毀滅和瓦解的威脅中拯救出來；把這些階級（已經喪失管理法國的能力的那些階級）排除於政權之外是民族安全的必要條件。

可是，也同樣明確地指出：工人階級的政府只有為工人階級的解放而進行工作，才能拯救法國並完成民族大業，因為工人階級解放的條件同時也是法國復興的條件。

工人的政府被宣布為勞動反對勞動資料的獨占者的戰爭，反對資本的戰爭。

資產階級的沙文主義不過是把自己的貪欲用民族的假面具偽裝起來的一種虛榮心。沙文主義是利用常備軍使國際鬥爭永久不熄的一種手段，是使各個國家的生產者從屬於自己並使他們去反對他們在其他國家的兄弟的一種手段；沙文主義是妨礙工人階級國際合作的一種手段，而這種合作是工人階級解放的首要條件。這種沙文主義（它早已變成了空洞的詞句）的實質是在色當戰役以後，在受沙文主義的資產階級百般麻痺的防禦戰爭時期表現出來的；它是在法國的投降中，在獲得俾斯麥的允許而由沙文主義的最高獻身者梯也爾指導的內戰中暴露出來的！它是在反德意志同盟的卑鄙的警察陰謀中，在投降以後外國人在巴黎所進行的迫害中暴露出來的。有人指望巴黎人民（以及所有的法國人民）會被民族

仇恨的狂热所麻醉，会因人为激起的仇外心理而忘却自己的真正意图和自己祖国的叛徒！

这一切人为的运动，在革命巴黎的呼吸面前烟消云散了！巴黎大声地宣布了它的国际主义倾向，因为生产者不管属于什么民族（不管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他们的事业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也到处都是一样的；接着，它宣布了准许外国人加入公社作为原则，甚至把外国人（国际的成员）选入公社的执行委员会，它还颁布命令破坏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汪东圆柱！

正当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分裂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横命令下进行活动的时候，巴黎工人打击了本国的阶级统治者，消灭了自己队伍中分裂为各个派别的状态，夺得了全世界工人先进部队的阵地，从而打垮了外国的敌人！

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这对各种“民族”财产⁸⁸的实际占有者说来是这样自然——从资产阶级的财政、商业和工业的活动带有世界性的时候起，就蜕化成为一种纯粹虚伪的东西了。在类似的情况下，它就象闯进法国那样，向外闯进了一切国家。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第二次手稿

“馬克思恩格斯文庫”，联共(布)中央党出版社
1934年俄文版，第Ⅲ(III)卷，第423、425頁。

……有一种极其荒謬的看法，認為中央职能——不是指政权統轄人民的职能，而是指因全国普遍的日常需要而必然产生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这些职能是会繼續存在的，但是执行这些职能的公務人員，則不能再象在旧国家机器中那样站在現存社会之上，因为这些职能既然應該由公社的人員来执行，也就永远处在实际監督之下。社会职能将不再是中央政府賜給自己職員的私有物。廢除了常备軍和政府警察，就粉碎了压迫的物質力量。解散作为企业主公会的教会，把宗教教育赶出公立学校(同时实行免費教育)，让它躲在私人生活中靠信教者的施舍来維持，把一切教育机关从政府的監护和奴役下解放出来，就会粉碎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但为所有的人开放，而且能不受政府压迫和阶级偏見的束縛。本市的稅由公社来决定和征收，全国的捐稅則由公社的公務人員来征收，并且由公社用于公共的需要(用于公共需要的捐稅开支应由公社自己監督)。

卡·馬克思

法兰西内战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国家政治书籍出版
局 1955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478 頁。

把旧政府物质权力的两种武器即常备軍和警察廢除以后，公社立刻就实行打破了精神压迫工具即“僧侶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們必須回复到私人的簡朴生活，象他們的前輩即使徒們那样靠信徒施舍过活。一切学校都对大家免費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影响。这样，不但学校教育成为人人都能享受的东西，而且使科学免除了阶级成見和政府权力所加予的桎梏。

同前书，第 482—484 頁。

当巴黎公社担起了革命领导責任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到自己“天然尊长”——有产阶级——的特权，即管理特权的时候，他們是在空前艰难的条件着手工作，并且虛心、誠懇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他們所得报酬的最高額，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①說，沒有超过倫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所得薪額的五分之一。旧世界看見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紅旗在市政厅上空飄揚，簡直气得发瘋了。

① 即赫胥黎教授(这是 1871 年德文版上加的附注)。

然而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尚能表现社会创始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甚至巴黎中等阶级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除了那些富有的资本家外，都一致承认的。公社很贤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和债务问题，因而救全了这一阶级⁶⁹。中等阶级中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立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制了。可是，他们现在靠搬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帝国之间决定取舍，不管他们打的是什么招牌。帝国盗窃社会财富，庇护交易所投机事业，人工地加速资本集中并以此引起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因而把这一部分中等阶级在经济上弄到了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以狂欢纵欲在道义上激怒了他们；由于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不学无术的天主教士”去作，所以它侮辱了他们的福祿特尔思想；它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民族感，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因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是招致帝国颠复的战争。真的，在那班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的狐群狗党从巴黎逃跑之后，以共和主义者联盟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旗帜下面，并且保卫公社反对了梯也尔的诬蔑。至于这些广大中等阶级分子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产重考验，这是将来就会分明的。

公社有充分的权利对农民说，“它的胜利是使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从凡尔赛发出而由欧洲报界方面那班著名强盗们传遍全世界的最无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是法国农民的代表。试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后不得不付以十亿赔偿金的人们突然发生这种爱戴心情，该是多么近乎情理呵！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有大土地私有者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是对于他们1789

年胜利果实的侵犯。181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45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五十亿赔款的主要重负转移到农民肩上。反之，公社在自己最初发表的一个宣言中就已声明说，战争的重负应当由真正的战争罪人去担当。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以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吮吸着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地方行政官专横的压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牧师。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牧师的款项如果不是由税吏们所征收的捐税中支付，而是由各教区内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输，那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唯有这种统治——所能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

1872—1873年

弗·恩格斯

論住宅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國家政治書籍出版
局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521—522頁。

……正是由于有这种工业革命^①，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可能在大家合理分工条件下，不仅生产出充分的物品来满足一切社会成员的大量消费和造成丰富的后备储藏，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时间，可以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公共生活方式等等——中間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承受而已，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公有物，促使其进一步的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則用以支持统治阶级生存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要知道，辯护阶级差别的最后理由总是說：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勞于圖謀生計而有暇为社会从事精神劳动。这种至今还有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廢話，已被近百年来工业革命一勞永逸地斬掉根蒂了。統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撓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是阻撓着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撓着文明公共生活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没有什么人比我們現代的資產者更为不学无术的了。

① 參看本书第76頁。——編者

弗·恩格斯

論 威 威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國家政治書籍出版
局1955年俄文版，第1卷，第588—591頁。

有些社會主義者近來開始了系統性的十字軍征討，來反對他們所稱為**權威原則**的東西。只要他們聲明說某種行為是**有權威**的，就足以把它定罪了。這個簡化的方法竟被濫用到這種地步，以致必須要較詳細地來闡明問題。這裡所談的權威，是說別人的意志強迫我們接受；另一方面，權威又是以服從為前提的。但是，既然這兩個用語都不好听，而它們所表現的關係又是使服從的一方感到難堪的，那麼試問：是否可以不要這種關係，我們是否能夠——在現代社會中現有的條件下——創出另一種社會制度來，使這個權威成為無謂的東西而歸於消失呢。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係、工業關係和農業關係，就會看到，它們具有使各個分散行動愈益為人們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起而代替各個分散生產者小作坊的，出現了擁有龐大工廠的現代工業，在這種工廠中有數百個工人操縱着蒸汽發動的複雜機器；大路上的乘客馬車和載重馬車已被鐵路上的火車代替，而小型帆船和內海帆船已被輪船代替了。甚至在農業中，也是愈益由機器和蒸汽占統治地位，雖然緩慢地但一貫地使小自耕農被那些靠僱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所代替。這樣，聯合的活動，互相依

賴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各个人的独立活动而代之。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組織起来，而組織起来是否可能不要权威呢？

假定說，社会革命已把目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受其权威支配的資本家們推翻了。假定完全站在反权威主义者的立場上來說，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們的工人的集体财产了。那么，权威是否就会消灭下去，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态呢？我們来考察一下。

拿一个棉紗厂来作例。棉花至少要經過六道連續加工手續后才会成为綫，并且这些加工手續大部分是在不同場所内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轉动而需要有照管蒸汽机的工程师，需要有进行日常檢修的技师以及許多把产品由一个場所运到别一个場所的工人等等。所有这些工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依照那不管什么个人自治权的蒸汽权威所决定的时间来开始和停止工作。这样，工人們首先必須商定劳动時間；而劳动時間一經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行。其次，在每个厂房里，时刻都会发生关于生产方法、材料分配等局部問題，它們要求馬上解决，免使全部生产工作立刻停頓下来。不論怎样解决这些問題，即無論是由选出来領導各該劳动部門的人去决定，或是在可能情况下由多数表决，个別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而这也就是說，問題是由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自动的机器，比利用工人作工的小資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是关于劳动時間，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門上写出如下字样：「Lasciate ogni autonomia voi che entrate。」如果說人靠科学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就对他施行报复，在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內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

① 意即“进門者得放弃任何自治权”。——編者

管社会組織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紡紗机而恢复手紡車。

再拿铁路来作例。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絕對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須依照准确規定的时间来实行。这里工作上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支配的意志来解决所屬一切問題，——不管这个意志是由一个选出的人来代表，还是由一个負責执行大多数有关人們的決議的委員會来代表，都是一样。無論在前一場合或后一場合，都存在一个表显得很鮮明的权威。况且，假如铁路服务人員在乘客先生們的心目中的权威被消灭了，那么，第一趟开出的列車就会弄成什么样子呢？

但是，最显然說明需要有权威，并且是需要有最专断权威的場合，要算是在航行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了。那里，在遇到危險的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就得全体立即絕對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提出这种論据来反对那些最頑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們就只能給我如下的回答：“是呵！这是对的，但这里所說的并不是我們赋予我們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哩。”这些人以为只須改变某一事务的名称，就可改变这一事物本身哩。这些深奥的思想家們，簡直是开我們的玩笑。

这样，我們看到，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要有一定的服从——無論在什么样的社会組織下，都是如此，——由于賴以进行产品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这两者都是我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已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質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則描写成絕對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則描写成絕對好的东西，这是荒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

西，它們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如果自治派仅仅是想說将来的社会組織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权威存在，那也許还可以和他們說通。但他們对于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都閉眼不看，却一味拚命反对名詞。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以叫喊反对政治权威，叫喊反对国家为限呢？所有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認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社会革命的結果而消逝，这就是說，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質，而变为关注社会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一举而把政治国家廢除，即要求在那些产生出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尚未廢除以前就把它廢除。他們要求社会革命的第一步动作就是廢除权威。

这些先生曾經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是一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而获得胜利的政党往往迫于必要，不得不借自己武器所給予反动派的威吓，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曾凭借武装人民的权威来反对资产阶级，那它能支持到一天以上么？反过來說，我們不是有理由因为公社把这个权威运用得太少而加以責备么？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些什么，那么他們就仅仅是散布糊涂观念；或者是他們知道这一点，那么他們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前后两种場合，他們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1873年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俄文版，第13卷，第2部分，第595—596頁。

1861年，大学生們为了回答剝夺貧苦青年受高等教育机会的財政措施，为了回答使他們受警察专横管制的紀律措施，曾經积极地展开了一致的抗議，这一抗議由会场移到街头，成为大規模的示威游行⁷⁰。此后圣彼得堡大学关闭了一个时期，学生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流放。政府的这种举动促使青年組織秘密团体，这自然使一大部分青年最后遭到监禁、流放，被遣送到西伯利亚。还有一些学生为了替貧苦学生筹集学费，使他們能繼續求学，就組織了互助儲蓄会。其中最慎重的人决定不給政府任何借口来封闭这些儲蓄会，因此这些儲蓄会只由少数人的小組来管理。这些小組召开事务性的會議，同时就可以討論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俄国的青年学生大都是农民或其他貧民的子弟，他們充滿着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希望馬上实现这种思想。这个运动在学校中已日益壮大，并使許多来自平民、受过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充滿着社会主义思想的貧苦青年进入俄国社会。这个运动的理論家是目前在西伯利亚流放中的車尔尼雪夫斯基……

同前书，第642頁。

……1861年3月，俄国青年学生坚决主張解放波兰；1861年

秋天，他們又竭力反对政府改变政策，当时政府企图采取一系列紀律措施和財政措施来剝夺貧苦学生（占学生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政府宣称他們的抗議为暴乱；在彼得堡、莫斯科、喀山，数以百計的青年被投入監獄，赶出大学，或在監禁三个月后开除出校。由于害怕这些青年会加深农民的不滿，国家參議院就規定以前的大学生不得在乡村中担任公职。但是，迫害远不止此。象巴甫洛夫这样的教授也遭到流放；禁止被开除的大学生举办的公开課程，以空洞的借口进行新的迫害；“青年学生互助儲蓄会”刚刚批准就突然遭到封閉，許多期刊也被禁止发行。这一切引起了激进派的极度憤激与激动，使他們只得出版地下刊物。于是就出現了附有罗伯特·欧文語录的激进派的宣言——“青年俄罗斯”⁷¹。这个宣言明确地描繪了俄国的内部情况，叙述了各党派和出版物的处境，并且宣称以共产主义为目的，得出了必須进行社会革命的結論。它号召一切严肃的人們在激进派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1875年

卡·馬克思

哥达綱領批判⁷²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国家政治書籍出版
局 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25—27頁。

(乙)“德国工人党要求下列各項作为国家精神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来实施普及的和人人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义务就学。
实施免費教育。”

对人人都平等的国民教育嗎？究竟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呢？是不是設想在现代的社会里（而所談到的只是现代的社会），教育对于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等阶级也被强迫降到低微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唯一不仅相当于雇工人经济地位，而且相当于农民经济地位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义务就学。实施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在国民小学方面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說在北美几个州里，高等学校的教育也是“免費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上层阶级从总稅收中支付了他們的教育經費而已。我們順便指出，(甲)項第五條所要求的“免費訴訟”也是如此。刑事訴訟到处都是免費的；而民事訴訟几乎单只审理財产糾紛案件，因而几乎单只涉及有产阶级的。那么，难道要建議它們用人民的金錢来打官司嗎？

关于学校的那一条，至少應該要求与国民小学一起还有技术

专科学校(理論的和实习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經費、教育人員的資格、学习科目等等，并且象美国那样通过国家監察員来监督这些法律規定的实施，这完全不同于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相反，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对于学校不起任何影响。相反，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国内(那个談到“未来的国家”的空洞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們已經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然而整个綱領，尽管滿是民主的喧嚣，却全部浸透了拉薩尔派的对于国家的忠順信仰，或者說全部浸透了一点也不比前者好的对于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更正确点說，它是这两种同样与社会主义背离的对于奇迹的信仰的一个妥协。

“科学自由”——普魯士宪法中有一条这样写着。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

“信仰自由”！如果現在，在“为文化而斗争”⁷⁸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回想起他們的旧口号，那么只有以下述形式才能作到这点：“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可能实现自己的信教需要，也象他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要警察来干涉。”但是工人党本应该乘此机会說出自己的主張，即資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外是对所有各种宗教信仰自由表示容忍，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麻醉中解放出来。然而我們这里一般人却竟不愿越过“資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結束了，因为綱領里面的下述补充不是它主要的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限于作些簡短的批評意見。

2. “正常工作日。”

無論在其他哪一个国家，工人党都沒有局限于这种模糊要求，

而总是要确切指出，它在当前条件下把多么长的工作日认作是正常的。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规定工作日的标准本来应该包括限制妇女劳动，因为它涉及工作日的多长和休息多久等问题；此外，它只能意味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妇女有伤风化的生产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而已。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么也就应该这样说。

“禁止童工”。此地绝对必须指明年龄限度。

完全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是可能的话——就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工作时间的条件下，在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之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弗·恩格斯

摘自給奧·倍倍尔的信

(萊比錫)

“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国家政治书籍
出版社 1953 年俄文版，第 304 頁。

1875 年 10 月 15 日于〔倫敦〕

除了德国和奥国，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的国家还有俄国。那儿和我們这里一样，政府是运动的主要同盟者，而且是比我們的俾斯麦和施蒂伯-泰森多夫之輩好得多的同盟者。俄国现在执政的宫廷派企图收回在“新时代”、即 1861 年和以后几年所做的一切让步，而且采取的是真正俄国式的方法。例如他們又只允許“上层階級的子弟”上大学，为了实行这个措施，他們就使所有其他的学生都在毕业考試中失敗。仅仅在 1873 年一年中，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就不下 24,000 人。他們的出路全沒有了，因为連小学教师都不准他們担任！虽然如此，人們居然还对“虚无主义”在俄国的傳播感到惊奇……

1877—1880年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英文本导言^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国家政治书籍出版
局 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88—89 页。

……然而决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光辉学派的生父，这些唯物主义者不管当时德国人和英国人在陆上或海上都怎样打败过法国人，终使 18 世纪成了主要是法国人的世纪，并且这还是在这个世纪末发生的法兰西革命很久以前的事，而这个革命的结果，我们无论在英国或德国至今都还在企图将其移植于本乡本土的哩。

这是决不能否认的。当一个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在本世纪中叶迁到英国去居住时，他最感到惊奇的（他也不可能有别种感觉），是英国“讲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伪善和愚蠢。当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至少是很急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信仰各种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地质学家如白克兰和孟泰尔也都曲解自己科学的事实，使之不与摩西创

① 导言是恩格斯于 1892 年写的。——编者

世紀的神話太相衝突。令人覺得不能想象的，是當時為要找到敢于在宗教問題上依靠自己理智的人，就必須到那些未受教育的人群當中去，到當時所稱為的“醜陋人”即工人當中去，特別是到歐文派社會主義者當中去。

同前書，第93—94頁。

……上面我已經提到過，在四五十年以前，遷居于英國的每個受過教育的外國人，看到他所必然認為是英國“講體面的”中等階級的宗教偽善或偏狹性的情形時，都不愉快地感到吃驚。我現在要證明，那時英國“講體面的”中等階級並不象受過教育的外國人所想象的那樣愚蠢。這個階級的宗教意向是有其原因的。

當歐洲脫離中世紀的時候，向上發展中的城市資產階級是其革命的因素。它在中世紀封建制度內所爭得的公認地位，對它的擴張能力說來已經是太狹小了。資產階級的自由發展已經不能與封建制度並存了，因此封建制度必然要傾覆了。

可是羅馬天主教會曾是封建制度的巨大國際中心。儘管內部戰爭紛紛不絕，羅馬天主教會還是把整個封建的西歐團結為一個大的政治整體，使之既與正教希臘世界又與回教世界相對抗。它使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賜的聖光。它按照封建的榜樣建立了自己的等級制，並且它自己是最大的封建領主，因為它至少占有天主教全部地產的三分之一。要在每個國度內起來和世俗的封建制度進行鬥爭，就必須首先毀滅它的這個中心的神聖組織。

但是，與資產階級繁榮發展的同時，科學也大踏步地成長起來了。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和生理學方面的研究都復興起來了。資產階級為了發展它的工業，需要一個研究物體屬性和自然力表現形態的科學。在這以前，科學是教會的恭順奴隸，它不得越出宗教信仰規定的界限，一句話，它是完全不成其為科學的。

現在科学起义来反对教会了；资产阶级需要科学，因此便参加了这个起义。

这样，我只說到了成长中的资产阶级必然要与現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但是这已經足够証明：第一，在反对天主教会权力的斗争中参加得最多的，正是这个阶级，即资产阶级；第二，任何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即首先必然要针对着教会。但是如果战斗的呼声起初是从大学里和城市实业家中发出来的話，那么这一呼声必然地在乡村民众中获得强有力的反响，因为当时农民到处都向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并且是为爭取本身生存的斗争。

同前书，第 96—97 頁。

……亨利第八将教会土地分送和廉价出卖，从资产阶级中造成了一大批新的地主；直到十七世紀末曾經繼續不断发生的沒收大采邑以分送给暴发戶或半暴发戶的事件，也造成了同样的結果。因此，从亨利第七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的发展，反而力图从工业中取得利益。同样經常总有这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他們由于經濟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与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領合作。这样，1689 年的妥协就很容易地实现了。政治的战利品——职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贵族名門取得，其条件只是要充分维护金融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經濟利益。这种經濟利益在当时就已很强大；它們归根到底是决定国家一般政策的。当然，在某些个别問題上曾发生过爭执，但是贵族寡头很清楚地了解到，他們本身的經濟繁荣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繁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諸统治阶级中一个很平常的，但为人所公认的部分。它与其他统治阶级一起关心于镇压广大劳

动民众。商人或工厂主，对于自己那些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地位，或——如英国一般人不久以前还說的那样——“天然尊长”地位上。他需要从这些人身上尽量多榨取尽量好的劳动；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必须使这些人养成驯服顺从的性格。他本身是信奉宗教的；他的宗教曾经是他借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他不久就发现这宗教还可以利用来麻醉他的天然下屬的灵魂，使之听从由天意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簡言之，从这时起，英国資产者已經是对“下等等級”即对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施行鎮压的同謀犯，而宗教的影响就是这方面所用的手段之一。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資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盛。这个新的无神論学說，不仅使敬神的中等等級感到惊慌失措，并且还宣布自己是只适用于有学問有素养的人們的哲学，面与对包括資产阶级在內的广大无知識群众很称心的宗教相反。它与霍布斯一起出而拥护国王万能，并且号召专制君主制度去制服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①，即人民。在霍布斯的追隨者波林勃洛克、莎夫茨倍里等人那里，新的自然神論形式的唯物主义，同样还是貴族秘傳的学說②，所以唯物主义之为資产阶级所仇視，不仅是由于它帶有宗教的异端性，而且还由于它具有反資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正因为如此，所以与貴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論相反，正是那些曾为反对斯徒亚德皇族的斗争提供过旗帜和战士的新教的教派，繼續提供出了进步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大自由党”的主要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由英国迁移到了法国，在那里遇見了由笛卡儿

① 意即“粗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編者

② 为了聒給人听的。——編者

思想中分出的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派别，并且跟这个派别汇合了。唯物主义在法国起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它的革命性不久就显露出来了。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不把自己的批评限制于宗教领域：他们批评了当时每一个科学传统和每一个政治设施。为了证明他们自己的理论可以普遍应用起见，他们选择了一条最简便的道路：他们勇敢地在他们所由得名的一部巨大著作中，即在“百科全书”中，将这个理论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了。这样，唯物主义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为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了法国一切有素养的青年的宇宙观。它的影响是这样巨大，以致在大革命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出来的学说竟成了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党人的理论旗帜，并提供了“人权宣言”的底本。

同前书，第 101—102 页。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占据过全部政权。甚至它在 1832 年⁷⁴ 间的胜利，也是仍旧让贵族几乎独占着一切高级政府位置。富裕中等阶级甘愿容忍这点的驯顺态度，在自由派大工厂主福斯德还没有对布列德福德的青年们发表演说，恳求他们为着自己的幸福还是要学习法文以前，一直是我所不能了解的。当时他述说，当他做了大臣，突然进入法文至少是与英文同样必要的交际场中时，他是觉得多么难堪呵。的确，当时英国的资产者，通常都是些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他们无论愿意与否，总只好把一切高级政府位置让给贵族，因为那里需要有别的一些品质，而不止是那加有些商业干辣味道的岛国褊狭性和岛国自大心哩^①。现今报

① 而且民族沙文主义自大心在商务上也是一种很坏的谋士。直至最近，平庸的英国厂主还以为英国人说外国话是有失体面，并且他一见到外国“可怜虫”迁居英国来使他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便有点自傲。他们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些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夺去了英国对外贸

紙上关于“middleclass education”^①的无旁的爭論，也表明英国資產階級仍然認为自己不配受到更好的教育，却为自己寻找着一种較为謙卑些的东西。所以，甚至在谷物法⁷⁵廢除以后，那些获得了胜利的人物，那些科布頓、布萊特、福斯德等等，也是自然而然地完全被擯弃于本国政府之外，直到20年后才因有新改革法案頒布而获得进入內閣⁷⁶的机会。甚至直到現在，英国資產階級还是这样深刻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較为低微，以致他們用自己的和人民的金錢豢养着一个供裝飾用的游閑等級，要这个等級在一切庄严的場合能体面地代表民族，而且当資產階級中間有人能够加入这个归根到底是資產階級自己所造成的孤立集团中去时，他們便引以为无上的光荣。

同前书，第103—104頁。

然而英国的資產者究竟是很好的生意人，他們比德国教授們看得远些。他們只是为情况所迫才和工人們分享过政权。他們在宪章运动时期已認識到，人民这个 *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② 能够干出什么事情来。从那时起，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接受了“人民

易的一大部分——进口貿易不下于出口貿易，——因而英国的直接对外貿易已是漸漸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們更沒有觉察到，这些德国人与侨居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貿易，后者逐漸在全世界各地組織了整个商业殖民地网。当四十年前德国开始認真生产輸出品时，这些德国商业殖民地就給了德国非常大的帮助，使其能在很短时期內由一个輸出粮食的国家变为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家。最后，大約在十年以前，英国厂主忽然恐慌起来了，就去向自己的大使和領事們詢問为什么他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顧客。那时一致的答复是說：（一）你們不學你們顧客的語言，却要求他們來說你們的語言，（二）你們不但不設法去滿足你們顧客的需要、习惯和嗜好，反而要他們來接受你們英国式的需要、习惯和嗜好。（恩格斯原注）

① 意即“資產階級的教育”。——編者

② 意即“粗壯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編者

宪章”中的一大部分要求，而这些要求就成了国家的法律。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道德的手段来控制人民。而影响群众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因此学校董事会中就任凭牧师横行无阻，因此资产阶级就日益增加自我捐税，以维持各种各样的宗教蛊惑方式，从典礼仪式直至“救世军”⁷⁷。

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

同前书，第 119—126 页。

二

这时，与 18 世纪法国哲学一起并且继之发展起来的，有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的新的德意志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回复到辩证法，将它作为最高的思维形式。古代的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法家，他们中间最渊博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已经是把辩证思维的各个极重要的形态都研究过了。反之，近代的哲学——虽然它也包含辩证法的卓越代表者（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进到（特别是由于受英国哲学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中去，这种思维方法差不多也完全把持了 18 世纪的法国人，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他们在狭义的哲学领域之外，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辩证法的卓越范例；我们只要记起狄德罗著的“腊摩之侄”和卢梭著的“人间不平等之起源论”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对自然、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进行静心考察时，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便是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无限纠缠错综的情景，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着、变化着、产生着和消失着。这样，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一般

的情景，其中各个细节暂时都多少退居到次要地位，我們对于运动、转变与联系注意得较多，而对于发生运动、转变与联系的东西则注意得较少。这个原始幼稚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为古代希腊哲学所固有并且初次由赫拉克利特明白地陈述出来：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经常变化，一切都处在不断产生和不断消灭的过程中。这种见解虽然正确地表明了现象全部情景的一般性质，但它却不够来解释这一般情景所由构成的细节，而我們若不知道这些细节，便不能明白一般情景。为了认识各别方面(细节)起见，我們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分别地研究每一方面的特性及其特殊的因果关系等等。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門，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着次要的地位，因为希腊人首先必须搜集为这种研究所必需的材料。只有当自然科学的和历史的材料在一定的程度上搜集起来之后，才能够对它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照，并依此划分为各种門类、顺序和种属。因此对自然界进行精确研究的萌芽，最初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代⁷⁸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发展起来，而后来在中世纪时又由阿剌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后半期才开始发生，随后就不断地得到日益迅速的进展了。将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将自然界各种过程和自然界事物分成一定門类，将有机体的内部构造依其多种解剖形态来进行研究——这一切都是最近四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获得伟大成就的基本条件。但是，这同一个研究方法同时也傳始了我們一种习惯，即竟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在其巨大的一般联系以外去观察，因此也就不是把它当作处于运动中的东西去观察，而是把它当作处于静止状态中的东西去观察，把它不是看作根本变化着的東西，

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这种理解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上去之后，就造成了最近数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思惟的反映即概念乃是各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久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他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惟着；他的说法是：“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为鬼话。”在他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正与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与结果相互间也同样处于固定的对立中。这种思惟方法，我们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它正是所谓常识所习用的。然而，人的常识，在家常生活范围内虽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大的研究领域中，就立刻会经历最惊人的变故了。形而上学的思惟方法，虽然在依所研究对象性质的多少宽广的一定领域中是合用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迟早总要达到一种界限，一超过这种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局限的、抽象的，并且陷于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因为它只看到各别事物而看不见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只看到各个事物的存在而看不见它们的产生和消灭，只看到各个事物的静止状态而忘记它们的运动，只看见树木而看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确信地说某种动物是存在或是不存在，但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却发现这有时是极度复杂的事情，律师们很熟知这点，他们竭力要发现在母亲子宫内杀死胎儿究竟超出何种合理界限时才算是谋杀，结果总是徒劳无益。同样，死的时刻也不可能绝对确定，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倏忽间的现象，而是一种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自外间摄取来的物质而排泄出他种物

質，它的机体中有一部分細胞在死亡，而另一部分細胞則在誕生，因而在一定时期以后，这个机体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別的原子的成分代替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不是它本身。同样，在进行較精确的研究时，我們看到，某种对立的兩极——正面与反面——彼此不可分离，也如它們彼此对立一样，而且不管它們之間的对立多大，它們是互相滲透的。我們又看到，原因和結果，作为概念，只有在应用于一定的个别場合才有因果意义；可是当我们一把这种个别場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时，这些概念就汇合在一起而交織成为普遍交互作用的概念，原因和結果在其中經常地交替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原因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結果，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所有这些思惟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惟的框子所容納不下的。而辯証法观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主要是从它們的相互联系，它們的結合，它們的运动，它們的产生和消灭方面去观察，所以对辯証法說来，上述这些現象只是証实它自己的研究方法。自然界是檢驗辯証法的試金石，現代的自然科学既提供了进行这种檢驗的非常丰富而与日俱增的材料，于是就証明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归根到底是辯証式地发生，而不是形而上学式发生；自然界不是在永远一样的經常重复的循环周里运动着，而是經歷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給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一个极有力的打击，因为他証明整个現代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內，都是延长到数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直到現在，学会辯証法式地思惟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屈指可数，所以科学的成果和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思惟方法間的这个冲突，完全可以說明那現在統治于理論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讀者都同样陷于絕望的无限混乱状态。

这样一来，为要得出一个关于宇宙，关于宇宙发展和人类发展的正确观念，以及关于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通过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到产生和消灭之间、进步变化和退步变化之间的一般交互作用才可做到。新的德意志哲学正是一开始就以这种精神出面的。康德一开始科学生涯时，就把牛顿的自从发生所谓初次冲击以来便永久存在和固定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太阳及一切行星由回轉的星云体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太阳系的产生也就是预示着太阳系将来不可避免的灭亡。过半世纪以后，他的观点得到了拉卜拉斯在数学上的证明；再过半世纪以后，分光镜更表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有种种浓度不同的灼热的气体。

这个新的德意志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在于他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及精神的世界想象成一种过程，即认为它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改造和发展中，并且曾企图发现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象是个由一概只应受——在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之前——申斥和早日忘怀的许多无谓强力行为的纷乱纽结了；相反，人类的历史已显现为人类本身发展的过程，而思惟的任务现在就在于从这一过程的一切迷乱中追踪它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证明它在一切表面偶然性中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体系没有解决它所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重要；它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而这个任务并非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黑格尔虽然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学问最渊博的人，但他终究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为他自己知识的必然界限所限制，其次是为他的时代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

限制的知識和見解所限制。此外還有第三個原因。黑格爾是個唯心主義者，換句話說，他認為人腦的思想不是真實事物和真實過程多少抽象的反映；恰巧相反，黑格爾認為事物及其發展只是在世界尚未出現以前已存在於某個地方的某種“觀念”所體現出來的反映。這樣，一切都顛倒過來了，世界現象的真實聯繫完全被曲解了。所以，不論黑格爾如何正確地和天才地掌握了現象的某些個別聯繫，但由於上述的原因，甚至在他的體系的細節中也有許多東西不能不是勉強的、文飾的、虛構的，一句話，被曲解的。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說，乃是一個巨大的小產，但它是這類小產的最後一個。這就是說，黑格爾體系還包含着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一方面，它的重要前提，是將人類歷史看作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按其本性是不能在發現所謂絕對真理中達到精神的頂峰的；但是，在另一方面，黑格爾體系又妄想成為這個絕對真理的頂峰。包羅萬象而一成不變的認識自然和歷史的體系，是和辯證思維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但這決不排斥，反而認定，對於整個外部世界的有系統的認識，是可以逐代地得到巨大進步的。

領悟了那歷來統治於德國的唯心主義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思想，必然就要導向於唯物主義，但當然不是單純地導向於18世紀形而上學的、完全機械的唯物主義。跟從前那種本著幼稚革命精神單純拋棄全部以往歷史的觀念相反，現代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類發展的過程，並且它的任務就在於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在18世紀的法國人那裡，以至在黑格爾那裡，都有這樣一種關於自然的觀念占統治，即認為自然界是一個不變的整體，它運行於有限的循環中，帶有牛頓所說的永恆的天體以及林耐所說的不變的有機物形態；與這個自然觀相反，現代唯物主義綜合了自然科學方面的最新成就，依照這些成就說來，自然界也有其時間上的歷史，

各个天体也和所有那些在适宜条件下生长于各該天体上的有机体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圈，既然一般可能存在，就具有无限止加大的宏伟規模。在这两种場合，唯物主义都是本質上辯証性的，并且再不需要有什么凌駕于其他科学以上的哲学了。一旦对于每一单个部門科学都要求闡明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識的总联系中的地位时，关于这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于是，在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持有独立意义的，就只有关于思惟及其規律的学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其他一切，都归属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証科学中去了。

但是，如果說自然观方面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出相当的实証性的認識材料而逐步实现的話，那么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經发生了許多历史事变，因而引起了历史观方面的彻底变革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年至1842年期間，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資产階級在不久以前获得的政治統治权的发展，无产階級和資产階級間的階級斗争在欧洲各个最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升到首要地位了。事实日益显然地証明出，資产階級經濟学关于劳資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造成人民普遍协调和普遍福利的說法，原是完全虛伪的。对于这种事实，也如对于法英两国曾是这种事实的理論上的——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社会主义一样，已經是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尚未完全排除掉的唯心史观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基于物質利益的階級斗争，并且一般就不知道有什么物質利益。生产和一切經濟关系，只是当作“文化史”的次要因素才順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使人們对于全部以往的历史不能不作一番新的研

究,于是就发现了,全部以往的历史,除原始状态之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且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每一特定时期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也就发现了,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的基础,而每一历史时期由法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宗教观念、哲学观念和其他观念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变成辩证法的了,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藏身所中,即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现在历史观成为唯物主义的了,从此已找出一个途径来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了。

所以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在历史上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结果了。它的任务已经不是要构思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要研究必然产生出上述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历史经济过程,并在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了。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不能和这种唯物史观相容,正如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不能和辩证法及现代自然科学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虽也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只能宣布它毫无用处。以往的社会主义愈是对这种生产方式下所必然发生的剥削工人阶级的现象表示愤激,则它愈是不能明白了解这种剥削的内容和来由。但是,任务却在于一方面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的历史联系中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它对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必要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要暴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至今尚未被揭发出来的性质。这点已因剩余价

值的发现而作成了。业已证明，占取无偿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主要形式；即令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也总是从其中榨取得比他所付出的数目更多的价值；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就构成那在有产阶级手中积累为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进行的，以及资本本身是怎样生产出来的。

这两种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秘密——都是应该归功于马克思的。由于有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变成了科学，现在问题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研究出这门科学的一切细目和相互联系。

1873—1886年

弗·恩格斯

自然辯証法

[論 文]

导 言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俄文版，第3—8頁。

近代自然科学——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及阿利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由于无结果而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就象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灾难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 *Чинь-веченто*⁷⁹，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示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近代的欧洲国家和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继续互相格斗的时候，德国农民战争⁸⁰却预言式地指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德国农民战争中不仅起义的农民登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事情了——而且在农民

后面还有近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所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所掘出来的古代雕刻，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最先的近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orbis terrarum*”⁸¹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这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之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近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击破了，日耳曼民族大部分都直接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马人那里，一种从阿剌伯人吸收来的和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18世纪的唯物论作了准备。

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想能力上、热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艺上和学识广博上的巨人——的时代。给近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什么人都有，惟没有受资产阶级局限的人。相反地，当代的冒险性格或多或少地鼓舞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许多部门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并且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各种不同的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杜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塑象家、建筑家，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包含了很多在很久以后被蒙塔朗拜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

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的积秽，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語言的积秽，創造了近代德国的散文和撰作了那成为 16 世紀的馬賽曲的充滿胜利信心的圣歌之詞和曲調。那时的英雄們还未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之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們的后繼者那里我們是常常看得到的。但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許多人則两者并用。因此有了使他們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滿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只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便是生怕燒坏了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通的革命中发展着，并且它本身便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爭取自己存在的权利。同近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偉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場和异端裁判所的牢獄。值得注意的是耶穌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維正要发现血液循环的时候，卡尔文便燒死了他，并且还活活地烤了他两个钟头；而异端裁判所只是把基奥达諾·布鲁諾简单地燒死便心滿意足了。

自然科学用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步路德焚燒教諭后尘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它（虽然很胆小而且可說是只在临死的床上）来向教会在自然事物方面的权威挑战。从此便开始了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的解放，虽然它們間个别的互相反对的要求一直拖延到現在才弄清楚，并且在許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沒有弄清楚。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并且得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說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時間的）距离之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証明：从此以后，对于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对于人的精神起着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規

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規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手边現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門中必須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傳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萊米太阳系，阿剌伯人留傳下十进位概念、代数学的开始、近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紀則一无所遺。在这个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与之并立而为之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成。这里有了許多偉大的成就。在以牛頓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們見到这些科学部門已經达到某种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在基本上被确定了；特别是笛卡儿所制定的解析几何，耐普尔所制定的对数，萊布尼茨和(或許)牛頓所制定的微积分。剛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定律一下子全都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凱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而牛頓則从物質的一般运动規律的观点把它概括起来了。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門則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在这个时期末才得到更多的研究^①。如果把光学当作例外，那么本来意义下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未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之得到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际需要。化学剛剛借燃素說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⁸²。地質学还未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領域內，人們主要还只从事于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下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各种生命形态的相互比較，它們的地理分布和它們的气候等等的生活条件之研究，則还几乎談不到。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达到了一种近似的完成。

① 恩格斯在稿紙边上用鉛筆記下：“和阿尔卑斯山水流調節有关的托星賽利。”——編者

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完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关于自然界的绝对的不变性的见解。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始终总是这样。行星及其卫星，一旦被神秘的“第一推动力”使其运动起来之后，它们便依照预定的轨道一直运转下去，或者至少运转到一切事物消灭为止。恒星则永远静止地固定在自己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着这个位置。地球从开始起或从它被创造的日子起（不管哪一种情形）便一成不变地总是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始终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不变的山岭、河谷、河流，同样不变的气候，同样不变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和动物以后或许经过人手才发生一些变化或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一产生便从此永远确定下来，相同的东西总是产生相同的东西，而当林耐附带说往往由杂交可能产生新种的时候，他已觉得作了太大的耻步了。和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相反，自然界的历史只被认为在空间上可以扩张。自然界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始时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站在这样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是和太初的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或永远无穷一切都和太初的一样。

虽然 18 世纪前半期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要高过希腊古代，可是它在理论地掌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比希腊古代要低这么多。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形成的东西。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它却是某种僵硬的、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则是某种一下子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从外面寻找和觉得从自然界本身所不能说明的推动力来做最后的

原因。如果牛頓所誇張地命名為萬有引力的吸力被當作物質的根本的性質，那麼首先造成行星軌道的未被說明的切綫力是從哪里來的呢？植物和動物的無數的類別是如何產生的呢？而早已確証并非亘古就存在着的人類最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於這樣的問題，自然科學常常以萬物創造主對此負責來回答。哥白尼在這一時期的開端給神學寫了絕交書；而牛頓卻以神的第一推動力的假定結束了這個時期。這一時期的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最高的总的思想，是自然界安排的合目的性，是淺薄的伏爾夫式的目的論，照這種目的論，貓被創造出來是為了吃老鼠，老鼠被創造出來是為了給貓吃，而整個自然界被創造出來是為了證明造物主的智慧。當時哲學的最高光榮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引入迷途，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都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而把詳細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

我把18世紀的唯物論者也算入這個時期，因為除了上面所說說的，再沒有其他的自然科學材料可供他們支配。康德的劃時代的著作對於他們依然是一個秘密，而拉卜拉斯在他們以後很久才出現。我們不要忘記：這個陳腐的自然觀，雖然由於科學的進步到處都被弄得百孔千瘡，但是它仍然統治了19世紀的整個前半期，並且一直到現在，一切學校里主要還在講授它①。

① 一個人甚至在1861年能如何固執地保持着這個見解（他的科學成就曾提供了廢棄這一見解的非常重要的材料），可以從下面的典型的話中看出來：

“我們的太陽系的整個安排，就我們所能理解的，是以保持存在着的東西及其繼續不變的存在為目的的。正如從最古的時候起地球上任何一種動物、任何一種植物也沒有變得更完善並且絕沒有變成另外的東西，正如在一切有機體中所碰到的只是一個階段鄰近另一個階段，而不是一個階段跟着另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有了从上世紀(即18世紀)中叶开始的有系統地組織起来的科学旅行和探險,有了在当地生活的专家对全世界各个部分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密的研究,此外还有了一般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特别是从显微鏡的有系統的应用和細胞的发现以来的进步,这样就积聚了如此多的材料,使得应用比較的方法成为可能而且同时成为必要^①。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較自然地理学,便确定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按照其相当的器官来相互比較各种不同的有机体,不但在成熟状态上加以比較,并且在一切发展阶段上也加以比較。这种研究进行得愈加深刻和精密,那不变地固定的有机自然界的僵硬的系統就愈加一触即潰。不但动物和植物的个别物种日益无可挽救地相互融合起来,并且又发生了象文昌魚和南美肺魚这样的动物⁸³,这种动物嘲笑了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②;最后遇見了这样的有机体,甚至不可能說它們是属于植物界或属于动物界。古生物学記錄中的空白越来越多地充填起来了,甚至迫使最頑固的分子也承認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个别机体的发展一个阶段,正如我們自己的种族在肉体方面始終是同样的,——甚至同时并存的天体的多样性也并不容許我們假定这些形式仅仅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倒是宁肯說一切創造出来的东西本来就都是同样完备的。”(梅特勒:“通俗天文学”,柏林,1861年第五版,第316頁)(恩格斯原注)

在稿紙边上用鉛筆注着:“陈旧的自然观的凝固不变的性質提供了把全部自然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概括和总结的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純粹机械地把一种自然科学和另一种并列,然后是同时代的圣西門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自然哲学。”——編者

① 用鉛筆在手稿边上写一个附語:“胚胎学”。——編者

② 用鉛筆在稿紙边上加了一个附語:“Ceratodus, 同样,始祖鳥等等”⁸⁴。——編者

史之間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类似，从而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日益迷失于其中的迷宫中导出了一条线索。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久性差不多同时，卡·弗·伏尔夫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說。但在他不过是天才的預見的东西，到了奧鏗、拉馬克、拜尔手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恰好在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差不多同时还确定了：早已証明为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部分的原形質和細胞，現在被确証为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的有机形态。因此有机自然界和无机自然界之間的鴻沟便減縮到极小的限度，同时那以往阻碍着机体种源論的最根本的困难之一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現在其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坚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轉瞬即逝的东西，証明了整个自然界是在永久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同前书，第14—15頁。

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这不仅就个体的人來說是如此，他由一个单独的生殖細胞发展到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就人的进化历史來說也是如此。經過几千年长久的努力，手之从脚分化出来，人之直立行走，才最后被确定了，于是人和猿就被区别开来，于是音节分明的語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强有力的发达之基础就被奠定了。这样一来，人猿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沟便从此造成了。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現，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有改造意义的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只是它們軀体的一部分，螞蟻、蜜蜂、水獺就是明显的例子；动物也进行生产，可是它們的生产对周圍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上面打下自己的印記，因为他們不但变更了动植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它們居住

地方的面貌和气候，他們甚至还如此地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人的活动的結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灭。而人之所以做到这点，首先和主要地是靠着手。蒸汽机直到現在还是改变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但因为它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可是同手的发展一起，人的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意識——最初是对个别实际有用效果的諸条件的意識，而后来在处境較好的民族中間，由此就产生了对自然規律的理解，而自然規律是制約着这些有用的結果的。随着对自然規律的知識之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之手段也增加了。要知道，如果人的头脑不和手在一起、不和手相并列、不部分地依賴着手发展起来的話，那么人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有了人，我們就开始有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之起源及逐渐发展到現在状况的历史。然而这部历史并不是它們自己造成的，并且即使它們自己也曾参預，而这部历史的造成，它們并不知道，也并不要求如此。相反地，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識地自己来創造他們的历史，那种不能預見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也就愈小，而历史的結果和預先确定的目的也就愈加符合。然而如果以此为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現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那么我們可以見到：在这里，所树立的目的和所达到的結果之間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預見的作用还占统治地位，不能控制的力量还比有計劃发动的力量要强得多。而这是不得不如此的，因为在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活动使人从动物的状况升到人的状况，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質基础，是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盲目作用所玩弄的时候，在人所希望的目的通常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恰恰相反的結果的时候，上述的

情形总是不能不如此的。現在我們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内已經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們为人服务；因此我們已經无限地增加了生产，使得今天一个小孩的生产比从前一百个成年人还要多。然而結果又怎样呢？剩余劳动愈增加，群众愈貧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的危机。經濟学家們宣称自由竞争和生存斗争是最偉大的历史成就，而达尔文却証明了自由竞争和生存斗争是动物界正常的状态；当他这样写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句话对于人們、特別对于他的本国人是何等尖刻的諷刺。只有一个在其中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有计划地分配的有意識的社会生产組織，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經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組織日益成为必要，并且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組織开始，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人們自身以及他們的活動的一切方面，包括自然科学在內，將获得极大的进步，有如旭日东升，照遍天下，使以往的一切都消失在阴暗之中。

劳动在从猿到人轉变过程中的作用

同前书，第132—144頁。

政治經濟学家說：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則把材料变为財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們在某种意义上必須說：劳动創造了人类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球发展中地質学家叫作第三紀的时候——究竟在第三紀的哪一时期現在还未十分确定，大約是在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在現已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上，

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曾經把我們的这些祖先大致描写給我們：它們滿身是毛，下顎有須，兩耳尖聳，成群地生活在樹上。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受它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在攀援时要手担任和脚不同的作用，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而渐渐采用了直立的姿勢。这就是从猿轉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一切现在还活着的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单凭兩脚向前移动，但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而且非常笨拙。它們自然的步法是半直立的样式，还需要用手来帮助。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弯着的手指的中间的指节骨支在地上，兩腿蹬起，使身体穿过兩长臂之間前进，就象跛子扶着兩根拐杖行走一样。一般讲来，我們現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間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兩脚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兩脚行走。

如果說我們遍体长毛的祖先之直立行走，起初乃是法則，而后来才渐渐变成一种必要，那么必須有这个前提：手在这时期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他活动了。在猿类那里已經有了手和脚的某种分工。如我們已經說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使用得不同的。手特别是用来摘取和握住食物，就象某些較下等的哺乳动物使用前掌所作的一样。許多猿类用手在樹上筑巢或者象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間修造住处以避风雨。它們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擲。它們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許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在这里我們看到：在甚至最和人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經過几十万年的劳动而完善化的人手之間有何等巨大的距离。两种手的骨节和肌肉之数目和一般排列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級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类所模仿不到的动

作。沒有一只猿手曾經製造過一把即使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們的祖先在從猿轉變到人的好幾十萬年的過程中逐漸地學會了使自己的手適應於一些動作，而這些動作在開始時只能是非常簡單的。最低級的野蠻人，甚至那種可以認為已向善類狀態倒退而同時在身體上也退化了了的野蠻人，比起這種過渡期間的生物來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在人能夠用他的手把第一塊石頭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經經過一段很長久的時間，這段時間如果和我們所知道的有史時間相比，後者就顯得短促得不足道了。但是有決定意義的一步終於完成了：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但是勞動的器官，它還是勞動的產物。只是由於勞動，由於經常和日新月異的動作相適應，由於這樣所引起的肌肉、韌帶以及在更長時間內引起的骨骼的特別發達遺傳下來，而且由於這些遺傳下來的靈巧在新的愈來愈複雜的動作上不斷革新地使用，人的手才達到這樣高度的完善，在這個基礎上它才能彷彿凭着魔力似地產生拉斐爾的繪畫、托爾瓦爾德孫的雕刻以及巴加尼尼的音樂。

然而手並不是一種孤立的東西。它僅僅是整個極其複雜的機體的一個單獨的肢體。凡是有利於手的，也會有利於手所服務的整個身體，而且這是從兩方面進行的。

首先是由於達爾文所稱為的生長相關律。依據這一規律，一個有機生物個別部分的特定形態經常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態相聯系的，雖然在表面上它們似乎沒有任何關聯。例如一切具有無細胞核的紅血球並以兩個骨節來聯結後腦骨和第一節脊椎骨的動物，無例外地都有乳腺來哺養其幼子。同樣地，哺乳類中的偶蹄通

常是和那用来反芻的复杂的胃囊相联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态之改变，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之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个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蓝的。人的手之逐渐改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两脚之发达和逐渐适应于直立的行走，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起反作用于机体的其他部分。然而这种作用现在还研究得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了。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他机体的直接的和可证明的影响。如我们已说过的，我们的猿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这种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人开始了对自然的统治，这种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各种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达必然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对于每一个人都一目了然了。简单讲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管，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之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一定不移地改造起来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连续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是很少的，这些东西它们不用发音清晰的语言也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往来中所养成的对于发音清晰的语言的听觉是十分敏锐的，以致在它们的想象

所達到的範圍內，它們能容易地學會听懂任何一種語言。此外，它們還獲得了這種表現感情的能力，如對人依慕、感謝等等，而這種表現感情的能力是它們向來所沒有的。和這些動物常接近的人不能不相信：這些動物現在常常感覺到不能說話是一種缺陷。不過可惜它們的發音器官已經向一定的方向專門發展得很厲害了，所以無論如何這種缺陷是補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適當的發音器官，這種不能說話的情形，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克服的。鳥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當然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鳥是唯一能學會說話的動物，而鳥中具有最討厭的聲音的鸚鵡說得最好。我們不要說鸚鵡不懂得它自己所說的是什麼。它之几小時不停地反復說它那几句话，的確完全是出於它喜歡說話和喜歡和人往來。但在它的想象所達到的範圍內，它也能學會懂得它所說的是什麼。如果我們以謾罵的辭句教給鸚鵡，使它能夠想象得到這句話的意思（這是從熱帶回來的水手們的一種主要娛樂），然後惹它發怒，那麼我們馬上會看到：它會一點兒也不錯地使用它的謾罵的辭句，好象一個柏林叫賣小菜的女人一樣。在乞求好吃的東西時，也正是如此。

首先是勞動，而後是語言和它一起成了最主要的推動力，在它們的影響下，猿的腦髓就逐漸地變成人的腦髓；後者和前者雖然十分相類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來說，遠遠超過前者。和腦髓的進一步發達相平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達起來了。和語言的逐漸發展同時發生的必然是聽覺的相應的完善化，同樣，和腦髓的發達同時發生的無論如何就是所有感覺的完善化。鷹比人看得遠得多，可是人的眼睛識別東西卻遠勝於鷹。狗比人具有更銳敏得多的嗅覺，可是它不能辨別在人看來是各種物件的特定標志的嗅味的百分之一。至於觸覺，猿類也不

过刚刚有一点点最粗糙的萌芽，而在人那里，则由于劳动的缘故，已经随着手的发展而首先形成了。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明白的意识以及抽象力和推断力的发达，对劳动和语言又起着反作用，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以一个常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从猿和人最终分离的那一瞬间起就停止了，而相反地是在继续着；它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候在某些地方甚至可能发生暂时退化的情形，但是整个看来它总是大踏步地前进着，因为随着完全的人的出现，又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从而它一方面而获得了新的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我們人类生活中的一秒钟^①。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猿群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的食物吃光。它们从事于迁移以及和附近猿群的斗争，以获取新的食物地区，可是除了无意识地用它们的粪来施一点儿肥，它们就没有能力从这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数量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猿类的数目最多也只能象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掉，它们把该地所有的山岭都吃得精光。动物的这种“掠夺经济”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

① 这一方面的头等权威·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有一万万多年已经过去了。（恩格斯原注）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适应于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新食物，因此它们的血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构成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问，这种掠夺经济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变成人。在一种在智力上和适应能力上比其他一切猿类都高得多的猿类那里，这种掠夺经济的结果，就是食料植物种类的数目愈来愈增多，这些食料植物中可吃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这些材料便给这种猿提供了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根据我们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的工具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是打猎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进化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在差不多现成的状态下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过程（即与植物生活现象相应的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因此省下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除了吃肉类还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一样，除了吃植物还吃肉类的习惯大大帮助了增强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由于肉类食物，脑髓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来。请主张素食的先生们原谅，假若不肉食，人就不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虽然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人种中，有

一个时期曾因肉食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范莱塔勃人或维尔茨人,在10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但是在今天这对于我们已经没有有什么关系了。

肉食产生了两种有决定意义的新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给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丰富起来,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更经常的新的食物来源,并且还供给了就养分说来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其制成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把它们间接的影响一件一件地来讲,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它们实在是非重大的事件。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在任何一种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作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不同的气候,但这并不是它们独立自主的行动,而只是跟着人做的,类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夏冬两季的地带后,就造成了新的需要,即住房和穿衣来抵御寒冷和潮湿;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劳动领域和因之而来的新的活动方式,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的共同作用——这不仅对每个人来说是如此,而且对全社会来说也是如此——,人才变成有能力来进行更复杂的活动和有能力来提出和达到更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与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头脑中

对人的存在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构成品，首先都是头脑的产物，它们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在它们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平易的产品就显得不重要了；何况在社会很早的发展阶段上（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已经能够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了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之一切勋绩，都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因此习惯于以他们的思想而不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自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和来到意识中的）——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从古代世界崩溃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这种宇宙观现在也还有如此强大的统治力量，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论自然科学家们也还弄不明白人类的起源，因为他们在唯心论的影响之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如我们已指出的，动物经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的自然，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如人那样。我们也看到：那经过它们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它们，使它们也起一定的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东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由于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就阻碍着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楚即或是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再成为多森林的地方，在圣海倫娜島，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島上旧有的一切植物都吃光了，准备了地方使后来的水手和移民带来的植物能够繁殖起来。但是，如果说动物在不断地影响其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自己讲来是偶然的情形。然而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不明

白它們是在干什么。人之鏟除植物，为的是在这块开辟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种植树木，或开拓葡萄园，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們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在人的手下，經過人工培养之后，改变了它們的模样，簡直再也不能認出它們的本来面目了。我們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物。我們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我們的許多种类的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至今也还是一个爭論的問題。

但是，不用說，我們并不想否認：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計劃的、經過思考的行動的能力的。相反地，在有原形質及有生命的蛋白質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或是由外面的刺激所引起的極簡單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計劃的行動，就已經以胚胎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細胞、更不用說什么神經細胞的地方，就已經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出于无意識的，但在某一方面同样表现为有計劃的。动物之从事有意識有計劃的行動的能力，和神經系統的发展相适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則到了已經相当高的发展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使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識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善于利用一切对它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們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高度发展的家畜中間，我們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同一程度的狡猾的詭計。正如母腹內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們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史的一个縮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也不过是我們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縮影而已。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計劃的行動，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們的意志的印記。这一点只有人能作到。

簡單地說，動物僅僅利用外面的自然界，單純地以自己的存在來使自然界改變；而人則以他所引起的改變來迫使自然界服務於他自己的目的，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和其他動物最後的主要的區別，而引起這一區別的還是勞動^①。

可是我們不要過於得意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我們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的這種勝利，第一步我們確實達到預期的結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結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個結果的意義又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卻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為荒蕪不毛之地，因為他們把森林砍完之後，水分積聚和貯存的中心也不存在了。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因為要十分細心地培養該山北坡上的松林，而把南坡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他們預料不到因此卻把他們區域里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毀了；他們更預料不到這樣就使山泉在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都枯竭了，而且在雨季又使洪水傾瀉到盆地上去。在歐洲傳播栽種馬鈴薯的人，不知道他們同多粉的塊根一起把癩癩症也傳播了。因此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象徵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一起都是屬於自然界，存在於自然界中；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支配，僅僅是因為我們勝於其他一切動物，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而已。

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正確理解自然規律，並認識我們對自然的慣常行程的干涉之較近或較遠的影響。特別從本世紀自然科學大踏步發展以來，我們就愈來愈能夠估計到至少是我們最普

① 在原稿邊上有一個用鉛筆寫的附注“品種改良”。——編者

通的生产行为的較远的自然的影响，因而也学会来統治它們。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們又愈会不仅感觉到而且还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从希腊古典时代崩潰以后在欧洲所发生并在基督教义中最高度形成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

但是，如果我們需要經過几千年的劳动才学会估計我們生产行动的較远的自然的影响，那么我們想学会預見这些行动的較远的社会的影响就更困难得多了。我們已經提到过馬鈴薯和因它而傳播的瘰癧症。工人降僂專吃馬鈴薯，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起了重大的影响，瘰癧症和这些影响比較起来，究竟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馬鈴薯受病害的緣故发生了大飢荒，餓死了一百万专吃或差不多专吃馬鈴薯的爱尔兰人，另外又有两百万逃亡到海外，瘰癧症和这种飢荒比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当阿剌伯人学会蒸餾火酒的时候，他們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們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发现的美洲土人漸次灭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倫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会知道他却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絕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紀和18世紀从事創造蒸汽机的人們，也未料到他們所造成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关系发生革命，特別在欧洲，由于財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极大多数人則一貧如洗，起初是資產階級获得了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而后就是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发生階級斗争，这一階級斗争只能以資產階級的崩潰和一切階級对立的消灭而結束。——但是經過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經驗，經過对历史材料的比較和分析，我們就在这一領域中也漸漸学会認識我們的生产活动的間接的較远的社会影响，于是我們就有可能去統治和調節它們了。

然而要实行这种調节，单是依靠認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我們現成的生产方式以及我們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一起完全改造才行。

直到现在所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求得劳动的最近最直接的有用的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而且是由于逐漸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結果，一直是完全被忽視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是适应于眼界不出乡里的人們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是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給予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經濟的不虞的灾禍。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但是它以后的一切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之分成各种階級，因而导致統治階級和被压迫階級之間的对立。因此，統治階級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因为生产并不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要的生活需用品。在今天西欧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个别的統治着生产和交换的資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們行为的最有用的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連这个效果本身——只就制造出的或交换来的貨物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利潤的获得，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古典政治經濟学所研究的，主要只是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的直接預期到的社会影响。这和这样一个社会制度是完全相适应的，资产階級社会科学就是这个社会制度的理論表现。当个别資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潤去生产和交换时，他們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結果。如果个别厂主或商人以普通利潤卖出他們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那么他們就很心滿意足，而不再去关心商品和买主以后的情形怎样了。对于这些行为的自

然結果，也正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場主在古巴焚燒山坡上的森林，取得木灰来作一代的能获得最高利潤的咖啡树的肥料时，他們何尝关心到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土壤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对于自然界和社会，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主要只重視最初的最显著的結果。后来人們才惊奇于为了达到上述結果所采取的行为的較远的影响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和那种結果相反的；需要和供給之間的协调，变成剛剛相反的东西，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危机的循环所表明的正是如此，而德国在“破产”⁸⁵中所遭遇到的工业危机循环的小小前奏所表明的也正是如此；在自己的劳动上建立起来的私有财产制度，必然发展为劳动者之丧失一切财产，同时一切財富却愈来愈多地集中到不劳动者手中；而〔……〕⁸⁶

[札記和片段]

[科学历史摘要]

同前书，第 145—146 頁。

* * *

必須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門的順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单单为了定季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就絕對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就不得不从事于数学的研究。——后来，在农业发展的某一阶段和在某个地区（埃及的引水灌溉），而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建筑物的产生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力学也发展起来了。不久，航海和战争也都需要它。——但是它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这样，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下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門，而作为精确的和有系統的研究則是在后古典时期(亚历山大学派、阿基米德学派等)才开始的。在几乎还没有在头脑中分离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中(初步的理論，还没有化学元素的观念)，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还只是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統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只要超出最显而易見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是十足的臆測：在血液循环还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是如此。——在这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态出现了。

如果說，在中世紀的漫长黑夜之后，科学以梦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們也得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軍东征以后，工业巨大地发展起来，并产生了很多力学上的(紡織、钟表制造、磨坊)、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透鏡制造)新事实，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給与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工具，并使新的仪器的制造成为可能。可以說这时候才第一次可能有真正的系統的实验科学。第二，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繼承下来的文明还繼續居于领导地位，但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內，这时候却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了。第三，地理上的发見——純粹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在生产的利害关系的影响下进行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无数的直到那时还得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术出现了①。

現在——除早就存在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外——物理学是

① 在和这一段相对的稿紙边上，写着：“以前人們夸說的只是生产应归功于科学的那些事；但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却多得无限。”——編者

和化学最終地分开了(托里賽利、伽利略——前者依靠着工业上的水利工程而第一个研究液体的运动,見馬克斯威尔)。波以尔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維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把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依旧还是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的出現——居維叶——以及后来不久細胞的发现和有机化学的发展。因此,比較形态学和比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世紀[18世紀]末地質学奠定了基础,而且最近所謂人类学——这个名称很拙劣——也是如此,它是从人及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繼續詳細地研究和闡明。

同前书,第150—158頁。

* * *

古代末期(紀元 300 年左右)和中世紀末期 (1453 年)的情况的差別

(一)代替地中海沿岸一条狹长的文明地帶——它的手臂曾伸向內地并且一直到西班牙、法兰西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岸,因而很容易被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和来自东南方的阿剌伯人蹂躪踐踏,——現在是一个紧接起来了的文明地区,即整个西欧以及作为前哨陣地的斯堪的納維亞、波兰和匈牙利。

(二)代替希腊人(或羅馬人)和野蛮人的对立,現在是六个具有文明語言的文明民族(斯堪的納維亞等民族还不在此內),这些語言已經发展到能够参加 14 世紀的强有力的文学繁荣,并且比之古代末期已經在衰退和灭亡的希腊語和拉丁語使一种更加多样化得多的教养得到保障。

(三)一个由中世紀的市民所創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之高得无

比的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更加規模宏大，另一方面，商业更加兴盛；航海从撒克逊人、弗里斯人和諾曼第人时代起变得更加无限地大胆，再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发明（以及东方发明之輸入），它們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輸入和傳布、海上探險以及資產階級宗教改革首先成为可能，并且使它們的活动范围无比地扩大，进程无比地迅速。此外，它們产生了古代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过的虽然还未系统化的許多科学事实：磁針、印刷、活字、亚麻紙（12世紀以来阿剌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所使用的；棉花造的紙10世紀以来就逐渐使用起来，而在13和14世紀已經傳布得更广，草紙則从阿剌伯人占領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鏡、在計时上和力学上是一巨大进步的机械时計。

（关于发明可參看第11頁）⁸⁷。

此外，旅行所提供的材料（馬可波羅，1292年左右，等等）。

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羅馬的陷落，古代便完結了。中世紀的終結是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之否定！

历史的东西。——发明

紀元前：

灭火机，水漏計时器，紀元前200年左右。鋪設道路（羅馬）。

羊皮紙，160年左右。

紀元后：

莫賽尔河上的水磨，340年左右，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德國。

玻璃窗的最初痕迹。安提奥奇地方的街灯，370年左右。

蚕在 550 年左右从中国輸入希腊。
羽毛做的笔尖, 6 世紀。
棉紙在 7 世紀从中国輸入阿剌伯, 在 9 世紀輸入意大利。
8 世紀的法国水风琴。
哈茨的銀矿从 10 世紀开始开采。
风磨, 1000 年左右。
亚勒磋的圭多的音符和音阶, 1000 年左右。
意大利的养蚕业, 1100 年左右。
有齿輪的钟——同时。
磁針之从阿剌伯人傳到欧洲人手中, 1180 年左右。
巴黎的道路鋪設, 1184 年。
佛罗倫斯的眼鏡。玻璃鏡。 }
咸魚。水閘。 } 13 世紀后半期。
自鳴钟。法国棉紙。 }
破布造紙, 14 世紀初叶。
票据——同一世紀之中叶。
德国第一个造紙厂(紐倫堡), 1390 年。
倫敦的街灯, 15 世紀初叶。
威尼斯的邮局——同时。
木刻和印刷——同时。
銅版雕刻术——同世紀的中叶。
法国的驛邮, 1464 年。
撒克遜矿山中的銀矿, 1471 年。
脚踏风琴; 发明于 1472 年。
怀表。气枪。燧发机——15 世紀末叶。
紡車, 1530 年。

潜水钟，1538年。

*

*

*

历史的东西

现代自然科学——它和古希腊人的天才的猜测及阿剌伯人的片段的无联系的研究不同，可以说得上是唯一的科学——是和那个伟大时代一起开始的。那时候封建主义被市民阶级击碎了，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后是暴动的农民，而在农民背后是近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他们已经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共产主义，——大君主国在欧洲建立起来了，教皇在精神上的独裁被推翻了，希腊古代的文化恢复了，同时又引起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彻底打破了旧世界的界限，并且实实在在地第一次发现了地球。

这是世界所经历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自然科学也就在这一革命中诞生和形成起来，它是彻头彻尾地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近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它殉道者送到了火堆和监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也跟着旧教徒一起来杀戮他们。前者用火烧死了塞尔维，后者则烧死了布鲁诺。这个时代需要巨人，也产生巨人，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这个时代，法国人很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带着片面的偏见称之为宗教改革。

这时候自然科学也宣布了它的独立，这的确不是一开头就宣布独立的，正好象路德不是一开始就是新教徒一样。在宗教领域内是路德焚毁教谕，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内便是哥白尼的伟大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虽然还有一些胆怯，在36年的踌躇之后并且据说是在临死的床上，——向教会的迷信挑了战。从此以后，

自然科学从宗教下面真正解放出来了，虽然一切细节一直迟延到现在才完全弄清楚，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然而从此以后，自然科学的发展便大踏步地迈进，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之平方成正比，好象它要向全世界指出：对于有机物质最高精华的运动，对于人类精神，是和无机物质的运动规律相反的规律起着作用。

新兴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机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頓而結束。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它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已经有了偉大的成就，这特别是归功于伽利略和凱卜勒，牛頓是从他們二人得出自己的結論来的。但是在有机现象的领域中，我們却没有超出启蒙的阶段。对于历史上相繼續和相代替的生命形态的研究以及对于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变化着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質学——当时还不存在。自然界一般地簡直未被看作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并且具有时间上的历史的东西。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空間的广袤上；各种形态只是一个挨着一个地而不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被組合起来；自然历史对一切时代都是相同的，就好象行星的橢圓形的軌道一样。对于有机物的一切較為精細的研究，还缺乏两个初步的基础：化学以及关于有机物的主要結構即細胞的知識。一开头是革命的自然科学便站在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面前，在这个自然界中，一切在今天仍然和在宇宙开辟时一样，并且直到宇宙終結时一切还都是象宇宙开辟时一样。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保守的自然观無論在无机界中或在有机界中[……]88

天文学	物理学	地質学	植物生理学	治疗学
力学	化学	古生物学	动物生理学	診斷学
数学		矿物学	解剖学	

第一个缺口：康德和拉卜拉斯。第二个：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莱伊尔，緩慢进化說）。第三个：有机化学，它制造出有机物，表明化学定律之可以应用到生物学上去。第四个：1842年，热之唯物〔說〕，格罗沃。第五个：达尔文、拉馬克，細胞等等，（斗争、居維叶和阿加西斯）。第六个：解剖学、气象学（等温綫）、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18世紀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中以及一般地在自然地理学（洪波尔特）中比較的要_点；材料的編整。形态学（胚胎学，拜尔）。

旧的目的論已經完蛋了，但是現在树立了一种坚强的信念：物质依据这样一些規律在其永恒的循环中运动，这些規律在一定阶段上——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必然地在有机物中产生出思惟着的精神。

动物的正常生存是由它們所居住和所适应的、与它們同时的环境給与的；人的生存条件，并不是当他刚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时候就現成具有的；这些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才能造成。人类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而掙脫純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和他的意識相适应而由他自己創造出来的。

删略自“費尔巴哈論”

〔德国 50 年代叫卖唯物論的庸俗化者們，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沒有超过自己的老师們⁸⁹的学說。自然科学上一切新的进步，仅仅成为他們〕反对信仰宇宙創造主的新論据。至于进一步去发展理論，他們甚至想也沒有想过。唯心論曾經被 1848 年的革命給予了沉重的創伤，可是唯物論在其更生的外貌下却跌落得更厉害些。費尔巴哈拒絕担当这种唯物論的責任，是完全正确的；他只是不应

該把唯物論布道者的教义和一般唯物論混淆起来。

但是大約就在这个时候，經驗的自然科学达到了如此的发展，并且获得了如此輝煌的成果，以致不但完全克服 18 世紀机械論的片面性成为可能，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因为說明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部門(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間的联系而由經驗科学变成了理論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化，又轉化成了唯物論的自然認識体系。气体力学；新創立的有机化学，它学会了从无机物逐一地得到所謂有机化合物，并从而扫除了这些有机化合物的神秘性殘余；1818 年以来的科学的胚胎学；地質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比較解剖学——这一切知識部門都供給了空前多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是下面三种大发现。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迈尔、朱尔和柯尔丁)所导致的能量轉化的証明。現在已經証明了：自然界中所有无数起作用的原因，过去曾被看作一种神秘的不可解說的存在，即所謂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輻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現在都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存在的特殊形态和方式。我們不但可以表明它在自然界中經常从这一形态轉化到另一形态，而且还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工业中把它实现出来，使某一形态的定量的能經常适应于另一形态的定量的能。例如我們可以用千克一米去表現热量单位，又可以用热量单位去表現电能或化学能的单位或任何量，反之亦然；我們同样可以把活的有机体所获得的和消耗的能量計算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热量单位——表現出来。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統一，現在已經不单单是哲学的論断，而且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虽然在時間上更早些——是施温和施列登发

現有机細胞，发现它是除最下等的有机体外的一切有机体在其繁殖和分化下产生和成长的单位。有了这个发现以后，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比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才得到了穩固的基础。于是有机体产生、成长和构造的过程的秘密被揭穿了。从前神妙莫测的奇迹，现在却表现为依据一切多細胞有机体本质上所共同的規律而进行的过程了。

但是，同时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細胞有机体——不論是植物或动物，連人也包括在內——都各各按照細胞分裂規律从一个細胞中成长起来，那么这些有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解答这个問題的就是第三个大发现：达尔文所首先創立和論証的系統化的发展学說。不管这个学說在一些細节上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整个講来，它現在已經把問題解答得令人再滿意沒有了。有机体从少数簡單形态到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各种各样复杂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基本上是确定了。因此，不仅有了可能來說明有机的自然产物的現存代表，而且也为人類精神的史前时代，为从簡單的无构造的但有刺激感应的最下等有机体的原形質起到能够思想的人腦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的追溯提供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史前时代，那么能够思想的人腦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奇迹。

由于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基本过程就得到了說明，就归結到自然的原因了。現在还仅仅剩下一个問題須得說明，即生命是怎样从无机自然界中发生的。在今天的科学发展阶段上，这就等于怎样从无机元素中制造出蛋白質来。化学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于解决这个問題，虽然它距离这点还很远。但是，如果我們回忆一下味勒在1828年才从无机物中取得了第一种有机物——尿素，如果我們注意一下現在单凭人工方法不用任何有机物质也可以取得

无数所謂有机化合物，那么我們当然就决不敢断言化学会通不过蛋白質这一难关。現在化学能够制造出它已經确切知道其成分的任何有机物。只要把蛋白質的化学成分弄清楚以后，化学就能着手制造出活的蛋白質来。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或明天就把自然界本身在非常适合的条件下經過千百万年才在个别行星上制造成功的东西制造出来，这就等于要它制造奇迹了。

这样，比起前一世紀来，唯物論的自然观現在是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候，說明得相当精細的只是在重力作用下所进行的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的固体运动；差不多化学的整个領域和整个有机自然界仍然是不可理解的秘密。現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基本上已解釋清楚和了解清楚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开在我們面前。当然，唯物論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所以在希腊哲学家中間它一开始就是自然而然的東西。但是在古代希腊人和我們中間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質上是唯心論的世界观，而在这些条件下即使要返回到自然而然的 worldview 上面去，也并不是象初看起来那样容易。要知道問題决不是把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內容一笔勾消就算完事，而是要批判它，要从錯誤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論形态中、从这个暂时的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然而这是如何地困难，許許多多自然科学家就給我們証明了，他們在自己那門科学的範圍內是不屈不撓的唯物論者，但在这以外就不仅是唯心論者，而且甚至是最虔誠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这一切划时代的成果从費尔巴哈身边过去了，对他沒有发生深刻的影响。这个过失与其归咎于費尔巴哈本人，倒不如归咎于当时德国的糟糕情况，由于有这种情况，当时大学講座都給一些毫无头脑的折衷派宵小之徒占据了，至于比这些宵小之徒

高明无数倍的费尔巴哈則不得不几乎在穷乡僻壤中銷声匿迹。这就說明了：当他談到自然界时，他就——除了个别天才的概括——总是不得不給予我們一些空洞的美丽辞藻。例如他說：“当然，生命不是什么化学过程的产物，决不是什么个别自然力或个别自然現象的产物，象形而上学的唯物論者所認为的一样；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結果。”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結果，这和下列的事情一点也不矛盾：蛋白質、即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承担者，是在整个自然联系所給予的一定条件下产生的，可是虽然如此，它正好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假如费尔巴哈生活在一种至少可以皮毛地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环境中，那么他无論如何不致于說化学过程是一个孤立的自然力的作用了。>⁹⁰ 费尔巴哈沉溺于无結果和无目的地思考思惟和思惟器官（脑髓）的关系問題，——这正是施达克乐意跟在费尔巴哈后面跑进去的領域——这应当說是一种孤独生活造成的。

，无論怎样，费尔巴哈是反对“唯物論”这个名称的。这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他还不能完全从唯心論中解放出来。在自然領域中他是唯物論者；但在人类[……]領域中[……]⁹¹

* * *

信上帝的自然研究者比任何人对待上帝都坏。唯物論者只管直率地解釋事物的真象，这种空話是和他們无緣的。只有当那些頑固的善男信女們硬要把上帝推到他們头上的时候，他們才簡簡單單予以回答，或者照拉卜拉斯那样拒絕說：“Sire, je n'avais etc.”⁹² 或者更粗野一点，以荷兰商人用来打发那些硬把冒牌的假貨塞給他們的德国行商时的神情說：“Ik kan die zaken niet gebruiken”⁹³，这样問題就解决了。但是上帝在他的善男信女們那里是够委屈的！

① “我用不到那种貨色。”——編者

在近代自然科学历史中，拥护上帝的人们看待上帝，恰恰象耶拿战役中一般将军官佐们看待弗里德里希·威廉第三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军又一军地放下了武器，一个城堡又一个城堡地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征服了，而造物主在其中竟无立足之地。⁹²牛頓仍然託上帝来作“第一推动力”，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賽奇的确以一切教会的荣誉来恭維他，同时却又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而只允许他在关联到原始星云的时候有一次創造行为。在其他一切领域中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的最后的偉大的唐·吉訶德，阿加西斯甚至把十足的謬論也归之于他：上帝应当創造的不仅是现实中存在的动物，而且还有抽象的动物，例如魚这一个类！最后丁鐸尔却完全禁止上帝进入到自然界中来，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他还允许他存在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世間上必須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丁鐸尔知道得更多的人！⁹³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造物主、万物的主宰，沒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道多么远！

丁鐸尔的情感上的需要并没有証明什么。騎士載·格里厄⁹⁴也有热爱和占有曼儂·列斯科的情感上的需要，虽然后者不止一次地出賣过她自己和他；为了她的緣故，他做了騙子和忘八，如果丁鐸尔要責备他，他就会用他的“情感上的需要”来回答呵！

上帝 = nescio [我不知]，但无知并不是論証 (ignorantia non est argumentum) (斯賓諾莎)。

[自然科学和哲学]

即前书，第 164—165 頁。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們只有忽視哲学或凌辱哲学才能从哲学

下面摆脫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惟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惟就必须有思惟規定〔邏輯范疇〕，而这些范疇是他们不加批判地从那些被早已过时了的哲学体系的殘余所統治着的所謂有教养的人們的一般意識中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課中所听到的一点儿哲学(这种哲学不但是一些片段的東西，而且还是属于各种不同的并且通常是最坏的学派的人們的观点的混合物)中取来的，或是从无批判地和杂乱地讀到的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所以他们完完全全地作了哲学的奴隶，所可惜的是大多数都作了最坏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罵哲学最厉害的却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殘余的奴隶。

[辯証法]

同前书，第 176 頁。

* * *

悟性和理性。黑格尔所規定的这个区别——依据这个区别，只有辯証的思惟才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的意思的。整个悟性活动，即归纳、演繹，以及抽象（类概念在狄多⁹⁵那里：二足动物和四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一个果核之剖开已经是分析的开始），綜合（动物的狡猾伎倆），以及作为二者的綜合的实验（在有新阻碍和不熟悉的場合），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其种类讲来，这一切方法——从而普通邏輯所承認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对人和高等动物都是完全一样的。它們只是在程度上（即每一有关的方法的发展上）不同而已。只要人和高等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等的方法，那么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于他們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結果。相反地，辯証的思惟——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在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完滿的发展則更晚

得多，在近代哲学中才达到；虽然如此，可是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它的对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

同前书，第 177 页。

* * *

〔关于判断的分类〕

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象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论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却以此推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高级形式。……

同前书，第 180—181 页。

* * *

给归纳万能论者⁹⁶。世界上的任何归纳法都永远不会帮助我们吧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作到这点。——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我们不当在两者之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高高地抬上天去，我们应当力求在其适当的地位来应用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而要想做到这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依据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如此地无力，以致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素是归纳法的成果。它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则包含在软骨或硬骨的脊椎中——因此这种动物便取名为脊椎动物。但是文昌鱼却被发现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束并且没

有脊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身专门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于是发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差不多大家都公认是鱼，但是它们除去鳃以外，还有很发达的肺；我们看得出来：每一条鱼在鳃中都有潜在的肺。赫克尔只是大胆地应用了进化论才把在这些矛盾中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拯救了出来。——假如归纳法果真不会错误的，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们是归纳法最独有的产物，然而它们却互相消灭着。

同前书，第 183 页。

* * *

因果性……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完全忽视了人的活动对他的思惟的影响；它们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惟。但是人的思惟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面发展的。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雷珀和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就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这种历史观因此是片面的，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了，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至于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协助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极其微小的。

同前书，第 199 页。

[物质的运动形态。科学分类]

* * *

孔德从圣西门那里抄袭了自己的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整

理方法,他并不是这个整理方法的創造者⁹⁷;这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整理方法在他那里只是为了安排教材和为了教学,因而就形成了那一套愚蠢的 *enseignement intégral* [全科教育],在那里不到每一門科学完全教完之后,不教別种科学,于是把一个基本上正确的观念数学地夸大成胡说八道。

1878年

弗·恩格斯

反杜林論

恩格斯：“反杜林論”，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53年俄文版，第82—89頁。

……按照自古已知的方法，我們可以把全部的知識領域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包括所有关于非生物界、多多少少可用数学方法处理的那种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于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偉大的字句的話，那么也可以說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的真理，是終极的最后的真理，也因为如此，这些科学被名为精密科学。可是，远非所有成果都有这样的性質。由于在数学上应用了变数，并把它变化性推用于无限小的数和无限大的数，以前曾是严格合乎道德的数学，也墮落了；它吃了智慧之果，因而为它开辟了偉大进步的道路，同时也使之走上迷惘的道路。所有数学上的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与无可爭辯的确实性之貞洁状态一去不返了；开始了爭論的时代，我們進到了这样的情况，在这里大多数人之所以运用微分积分不是由于这些人懂得他們所做的事情，而仅仅是由于他們相信这些，因为直到現在其所得的結果总是正确的。在天文学和力学上情形就更坏了，而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則我們更是处在种种假設之中，正如处在蜂群中一样。其实也不能有別种情形。在物理学上我們是研究分子的运动，在

化学上是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互相干扰，并非是臆想出来的，那么我们也绝对没有希望在什么时候会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这样终极的最后真理与时俱进地变成非常稀少的了。

地质学上的情形还要更坏，按其性质来说，地质学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是我们所不曾经历过的，而且一般地是任何人所不曾经历过的过程。所以在这里要获得终极的最后真理是非常费力的事情，而其结果正是极端贫乏的。

第二类科学，包括研究有机物的那些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着这样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与因果关系，使得不但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引起一大堆新的问题，而且每一个别的问题大多只能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这些研究常需要好几百年——才能片段地得到解决；此外，对于它们所有相互关系的系统化研究的需要，经常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终极的绝对真理的四围造起稠密的假设之林。为着正确地确立这样能单的事实——如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起见，需要从格伦到马尔丕基之间多长的中间阶梯的系列呵！我们对于血球的来源是知道得如何之少呵！为要（举例说）在某种疾病的征候和病因之间确立合理的联系，直到今天，我们是缺少几多的中间环节呵！而且这上面还常常有这样的发现，如细胞的发现，它们竟使我们不得不完全修正所有以往在生物学上所已确立的终极的最后的真理，而且其中一大堆竟不得不永远予以抛弃。所以谁要是想在这上面确立真正的确实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不能不以这样的陈辞滥调为满足，如所有的人都一定要死，所有雌的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还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来进行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要的。

可是第三类科学，即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状况来研究人的生存

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在这类科学中，永恒的真理的情况还要更坏。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面对着这样一些现象的连续系列，它们在我們直接观察的范围内正以广大的规模充分有规则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物的种类大体说来还是一样。可是在社会史上，自从我们脱离人类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现象的重复只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永不会发生在完全同样的情况之下。例如，地球上一切有文化的人民都曾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的这一事实以及这种所有制崩溃的形式，就是如此的。所以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上，我们的科学甚至比较在生物学的领域上还要落后。而且如果有时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通常总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就腐烂而濒于没落的时候。所以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只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说明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关系与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人民中，而在其本性上是过渡性的。所以谁要是在这里追求终极的最后真理，追求真正的全然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除非是一些最低级的陈辞滥调和老生常谈，如一般地说人们不劳动不能生活；人们直到现在大部分都是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等等之类。

可是，正是在这一领域上，我们最经常地遇到所谓永恒的真理、终极的最后的真理等等，这是值得注意的。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人，只是蓄意要从一般的永恒真理存在的事实作出结论，说在人类历史上也存在着永恒的真理、永恒的道德、永恒的正义等等，它们都要求有象数学的结论和推论那样的成效与适用范围。这时，我们可以深信，那位人

类之友将乘着第一次机会向我们声明说：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多多少少都是蠢物和牛皮匠，他们全都陷于迷乱，全都犯了错误；他们的迷乱和错误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而这些正是证明只有他才有一切真理和正确性；他是新出现的预言家，在他的提包里已经现成地有着终极的最后真理、永恒的道德和永恒的正义。所有这种情形已经有过数千次数百次了，现在只是奇怪为何还会有人这样地轻信，以致竟会在说到自己而不是说到别人的时候还相信这一点。可是在这里，在我们面前至少还有这样的一位预言家，他在听到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够单独发现终极的最后的真理之时，总是照例表现道德上高度的愤慨。在他看来，这样的否认，甚至仅仅对之怀疑都是软弱的表现，都是证明可怕的混乱、空虚、腐蚀性的怀疑论，它甚至比单纯的虚无主义、粗野的混乱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笑事情还要坏。象所有预言家那样，我们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他企图作什么科学的批判的研究和讨论，在这里，杜林先生只是进行了道德上的谴责。

这上面还尽可以举出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那些科学，即逻辑和辩证法。可是在这上面，关于永恒真理的情形也并不比较好些。杜林先生宣律，辩证法就本意来说是纯粹的无稽之谈，而以往所写并且现在还在写着的关于逻辑的许许多多的书，只是充分地证明在这上面终极的最后真理远比人们所想的要稀少得多。

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虽然和所有以前的阶段一样都不是终极的，可是我们对于这点，尽可不必吃惊。这一阶段已经包罗巨量的事实材料，谁要是想在任何一个科学部门上成为内行，那么他就应当作极深刻的专门研究。这上面，关于事物的知识，在其本质上对于漫长系列的世代来说都是相对的，只是逐步的想于完善，或者如宇宙论、地质学和人类历史，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甚至永远

总是不完整的、沒有完成的。誰要是对于这类知識应用真正的、不变的、終极的最后真理的标准,那么这只是証明他自身的愚昧无知和剛愎自用,即使其真实动机并非象現在这样是在于表現其个人的正确性,也是如此。真理和錯誤,象所有表現于两极对立的邏輯范畴一样,只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才有絕對的意义,这点我們已經看到了,如果杜林先生稍稍知道辯証法入門(它正是說明所有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那么,他也应当知道这点了。一当我們在上述狹隘領域之外,应用真理和錯誤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立就成为相对的了,因之也就不适用于确切的科学表現方法;如果我們企图在上述領域之外应用这种对立,把它作为絕對有效的东西,那么我們就会完全陷于迷乱;对立的两极各变成自己的对方,真理变成了錯誤,錯誤变成了真理。举有名的波以尔定律为例來說;根据这一定律,如温度不变,气体的容积是与加在它上面的压力成反比例的。雷諾发现这一定律在某些場合是不适用的。如果雷諾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应当宣布:波以尔定律既是起着变化的,因此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因此它一般地就不是真理,因此它就是錯誤。如果雷諾这样說,那么他所犯的錯誤就要比波以尔定律所包含的錯誤更大得多;他所发现的真理之一粟,也許就埋沒于錯誤的沙丘之中,这样他或許就把自己的本来是正确的結論变成为錯誤,而与这一錯誤相較,則包含少許錯誤的波以尔定律可以說是真理了。可是雷諾作为一个科学家,不允許自己作这样的儿戏,他繼續研究,并发现波以尔定律一般地只是近似的正确,特别是对于那种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到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以尔定律就失去了作用。这样就可以看到波以尔定律只在一定範圍內是正确的。可是就在这一範圍內它是不是絕對地終极地正确的呢?沒有一个物理学家能作这样的断言,他将說:这一定律只

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範圍內，而且只对一定的气体才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狹隘的範圍內，它也將不否認有这样的可能，即將来的研究的結果，或許不得不在这种狹隘範圍內作新的限制，或者改变定律的公式^①。在物理学上終極的、最后的真理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真正的科学著作上，总是避免这样的教条式、道德式的說法，如錯誤和真理，反之，我們在现实哲学那样的著作上，則到处可以遇到它們，这种著作強令我們把毫无內容的空談当作至上思惟的至高无上的結論。

可是，某一幼稚的讀者或許要問，在什么地方杜林先生曾明白地宣称他的现实哲学的內容是最后的、而且是終極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举例說，我們在上面第二章內所已部分征引过的对于他自己体系的頌辭（第13頁）。或者如他在上面所征引的段落里所說：道德的真理，在其被認識得窮根究柢之時，可以要求有和数学結論同样的意义。其次，难道杜林先生不是說，根据他自己真正批判的观点，通过他自己穷究底蘊的研究，他进达了終極的根柢，进到了根本的范畴，因此，他就使道德的真理帶上終極的最后真理之性質？如果杜林先生不为自己、不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的意思只是說，在渺茫的将来某一时候或許能够确立終極

① 自从我写了这几行以来，我的話似乎已經得到証實了，按照門德列也夫和波古斯基运用較精密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研究，发现了：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与容积之間的可变关系；氫的膨脹系数在直到現在所用的压力之下，都是正数（容积的减少比压力的增加为慢），对于空气以及其他研究过的气体來說，每一气体都有其压力的极限点，压力小于此則其系数为正数，压力大于此則其系数为負数。所以直到現在实际上还是可用的波以尔定律，須要有整个系列的特殊定律来补充。（現在——1885年——我們知道一般地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恩格斯原注

的最后真理，如果他只是想以比較混亂的方法，來近似地說出“腐蝕的懷疑論”和“粗野的混亂狀態”所說過的東西——那麼，在這樣的場合，全部這種喧囂，為的是什麼，而且杜林先生所要的究竟是什麼？

如果在關於真理和錯誤的問題上，我們並沒有前進一步，那麼在關於善和惡的問題上，情形就更壞了。這一对立概念完全屬於道德領域，即與人類歷史有關的領域，在這裡終極的最后真理恰恰是最少遇到的。善和惡的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變更得這樣厲害，使得彼此前後常是直接相反的——可是或許有人辯駁道，無論如何善不是惡，惡不是善；如果把善惡混淆起來，那麼一切道德性均將歸于消滅，而每個人皆能任所欲為了。如果除去一切亂語似的詞句，那麼杜林先生的意見正是如此。但是問題可不能如此簡單地解決。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的簡單，那麼任何關於善和惡的爭論就不會有了，每個人或許都知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了。可是現在的情形是怎樣的呢？現在向我們宣揚的道德是怎樣的呢？首先是從往昔信神時代所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它本身基本上又分成天主教的和耶穌教的道德，更下又分成許多種類，從羅馬天主教的和正統耶穌教的道德，直至松馳的教化性的道德。與這些道德一起的，還有近代資產階級的道德，而與資產階級道德一起則還有將來的無產階級的道德，這樣僅僅在歐洲先進國度，過去、現在和將來就提出三大類同時地并行地存在着的道德論。這中間哪一種是真正的呢？如果就絕對完美性的尺度來說，那麼隨便哪一種也不是。可是自然，現在代表革命——推翻現社會的革命——代表將來的那種道德，即無產階級道德，擁有最多的能以長久存在的因素。

可是如果近代社會的三個階級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

級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从这上面，我們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即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說从生产和交換所依以进行的經濟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

但在上述三种道德論中可不是也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或許至少这就是永久不变的道德之一端？上述道德論，表現了同一历史发展上的三个不同阶段，这就是說，它們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就此而言它們已不能不包含許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于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經濟发展的阶段，道德論也必然多多少少互相吻合。自从动产的私人所有制发生以来，在一切存在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的箴言不能不是：“勿偷盜”。这个箴言是否因此而成爲永恒的道德箴言呢？絕對不是。在任何偷盜动机都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說从只有神經病者才会偷盜的那个时候起，如果某一道德宣揚者想来庄严地宣布勿偷盜为永恒的真理，那么他将受到如何的訕笑！

所以我們拒絕一切欲使我們以任何道德的教条作为永恒、終極、从此不变的道德規律之企图，这一企图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超越历史和民族区别之上的不变原則。相反的，我們指出，所有以往道德論，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当时經濟状况的产物。面因为直到現在社会是在階級对立之中发展，所以道德总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是为支配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护，或者是当被压迫階級足够强大之时，它表現对于这个統治的抗爭，而代表被压迫者的将来的利益。自然誰也不会怀疑，在道德上也和人类知識的所有其他領域上一样，一般地說有着进步。可是我們就是現在也还没有越出階級道德的范围之外。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階級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遺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階級对立

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现在請讀者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以为是的意見吧，他在旧的阶级社会的中間，在社会革命的前夜企图对将来无阶级社会强迫配給一种永恒的、不依靠于时间和现实变化的道德。甚至即使假定杜林先生懂得(即使是概要地)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这我們到现在还不知道——事情也没有两样。

同前书，第106—108頁。

不述及所謂自由意志、人的責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的問題，要論述道德和法，是很困难的。现实哲学对于这一問題也有解答，甚至不仅有一个答案，而是两个。

“代替一切关于自由的伪学說的，应当是根据經驗而得出来的那种关系的本质，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合理的判断，他方面是本能的冲动，这两者好似統一成为一个合力。这种力学的基本事实应当得之于观察中，并且应该在性质与大小上尽可能一般地予以规定，以便根据它們来事先衡量尚未发生的事变，这样不仅彻底消除了几千年来成为焦虑忧愁的源泉之那种关于内在自由的荒誕不經的幻想，而且还被某种积极的、适用于生活的实际安排的那种东西所代替了。”——根据这一見解，自由是在于：合理的判断使人向右面去，而不合理的冲动則使人向左面去，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实的行动是朝着对角綫的方向走去的。所以自由就是判断和冲动、理性和非理性之間的平均，而在每一个人，这种自由的程度，可以根据經驗用“个人方程式”——用天文学术语來說——来确定。可是过不了几頁，杜林先生又說：“我們把道德的責任树立于自由之上，这种自由在我們看来，不是别的，正是按照着我們先天和后天的理性的对于自覺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不論我們如何觉察到对立行动的可能性，总是以不可克服的自

然規律性发生着作用，而当我們应用道德的杠杆时，我們正是以这种不可避免的强制为依据的。”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十分不客气地推翻了第一个定义，它又不过是黑格尔观念的极端的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陈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間的关系。

在他看来，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認識。“必然只在其未被理解之时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于自然規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認識这些規律，并且在这种認識所給与的可能性之上，有計劃地使得自然規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关于外部自然的規律，以及关于人們本身的支配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規律，都可以这样說——这两类規律，我們只能在思想上，而絕不能在现实中予以分开。所以意志的自由，不是别的，只是由于認識事物而能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所以人对于一定問題的判断越是自由，則所确定的这一判断的内容，将带着同律大的必然性；而犹豫不决則是以无知为基础的，看来好象是在許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可是这种犹豫不决，正是証明自己的不自由，証明他被自己所应当支配的对象所支配。所以自由是以对于自然必然性的認識为根据的、对于我們自己以及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支配；所以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最初的人，在一切本質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律不自由的，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着自由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发軔期，发现了如何把机械的运动轉成为热：磨擦生火。在現在正在經歷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末期，发现了如何把热轉化为机械运动：蒸汽机——可是不論蒸汽机在社会世界所完成的是怎样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可是毫无疑问，磨擦生火在其解放世界人类的作用上，甚至还是超过蒸汽机的。因为磨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

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蒸汽机永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上，引起如此重大的飞跃，虽然在我們看来，蒸汽机是以它为依据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者——只是由于这些生产力之助，方才有可能去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使在其中将不会再有任何阶级区别，任何对于个人生活资料的顾虑，并能第一次说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说到与人所认识的自然规律相协调的那种生活。可是全部人类历史还是如何的年青呀。说我们现在的见解有着某种绝对意义的这种话是如何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就是：全部以往人类的历史，只能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如何转成热，到发现热如何转成机械运动的时期的历史。

同前书，第169—170页。

• 对于奴隶制以及其他类似的现象，大发一般性的议论，并且对于这种可耻的现象，发泄自己高度的义愤——这当然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可惜，这种义愤仅仅表示了尽人皆知的事物，就是——这种古代的制度，已经再不适合于我们现代的条件和这些条件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可是这并没有丝毫向我们说明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为什么存在，它们在历史上起了何种作用。一旦我们加以研究，我们就不得不说——无论看起来，这是如何的矛盾和离奇——这种奴隶制的采用，在那时的条件之下，是一个大的进步。事实总不能否认这样的起先曾是野兽的人，为着自己的发展，需要运用野蛮的差不多野兽似的手段，来从野蛮状态中脱离出来。古代的公社，在其继续存在的地方，于数千年中，曾经是最残暴的国家形式（东方君主统治）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都如此。只在公社崩潰的地方，人民才以自身的力量，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他们最初的经济进步，是在于利用奴隶劳动，来增加和进一步发展生产。这一点是明显的：当人类劳动的生产性还是如此之小，它除了必需

的生活資料以外，還只能提供微小的剩餘的時候——在那樣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造，所有這些，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作為此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于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領導工作、經營商業和經營國事，再後，更從事于科學及藝術的少數特權分子這兩方面之間的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形成的形式，就是奴隸制。在古代，特別是希臘的歷史前提之下，轉變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簡在奴隸制的形式之下來完成的。甚至對於奴隸本身，這也是一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爭俘虜，以前硬被殺死或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夠保留生命了。

同前書，第 173 頁。

差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在萊比錫城出版了一本書，這本書到 19 世紀初期已經重版了 30 次以上；官吏、牧師、各色各樣慈善家都在城市中鄉村中，傳播這本書，到處把這本書介紹給國民小學，作為一個教本。這本書叫作“兒童之友”，是洛霍夫⁹⁸著的。這本書的目的，是在於向農民和手工業者的青年子弟，教以他們一生的使命，教以他們對於社會及政府的長者的責任，同時，叫他們深感厚恩地滿足於他們的人間的命運——滿足於黑麵包和山芋，滿足於賦役制，滿足於低微的工資，滿足於上輩的毆打以及諸如此類的好事，這些都是用那時流行的教育制度來訓導的。他們以此目的，向城市和鄉村的青年指明：天公是排布得如此巧妙，以致人們不能不以勞動來維持自己生活並享受生命的快樂，命運使每個農民和手工業者，可能以自己的繁重的勞動，去獲得糧食，這應使每個農民和手工業者感覺到何等的快樂；同時，富足的懶漢，怎樣因為消化不良或大便閉結，而常苦於胃病，他們如何無味地勉強吞咽最精巧最肥美的菜。

同前书,第188頁。

……自然,杜林先生所傳得的有教養的階級的思維方式,不得不驚奇,怎麼在將來會達到這樣的時候,那時,不會再有職業的拉車者和建築師,而在半點鐘內作為建築師來發號施令的人,過一下子就可以推車,直至以後他再被需要來作建築師活動的時候為止。把拉車職業永久化的社會主義,真好!

同前书,第245—247頁。

正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法国大地的时候,在英国也經過一次較不喧囂的然而一樣巨大的變革。蒸汽和新的機器生產,把工場手工業轉變為現代的大工業,並因此把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基礎革命化了。工場手工業時候的爬行似的发展進程,變成了生產中的真正疾風驟雨的時期。社會愈益迅速地分化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在他們之間,代替舊時的穩定的中間階層而出現的,是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不穩定的群眾,他們過着非常動蕩的生活,並成為人口中最流動的部分。新的生產方式,在當時還只處在向上发展的最初階段;它還是正常的[正規的]、在當時條件下唯一可能的生產方式。可是這種生產方式那時已經來得及產生出觸目的社會的痛苦了:在大城市的最惡劣的陋巷里,聚集了無家可歸的人民大眾;一切舊時遺傳下來的聯繫、宗法的結構、家庭都被破壞了;勞動時間可怕地延長了,尤其是婦女和兒童;勞動人民,突然地被投入於完全新的條件之中[從鄉村轉到城市,從農業轉到工業,從穩定的生活條件轉到每日變化的不可靠的生活條件]。他們中間大批地墮落了。這時候一個二十九歲的廠主作為一個改革家而出現了,這人具有孩子似的純潔的天真爛漫的性格,同時又是一個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歐文領悟了18世紀啟蒙學者——唯物論者的學說,即人的性質,一方面是天然機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人的一

生的特别是他的发展时期的周围环境的产物。大多数与欧文同一社会地位的人们，在产业革命中只看到混沌和纷乱，便于他们浑水摸鱼，迅速发财。而欧文则在产业革命中看到实行他的心爱的理想以便在混乱中树立秩序的良好时机。在曼彻斯特，他当时是一个500工人的工厂的领导者，他企图实行这个理想而且得到了成效。从1800年至1829年，他在苏格兰的紐拉納克管理了一个大紗厂；并且以企业股东的資格按同样的方向行事，这一次他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获得更大的成功，使他的名字很快地就傳遍了欧洲。紐拉納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原先其中包括极其复杂、而且大部分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地方变成十分模范的新村，其中沒有酗酒、警察、刑事法庭、审判、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的需要。他之所以达到这点，唯一的只是因为他把人们放在更适合于人的品格的条件之下，特别是关心于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良好教育。在紐拉納克，第一次創造了幼儿园，这是欧文所想出来的。幼儿园接受两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在幼儿园中，这样快乐地过着生活，使得他们的父母簡直难于領他們回去。正当他的竞争者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3小时至14小时的时候，在紐拉納克劳动時間却不超过10小时半。当棉紡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时，工人还繼續支領全部工資。可是不管所有这些，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一直到結束为止，它使股东們获得了优厚的收入。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使欧文滿意。他給他的工人所創造的生存条件，在他眼中看来，还远不是合于人的品格的。他說：“这些人是我的奴隶。”他給紐拉納克工人的比較良好的条件，远不足以使他們的性格和聰明正确地全面地发展起来，更說不上自由发展他們的能力了。“可是这2,500人中劳动的一部分人替社会所生产的

眞实财富，在差不多半世紀以前需要 60 万人口中劳动的那部分人来生产。我自問：这 2,500 人所消費的物品量和以前 60 万人所消費的物品量之間的差数，究竟放到哪里去了呢？”答复是明白的。这个差数，除了支付工厂的所有者按其在企业所投資本的 5% 的 年利以外，还付給他們以 30 万金鎊(60 万馬克)的利潤。紐拉納克已經是这样，英国一切其他工厂更加是这样了。“沒有这个机器所創造的财富的新源泉，就不可能进行推翻拿破侖的战争，并恢复貴族的社会制度的原則。这个新的力量，乃是劳动者阶级所手創的。”^① 这一力量的果实，因之也应当属于劳动者阶级。新的雄偉的生产力，以前只是为着少数人发财，而群众則反受奴役，在欧文看来，它是社会改造的基础，并且应当作为一切人的公共财产，来仅仅为着一切人的共同幸福而工作。

同前书，第 250 頁。

我們已經看到，烏托邦主义者之所以为烏托邦主义者，正是因为 在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尙是如此薄弱的时代，他們不能成为別的样子。他們不得不从他們头脑中編造出新社会的因素来，因为这些因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显露到能为大家所看清的地步，他們在拟制了自己新建筑計劃后之所以不得限于向理性求助，正因为他們那时还不能求助于他們同时代的历史。

同前书，第 266—267 頁。

……生产資料归于社会所有，不但要消除生产的現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要消除生产力和生产产品的直接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現在正是生产的不可避免的伴侶，而且在危机中更达到

① [摘自“心理上和实际上的革命”，这是欧文寄給“欧洲紅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 1848 年法国临时政府的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同样地也寄給了“女皇維多利亞及其負責的顧問們”。]——恩格斯原注

了它的最大的規模。此外，生产資料归于社会所有，还由于消灭了现在統治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耗費，因而为社会节约出大量的生产資料和生产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証社会一切成員的十分丰足的并且日益改善的物質生活条件，而且还可能保証他們体力和智力的完全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样的可能性，現在第一次达到了，而且現在确实是达到了①。

一旦社会領有了生产資料，那么商品生产以及与之一起的生产产品对于生产者的統治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內部的无政府状态，就将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了。个人的生存斗争停止了。这时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最后地——才脫离了动物界并且从畜牲似的生存条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一切环繞着人們并且直到現在支配了人們的生活条件，現在受到人們的支配和控制了。人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覺的主人翁，因为他們成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翁。人們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規律——它直到現在还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們的自然規律而与人們相对立——将被人們十分內行地运用了，因之也将服从于人們的支配了。人們的社会存在，直到現在，作为自然和历史所强加于他們头上的事物，而和人們相对立，現在变成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行

① 少數的几个数字，尽可能給予这样一种近似的观念，就是：即使在資本主义的压制之下，現代生产資料也具有何等巨大的擴張的能力，根据吉芬氏的最新統計，不列顛及爱尔兰的国富总额約計如下：

1814年 22亿金鎊 等于 440亿馬克

1865年 61亿金鎊 等于1,220亿馬克

1875年 85亿金鎊 等于1,700亿馬克

至于危机时候生产資料和生产产品的破坏，那么在德国工业家第二次大会上（1878年2月21日，柏林）計算出，在最近一次危机中，单就德国鉄工业一項稅，損失已达45,500万馬克。——恩格斯原注

动。直到现在统治于历史之上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才受到人们自己的控制。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地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所推动着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他们所希望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

同前书，第275—279页。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近代社会也正是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着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着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种新的生产的杠杆，必然地转成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工具。在大工业发生前最有强大力量的生产的杠杆——即分工，尤其是如此。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已使乡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中，而城市居民，则为各人专门的手艺所奴役。它(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译者)破坏了乡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破坏了城市居民的体力发展的基础。如果农民拥有土地而手工业者具有手艺，那么在同等的程度之下，土地支配着农民，而手艺支配着手工业者。随着这种分工，人自己也分成几部分。为着行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一切其他肉体的和精力的能力，就遭受了牺牲。人身的残缺，与分工同时并进，它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手工分成个别的精细的动作，而把每种动作，分给个别工人，作为他们终身的职业，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精细动作和一定的劳动工具之上。“工场手工业人为地养成工人的精细技艺的发展，压抑整个生产的冲动和谋划，而使工人变成畸形人，……个人的本身也被分解开来，转成为执行该一部分工作的自动机。”(马克思)⁹⁹这种自动机，在许多场合，简直是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残废才得完成的。大工业的机械，更把工人从机器的地位转成为机器附属品的角色。“终身

的管理部分工具的专长，轉成为終身的、为精細机器服务的专长。机器被濫用来使工人从其极早的儿童时代起就轉成为精細机器的組成部分”。(馬克思)¹⁰⁰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間接剝削工人的階級，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的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上空虛的資本家，为自己的資本及自己的利瀆欲所奴役；律師为自己的化石似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般的“有教养的階級”，为各种地方限制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自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視性所奴役，为自己的殘缺的專門教育和終身束縛于这一專門技能的事实所奴役，——虽然他們的專門技能，只是在于坐吃現成，无所事事。

烏托邦主义者已經充分明白地了解分工所造成的結果，一方面是它所引起的工人的殘缺，他方面是劳动行为的殘缺，这种劳动行为，只是在于單調地机械地終身重复同一的動作。欧文和傅立叶也要求廢除城市与乡村間的对立，以为这是消灭旧的一般分工制度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們两人都以为人口應該分成1,600人到3,000人的集团，分布全国，每个集团在其領土之中央住居极大的宮殿，而进行共同的家計。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說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只是由相互毗連的四五个大宮殿来組成的。根据这两个烏托邦主义者的計劃，每个社会成員，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場手工业在产业中操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的，在欧文看来，大的工厂生产，却已經操着最主要的作用，他还以为在家計的工作上也應該应用蒸汽的和机器的力量。但他們两个都要求每人在农业上、在工业上，都有尽可能更多的行业的調換，使得按照这种情形，青年可在教育中尽可能地学会更全面的技術活动。根据这两个人的意見，人應該通过全面的实际活动，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劳动應該重新获得它在分工以后所

喪失的那種引人性質，——首先就是象上面所說那樣，經常調換行業，而且相適應地使勞動的每一“會期”（用傅立葉的話）不能過長。上述的兩位烏托邦主義者，都遠遠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襲的剝削階級的見解，這種見解，以為城市與鄉村間的对立，按照事物的本性，是不能除去的，這種見解拘束於這樣的狹隘的觀念，以為一定數目的“人”，應該被命定生產某一種物品，它要使人們因生活方式而分別的“經濟變種”的存在永存不滅——這些人，由於不致力於別種事情而僅僅致力於一種事情，所以感到滿足，因之他們是這樣的空虛，使他們甚至以自身被奴役、被轉成單調動物為快樂。和“痴人”傅立葉的最狂勇的幻想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相較，和“粗野、無力及貧弱”的歐文的最貧弱的思想相較，自身為分工所支配的杜林先生，正是一個目光如豆的侏儒。

當社會掌握全部生產資料，使之可以根據社會的計劃來運用它們的時候，社會就消滅了直到現在居支配地位的、生產資料對於人的奴役。自然，社會如不把每個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舊的生產方式，應該徹底地被改變，特別是舊的分工應該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它使得一方面誰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供給每人以全面發展並運用自己一切體力智力的可能，生產勞動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從一種重負變成一種快樂。

所有這些，現在已不是什麼幻想、什麼虔誠的願望。在近代的生产力的發展之下，只要有生產力社會化所引起的那種生產的增加，只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妨害和擾亂，消滅它所造成的產品和生產資料的浪費，只要這樣，就足以使工作時間，在大家參加勞動的情況下，減到非常短促的——就現在眼光看來——

程度。

消灭旧的分工制度，并不是那样一种要求，在实现这一要求的时候必会损害劳动生产力。相反的，大工业已使它成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的生产，消灭着象工场手工业那样的固定分工的必要，消灭着同一工人永久固定于同一职能的那种必要。因为工厂的运动，整个的说，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这里可以实行经常的人员的调换而不致引起劳动过程的间断……最后，人在幼年时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的那种速度，也消灭了训练一种专门做着机械式工作的特殊工人范畴的必要。”¹⁰¹可是，资本主义的应用机器的方式，不得不继续保留旧的分工及其化石似的专门化，虽然这种分工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机器的生产，起来反对这种不合时代的事情。大产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因机器、化学作用及其他方法之助，大工业在生产的技术基础上，经常引起变革，同时也就在工人的职能上以及在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上经常引起变革。这样它也就同样经常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革命化，不断地把大批的资本和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别个生产部门。所以大工业的本性，造成着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以及工人的全面的流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狂暴地表现于工人阶级的不断的牺牲、劳动力的无限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荒蕪。这是消极的一方面。可是，如果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成为不能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的盲目破坏力，而到处遇到障碍，那么在另一方面大工业自己因其本身的灾难，使它不得不承认劳动的变换，因之也就是承认劳动者的尽可能更多方面的发展，乃是社会生产的一般规律，而如何使诸关系适应于此种规律之正常实现，就成为生死的问题。大工业把下述任务作为生死问题提出来：工人被留在后备军中来供给资本

剝削的变化着的需要——这样的惊人情形，应当被另一情形所代替，即：每人可以绝对适合于劳动的变化着的需要；单纯地担当某种细微社会职能的工人，——这样专精于一艺的部分个人，应当被全面发展的个人所代替，对于这样的个人，各种社会职能，只是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而已。”(馬克思“資本論”)102

同前书，第301—305頁。

在杜林先生这样順利地把宗教根絕之后，“只以自身和自然为依据的、成熟到理解自己集体力量的那个人，就可以勇敢地向事实进程和自身本质所开辟的一切道路，勇敢前进。”为变换口味起见，我們且看那些站穩脚跟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之下，按照何种“事实进程”勇敢前进。

在事实进程上人所賴以站穩脚跟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誕生。以后，在其自然的未成年期，他还是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养之下。“这个时期，如在古代羅馬法上所說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即大約到14岁。”只有在較成长的未受教育的儿童不充分尊敬母亲威权的場合，才不得不有父亲威权的帮助，特别是社会教育設施的帮助来除去上述缺点。如果真有这样“无疑的真正的父道”，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自然的父亲保养”之下，不然，公社就应该指定保养者。

好象杜林先生以为完全可以不必改造生产本身，而即能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样的，他想象以为可以不必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而即能把近代的資产阶级家庭从其整个经济基础割开来。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应改变，使他甚至把“古代羅馬法”(虽然带上稍微“高貴的”样式)当作为家庭所永远应当遵守的东西，而設想家庭仅仅是“遺產繼承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問題上，烏托邦主义者无限

地高出于杜林先生。在烏托邦主义者看来，一旦人們自由結成社会而私人家务工作轉为公共事业，那么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以及家庭成員間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直接随之而生了。往后，馬克思也已指出了（“資本論”第 515 頁以下^①）：“由于大工业，在社会的有組織的生产过程中，給与妇女以及两性的青年与儿童以决定的作用，所以大工业就在家庭范围之外为更高的家庭形式和两性关系創造了新的經濟基础。”¹⁰³

杜林先生說：“每个社会改良的幻想家，自然預先就具备与其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論。”从这个观点上看来，杜林先生正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于将来学校的注意，至少和他对于著作权的注意相等，这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他不但对于整个的“眼睛所看得見的将来”，而且还对于过渡时期，都有一种最后制定的学校与大学的計劃。現在我們只限于考察在最終的完美的共同社会組織中，預定向青年男女教导的是些什么东西。

普通国民学校，教給学生“以一切在本身在原則上可以引人兴趣的东西”。因之，特别是“一切关于宇宙觀以及人生觀的科学的基础与主要結論”。在这学校中，首先要教授数学，而且要教得这样，使能“全部教完”一切原則概念和方法，从简单的加减乘除起，直到微积分止。这不是說，在这学校中真的学习微分积分，不是的。在这学校中，将教授完全新的、綜合数学的原素——这些原素，包含寻常初等数学的萌芽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告訴我們，将来这种学校的“教科书的內容”已經“概括地在他的眼前具有主要輪廓”。但可惜直到現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綜合

①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所引的話是从“資本論”第二版引来的。——編者

数学的原素”；可是他所不能做的事情，“应该在实际上待之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与往上增长的力量”。如果将来数学的葡萄，还是青酸不堪，那么将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将不会是什么困难，而将成为“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那么不管它们的理论如何，主要还终究是带着描写的性质”，它们大多作为“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在“哲学讲义”的第417页上，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现在，还只知道主要是描写式的那种植物学和动物学。包含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等的全部有机界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的领域上差不多十数种完全新的科学在杜林先生背后产生出来的时候，杜林先生的儿童似的感觉，还是继续地从拉夫的“儿童自然史”中去撷取“自然科学思惟方法的最近代的教育原素”，并为整个的“眼睛所看得见的将来”，颁布这种有机界的宪法。至于化学的存在，那么他按照老习惯，在这里也是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那么杜林先生不得不将一切重新做起。以前一切的诗，都是不中用的。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自然在学校中不能忍受以前诗人所常有的“神话式的及其他宗教式的点缀”。同样的，“例如歌德那样的人所强烈倾向着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同样不中用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为我们写出“和幻想（它是与理性相适应的）的更高的要求相称的”诗的杰作，而描写出“指明世界完美性”的真正理想。只是，请不要迟缓吧！经济公社只有用那种与理性相协调的亚历山大诗的快步，来庄严地前进，才能征服世界呵。

至于语言学，那么将来的青年公民，可以不必挂虑。“死的言语，全被摈弃……至于活的外国语的研究则是……次要的事情”，只有在各人民间的关系扩大成为人民大众本身的移动时，外国语

才能按需要程度，以簡便的形式，为每人所学习。“对于語言的真正有教育的研究”，应当从一种总的文法中去求得，特别是从“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中去求得。在杜林先生看来，現代人的民族狹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想消灭現在世界上稍能使人超越狹隘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他要廢除关于古代語言的知識，这种知識至少給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那些人，展开他們所共同的更广大的視野；同时他又要廢除关于新語言的知識，这些新語言可以被用来使各民族的人能够互相通話，并了解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可是本国文的文法，則應該讀得烂熟，但是要能了解“本国文的材料和形式”，就只得追溯它的发生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顧本国語言自身的已死形态，二又不顧同类的活的語言及死的語言，那么上述这种了解，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我們又陷于被禁的領域中了。杜林先生既把全部近代的历史的文法，从他的教育計劃上勾去，那么在他的語言研究上就只剩得一种旧式的技术文法，这种文法采取旧时古典語言学的模型，并且，因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帶着自己的全部的詭辯性和任意性。杜林先生对于旧語言学的憎惡，使他竟至把它的最坏的产品，当作“真正有教育的語言研究的核心”。显然的，我們所遇到的这位語言学者，从来沒有听见过 60 年来这样巨大地这样成功地发展着的历史語言学，所以他不是从波柏 (Bopp, 1791—1867)、格林 (Grimm, 兄 Jakob 1785—1863; 弟 Wilhelm 1786—1859) 及狄茲 (Diez, 1794—1876) 而是从久已去世的海夷士 (Heyse, 1764—1829) 及培克尔 (Becker, 1775—1849) 去寻求“最近代的教育要素”。

可是就在受了所有这些教育以后，将来的青年公民，也还不能“站稳脚跟”。为要达到这点，还需要經過“最后哲学基础之領会”来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可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領域上鋪下自由的

道路以后，“这种深刻化……就不是什么巨大的任务了”。真的，“如果从存在的一般图式所引以为荣的不多的严密的知識上，清除掉錯誤的煩瑣的粉飾，如果決定到处承認”杜林先生“所証明的现实为妥当”，那么初等哲学，也将为将来的青年所完全領会。“只要記起，我們在使无限这一概念及其批判带上从来未有的意义之时，用的是怎样絕頂簡單的方法”，只要記起这点，就“完全沒有絲毫理由說現在已經加深了的、更形确切了的、因而采取如此單純形式的、普遍空間時間概念的因素，不能最后地轉入于預备知識的行列之內……”杜林先生的“最根本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的教育体系中，不应操着次要的作用”。相反的，物質的不变状态以及已被算尽了的无限数，正是負着这样的使命，“不但使人站稳了脚跟，而且还使他自已理解到所謂絕對物是已被踩在他的脚底下了”。

这样，讀者可以看到，将来的国民学校，在本質上說来，不是別的，只是稍为“高貴”些的普魯士的中等学校，在那里面，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数量較多的純粹数学和实用数学，特别是为现实哲学的原素所代替，而德文的教授則更退步到久已去世的培克尔时代的情形，就是說差不多退到四年級的程度。真的，“完全沒有絲毫的理由”，为什么杜林先生的“認識”（經過我們考察之后，这种認識在一切他所說到的領域上，都是絕頂的、小学生似的幼稚），更正确点說，为什么經過預先根本“清除”之后所余留下来的东西，不能最后地完全轉入于“預备知識的行列”之內，其实它也就从来没有脫离过这一行列。自然杜林先生耳边听到一点說，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和教育将被結合起来，因之，新起的世代將保證有多方面的技术訓練和科学教育的实际基础；他于是就照着他的老調把这点利用于共同社会的公社中。可是，象我們所看到的，由于在杜林式的将来生产中，过去分工的基本特征都是平安地保存下来的，所以这

种学校的技術教育，就被剝奪了以後一切實際的效用，就被剝奪了任何對於生產本身的意义；它在杜林先生那里，只抱着學校教育的目的，即是去代替體育；關於體育，我們的這位激進的革命家，是連聽也不願意聽的。這就是為什麼杜林先生在這部分上除了“青年人和老年人應該在作工這個詞的嚴格意义下去作工”那樣的幾句空話以外，再沒有說出什麼東西來。這種輕率的無內容的廢話，和馬克思在“資本論”上所說的比較起來，真是可憐到了極點，馬克思在“資本論”上（德文版第 508—515 頁）¹⁰⁴發揮了這樣的見解：“象歐文詳細說明過的那樣，未來教育的胚芽，是從工廠制度發生的；這種教育使每一個已達一定年齡的兒童，都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這不僅是增加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培養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我們不再說及將來大學的問題，——在這種大學中，現實哲學將是一切知識的核心，並且在醫科之外，還繁榮着法科；我們也不管“專門技術學校”，——關於這種學校，我們知道，它們預定只有“兩三種課程”。

1880年

弗·恩格斯

給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

(比阿里茨)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國政治活動家的通信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1年俄文版，第237—239頁。

1880年7月22日于倫敦

尊敬的女士：

您从比阿里茨写来的信^①，經過一些周折，終於順利地送到了我已經居住十年的这个地方。現在我馬上把我所掌握的資料提供給您。

我同我的朋友馬克思討論了這個問題，我們都認為，关于英国的工艺学校，除了您已有的官方报告以外，沒有更好的資料了。其他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官方文件几乎都是为了粉飾太平，有的甚至是为了招搖撞騙。我准备看一下学校管理局和教育部近几年的报告，看看能否找到一点您所需要的东西，如能找到，就更詳細地告訴您，您最好能通知我，一两星期以后或者到秋天（因为我要离开倫敦一个时期）給您的信或包裹應該寄到什么地方。在这里，对青

^① 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給恩格斯的信見本書第404—416頁。——編者

少年的工艺教育比起大部分大陆国家来，情况还是很糟的；就算做了一点，也不过是为了装饰门面。从报告本身您大概已经看出，这里的所谓工艺学校同大陆上的工艺学校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只是按法院判决对流浪儿童管教几年的一种感化机关。

但是美国人在这方面的一些尝试，我看一定会使您更感兴趣。关于这个问题，合众国已经给巴黎展览会送去一份极其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想必是收藏在里舍利埃街的大图书馆里^①。有关的详细情况您可以查看那里的展览目录。

其次，我还要设法为您打听一位达可斯塔在巴黎的住址，这位达可斯塔的儿子参加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老达可斯塔在国民教育部工作，他非常喜欢自己的职业，并且会尽一切力量来协助您。

成年工人补习学校这里一般也很少。即使有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些，那也只是由于特殊情况和个别的人，也就是说，这是暂时的地方性的现象。在所有这些方面，这里经常碰见的只有一种情况，即骗人。最好的机关总是很快就死气沉沉，墨守成规，而这些机关表面上所追求的目的，也就渐渐变成了职员尽可能少做工作而拿薪金的借口。这种情况极其普遍，甚至连中等阶级——资产阶级——子女在其中受教育的机关也不例外。近来我正好在这一方面碰到了一些很突出的例子。

我很抱歉，没有向您提供什么新的资料。我好几年来都没有能够详细注意国民教育的发展，这是很可惜的。不然，我一定会因为能给您指出更多的资料而感到很高兴。我们怀着量大的兴趣关切俄国这样一个国家的促进国民教育的事物，同时也关切（哪怕是

① 指国立图书馆。——编者

間接地)俄国的运动,因为俄国已处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危机的前夕,并且又建立了力量空前强大、能做自我牺牲的政党。

衷心敬爱您的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摘自給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的信

(巴 黎)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俄国政治活动家的通信集”，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1 年俄文版，第 247—248 頁。

1880 年 8 月 5 日于倫敦

我以莫大的兴趣讀完您的来信，得知您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您希望在地方自治局主席帮助下开办工艺学校的事情。我們有俄国各 *земства* (地方自治局)① 的統計資料和关于俄国經濟状况的很不錯的材料。可惜我不能馬上閱讀，因为材料都在馬克思那里，而他現在全家都在海濱疗养地。况且，就是看了材料，我也不一定能回答您的問題，因为要回答您的問題，就必須了解各个有关的手工业部門，了解这些部門中生产的性質、它們所生产的产品和竞争的能力，这些都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总的說来，我覺得您所說的那些工业部門，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都还能同大工业竞争一个时候。这种工业变革进行得非常緩慢；德国的許多部門中，直到現在連手工織布机都还没有完全排挤掉，而在英国，手工織布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被赶出了这些部門。在俄国，这个过程会进行得更慢。因为俄国农民有很长的冬閑時間；他們哪怕一天只能挣到一

① 这是恩格斯用俄文写的。——編者

点点錢，都覺得是有好处的。当然，这种原始的生产方法終究会被淘汰，而且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中，例如在这里，还可以肯定地說，加速这个瓦解过程比延緩它更人道些。但是俄国的情况很可能不同，——况且可以有把握地預見到，俄国整个政治情况将发生巨大的改变。少得可怜的姑息剂，您自己也認为对德国和其他国家好处很少，但是在俄国可能会帮助某些地方的人民渡过政治危机，把自己的工业保持到他們能左右大局的时候。所以学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有助于使人民知道，他們應該主張的是什么。散布在人民中間的一切真正觉醒的因素，多少也促进了这点。技术教育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簡单的办法大概是：一方面設法在甚至是最有生命力的、最普遍的手工业部門中更合理地組織生产；而另一方面，給儿童以一般的技术知識，使他們易于轉入其他工业部門。我因为住得很远，所以除了这些一般性的地方外，也就不能再說什么了，但是我覺得，莫斯科省还不会很快就成为大工业中心这一点，几乎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离煤产区太远，而木柴在現在就已經不够了。因此，各种手工业虽然会有很大变动，但是都能在那里再維持一个时候；即使符拉基米尔省舒雅和伊万諾沃的棉紡織业之类的个别大企业因保护关税而有可能发展，这种情况也不会改变。但是，归根到底，只有让农民得到較多的土地并且进行集体耕作，才是对他們有利的。

1883 年

弗·恩格斯

馬克思墓前演說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國家政治書籍出版
局 1955 年俄文版，第 2 卷，第 157—159
頁。

3 月 14 日下午兩點三刻，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讓他一人獨處剛只兩分鐘，而當我們回到房間里去的時候，便發現他在安樂椅上靜靜睡着了——但已經是永久睡着了。

這個人的死，對於歐美戰鬥着的無產階級，對於歷史科學，是一個不可估量的損失。這個巨人死后所形成的缺陷，在不久的將來就會令人感覺到的。

正如達爾文發現生物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發現了直到最近還被思想體系的積淀所遮蓋的一個簡單的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而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所達到的經濟發展的一定程度，形成一個基礎，人們的國家組織、法律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便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因此也就必須由這一基礎來加以說明，而不是象先前那樣作得相反。

而且不止於此。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

由其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从剩余价值发现时起，这方面的情形立即明朗起来了，而先前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作的一切研究，却都是在黑暗中徘徊摸索。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说来，有这样两种发现就已很够了。一个人甚至只要能作出这样一个发现，就算是很幸福的了。但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部门中，——甚至在数学部门中，——都有独立的发现，而他研究的部门很多，并且他对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肤浅从事哩。

这位科学巨匠便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虽然任何理论科学中的每个新的甚至尚无从预见其实际应用的发现都使他感到异常喜悦，但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起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所感到的喜悦更是完全不同了。例如，他缜密地注意了电学部门中各种发现的发展，最近还注意到了马塞尔·德普勒所作出的那些发现。

须知，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第一次出版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文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至1849年)，“纽约论坛报”(1852至1861年)¹⁰⁵，以及许多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及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一直到最后出现了作为集此一切大成的伟大国际工人协会，——这确实是创造者——即使他再没有创造过什么别的东西——可能引以自豪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所以馬克思是最遭嫉恨最受誣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是专制的或共和的——都曾把他驅逐出境，資产者——无论是保守的或是超民主的——都曾爭先恐后地紛紛毀謗和詛咒他。他把这一切都曾当作蜘蛛网一样抹去置之不理，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給以答复。而現在他死去时，受到整个欧洲和美洲——自西伯利亚矿井至加利福尼亚止——千百万革命战友崇敬、爱戴和哀悼，并且我敢大胆地說，他可能有过許多敌人，但个人的仇敌恐怕是一个也沒有哩。

他的名字和他的事业将永垂不朽！

1885 年

弗·恩格斯

摘自給奧·倍倍尔的信

(苏黎世)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 年俄文版，第
27 卷，第 481—482 頁。

1885 年 7 月 24 日于倫敦

考茨基的主要缺点，你說得很中肯。在大学里，特别是在奥国的大学里，卑劣的历史教学方法愈益加深了他那种少年人急于下結論的傾向。在那里，教师用来系统地教学生写历史作品的材料，明明知道不够，但是他们必須認为足够，这就是說，他們教別人写的东西他們自己也不能認为可信，但是必須認为可信。当然，这一套手法考茨基运用得特別純熟。其次，一个著作家的一生就是为稿费而写作，并且要大量写作。这样一来，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工作，考茨基一点也沒有意識到。他曾經碰过几次釘子，例如在历史与人口問題上以及关于原始时期的婚姻問題的几篇文章上¹⁰⁶。当时我以至友的口吻好好地說了他一頓；在这方面我絕不对他寬容，并从这个角度对他的一切作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評。幸而，我可以使他得到安慰的是，我自己在年少自負的时候也是如此，我只是从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怎样工作的。我的批評已經給他带来了显著的好处。

弗·恩格斯

摘自給奧·倍倍爾的信

(萊比錫)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
27卷，第496頁。

1885年10月28日于倫敦

……1870年以來德國容克反動派的气焰高漲，一切都在倒退。而法國人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學校，實行義務教育制，並且當俾斯麥無法對付神甫的時候，法國則完全把神甫趕出了學校¹⁰⁷。我們德國軍隊（如果不包括增加的社会民主主義分子在內）比任何時候的反動派工具還要卑鄙……

1886年

弗·恩格斯

摘自給弗·阿·左尔格的信

(霍布根)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
27卷，第552—553頁。

1886年4月29日于倫敦

至于大力反对我們的文风和标点符号使用法的國語淨化主义者，那他是既不懂德文，又不懂英文的，不然他就不会到沒有英国腔的地方去找英国腔了。他現在追求的以及在中小学里硬向我們灌輸的那种德文，它的完全句令人討厭，它的謂語放在句末，被无穷尽的副句隔开，和主語相距十万八千里，——这种德文是我花了三十年功夫要拋掉的。不把萊辛放在眼里的中小学教員所用的这种官腔德語，現在甚至在德国也正在消失……如果國語淨化主义者先生在德国使用这种中小学式的德語，別人一定会說他在講美国話。“你們知道，德国博学的庸人是非常拘泥小节的”，——國語淨化主义者就是这样的人，大概在美国更加突出。四、五十年前在学校里教授的那种德語句子結構和标点符号使用規則，只配丟到垃圾箱里去。在德国，就是这样做的。

弗·恩格斯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国家政治书籍出版
局1955年俄文版，第2卷，第362—364頁。

……追求幸福的意向，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因之，这种意向应当成为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意向，受到二重的修正。第一，是来自我們行为的天然后果：酩酊之后，必定头痛；慣行过分，必成疾病。第二，是来自我們行为的社会后果：要是我們不尊重別人同样追求幸福的意向，那么他們一定要加以反抗，而妨碍我們追求幸福的意向。由此可見，要是我們想要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意向，那我們就应当学会正确地估量我們行为的后果，此外还应当尊重他人同一意向的同等正当性。以合理自我节制对己和以爱——永远是爱！——对人——这便是費尔巴哈道德的基本規則，其余一切規則都是从这些規則中得出的。无论費尔巴哈的极机智議論或施达克的絕口称赞，都不能遮掩这两三条命题的貧乏和空洞。

人在专为自己打算时，他只有在很稀罕的場合，才能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意向，而且远不是对己对人都是有益的。人一定要跟外界有来往，一定要有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談話、辯論、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費尔巴哈道德預先假定每个人都无疑具备有这些手段和对象；或者是这

道德只提供出一些善良的，但不能应用的忠告，于是它对于没有上述种种手段的人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费尔巴哈本人关于这一点也直截了当地说过：“皇宫中的人所想的，与茅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要是你因饥饿和贫困而在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在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品了。”

关于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同等权利这点，是否要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要求这一权利，认为它在一切时代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有不可的。但是这一权利从什么时候起已为人人所公认呢？在古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或在中世纪的农奴与贵族之间，曾谈到过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同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意向，岂不是曾被冷酷无情和“根据正当理由”为着统治阶级的同一种意向作了牺牲吗？是的，但这是不道德的；如今权利平等是被承认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并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曾不得不消灭了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并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从这个时候起，权利平等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就追求幸福的意向说来，理想的权利是一种极端不够的食品。这一意向是首先要靠物质资料来营养的，而从这一方面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却关心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们只有最必要的东西来维持最简陋的生活哩。这样，资本主义对于多数人享受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未必比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所给予的多。满足追求幸福意向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是不是好一些呢？难道连“在萨多瓦获胜的小学教师”¹⁰⁸不也是一个神话上的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可得出结论说，证券交易所乃是最高道德的宝殿，只要在那里投机得当的话。要是我追求幸福的意向把我引进了交易所，并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

我的行动的后果，因之这些行动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遭任何损失，换句话说，要是我经常赢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令就算执行了。请注意，在这里我决没有妨碍我的友人追求幸福的意向。我的友人，象我一样，自愿地进了交易所。他跟我成立投机交易时追求他自己的幸福，是也如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一样的。要是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了他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他把自己行动的后果估量得不正确。在迫使他担负应得的惩罚时，我就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¹⁰⁹的骄傲姿态了。在交易所内，也是由爱来统治一切的，只要爱不简单是一个感情的字眼；因为每个人都是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意向，而这正是为爱所需要的，爱的实现正是在这里。可见，要是我很好地预先知道自己业务的后果，换句话说，要是我投机胜利，那么，我就是极严格地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论的一切要求，并且我还发财了。换言之，不论费尔巴哈的愿望和意图如何，他的道德论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同前书，第 381—382 页。

在 1848 年革命后，“有教养的”德国已经辞别理论而着手于实践活动了。基于手工劳动的小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让位于真正的大工业了。德国已重新出现于世界市场。新成立的小德意志帝国¹¹⁰，至少已把因有许多小国存在、因有封建制度残余和官僚制度所造成的对于这一发展的最大障碍排除了。但是，自从 спекуляция^① 离开哲学家研究室而在证券交易所里为自己筑起一座宫殿时起，有教养的德国便渐渐失去了对于理论感到的伟大兴趣，失去了这在德国受深沉政治屈辱时代曾是德国光荣所在兴趣，失去了这种对纯粹科学研究感到不管所得成果是否有实际利益，不

① спекуляция 在这里有双关意义：思辨学和投机生意。——译者

管它是否跟警察命令相抵触的兴趣。誠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仍然还站在当代要求的高峰上，特别是在各种局部研究工作方面。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公正指出的，現時在研究各个事实間的偉大联系方面和把这些事实概括为种种法則方面，达到决定性成就的主要已是在英国，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在德国了。至于說到历史科学，包括哲学在內，那么这里自从古典哲学消失时起，不顧一切从事理論研究的旧有精神也完全跟着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愚鈍的折衷主义精神，是恐怕失去职位和收入的顧慮心，乃至极其卑劣的升官发财思想。这种科学的正式代表者已变成了公开表示站在資产階級和現存国家方面的思想家，但这是在两者都公开仇視工人階級的时候發生的。

德国人爱好理論的兴趣，現今只有在工人階級中間繼續活着，沒有衰弱。在这里，任凭用什么手段也不能把它縫除。在这里，沒有任何升官发财的思想，沒有任何期待上峰开恩庇护的念头。相反，科学愈是表示得勇敢和坚决，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們的利益和愿望。新的学派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鎖钥，自始就主要是面朝着工人階級，并且从工人階級方面遇到了它沒有从官場科学方面寻找和期望过的同情。德国工人运动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繼承人。

1888年

弗·恩格斯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7年俄文版，第
16卷，第1部分，第466—467頁。

……普魯士有两个比别的强国好的制度：即普遍兵役制和普遍强迫教育制¹¹¹。她曾在危急的时候創設了它們，并且在无事之秋曾經满足于由其疏忽的實施和故意的破坏而使它們失去那种在某些情形之下危险的性質。但是它們仍然在紙上存在着，而这就使普魯士能够在极短期间把隱藏在民众中的潜在势力發揮到人口相同的其他国家所不能达到的那样程度。资产阶级明了这两个制度，一年志愿兵的、即资产阶级子弟的兵役义务在1840年左右很容易地并且非常便宜地由賄賂豁免了，并且当时在軍隊本身中也并不重視那些从商业界募集来的后备軍官。同时那些对于受强迫教育，而且有某种程度的初步知識并显然在普魯士占大多数的人們对于资产阶级是极有用处的；但是他們終究还赶不上大工业的进展^①。对于为了維持这两个制度所付的高率課稅的苦訴特別在小资产阶级中間声浪甚高；新兴的资产阶级却由此計算：这个强国的代价誠然可怕，但在将来是不可避免地并且一定会充分地用增加的利潤来补偿的。

① 还在文化斗争的时代（1872—1887年——譯者），萊茵制造家便向我苦訴：他們甚至不能够把适当的工人擡升为監督，因为他們缺乏充分的学校教育，这个特别是在天主教地区为甚（恩格斯在此地加以旁注：“为资产阶级所称的中等学校”——郝思）。——恩格斯原注

1891 年

弗·恩格斯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批判¹¹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版，第
16 卷，第 2 部分，第 112 頁。

(5) 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看做私人組合。停止以公共資金補助宗教团体，消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

(因为不能禁止宗教团体以自己的資金办自己的学校，并且在那里用胡言乱語来教育人。)

(6) 在这种情况下，“世俗的学校”就可以不提，它應該归入上一条。

弗·恩格斯

摘自給奧古斯特·倍倍爾的信

(柏林)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俄文版，第
28卷，第365頁。

1891年10月24—26日于倫敦

我們要掌握生產力並且使它發揮作用，就需要有技術修養的人，而且需要大批這樣的人。但是我們沒有這種人，我們甚至在不久以前還庆幸自己大體擺脫了所謂“有知識”的群眾。現在，情況已經不同了。現在我們有足夠的力量，不管有多少有知識的垃圾，我們都能夠加以溶解，並且據我估計，在今後八至十年中，將有許多年輕的技術工作者、醫生、法學家和教員同我們結合在一起，使我們可以為了民族的需要組織黨內同志們來管理工廠和大塊的田莊。那時，奪取政權將是一種完全正常的行動，並且會進行得比較平和。但是如果因為戰爭而使我們在沒有作好準備以前就取得政權，那麼技術人員就會成為我們的大敵，他們會盡一切可能來欺騙我們，出賣我們；我們將不得不对他們進行威吓，但是我們仍然會受到欺騙。法國革命者的遭遇一直都是這樣的，他們不得不擔任起行政方面的主要職務，而把次要的但是關係重大的工作，交給了原來的反動分子，這些反動分子對一切都加以阻撓。因此，我殷切地希望我國偉大的發展，能循着自然進程在原有道路上不偏不倚地平穩前進。

1893 年

弗·恩格斯

欧洲是否能解除武装?¹¹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版，第
16 卷，第 2 部分，第 338 頁。

我提出了对一切青年进行体操訓練和軍事訓練作为过渡到新制度的重要条件，同时着重指出，我所主張的民警制度，絕不應該同現存的任何民警如瑞士的民警混为一談。

同前书，第 345—347 頁。

前面我是想說明，如果只是要把人教育得能够作战，而不是使他們在一切傳統的廢物上花時間，那么两年的服役期现在就适用于一切兵种。但是我紧接着又說，不應該以两年为滿足。不，我是說，建議在国际范围内实行两年服役期只是第一步，以后还要逐步縮短服役期，例如先减为 18 个月（两夏一冬），然后是 1 年，再以后是……于是就出現了一个未来的国家，出現了真正的民警制度，关于这一点，我們要到确有其事的时候再来談。

問題的關鍵就是怎样开始。如果真的敢于正視下面这个真理，即为了使一切国家在經濟上能够存在，为了維護欧洲和平，就必須縮短服役期，那么最直接的結論就会是：應該把軍事教育的重心轉到对青年的教育上去。

当我被逐十年重回萊茵的时候，看到各地乡村学校的操場上

都有双杠和单杠，真覺得又高兴又惊奇。这是很好的，不过可惜沒有更进一步。照普魯士的老习惯，体操器械是按指示办妥了，但是怎样使用就怎么也安排不好。关于器械的使用不是写在另外的文件上，就是什么地方也沒有提到。我們建議應該重視这个問題，这种要求难道是过分的嗎？如果不是象現在那样对二十来岁的青年用尽办法，徒劳无益地想使他們因工作而变得粗笨的肋骨和肌肉恢复以前的灵活，結果弄得他們汗流滿面，自己也汗流滿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乘所有各年級的学生四肢还没有失去彈性和灵活性的时候，就教他們自由体操或練習器械，这不是更好嗎？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对你說，分工殘害了所有受分工影响的人，使他們的一部分肌肉发达，另一部分肌肉萎縮；又因为这种情况在各个劳动部門中表現不同，所以每种工作都按照各自的特点来殘害人。起先允許殘害人，后来在服兵役的时候反过来又竭力要使他們重新恢复强健和灵活，这难道还不算荒唐嗎？如果及时在中、小学里采取一些措施，以对付这种对人的殘害，就会使士兵比現在好上几倍，——軍官們要了解这一点，难道还需要什么特別的、无法达到的理解力嗎？

但是这只是开始。孩子們很容易就能在学校中学会軍事队形的条規和密集队形的运动。学生生来就能保持整齐的队形和步伐，經常做体操就更好了；至于我們的新兵是怎样站队的，要教会他們保持整齐队形和整齐步伐又是多么困难，这一点象我們这种服过兵役的人都看到过。排和連的运动可以在每一个学校里教，并且其容易的程度是軍隊中无从想象的。新兵認為是討厭的、有时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在学生看来只是游戏和娱乐。列队行进和轉弯时的队形和看齐，这是成年新兵很难学会的，但是学生只要有系統地操練，就会象游戏一样学会它。把夏季大部分時間花

在行軍和野外演習上；不但有益于學生身心的發展，也有利于軍事機關的財政，使它能節省好幾個月服役期的開支。這種軍事遊戲用來教育學生執行野戰勤務的任務，有很大的作用，它還能大大提高學生的智力，使他們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接受專門的軍事教育，——關於這些，我那位曾做過普魯士軍官的老朋友博伊斯特已經在他的蘇黎世學校的實踐中證明了。在目前這種軍事很複雜的條件下，要過渡到民警制度，沒有受過軍事教育的青年是不行的，而博伊斯特的成功的經驗正好在這方面具有巨大的意義。

現在，我想專門談談普魯士。對普魯士國家說來，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安置退役的下級軍官。以前，他們都擔任憲兵、國境守備隊員、劇場看門人、記錄員以及各種文職官員；在普魯士官僚系統中，甚至每一處最小的空隙，都塞滿了有权受到社會保障的下級軍官。所以，你要安置自己的下級軍官，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你總要想盡方法把他們分別安置在并不需要他們的地方，要他們做一些他們毫不熟悉的工作。讓他們做他們多少知道一些也大体能够做好的事情，現在難道還不是時候嗎？讓他們去做教員吧，當然不是要他們教語文、寫字和算術，而是教體操和編隊，——這對他們也有好處，對學生也有好處。只要使下級軍官離開營房的拷問室，擺脫軍事法庭的管轄，走到學校操場，站到全民刑事法典下面來，——那我可以打賭，我們這些鬧翻了天的學校里的青年，一定能讓那些使士兵受盡折磨的人學會怎樣使自己舉止得體。

同前書，第 350 頁。

組成軍隊的不但有士兵，而且還有軍官。在俄國這一部分人的情況是糟極了。俄國的軍官只能在貴族和城市資產者中召募；但是貴族按比例來說是很少的，而城市也并不多。十個居民中最多只有一個住在城里，而這些城市中能稱為城市的又很少。這些

城市里中学和中学生更是微不足道了。那么，整个军队所需要的军官到哪里去找呢？

一种东西在某一情况下是好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不一定合适。普遍义务兵役制是以经济和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前提的；在没有这个前提的地方，这种制度是弊多利少。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同前书，第358页。

……一切军队在大败以后，都特别善于学习。因此，法国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易于最好地利用协定规定的服役期；又因为法国的学校正处在军队所处的那种革命改革的情况下，所以法国在安排好对青年的一般体育训练和专门军事训练方面能比任何国家快得多和容易得多。但是这只说明，法国同德国比起来，法国的军事力量增强了。……

弗·恩格斯

給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
16卷，第2部分，第374頁。

1893年12月19日于倫敦

亲爱的同學們！

感謝你們的盛情，邀請我出席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可是非常遺憾，由于目前我有重要的緊急任务，不能前來參加。所以我只有希望大会获得一切应有的成就。但愿你們的努力能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覺悟，使他們了解到，正是从他們的队伍中会产生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这种脑力劳动者的使命是和自己的弟兄即体力劳动者一起，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起重要的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要求大学培养一些律師，作为替自己造就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材料；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我們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学家等等专家，因为問題是我們不仅要管理政治机器，而且要管理全部社会生产，所以需要的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充实的知識。

致兄弟的敬礼

弗·恩格斯

附 录



中学毕业証书

发給特利尔中学学生卡尔·馬克思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俄文版，第1卷，第429—430頁。

特利尔人，实足年齡 17 岁，信仰福音主义新教，特利尔律师兼代理人、司法參事馬克思先生的儿子，在特利尔中学学习 5 年，在一年級学习 2 年。

一、对首长和同学的道德行为是好的。

二、才能和勤勉。他很有才能；拉丁語和古希腊語、德語和历史很好，数学及格，只有在法語学习上不够勤奋。

三、知識和成績。

1. 語言：

甲、在德語方面，他的語法知識，正如他的作文那样，非常好。

乙、在拉丁語方面，他不用准备就能够流利地、有把握地翻譯和讲解中学里所閱讀的古典作家作品中比較容易的部分；如果能做适当的准备或稍加帮助，他就往往能够翻譯和讲解比較难的部分，特别是那些与其說在語言特点上，不如說在思想實質和总的联系上有困难的部分。——他的作文的情况是，客觀地說，思想丰富，对事物的理解深刻，但是往往过分冗长；在作文里，尽管还有語法上的錯誤，可是他在語言学方面有長時間的練習，并力求运用真正的拉丁語。他用拉丁語会話相当流利。

丙、在希臘語方面，他的知識和他在理解中學所閱讀的古典作品上的能力跟在拉丁語方面的情况差不多是相同的①。

丁、在法語方面，他的語法知識十分豐富；稍加幫助就可以閱讀比較難的東西，口頭敘述也比較流利②。

2. 學科：

甲、宗教知識。他的基督教教義和訓誡的知識十分明確而有根據；他相當了解基督教會的歷史。

乙、數學。在數學方面他有豐富的知識。

丙、在歷史和地理方面，一般來說，他具備十分令人滿意的知識。

丁、物理學。在物理學方面他的知識是中等的。

下面署名的考試委員會根據以上情況，並且因為他現在留在中學研究法律學，決定授予畢業證書，准予畢業，同時希望他這個有才能的人不要辜負大家對他的希望。

特利爾，1835年9月24日

科羅列符斯克考試委員會

簽字：維特田巴赫、列爾斯、格羅斯曼、什溫德列爾、什涅耶曼。

簽字：國王特派委員勃留格曼。

① 在最初擬制的文件中：“他的知識和理解古典作品方面的能力跟拉丁語方面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他在翻譯中學閱讀的希臘古典作家的作品方面能力較差，這是因為他對希臘語語法的学习跟對拉丁語的学习比較起來不夠頑強，信心不足，雖然他常常能夠正確地講解比較困難的部分；一般來說，他翻譯得相當流暢。”

② 最初是：“他能夠說幾個句子。”

毕业証书

发給高年級学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温帖尔巴門，

信仰福音主义新教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俄文版，第
2卷，第438—439頁。

从1834年秋季开始(10月20日)恩格斯是爱北斐特中学的学生，从1836年秋季(10月17日)开始，他是这个中学高年級的学生；在高年級的时候操行极好，他以謙遜、誠懇和热情这样一些品質引起了教师对他的注意，他有很好的才能，显露出获得尽量广闊的科学知識这种值得贊揚的志向，因此显示出可喜的成績，这种成績通过下面一些学科的比較可以得到更确切的說明：

一、語言。

1. 拉丁語。他不用費力就可以理解过去作家、不論是散文作家或詩人，特別是利維和西塞罗、維吉尔和賀雷西的作品，因为他能够比較容易地理解整个作品的联系，清楚地闡明思想的过程并把拉丁語巧妙地翻譯成本族語。他对語法的掌握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为他的书面作业的成績虽然不錯，但是如果从語法和筆調方面来看毕竟是有缺点的。

2. 希腊語。他在詞法和句法方面获得了足够的知識，特别是学会了熟練地翻譯比較容易的希腊散文作家的作品，以及荷馬和欧里庇德斯的著作，能够深刻地理解思想过程并用柏拉图的對話

法来表达它。

3. 德語。书面作业：特别是最后一年的，证明在一般发展方面的可喜的成绩；在这些作业中包含着正确的、独立的思想，在大多数场合，这些思想都叙述得有条不紊；思想叙述的特点是有必要的根据，而且思想的表达显然是接近于正确的。恩格斯对德国文学史和阅读德国经典作家的著作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兴趣。

4. 法語。他能够熟练地翻译法国古典作家的作品。语法学得很好。

二、学科。

1. 宗教。他很熟悉福音教会的基本教义和基督教会历史的主要部分。还应当承认，他在新约圣书(原著)方面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在历史和地理方面他有足够的明确的知識。

3. 在数学方面，一般说来，恩格斯获得了丰富的知識；他的理解才能一向很好，并且善于清楚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跟这方面的情况相同的应当说是

4. 他在物理学方面的知識。

5. 哲学初步。恩格斯很感兴趣地、有效地参加了实验心理学的課业。

下面署名的人将要跟这个因家庭关系曾经特别亲近的学生别离了；他是一个努力以虔诚的信仰、纯洁的心地、端正的品行和其他诱人的特性面出众的学生。在学年结束的时候(今年9月15日)，他不得不放弃先前打算从事的学业而转向工业活动这种职业，预祝他万事如意。愿上帝保佑他，指点他！

。校长 約-卡·尔·汉契克

爱北斐特，1837年9月25日

保尔·拉法格

忆馬克思

“回忆馬克思恩格斯”，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56年俄文版，第61—67頁。

他是一个堂堂男子；

整个說起来，我再也見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我第一次看見卡尔·馬克思是在1865年2月。第一国际已于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圣馬丁大厅的大会上成立。1865年2月我从巴黎来倫敦，要把这剛成立不久的組織在那儿所获得的成就告訴馬克思。托倫先生（他现在是資產階級共和国的一个參議員）曾給我写了一封介紹信。

我那时24岁。我一生将永远不会忘記这第一次的会見所給我的印象。馬克思那时常常生病，正在下苦功写作“資本論”第一卷（这书两年后——1867年出版）。他担心他也許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因此很喜欢接見青年人，时常說：“我應該訓練好在我死后繼續共产主义宣傳的人。”

卡尔·馬克思是那些罕見的天才之一，他們不論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馬克思把这二者結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們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們就永远不

能了解他。

馬克思認為，不論從事那一种科学研究，都不應該为这种研究会得出什么結果而煩心；同时他又認為，如果一个有學問的人不愿意自己墮落，就决不應該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不應該整年整月地把自己关在书斋或實驗室里，象一条藏在乳酪里的蛆虫一样，逃避生活，逃避同时代人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

馬克思曾說过：“科学絕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應該拿自己的學識为人类服务。”他最喜欢說的名言之一是“为人类工作”。

馬克思虽然深切地同情工人階級的痛苦，但引导他信仰共产主义观点的并不是任何感情上的原因，而是研究历史和政治經濟学的結果。他确信，每一个不为資產階級利益影响、不为階級偏見所蒙蔽的公正人士，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結論。

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經濟发展虽然并不抱任何成見，但他从事著作却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傳播他研究的結果，同时具有坚定的决心，要給一直还徘徊在空想的迷雾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科学的基础。他公开参加活动，只是为了要促成工人階級事业的胜利，这一階級的历史使命是当它一取得社会的政治經濟領導权，就要去建立共产主义。

馬克思并不把他的活动局限于他所生长的国度，他曾經說过：“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事实上，在法、比、英这些国度里（事变和政治迫害把他赶到那里），他都出色地参加了在那里展开的革命运动。

可是，当我第一次在梅特兰公园路他的书斋里見到他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現的并不是一位不屈不撓和无与伦比的社会主义鼓动家，而是一个学者。党的同志們为了就各种問題求教于这位社会

主义思想的大师，从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成群地拥向这里。如果你想真正了解馬克思精神生活的深处，就必须知道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房間。

这房間在二层楼上，有一扇可以俯瞰公园的寬大的窗戶，光綫很充足。在壁炉的两边和窗子的对过，靠墙放着裝滿书籍的书柜，书柜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报纸和稿件，直挨到天花板。壁炉的对面，在窗子的一边有两張桌子，也放滿了各种各样的文件、书籍和报纸；在房間正中光綫最好的地方，是一张非常朴素的小小的写字台（三呎长两呎寬），还有一把木头的安乐椅。在这椅子和对着窗子的一个书柜中間放有一張皮面的沙发，馬克思有时躺在这上面休息。壁炉上也放着书，还放有雪茄烟、火柴盒、烟盒、吸墨紙以及他的女儿們、他的夫人、沃尔弗和恩格斯的照片。

馬克思吸烟吸得很厉害。

“‘資本論’甚至将不够偿付我写作它时所吸的雪茄烟烟錢。”有一次他对我这样說。

但他火柴用得更多；他常常忘記了他的烟斗或雪茄，不得不老去点它，因而在短得令人难以相信的时间內就用完了一盒火柴。

他从来不允許任何人去整理，或者更确切地說，去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它們只是表面上混乱而已，实际上，一切东西都在一定的地方，不須寻找，他就能很快拿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书籍或笔记簿。即令在談話时，他也常常停下来，指出书中有关的引文或数字。他与他的书斋已融成一体，其中的书籍与文件就象他自己的四肢一样地服从他的意志。

他放置书籍时并不注意外表的整齐；各种开本的书和小册子紧挨着放在一起；他不是按书本的大小而是按內容来安排书籍的。书对于他乃是脑力劳动的工具，而不是裝飾品。他常說：“它們是

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他不重視它們的樣式、裝訂以及紙張和印刷的美觀；他常折迭書角，畫綫，用鉛筆在頁邊空白上作滿記號。他不在書里寫批注，但當他發現作者有錯誤的時候，他就常常忍不住要打上一個問號或一個驚嘆號。畫橫綫的方法使他能夠非常容易地在書中找到所需要的東西。他有這麼一種習慣，隔一些時候就要重讀一次他的筆記和書中做上了記號的地方，來鞏固他的非常強而且精確的記憶。在少年的時候他就聽從黑格爾的勸告，用一種不熟悉的外國語去背誦詩歌，借以鍛煉他的記憶力。

他能背誦海涅和歌德的許多詩句，並且常在談話中引用他們的句子；他經常研讀詩人們的著作，從整個歐洲文學中挑選詩人；他每年總要重讀一遍埃斯庫羅斯的希臘原文作品，把這位作家和莎士比亞當作人類兩個最偉大的戲劇天才來熱愛他們。他特別熱愛莎士比亞，曾經專門研究過他的著作，連莎士比亞劇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馬克思一家對偉大的英國戲劇家有一種真誠的敬仰。馬克思的三個女兒都能背誦莎士比亞的作品。1848年以後，當馬克思想使自己的英語知識達到完善的境地時（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已經很高了），他把莎士比亞特殊風格的詞句都搜尋出來並加以分類；對於科貝特（這位作者也是他很敬重的）的論辯著作他也下了同樣的功夫。但丁與白恩士也是他所喜愛的詩人。聽自己的女兒們背誦蘇格蘭詩人白恩士的諷刺詩或詠唱詩人的情歌，對於他是一件莫大的樂事。

不知疲勞的工作者和偉大的學者居維葉擔任巴黎博物館館長的時候，在館內為自己設立了幾個專門的工作室。規定一個工作室供一種特殊的研究工作用，其中備有這種研究工作所必需的書籍、儀器、解剖用品等等。當他作某一種研究疲倦了的時候，他就到另外一個工作室，作另一種工作；這就是他的休息。

馬克思也同樣是個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但他沒有錢象居維叶那樣為自己設備幾個工作室。他的休息就是在室內來回走動，以致在門與窗之間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條痕迹，就象穿過草地的一條小路一樣。

有時他躺在沙發上讀小說，而且間或兩三本小說同時開始，輪流閱讀。象達爾文一樣，他也是一個小說愛好者。他比較喜歡18世紀的小說，特別是菲爾丁的小說。現代小說家中，他最喜歡保爾·德·科克、查理·利弗爾、亞歷山大·大仲馬和瓦爾特·司各脫，他認為司各脫的長篇小說“清教徒”(«Old Mortality»)是一部典範作品。他特別喜歡探險故事和幽默的短篇小說。

他認為塞萬提斯和巴爾扎克是超群的小說家。他把“唐·吉珂德”當作衰落的騎士制度的史詩，騎士的德性在剛剛興起的資產階級世界中已顯得荒誕和可笑了。他非常推崇巴爾扎克，曾經計劃在一完成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之後，就要寫一篇關於巴爾扎克的最高著作“人間喜劇”的文章。巴爾扎克不僅是當代的社會生活的歷史家，而且是一個創造者，他預先創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時還不過處於萌芽狀態，而直到拿破侖第三時代，即巴爾扎克死了以後才發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馬克思能夠閱讀歐洲一切國家的文字，能用德、法、英三種文字寫作，而且寫得非常好，使精通這幾種文字的人都稱贊不已。他喜歡這樣說：“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

他有驚人的語文天才，他的女兒們也繼承了這種天才。當他開始學俄文的時候已經五十歲了，儘管俄文十分困難，但經過半年的學習，他已經能夠津津有味地閱讀俄國詩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了，他特別敬愛普希金、果戈里和謝德林。他學俄文是為了能夠閱讀幾種官方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由於揭露了駭人聽聞的材料而被

政府禁止发表。馬克思的几个忠誠的朋友設法为他弄到了这些文件。无疑地，他是西欧唯一了解这些文件的經濟学家¹¹⁴。

除了讀詩歌和小說以外，馬克思还有一种独特的精神休息方法，那就是他十分喜爱演算数学。代数甚至是他精神上的安慰；在他那惊濤駭浪的生活中最痛苦的时刻，他总是借此自慰。在他的夫人病危的那些日子里，他不能再繼續照常从事科学工作，在这种沉痛的心情下，他只有把自己沉浸在数学里才勉强得到些微的安宁。在这个精神痛苦的期間，他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論文，据看过这篇論文的专家們說，这篇論文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在高等数学中，他找到最合邏輯的同时又是形式最简单的辯証运动。他又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馬克思的私人圖書館收藏了他毕生研究工作中所长期辛勤搜集到的一千多本书，但这些书还不够他用。許多年来，他都是大英博物館閱覽室的常客，他十分看重这儿的书庫。

即令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个学識渊博的人；这不仅就他专长政治經濟学而言，就是对于各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也是如此。

虽然他睡得很晚，但他总是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就起床。喝完一杯黑咖啡和讀过报纸之后，就到自己的书房去，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鐘。只是在吃飯和傍晚（当天气好的时候）到汉普斯泰特荒阜¹¹⁵去散步的时候才休息一会，中午他在沙发上睡一两个鐘头。馬克思在年輕时就习惯通宵工作。

工作变成了馬克思的一种癖好；他是如此地专心工作，以致廢寢忘食。他常常要被呼喚好几遍才下楼到餐室去，而且几乎不等咽下最后一口飯就又回他的书房去了。

他吃得很少，甚至因胃口不佳而感到痛苦；为了增强食欲，他尽量吃些調味很濃的带刺激性的食物，如火腿、熏魚、魚子醬和泡菜等。他的胃囊不能不为他的头脑的煩重工作付出代价。

真的，由于思考是他无上的乐事，他的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我常听到他引用他青年时代的哲学导师黑格尔的一句话：“命令是一个恶徒的犯罪思想，也要比天堂里的奇迹更偉大更崇高。”

馬克思要有很強健的身体，才能支持那样非常的生活方式和那样耗費精力的腦力劳动。而他的身体也确实是很強健有力的。他身材在中等以上，肩寬、胸厚、四肢很匀称，只是軀干与两腿比較起来显得长了一点，这是犹太人常有的情况。如果他在年輕时多作体操的話，他会成为非常強壯的人。他經常做的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能够一連走几个钟头，甚至攀登小山，还不断談話和吸烟，一点不感觉疲倦。我們可以这样說，他在书房里散步时就是在工作。他只在书桌前稍坐一会儿，把他漫步时所想到的东西写在紙上。他非常喜欢踱来踱去地和人談話，只有当談話談得非常活跃或特別重要的时候，他才时而停下来。

許多年来我总是陪他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晚間散步，就是在沿着草地散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經濟学的知識，也許他自己也不覺得就把“資本論”第一章的全部內容，随着他当时写的情节，一步一步地解釋給我听了。

每一次回到家里，我就尽我的能力把我剛才所听到的东西記錄下来；最初我追隨馬克思那深湛浩繁的思想进程非常困难。可惜我把这些珍貴的札記都丟掉了。因为在巴黎公社以后，我存在巴黎和波尔多的文件都被警察搶去燒毀了。

我特別惋惜的是有一天晚上所作的筆記也失去了。在这天晚上，馬克思以只有他所特有的那种丰富的旁征博引和見解向我講

解了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輝煌理論。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一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邏輯,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現象的共同的物質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驚訝,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腦海中。

当我尽我微末的能力向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們¹¹⁶ 讲解的时候,这理論对他們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是馬克思理論中最偉大的理論,而且毫无疑問,也是人类智慧所曾經思考出来的最偉大的理論。

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論武装起来的,而且他又是非常善于利用他长期腦力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識和觀察的。無論何时,無論任何問題都可以向馬克思提出来,都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最詳尽的回答,而且总是包含有概括性的哲学見解。他的头脑就象停在軍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軍艦,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

毫无疑义,“資本論”向我們展示了一颗最有魄力和学識丰富的心灵。但在我看来,也象一切熟知馬克思的人看来一样,無論“資本論”或是他的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把他的天才和学識的偉大完全表現出来。他轟然高出于他的著作之上。

我与馬克思一块儿工作过。我只不过是記錄他口述的書記而已,但这給了我一个观察他怎样思索和怎样写作的机会。对于他,工作是容易的同时又是困难的。其所以容易,因为不管碰到什么题目,非常丰富的有关的事实和見解立刻就涌上他的腦海;但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事实和見解,使得完滿表現他的思想成为困难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時間……

馬克思理解事物的本質。他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深入

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組成部分。他分出每一个組成部分并探寻它发展的历史。然后他就由事物轉而考察它的环境，观察后者对前者和前者对后者的相互作用。接着又回头去探討所研究的事物的起源、变化、进化以及它所完成的革命，最后甚至探究它各种各样的作用。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个别的离开环境的自在之物，而是一个錯綜复杂的、不断运动的世界。

馬克思是想在这个世界如此形形色色和千变万化的作用和反作用中，去闡明这个世界的整个生命。福樓拜和貢古尔派的小說家們常抱怨精确地描写我們所見的事物有多么困难；可是他們所想描写的，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是他們所得到的印象而已。他們的文学工作和馬克思所担負的工作比起来，不过是小孩子的玩意儿罢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就需要非凡的思考力，而要把他所看到与他所想說的东西傳給別人，也需要同样的非凡的艺术。

他从来不滿足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沒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

馬克思兼有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須具有两种品質。他巧妙地把一种事物分解为它的各个組成部分，然后再綜合起来，描述它的全部細节和各种不同的发展形式，发现它的內在的联系。他的論証方法，不是抽象的，如有些不能思索的經濟学家所非难他的那样；他的方法不是几何学家的方法，几何学家在从周圍世界抽出自己的定义之后，就完全脱离现实基础演繹出結論。我們在“資本論”中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定义或公式；我們所看到的是对现实的一系列高度精密的分析，这些分析把最細微的差异和最小的区别都表达出来了。

馬克思从确定下述这个显著的事实开始：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会の財富，乃是一个龐大的商品堆积；因此商品

(它是具体的东西而不是数学上的抽象)就是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細胞。馬克思紧紧抓住了商品这东西,从各方面来观察,甚至翻过来倒过去地看,把其中的秘密一个一个地揭开来;这些秘密是御用經濟学者根本猜想不到的,但这些秘密却比天主教的神秘更加繁多、更加深奥。从各方面研究了商品之后,他就进而考察在交换中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的关系;然后轉面研究商品的生产以及商品生产发展的历史条件。他在考察商品存在的各种形态时,表明商品怎样从一种形态轉为另一种形态,一种形态又怎样必然地产生另一种形态。现象发展的邏輯过程表现得那样巧妙和完善,以致人們以为这是馬克思自己臆想出来的;但它却是从现实中抽出来的,而且是商品的真正辯証法的再現。

馬克思永远是非常認真慎重地工作。他所引証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証的。他从不满足于間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証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館去一趟。反对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証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論証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

参考原始資料的习惯使他連最不知名的作家都讀到了,只有他才引用这些作家。“資本論”里引証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話,人們也許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識渊博。但馬克思却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說:“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給每个人以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闡述得比任何一个人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不管这个作家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責任。

馬克思对待著作的責任心,并不下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証一件他还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在他尚未彻底

研究好一个問題时他决不談論这个問題。他决不出版一本沒有經過他仔細加工和認真琢磨过的作品。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大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沒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給別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說,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燒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遺留于身后。

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他要做非常繁多的事情,这些繁重的工作,讀者恐怕是很难想象到的。举个例來說,为了写“資本論”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多頁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載有英国与苏格兰調查委员会和工厂視察員报告的藍皮书都研究过。那些鉛笔记号表示他曾从头至尾地通讀了这些书。他認為这些报告是研究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文件;而且,他如此敬重作这些报告的人,以致怀疑在别的国度里是否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視察員这样有学識、无偏見而又毫无顧慮的人”。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言中給他們这样光輝的贊詞。

馬克思从这些藍皮书中得到了丰富的实际的材料。上院和下院的許多議員們(他們都发到一份)只是把这些藍皮书用来当手枪射击的靶子,数枪彈穿透的頁数来測量他們的武器的威力。另外有些議員把它們当作廢紙按重量出卖,这是他們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因为这使馬克思能够从一个他常去翻閱书籍和旧資料的旧书商那里賤价买到它們。比斯利教授說过,馬克思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藍皮书来做科学研究,而且,也許是第一次使全世界知道它們。但比斯利不知道早在1845年,恩格斯已經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里¹¹⁷引用了英国藍皮书的許多文件。

二

要了解馬克思的心并愛这颗心(这是一顆在严峻学者的外貌

之下跳动着的心)，必得看看馬克思在家里的情况，看看馬克思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情况，他丢开书本和稿件时，在礼拜日晚间与朋友们聚谈时的情况。在这些时候，他是一个最惹人喜爱的伴侣，談話俏皮、談諧，喜欢大笑。当某一个人在談話中夹入几句俏皮話或作机敏的答辯时，他的黑眼睛便在濃密的眉毛下快活地嘲弄地閃动起来。

他是一个温和、慈祥、寬厚的父亲。他常常說：“孩子們必須教育他們的父母。”他的女儿們非常愛他，他對她們从来不摆父亲的架子。他从不命令她們；如果他希望她們做什么事，他只是請求她們帮一下忙，如果他不願意她們做什么事，他也只是劝她們不要去做。但从来没有一个父亲的意見比他的意見更多地被接受了。在他的女儿的眼睛里他是一个朋友，对他就象对一个伙伴一样。她們不叫他“父亲”而叫他“摩尔”——这是由于他的黑色面孔和烏黑的头发与胡須而給他取的綽号。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¹¹⁸的同志们早在1848年以前就称他为“馬老”，虽然那时他还不到30岁……

馬克思和自己的孩子們常常一玩就是几个鐘头。她們直到今天还记得海战和全部紙船艦隊被燒毀的情形，这些紙船是由馬克思自己給她們折好放在一个大水桶里，然后在孩子們欢呼声中用火把紙船燒掉的。

礼拜日女儿們是不允許他工作的；这一整天他都得听她們的指揮。天气好的时候，全家去郊游，路过小酒店喝一点姜啤酒，再来一些涂乳酪的面包。当孩子們还很小的时候，他常常給她們讲一些讲不完的故事来縮短路程，他一面走一面編，路长就把故事拉长，路短就把故事縮短，使听故事的孩子們忘記疲倦。

馬克思具有丰富的詩意的想象力。他最初在文学上的嘗試就是詩。他的夫人曾小心地保藏着她丈夫少年时代的詩作，但不給

任何人看。馬克思的父母本打算要自己的儿子作一个文学家或大学教授。在他們看来，他献身于社会主义鼓动并专心研究政治經济学(这种學問当时在德国是被人看不起的)，乃是辱沒了自己。

馬克思有一次答应給他的女儿們写一个以格拉古的历史为題材的剧本。不幸这个計劃从未实现。不然看看这位被称为“階級斗争的騎士”的人如何写这个古代世界階級斗争史的悲壯的場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馬克思有許多沒有实现的計劃。他还想写一本关于邏輯学的书和一本哲学史，后者是他早年喜欢研究的。要完成他的整个写作計劃，要把他脑海里所保留的那一部分財富完全呈獻給世界，他就必須活到一百岁才行！

在他整个一生中，他的夫人是他最忠实的伴侶。他們在儿童时代就彼此認識，一块长大。他們訂婚时馬克思才17岁。到1843年他們結婚时，他們需要等七年的时间，但此后他們就从未分离过。馬克思夫人比她丈夫死得早些。馬克思夫人虽然生长在一个德意志的貴族家庭并受这样的教育，但沒有人比她更具有强烈的平等思想了。社会地位的差別对于她是不存在的。穿着作工服的工人在她家里，在她的餐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就好象公爵或王子一样。从各国来的許多工人都享受她的亲切而殷勤的款待，而且，我敢断定，那些受她那样朴实真誠和亲切招待的人們，沒有一个会想到他們的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經作过普魯士国王的內政大臣。她抛开了这一切而跟随她的卡尔，即令是在最貧困的时候，她也从不懊悔。

她有一种明彻而光輝的智慧。她給她朋友們的那些毫不費力信手写出来的信，乃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接到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視為节日。貝克尔曾发表过她的一部分信。海涅这位无情的諷刺作家，多少有点害怕馬克思的嘲笑，

但他对于馬克思夫人那种銳敏的睿智十分敬仰。当馬克思夫妇滯居巴黎时，他是他們家里的一个常客。馬克思自己对于他夫人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在1866年曾这样告訴我)，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給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見。她总是把他的手稿誊写清楚以便付印。

馬克思夫妇曾有过許多孩子。其中三个孩子很小就死了，那是在1848年革命后她們十分貧困的情况下，那时他們流亡到他敦，住在索荷广场第恩街的两間小房子里。我只認識他們的三个女儿。1865年我和馬克思認識的时候，最小的一个女孩(爱琳娜)非常可爱，样子象男孩。馬克思常说他的夫人把爱琳娜生成一个女孩是生錯了。兩位較大的女儿在各方面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女儿燕妮(现在是龙格夫人)象她的父亲，面色黧黑，头发漆黑；二女儿劳拉(现在是拉法格夫人)則象她的母亲，两頰緋紅，美丽的金色鬚发，金光閃耀，就象經常有夕阳照耀着似的。

除了上面說过的那些人，馬克思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琳衛·德穆特。她出身农家，当她很小、差不多是小孩时，即在燕妮·馬克思出嫁前許多年，她就成为燕妮的女仆了。琳衛在燕妮出嫁后不愿离开她，琳衛如此热爱馬克思的家，以致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家。她伴随馬克思夫妇在欧洲各处飄蕩，分担了他們所受的各种驅逐。

她是一个料理家务的能手，善于应付最艰难的情况。由于她有条不紊、节儉机智，他們家从未貧困得无法維持，至少沒有缺少过必要的东西。琳衛什么事都会做——做飯燒菜，料理家务，給孩子們穿戴，剪裁衣衫，以及同馬克思夫人一起縫紉。在她所照管的这个家里，她同时是主妇又是管家。

孩子們象爱母亲一样地爱她，在她們的眼里她有母亲的尊严，

因此她自然也完全以母亲的关怀来回答她们。燕妮·马克思把她当作一个亲近的朋友。而马克思本人对她也非常亲切；他欢喜与她下棋，并且常被她击败。

琳蕪对于马克思一家的爱是热狂的，在她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不能不是好的；任何对于马克思的非难，她都觉得是对她自己的非难。所有与马克思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她都象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她好象抚养了所有这些人，整个家庭。她比马克思和马克思夫人活得长；她把她对马克思家的照顾和关怀又转移到她年轻时就认识了恩格斯的家里。而且，恩格斯也可以说是马克思家的一员。马克思的女儿们把他当作第二个父亲。他是马克思的 alter ego（第二个我）。他俩的名字在德国长时期联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一起记载在史册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了古代诗人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的友谊。他们年轻时就在一起，并平行地发展起来，互相最真挚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革命运动，只要可能便在一起并肩工作。

如果不是环境迫使他们分离了将近20年，他们也许毕生都会在一块儿工作。1848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彻斯特去，而马克思则被迫留在伦敦。

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是互相沟通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谈论当前的政治事件和科学问题，交换他们在科学上探讨的结果。恩格斯一脱离他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急忙跑到伦敦，住在离他亲爱的马克思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从1870年直到马克思逝世为止，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不是在这一个家里，就是在那一个家里。

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

克思等得不耐煩，甚至工作不下去，两个朋友抽着烟，談了一个通宵，暢談着他們分別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見比其他任何人的意見都更加重視。因为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能够同他合作的人。为要說服恩格斯，为要使恩格斯贊成某一思想，馬克思觉得費多大气力都值得。举例說，我看到他有一次从头到尾地重讀了好几卷书去寻找他所需要的事实，用以改变恩格斯对于阿尔比教派政治战争和宗教战争¹¹⁹中一个小事件(我現在記不起是什么事件了)的意見。說服恩格斯，使他同意自己的意見，是馬克思最大的愉快。

馬克思以自己的朋友为榮。他曾非常愉快地向我詳述恩格斯的德性和才智；为了把恩格斯介紹給我，他甚至特意和我到曼彻斯特去了一次。

馬克思十分敬佩恩格斯的渊博的科学知識。有关他朋友的一点小事都会使他感到不安。

馬克思曾对我說：“我常常耽心，惟恐当他越过一个个障碍馳騁在曠野打猎时，会出什么事情。”

馬克思是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温存的丈夫和父亲。而另一方面，他的亲人——他的夫人、女儿們、琳蘅和恩格斯，也是值得象他这样的一个人所爱的人。

保尔·拉法格

忆恩格斯

我認識恩格斯是在1867年，即“資本論”第一卷問世的那一年。

馬克思對我說：“現在，你已經是我女兒的未婚夫了，我應當把你介紹給恩格斯。”這樣，我們就一起上曼徹斯特去了。

那時候，恩格斯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夫人的一個六七歲的小侄女住在城郊的一所小房子里。離房子幾步遠的地方便是一片曠野。

大陸革命失敗後，和馬克思一樣，恩格斯也流亡到倫敦，打算在那裡完全獻身於政治活動和科學研究。但是，當時他們兩人的生活毫無著落。貧困迫使恩格斯接受了父親的要求，重新回到曼徹斯特的營業所，仍舊擔任他在1843年曾經擔任過的職務；而馬克思則給“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每週的通訊稿，勉強維持一家的生活。

從那時候起一直到1870年，恩格斯彷彿過着兩重生活。一個星期當中有六天，從上午10時到下午4時他得從事商業辦事員的職務，這個職務主要是用各種文字為公司起草與國外來往的信件並出入商業交易所。為了接待商界的熟人，恩格斯在市中心區設有一處專用寓所，而城郊的那所小房子，只有他那些政治上和學術上的朋友才能登門。在這些朋友中有化學家肖萊馬，還有後來把“資

本論”第一卷譯成英文的賽米爾·穆爾。恩格斯的夫人是愛爾蘭人，她是一位熱情的愛國者，當時在曼徹斯特住着許多愛爾蘭人，她始終和她的同胞保持着聯繫；他們的一切秘密活動她都非常熟悉。有不少芬尼亞社社員¹²⁰把恩格斯的家當作避難所，其中有一個企圖解救被押往刑場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領導人，由於恩格斯夫人的幫助，才得以從警察手中溜走。恩格斯很關心芬尼亞社運動，他收集了許多有關英國統治愛爾蘭的歷史文件；毫無疑問，其中一部分材料已經經過他的研究，而且一定還保存在他的遺稿中¹²¹。

傍晚，恩格斯擺脫了營業所事務的奴役，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這個時候他就又成為自由人了。他不僅在業務上和曼徹斯特工業家一起生活，還參加他們的各種娛樂活動，例如出席他們的集會和宴會，參加他們的活動等。恩格斯是一位出色的騎手，他有一匹專為獵狐用的馬。有時中上等貴族按照封建舊習邀請鄰近的騎手獵狐，遇到這種機會他從不放棄。在猛烈地追逐野獸時，恩格斯總是一馬當先，壕溝、籬笆等障礙物他都毫不在意。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有一次對我說：

“我老是擔心，說不定哪一天會發生意外……”

我不知道恩格斯的資產階級熟人是否也了解他那另一面的生活，不過英國人都非常持重，與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事情他們是從來不過問的。然而可以肯定地說，對於這個同他們整天來往的人的卓越的才智，他們是毫無所知的，因為恩格斯決不輕易在他們面前表露自己的學識。這個被馬克思看作歐洲最有教養的人，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善識醇酒美味和談鋒甚健的人物而已……

恩格斯一向喜歡年輕人，他永遠是一個好客的主人。每逢星期日，聚集在他那洋溢着友情的餐桌之旁的人，如倫敦的社會主義者、路過英國的同志以及各國的流亡者，真不知有多少！當他們告

辞的时候,对这些充满着恩格斯的机智而动人的談笑的夜晚,总是依依不舍。

* * *

当我们回忆恩格斯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时想起馬克思,同样,当我们回忆馬克思的时候,也就不免会想起恩格斯。他们两人的生活联系得如此紧密,簡直是統一而不可分的。可是他们又都具有鮮明而突出的个性;彼此不仅在外貌上,而且在性格、气质、思想和感情各方面也都有所不同。

馬克思和恩格斯初次会見是在1842年11月底恩格斯拜訪“萊茵报”的时候。自从书报檢查机关封閉“萊茵报”¹²²以后,馬克思結了婚并迁居到巴黎,1844年9月恩格斯前往巴黎,同馬克思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恩格斯在他所写的馬克思小傳一文中曾經提到,他们彼此通信是从在“德法年鉴”¹²³上合作时开始的,从此也就开始了他们的共同活动,这种活动直到馬克思逝世才終止。1845年初,基佐內閣根据普魯士政府的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于是馬克思就从法国迁到布魯塞爾。不久,恩格斯也到了那里。当“萊茵报”¹²⁴随着1848年革命运动的高漲而复刊以后,恩格斯就和馬克思一起参加了該报的編輯部,在馬克思外出的时候恩格斯就代理他的领导职务。

但是,在編輯部同事們(这些全是才气橫溢、革命热情很高的勇敢的青年)的心目中,恩格斯并不象馬克思那样享有很高的威信,虽然他的品德和才干皆在他们之上。馬克思告訴我,有一次他从維也納回来,恰好碰上編輯部內部鬧糾紛,使恩格斯感到很棘手。当时,关系很緊張。为了达到編輯部內部的和解,馬克思不得不将他的全部外交才能施展出来。

馬克思生来就是一个天才的领导入。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

都会受到他的影响。恩格斯是最先承认这一点的人。他常常对我说，马克思从小就以性格爽朗而果断使人敬佩。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即使在他并非专长的事情上也能博得大家完全的信賴。

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沃尔弗(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就是献给他的)在曼彻斯特病危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恩格斯和沃尔弗的朋友们都不相信这个冷酷的判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应当打电报请马克思来，听一听他的意见……

恩格斯和马克思习惯于两个人共同工作。恩格斯本人非常忠实于科学工作，但是他屡次因马克思的那种过分严谨而烦恼，因为无论那一句話，非经十种不同方法的证明，马克思是不愿把它交出付印的。

1848年革命失败后，两位朋友不得不分手了。一个去曼彻斯特，一个留在伦敦。但是，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生活并未因此而终止。二十年中，他们几乎每天通信，彼此交换对政治事件的观感和意见以及科学研究的成果。这些书信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恩格斯一有机会摆脱商业的束缚，就马上离开曼彻斯特搬到伦敦去住。他伦敦的寓所在瑞琴特公园路，从那里到马克思住的梅特兰公园路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够了。每天下午一时左右，他就上马克思家里去，如果天气晴朗、马克思的兴致又很好的话，他们就一起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出外散步，他们便在马克思的工作室里，各自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一连谈上几个钟点。

记得有一次他们为阿尔比教派的问题争论了好几天。当时马克思正在研究中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财政学家的作用¹²⁵。为了取得一致的意見，他们在每次见面后都各自仔细地思考争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任何对他们的思想和著作的批评都不及他们彼

此交換意見那樣意義重大。他們就是這樣相互尊重的。

馬克思不斷稱贊恩格斯的博學，稱贊他思想靈敏，能毫不費力地從一個題目轉到另一個題目，而恩格斯則贊揚馬克思的分析和綜合能力。

有一次，恩格斯對我說：“當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機構遲早會被人了解和解釋，它的发展規律也會被人发现和闡明。但是，這需要極長的時間，而且這項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要一點一滴地來完成。只有馬克思一人能夠探究一切經濟範疇的辯證的發展，把它們的发展動因和制約着這些動因的因素聯繫起來，並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經濟科學的理論大廈。這座大廈的各個部分都是相互支撐、相輔相成的。”

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樣親密的原因，不僅是他們共同的腦力勞動，而且還有相互間深切的關懷：他們時時刻刻都想設法使朋友快樂，誰都以自己的朋友而驕傲。有一次，馬克思的漢堡出版者寫信告訴馬克思說，恩格斯拜訪了他，他因此結識了一個生平從未見過的最有魔力的人物。

馬克思在讀信時喊道：“要是有人不認為弗里德是和藹可親而有教養的人，我倒很想見一見他！”

他們所有的一切，無論是金錢或是學問，都是不分彼此的。當馬克思答應給“紐約每日論壇報”¹²⁶寫通訊稿時，他還沒有精通英文，恩格斯就幫他翻譯，必要時甚至还替他寫作。而當恩格斯寫“反杜林論”時，馬克思就放下自己的工作來編寫這本書中有关經濟的一部分。恩格斯也曾經談及，他部分地採用了這些材料¹²⁷。

恩格斯還把他的友情擴大到馬克思的全家。馬克思的女兒也就是他的女兒，她們把恩格斯當作第二個父親。這種友情在馬克思逝世後依然保持着。

能够整理馬克思的手稿、出版他的遺作的只有恩格斯一人。恩格斯曾經以十多年的時間来研究各种科学的一般哲学，并对一切科学及其最新的成就写下了概論¹²⁸，但是为了要尽全力来从事“資本論”最后两卷的出版工作，他放下了自己的工作。

恩格斯热爱科学工作。他对各种知識都发生兴趣。1849年革命失敗后，恩格斯乘帆船从热那亚到英国去，因为从瑞士取道法国的旅程是不太安全的。他利用这个机会，学到了一些航海知識。他在船上每天写日記，記錄了太阳的位置、风向、海潮的变化等等。这本日記一定还保存在他的文稿里，因为性情激烈、生龙活虎般的恩格斯也以少女般的細致而有条理見称，他总是非常勤勉地将什么东西都抄录下来并保存起来的。

最先吸引恩格斯的是語言学和軍事艺术；他的这种兴趣始終如一，而且經常熟悉这些科学方面的新成就。某些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异常珍贵的。我还記得，当一位西班牙友人梅薩来訪的时候，恩格斯就跟他一起高声朗讀西班牙的詩选来学习发音。

他对欧洲各国語言，甚至某些方言的知識簡直是了不起的。

巴黎公社失敗以后，当我見到“国际”西班牙全国委员会的几个委員时，他們都对我說，倫敦有一个叫昂格尔的人代理我的西班牙总委员会書記的职务，他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写信。这个昂格尔其实就是恩格斯，只是他們按照西班牙語的发音来念他的姓而已。当我到里斯本的时候，葡萄牙全国委员会書記弗兰契亚告訴我，他时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写的信。同样，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当你注意到这几种文字之間的一致性和細微的差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詣是多么惊人呵！

恩格斯和每个跟他通信的人写信时都喜欢用对方的語言。他

曾經用俄文写信給拉甫罗夫，用法文写信給法国人，用波兰文写信給波兰人等等。他很欣賞用方言写的文学作品，比尼亚米用米兰語写成的著作的普及本剛一出版，他馬上就去买了来。

有一次，在兰茲格特海濱，一个杂耍場的主人扮成了一个穿巴西將軍禮服的滿臉胡子的矮子，他的四周圍着一群倫敦平民。恩格斯先后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跟他談話，可是得不到任何回答。最后这位“將軍”无意中吐露了一句話。恩格斯馬上喊道：“这个巴西人原来是爱尔兰人！”接着就用他的家乡話和他談了起来。当这个流浪汉听到家乡話的时候，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巴黎公社的一个流亡者拿恩格斯一激动就有点口吃的习惯开玩笑說：“恩格斯能結結巴巴地說二十种語言。”

沒有一种知識是恩格斯不感兴趣的。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还开始閱讀产科学籍，因为住在他家里的弗賴貝格尔夫人当时正在准备医学考試。

馬克思指責他，說他为了个人的爱好去研究許多科目，分散了精力，“不是考慮到为人类工作”。但是恩格斯也指責馬克思說：

“我倒很乐意燒掉好几年来使你不能写完‘資本論’的那些关于农业情况的俄文书刊！”

那时，馬克思剛好开始学习俄文。他的一个彼得堡的朋友丹尼尔遜寄給他大量的长篇的农业統計資料。这些資料揭露了俄国农村中駭人听闻的状况，因之是被俄国政府禁止发表的¹²⁰。

恩格斯的求知欲只有在他彻底掌握了研究对象的时候，才能完全得到滿足。你只要一想到他知識的淵博，同时注意到他一生的活动，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惊奇：恩格斯絲毫不象一个关在书房里的学者，如何能积累那么多的知識！他的記憶力在各方面都是那样精确，他的工作速度是非凡的，他的感覺灵敏得惊人，这一切

在他身上都溶合在一起了。

恩格斯工作起来既敏捷，又輕快。在他那两間寬敞而明亮的工作室里，靠牆的地方摆滿了书櫥，地板上沒有一片紙屑，而书籍，除了放在书桌上的十来本之外，都放在应放的地方。这个房間簡直不象一个科学家的工作室，倒象是一个客厅。

同样，恩格斯也非常注意仪表，他总是精神抖擻，衣着整洁，就象在普魯士军队里当志愿兵时准备参加閱兵典礼似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象他这样的人，一套衣服能够穿得这样久而一直保持原来的式样，看起来好象新的一样。他自己省吃儉用，絕不乱花一个錢，但是他对党和求助于他的党内同志，則无限慷慨。

* * *

当第一国际成立的时候，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他經常資助第一国际，并給国际委员会創办的报纸撰稿。普法战争爆发后，恩格斯迁居倫敦¹³⁰，以一貫的热情投身于国际的工作。

作为一个軍事战略家，普法战争首先引起了恩格斯的注意。他每天注視着作战双方的军队，而且从他在“派尔·麦尔新聞”（«Pall Mall Gazette»）¹³¹发表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他經常預測德軍參謀总部的战略布置。色当战役的前两天，恩格斯就預言拿破侖军队将被包圍¹³²。这些預測引起了英国报刊的极大注意，因此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就送給他一个“將軍”的綽号。帝国^①复灭后，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凱旋。恩格斯和馬克思沒有祖国。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他們两人是世界公民。

① 指拿破侖第三时代的第二帝国。——譯者

威廉·李卜克內西

忆馬克思

“回忆馬克思恩格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
1956年俄文版，第92—103頁。

三 作为革命者的导师和教育者的馬克思

“摩尔”比我們只大五六岁，他在我們“年輕小伙子”面前却感到自己具有成年人的一切优越性并利用一切机会来試驗我們，尤其是我。由于他学識渊博，記憶力惊人，我們之中很多人都被他难倒了。当他向一个“青年学生”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并且拿这个人来証明我們的大学和学院式教育是如何可怜的时候，他是多么愉快呵。

但他也教育別人，有計劃地教育別人。我可以以双重的意义，就广义与狭义來說：他是我的导师。从各方面來說都是这样。政治經濟学更不用說了——在教皇的宮殿里不必說教皇了。关于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所作的政治經濟学講演我将在后面談。馬克思对現代和古代各种語言都极諳熟。我是一个語言学者，当他拿亚里士多德或埃斯庫罗斯著作里的难句給我面我不能立刻明白的时候，他乐得象一个小孩子。由于我不懂……西班牙文，有一次他是如何地責罵我呵！他馬上从书堆中抽出来“唐·吉訶德”，并且立刻給我上了一課。从狄茲的拉丁系語言比較文法中我已經具备了西班牙文語法与构詞法的基础知識，所以，当我发生疑問或完全

不懂的时候，在摩尔的高明指导与細心帮助下，便能够很順利地进行。他在教导人的时候多么有耐心，而在别的方面他是那样性急的一个人！只是因为进来一位客人，才結束了我們的功課。

馬克思每天都考我，我必須把“唐·吉訶德”或其他西班牙文書籍中的某些地方給他翻譯出来，直到他認為我的知識已足夠時為止。

馬克思是一個卓越的語言學家，這種說法就現代語而言比就古代語而言更為適合。他熟知格林德文文法的一切細節，而他對於格林兄弟編的德文辭典比我這位語言學者更加諳熟。他用英文或法文寫作就象一個英國人或法國人一樣；就是發音差一些。他給“紐約每日論壇報”寫的文章用的是典范的英文，他用來回答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寫的“哲學的貧困”，用的是典范的法文；該書付排前他請來校讀原稿的那位法國朋友，對原稿改動的地方很少。

因為馬克思了解語言的本質，又曾研究它的起源、發展和結構，所以他覺得學習各種語言並不困難。在倫敦他曾學習俄文，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他甚至想學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但沒有實現。象一切想真正掌握一種語言的人一樣，他主要是著重於閱讀。記憶力強的人（馬克思的記憶力是罕見的，他從不忘記什麼）只要多讀，很快就能學得一種語言的成語和字彙。於是實際應用也就容易了。

在1850和1851兩年當中，馬克思開了一個政治經濟學講習班。他這樣做完全不是出於心願；但在他對一小部分朋友講了幾講之後，由於我們的堅持，他終於答應給較多的聽眾講授。在這些使一切有幸運參加聽講的人都感到極大愉快的講授中，馬克思已經基本上闡發了他在“資本論”中所闡述的理論體系。

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当时是在磨坊街）的拥挤的大厅（“共产党宣言”一年半以前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里，馬克思显示了它具有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惊人天才。沒有人比他更痛恨庸俗化，就是說伪造、閹割科学并使它庸俗化；可是也沒有人具有比他更高的明确表述自己思想的才能。語言的明确是由于思想明确，而明确的思想必然决定明确的表现方式。

馬克思的讲授进行得很得法。中心問題提出时他力求簡短，然后用較长的解釋來說明它，竭力避免使用工人們不懂的話。然后他叫听众提問題。如果沒有人发問，他就开始考問。考問的技巧从教育学上来看是十分高明的，沒有一处不懂或誤解的地方能逃过他。

我曾对他这种技巧表示惊异，有人就告訴我，說他在布魯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¹³³里已經作过講演了。从各方面来看，他具备了一个优秀教师的一切条件。

讲授时他也借助黑板，在黑板上面写出各种公式，包括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資本論”前几頁的公式。

十分可惜，这个講習班只繼續了半年，甚至还不到半年。共产主义教育协会里钻进来一些馬克思不滿意的分子。当流亡外国的浪潮低落之后，协会萎縮了，并且多少帶上了宗派主义的色彩；魏特林和卡貝的旧日信徒們又出头露面了。于是馬克思脱离了协会。

馬克思在語言和风格問題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而我的上黑森方言仍然牢牢地粘着我（或者是我粘着它），使我遭受了无数的訓誡。我提到这件瑣事只是为了表明馬克思是如何自覺到他是我們“年輕小伙子們”的導師。

这当然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他要求非常严格。一当他发现我們的知識有缺陷时，他就执意坚持弥补起来，为此他常常提出各种

必要的劝告。

如果他单独同我們在一起，那就要認真地考我們，而這些考試的確不是玩笑。馬克思是欺瞞不了的。如果他看到他的勞力一無結果，那麼友誼也就要終結了。我們以有他這麼一個“管教者”而感到榮幸。和他在一起而不得到教益的情況我從沒有碰到過……

那時候，工人階級中思想達到社會主義的人還為數很少，而在那些社會主義者中間，真正是馬克思的科學理論意義上的即“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社會主義者，也僅只是少數人。對政治生活一般表現積極的工人大眾，仍滯留在溫情的民主主義的願望與空話的迷霧中；這類願望與空話就是1848年工人運動和它的前奏與余波中所特有的。群眾的贊美和聲望，在馬克思看來就是一個人走上邪路的証據，他最喜歡引用但丁的驕傲的詩句：«So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走你的路，任憑人家去說吧！”）

他常常引用這句詩，“資本論”的序言便是以這句詩結尾的！沒有人會對蚊子和臭蟲的叮螫毫不介意的，而馬克思生平受到各方而的襲擊——他要為每天的面包操心，為了勞動群眾的解放鬥爭，他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磨煉武器，但不為勞動群眾所理解。群眾跟着空談家、偽善的叛徒、甚至是公開的敵人後面跑；他們非但了解他，有時甚至粗暴地推開他；他在自己簡陋的真正無產階級的書齋里常常就是用偉大的佛羅倫薩人的話來鼓勵自己並從中吸取新的力量的！

他不許自己誤入迷途。他不象“一千零一夜”里的王子那樣由於周圍的叫嚷和恐怖情景便吓壞了，胆怯地回頭一看就失去了勝利和勝利的報償；馬克思却一直向前，目光總是盯着前而光輝燦爛的目標……

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他厭惡花言巧語，

誰在他面前說空話敷衍，誰就會倒霉。在這方面他是鐵面无私的。他嘴里的“空談家”是最严厉的譴責語，一旦他認為某人是一個空談家，他就再不會理他了。“應該邏輯地思維和明確地表達思想”，一有適當機會他就對我們“年輕小伙子”這樣說並強迫我們學習。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大英博物館宏偉的閱覽室建成了，裡面藏有无尽的寶貴書籍。馬克思每天到那裏去，同時也趕我們去。

學習！學習！這就是他經常向我們大聲疾呼的無上命令；他自己就是這方面的榜樣，你只要一見這位偉大的智者永不停息的頑強的學習精神，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當其他流亡者日日夜夜在計劃着怎樣推翻世界，而又以“明天就開始！”這種麻醉劑來使自己陶醉的時候，我們這些“暴徒”、“匪徒”、“人類的渣滓”卻坐在大英博物館裏，努力積累知識，為未來的戰鬥準備武器。

我們有時沒有吃的，但這並不能阻止我們到博物館去；那兒有舒適的椅子，冬天也溫暖宜人，不象家裡（如果有家或窩的話）那樣。

馬克思是一個严厉的教師；他不僅強迫我們學習，而且还檢查學習是否踏實。

我研究英國工聯史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了。他每天都要問我是否有很大的成績，而最後當我向很多聽眾作了一次相當長的演講之後，他就不來打擾我了。他去聽了這次演講。從他的口中是聽不到稱贊的話的，但是他也不严厉地批評我；因為他不慣於稱贊，而他的稱贊大都是出於憐憫，所以我很快也就自安自慰了。有一次為了我的一个論點他和我爭辯起來了，我把這個看作是間接的稱贊。

就一個教師而言，馬克思具有一種稀有的特質——他能夠既

严厉而又不使人沮丧。

就一个教师而言，馬克思还有另外一种良好的品德——他强迫我們进行自我批評，不允許我們滿足于已得的成就。他用嘲笑无情地鞭打那种无所事事的安逸生活。

四 馬克思的风格

如果毕丰的“风格即其人”这句话可以适用于某个人的話，这个人就是馬克思。馬克思的风格就是馬克思自己。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論，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論是錯誤的。他的这种特色应该在他的作品中如实地显示出来。馬克思不会虚伪，不会造作和装腔作势，他无论在著作中和生活中都始終是本来面目。不錯，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广博的、多才多艺的人，他的风格也不可能象那些简单狭窄的人那么单一、无变化甚至单調。創作“資本論”的馬克思、写作“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馬克思与写作“伏格特先生”的馬克思，是三个不同的馬克思。尽管有这些不同，但还是同一个馬克思；在三位一体中仍然有一种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这种人格在不同的領域里有不同的表现，然而又始終是同一的。

当然，“資本論”的风格是很难了解的，但这本书所闡明的論题难道是容易懂的么？风格不仅表现其人，而且也表现其物，它必須使它本身适应于探討的对象。There is no royal road to science——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即令有最好的向导，每个人仍必須自己艰苦奋斗，向上攀登。誰抱怨“資本論”的风格之难，难于了解甚至沉重，只不过表明他承认自己是个懶汉或沒有思惟能力而已。

能够說“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不能理解嗎？难道直飞目标而深深刺入肉体的箭不能理解嗎？难道妙手擲出的、正中敌人心窩的投枪不能理解嗎？“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語言就是箭和投枪，它的风格就是烙印与格杀。如果憎恨、輕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經在什么地方用燃燒、破坏和激昂的語句表达过，那就是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这本书里，这书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維納利斯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这儿的风格是一种 *stilus* 就是原来在羅馬人手里的那种东西，——一种用以书写和刺戳的銳利的鋼刀。这种风格是一把正正刺中心窩的匕首。

而在“伏格特先生”一书中，风格是愉快的，談諧的，使人不仅想起莎士比亚的欢乐，即由于发现了一个法尔斯达夫¹³⁴ 而在他身上找到了无穷的笑料的源泉所引起的欢乐！

馬克思的风格就是馬克思自己。有人責备他，說他力圖用最少的字句来包含尽量多的內容，然而这正是馬克思。

馬克思很重視用語的明朗与准确。他差不多每天都讀歌德、萊辛、莎士比亚、但丁与塞万提斯的作品，認為他們是他的語言教師。

他对于語言的簡洁和正确是一絲不苟的。我記得在我剛到倫敦的时候他有一次怎样責备我，原因是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了 *stattgehabte Versammlung* [“举行集会”] 一辞。我想說这种辞的用法很广泛，但是馬克思大发脾气說：“在可怜的德国中学里学不会德文，可怜的德国大学”等等。我尽量地辯护，举出典型作家的例子，但是以后我再也沒有說过 *stattgehabte Ereignisse* [“举行事变”] 或 *stattgefundene Ereignisse* [“实行事变”]，而別人也从这中間得到了教訓……

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辭家；他常常花很多時間力求找到需要

的字句。他憎恨濫用外国字。不过，如果說他自己也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外国字，那是由于他长期侨居国外（主要是在英国）的关系……尽管他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国外度过，但我們在馬克思的著作中却发现了多少独创的真正的德国文字的用辞造句呵！他对德文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是德国韵文的最卓越的大师与創造者之一。

五 作为政治家、学者和普通人的馬克思

馬克思对待政治象对待科学一样。他万分憎恨下流政客和他們的下流活动。

实际上还能設想出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嗎？历史是自然界与人类中一切活动力量的产物，是人类思想、人类热情和人类需要的产物。政治，作为一种理論，便是对千百万千万万在“時間的机床上奔忙的”这些因素的認識，而实践則是由这种認識所决定的行动。因此政治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应用科学……

馬克思提到說空話的人就生气，这些人用几句刻板的辞句去解释一切現象，把他們的或多或少空洞的欲望与想法当作事实，在飯館的桌旁，在報紙編輯部或公众集会和国会里决定世界的命运。幸而沒有人理睬他們。在这些說空話的家伙中，有时也出現一些大名鼎鼎的“偉人”呢。

在这方面，馬克思不仅批判別人，而且自己以身作則；他在关于法国最近的发展情形和論拿破侖政变的著作中，在給“紐約每日論壇报”写的那些通訊里，提供了政治史著作的典范。

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对比。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論述的拿破侖政变，也是法国一位最偉大的小說家和語言艺术家維克多·雨果的一本名著的題材。但是这两部著作和两位作家却

多么不同呵！一方面是夸张的詞句和文詞的华而不实，另一方面則是合乎情理的事实，是冷靜衡量事实的科学家和激情而不丧失理智的政治家。

一方面是轉瞬即逝、光怪陆离的泡沫，是迸发出的动人的美文辞，是离奇的諷刺画，而另一方面，每一个字都是一枝必中的箭，每一句話都是有事实做根据的沉重控訴，是真实不可駁的赤裸的真理，不是对实际所有的东西的憤懣，而只是确定和揭露它們。雨果的《Napoléon le petit》（“小拿破侖”）迅速地銷售了十版，但今天却被人忘記了。而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再过几千年也还要被人誦讀称贊的。

只有在英国，馬克思才得以成为他实际上已經成为的那样的 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經談到这点。本世紀中叶以前，德国是一个經濟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馬克思不可能对资产阶级政治經濟学进行批判，也不可能了解資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正象在經濟落后的德国不可能有經濟发达的英国的政治制度一样。馬克思依賴他所处的生活环境与条件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沒有这个环境和这些条件，他就不可能成为他这么一个人物。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好地証明了这点。

观察这样一个天才，观察他怎样承受了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日益深入社会的本质——这已經是一种最大的精神享受了。而使我这样一个毫无閱历、渴求知識的年輕人有緣認識馬克思并承受他的影响和教誨的好运，更是我万分庆幸的。

他的知識渊博，甚至可以說 是无所不及，也就是說，它包罗万象、深入一切細节；他从不輕視什么，从不認为什么是不重要的和无意义的。这样，他的教导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了。

馬克思是最先了解达尔文的研究的全部意义的人物之一。早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1859年——十分凑巧，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在这一年出版——以前，馬克思就已經估价到达尔文的巨大作用。达尔文远离大城市的煩囂，在他宁靜的庄园里准备着一个革命，馬克思自己在世界囂嚷的中心所准备的也正是这种革命；差別只在于杠杆是应用于另一点而已。

馬克思特別注意自然科学(包括物理与化学)和历史学領域內的每一个新現象和每一个新的成就。摩萊肖特、李比希、赫胥黎(我們很認真地听过他的通俗講演)这些名字常被我們这群人談論着，正象李嘉图、亚当·斯密、麦克-庫洛赫以及苏格兰和意大利的經濟学家的名字一样。当达尔文对自己的研究作出結論并把它們交給社会界評論的时候，有好几个月我們除了談論达尔文和他的发现的革命力量而外，便什么都不談了。

在估計別人的功績时馬克思是最有胸襟最正直公道的人。他十分偉大，决不会有妒嫉，正好象不会有虛荣心一样。而假裝的偉大和低能卑鄙的人借以自炫的虛飾的榮譽，馬克思最为痛恨，正象他痛恨一切虛假与偽造一样。

在我所認識的人物(偉大的、中等的和渺小的)中，完全沒有虛荣心的不多，馬克思便是其中一个。他十分偉大、十分剛強，而且也十分高傲，不屑于流于虛榮。他从不裝模作樣，始終保持本色。他象小孩子一样不善于作假和偽裝。除了社会或政治的理由必須这样做而外，在其他任何場合他总是毫无顧忌地充分表露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时客观情况要求掩飾情感，这时他常常显得象小孩子一样的手足无措，因而使他的朋友們發笑。

馬克思是个极其忠实的人，他簡直是真实的化身。一看到他，立刻就能知道我們所接触的是怎样的人了。在經常处于敌对状态的“文明”社会里，当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說真話的，否則就等于

把自己交到敌人手里或把自己驅逐于社会生活之外。然而，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說真話，絕不是說應該說假話。我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說出我所感到和想到的，但这并不是說我應該或必須說我沒有感到或想到的。前者是智慧，后者是虛伪。馬克思是从不虛伪的。他就是不会这样做，正象一个天真的孩子不会这样做一样。他的夫人常常叫他“我的大孩子”，沒有人比她更了解他、懂得他了，連恩格斯也不如她。实际上真是这样，当我們的摩尔处在注重外表禮貌并須克制自己的“上流社会”中时，他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孩子”，而且会不知所措，面紅耳赤。

矯揉造作的人他是深惡痛絕的。我現在还記得他如何笑着向我們讲述他与路易·勃朗的第一次会見。这还是他住在倫敦第恩街时期的事。他所住的那所小屋子实际上只有两个房間，一間是會客室兼做工作間，另一間則供一切其他的用途。路易·勃朗向帶他到第一間房子里的琳衛做了自我介紹，馬克思在另一間房子里急忙換衣服；两个屋子中間的那扇門是半开着的，馬克思可以从門縫里看到这个逗人发笑的場面。这位“偉大的”历史家和政治家的个子很矮小，还没有一个八岁的孩子高；滿身的打扮却十分讲究。他把那无产階級式的客厅巡視了一番，在一个牆角里发现了一面非常粗糙的鏡子，便立即站住了。他摆好一个架子，把他那侏儒的身材向上伸长到最大的限度（他的鞋后跟之高是我从来没有見过的），很滿意地看着自己，象三月里叫春的牡猫一样忸怩作态，尽量摆出一个最动人的姿势。馬克思夫人当时也看到这个可笑的場面，她好容易才忍住不笑出声来。馬克思換好衣服以后，使劲咳了一声，表明他要进去，这才使那位花花公子式的护民官从鏡前离开，并以时髦的鞠躬礼来迎接进来的馬克思。当然，对馬克思装模作样是得不到什么的，于是那位“小路易”——巴黎工人这样称呼

他，以別于路易·拿破侖——很快就尽可能地舉止泰然了……

六 工作中的馬克思

“天才就是勤奮”，曾經有人這麼說過。如果這話不完全正確，那至少在很大限度上是正確的。

沒有非常的精力和非常的工作能力便不可能成為天才。既沒有精力也沒有工作能力的所謂天才，不過是一個漂亮的肥皂泡或者是一張只能到月球上去兌現的支票而已。但是，哪里有超乎常人的精力與工作能力，那里就有天才。我曾遇見過許多人，他們自以為是天才，他們在周圍的人們中間也被當作天才，可是他們沒有工作能力，實際上他們只是一些善于自吹自擂的游手好閑的人而已。我所認識的所有的真正的偉人，都是極其勤勉而且工作極其努力的。這種說法完全適用於馬克思。他工作的時間很長，而且，因為他在白天常被攪擾（尤其是在流亡生活的初期），他便在夜間工作。當我們開完什麼會晚間很晚回家後，他通常還要坐下工作幾個鐘頭。而這幾個鐘頭又一點點延長下去，幾乎通夜地工作，到早晨才去睡覺。他的夫人不是一次地嚴厲責備他，但他笑着說，他的脾氣就是這樣……

雖然馬克思的體質異常強健，但在 50 年代末他就開始抱怨各種身體機能不好了。於是不得不找醫生。結果是絕對禁止夜間工作；並囑咐 much exercise[多運動]，就是說儘可能多活動，散步和騎馬。那時我常與馬克思在倫敦近郊蹣跚，尤其是在城北山嶺地區。他很快地又恢復了健康；他的體質真的象是為緊張勞動而準備的。

可是，他剛一覺得自己好了，就又漸漸恢復了夜間工作的習慣，直到危機發生，迫使他採取合理的生活方式為止；然而他又是

那样工作，直到他的身体状况迫使他休息为止。危机日益严重，肝病发展了，恶性的肿胀出现了。他那铁一样的身体渐渐垮了下去。

我相信（而且在他临终的时候为他医病的医生们也是这样认为），如果马克思能够下决心过一种正常生活，就是说过一种适应他身体需要的生活，或者说更适于卫生要求的生活，那他今天会仍然活着。只有到最后几年（这时已经太迟了），他才戒绝夜间工作。但他白天工作更加紧了。

只要有一点可能，他任何时候总要工作的。就是去散步，他也要带一本笔记簿，并且时时在上面写点什么。他的工作从来不是皮毛的。工作有各种作法。他永远是紧张而踏实地工作。他的女儿爱琳娜送给我一张记事表，他用它记某种次要的东西。当然，对于马克思来说，次要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填写这种他自己为自己设计的表格时十分细心，就象要把它拿去出版一样。

马克思工作之持久，常使我惊诧。他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即使在他的身体显然要垮下来的时候，他也不甘示弱。

如果一个人的价值是按照他所做过的工作来计算（好象物品的价值是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算一样），那么，即令从这个观点上说，马克思的价值也是如此之高，只有很少几个思想巨人能与他并驾齐驱。

但是资产阶级社会对于这个庞大的劳动量给了什么报酬呢？

他为“资本论”工作了四十年，而且那又是怎样的工作呵！能这样工作的只有马克思。但是，德国一个工资最低的零工，在四十年中所得的工资也比马克思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创造所得的“稿酬”要多，我这样说并非夸大。

科学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而我们又怎能希望资产阶级社会给那宣告它死刑的判决书支付一笔很大的价钱呢？……

十 馬克思与孩子

馬克思象一切具有健强天性的人一样,非常喜爱孩子。他不仅是个最温和的父亲,能够象小孩子一样和他的孩子們一起玩上几个钟头,而且就是平日遇见的陌生孩子,尤其是那些穷苦无靠的孩子們,对他也象有吸引力似的。我們去訪問貧民住宅的时候,他有很多次忽然离开我們去撫摩那衣衫襤褸坐在門口的孩子的头,并把一辨士或半辨士錢塞在他小手里。

他对行乞的人是不完全相信的,因为在倫敦,行乞已經变成一种正規的行业,而且是一种賺大錢的生意,虽然它收到的只是銅板。因此他沒有让那些男男女女行乞的人长期欺騙自己,虽然最初只要他身边有什么东西可給,他从不拒絕他們。他一談起那些故意装病哭穷的人就很气憤,他认为利用人类的同情心是一种非常下流的行徑,是对穷人的劫掠。但不管行乞的人臉上多么明显地暴露出他在进行欺詐,只要他手里抱着一个哭泣的孩子,馬克思就一定上当。

打老婆的人(wifebeating〔打老婆〕)当时在倫敦非常流行)馬克思要把他打个半死才痛快。由于他易于冲动,在这类事情中他常常使我們发窘。

有一天晚上,我和他坐在一輛公共馬車頂上馳过汉普斯泰特路。在一家啤酒店附近的車站,我們看見一群人,从人群里发出一个女人絕望的嚎叫:«murder! murder!»(“杀人了!杀人了!”)馬克思象閃电一样快地跳下車去,我跟在后面。我想拉住他——但就象想赤手去抓一顆脱膛的飞彈一般。我們立刻就挤进了密密层层的人群中心,拥挤的人們又在我們身后合攏起来。“怎么回

事？”我們很快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同她丈夫吵了一架，丈夫想把她弄回家，她抗拒并且象个疯子一样大喊大叫。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对这种事我们丝毫没有干涉的理由——这层我们看到了。但那吵架的一对儿也看到了这点，他们立刻和解而转向我们，四周的人群也把我們圍得越来越紧，而且以一种威吓的态度对付我们这两个 «damned foreigners» (“可恶的外国人”)。那女人更是凶猛地奔向马克思，以他那浓密的黑胡须为攻击目标。我努力想使这一場风波平息，可是无效。如果不是两个强壮的警察灵巧赶到战场，我们定会为我们善意的干涉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欣喜能完整无损地走出重围，又搭上一辆公共马车回到家里。后来马克思对于这类事情就比较小心了些了……

要想充分地体会马克思这位科学英雄的真挚，就要看看他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情形。在他闲暇或散步的时候，他同他们一块跑跳，和他们玩各种最热闹最好玩的游戏，总之，他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孩子。我们有时在汉普斯泰特荒阜上作“骑兵游戏”。马克思背一个女儿，我背另一个，于是我们就赛跑。有时我们举行骑兵战斗，女孩子也象男孩子一样贪玩，摔倒了也不哭。

……

马克思是离不开孩子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休息，就能恢复精力。当他自己的孩子们成人后，外孙又代替了她们。小燕妮¹⁸⁵在70年代初嫁给了巴黎公社流亡者龙格，她的几个十分顽皮的孩子，活跃了马克思的家庭。尤其是最大的那个叫作社或琼尼的孩子，最受外祖父宠爱。他对马克思能够为所欲为，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有一天，当时我正在伦敦，琼尼的父母把他从巴黎送来了（他每年总要有几次被送到伦敦来）；他异想天开地要把摩尔变作一辆公共马车，他自己坐在驭手座上——即马克思的两肩上，而恩格斯

和我則被指派為拉車的馬。當我們車馬都照樣裝配好了以後，就撒野地奔馳起來，我想這是在梅特蘭公園路馬克思的小屋後面那小小的後園里。也許在瑞琴特公園附近恩格斯的家里也這樣做過。倫敦的住屋十分相似，所以很容易弄混了，尤其是屋子的後園，几平方公尺的石子和草地，厚厚地蓋着一層倫敦的“黑雪”——煤烟屑，使你無法分辨哪里是石子哪里是草地，這就是倫敦的“花園”。

琼尼驅趕着我們，用德文、英文和法文這些國際語言吆喝着：«Go on! Plus vite! Hurrah!»〔“往前跑！快跑！好呵！”〕摩爾跑得滿臉流汗，如果恩格斯或我想把脚步稍微放慢一點，那无情的御者嗖嗖發響的鞭子立刻落在我們脊背上：«You naughty horse! En avant!»〔“你这匹懶馬！前進！”〕象這麼下去，直到馬克思再也跑不動了。於是我們就和琼尼談判，結果算是講和了……

威廉·李卜克內西

忆恩格斯

“回忆馬克思恩格斯”，国家政治书局出版
局 1956 年俄文版，第 135—137 頁。

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明哲智慧，絲毫沒有浪漫和溫情的色彩。他在觀察人們和事物的時候不是用玫瑰色眼鏡或黑色眼鏡，而是用明察秋毫的目力；他的目光從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面總是要洞悉底蘊。這種明察秋毫的目力，這種“慧眼”，這種自然之母只賦予少數人的洞察力，都是恩格斯所有的。這一點我在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就覺察到了。

這次會見是在 1849 年深夏，在蔚藍色的日內瓦湖畔；爭取帝國憲法的運動失敗以後，我們在那裡建立了幾個僑居區……

在這以前，我也見過許多各種類型的“大人物”，如盧格，海因岑，尤利烏斯·弗呂貝爾，司徒盧威，及巴登和薩克森“革命”的各種“領袖”。但是我愈熟悉他們，他們在我眼前就愈顯得暗淡無光，愈顯得渺小。

每當濃霧瀰漫的時候，人和物看來就會覺得大些。但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個特點，他能用他的目力驅散雲霧，使人和物都顯出本來面目。這種銳利的眼力以及同樣銳利的、根據這種觀察而作出的斬釘截鐵的判斷，起初不大合我的口味，甚至使我覺得

有些别扭。当然，我对争取帝国宪法运动的“英雄们”的印象并不比恩格斯对他们的印象好一些，但是起初我总觉得恩格斯未免太轻视这个运动了，因为毕竟还有许多人为了它献出过宝贵的精力和拿出了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不是德国南部的人，但是，当时“德国南部人的慈善心肠”在我身上还残留着，并且直到后来在英国才克服，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对人和物有一致的看法，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立刻能取得一致。不久以后我就深信，恩格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我早已读过，而在私人的交往中，他渊博的学识又使我惊奇不已）的判断无论何时都是有根有据的。

我把他这个人仔细地想了一下：他已经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但年纪只比我大五岁，这五年简直就等于整整一个世纪。

当我和恩格斯会见时，立刻感到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象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象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¹³⁶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睬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象爱克司光一样，大家知道爱克司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耻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吹牛家吹得多响，但仍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

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而我们的恩格斯，就象居维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利用这幅精密的战场地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一切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奥军书面宣布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并歼灭了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

恩格斯似乎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人，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沉着冷静。稍后，他写了許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自然是匿名的）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根本料想不到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叛乱者……

在倫敦我們开玩笑地称他为“將軍”。如果当他在世时再一次爆发革命，那恩格斯一定就是我们的卡諾，是我們军队和胜利的組織者，军事思想家。

同前书，第144—146頁。

四

我和恩格斯一起在瑞士作短期逗留以后，第二年又在倫敦相遇了，他是在我之前到倫敦的，以后我和他保持了經常的联系。

虽然在1850年我留居倫敦时他离开我到曼彻斯特他父亲（象其他萊茵厂主一样，在英国設有分厂）的事务所去，但是恩格斯經常到倫敦来看望我們，常常在那里住些日子；并且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給馬克思，如果这些不是純粹的私信，馬克思总是把內容告訴我們这些“馬克思小組”的最受信賴的（因为这小組的成員是經常变

換的)參加者。

當然，我同恩格斯不象同馬克思那樣接近。在十二年中我幾乎每天都到馬克思家里去，因而被當做他家庭的一員。馬克思去世後我才和恩格斯更接近。

那時恩格斯面臨着雙重任務——代替馬克思並完成他的遺囑。

現在證明，恩格斯在此以前雖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一直充當配角，但是要擔任主角也完全可以勝任。

在二十年中，恩格斯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費在事務所中，現在他又把全部精力用來完成他的雙重任務。恩格斯盡一切可能完成了出版“資本論”的工作，在科學界中展開了驚人的創造性的活動，並且，由於他非凡的工作能力，竟還能擠出時間進行廣泛的國際通信，而恩格斯的信往往是科學論文，政治經濟的指南。

恩格斯對所有需要他的人都給予幫助，經常喚醒群眾起來行動。他參加了偉大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戰鬥，不斷提出忠告、要求、敲起警鐘，並且始終是個積極的戰士。這一戰鬥實現了他和他的朋友馬克思早在1848年初覺察到二月革命的新鮮空氣時就向工人階級提出的口號：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無產者真正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力量能阻礙聯合起來的全世界無產階級向前邁進。

五

1890年11月28日我們在倫敦慶祝了恩格斯的70壽辰。他精神健旺，又幽默、又威武，就象還在活潑愉快熱情奔放的青年時

代一样。大約三年以后，他在“協和”大厅里向柏林工人¹³⁷說：

“同志們，我确信今后你們將完成自己的义务！”这时，在几千个激动地听他演講、怀着感謝和愛戴的心情注視着他的工人中，沒有一个不惊奇地自問：

“难道这个青年人已經七十三岁了？”

过了不到两年，即1895年8月6日，我参加不来梅工会盛大节日回来时，在“前进报”編輯部我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噩电：

“將軍已于昨晚10时30分寂然逝去。当日午后已失去知覺。請通知士兵及辛格尔。”

“士兵”就是指我。

我們在德国的三个人¹³⁸，春天就已經知道“將軍”患了不治之症——喉头癌。虽然这打击并不出乎意外，但終究还是可怕而无情的。

我們失去了一位思想界的偉人，失去了和馬克思一起奠定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并以社会主义策略教导无产阶级的人，失去了在二十四岁时就為我們写出“英国工人階級状况”这一經典著作的人，失去了“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帮助馬克思組織国际工人协会的馬克思的第二个“我”，失去了“反杜林論”这部深刻透徹的每个有思想的人都能理解的科学百科全书的作者，失去了“家庭的起源”及許多其他著作、文集、論文的作者，我們永远失去了我們的朋友、忠告者、領袖和战士。

但是在覺悟的工人階級生活着和斗争着的地方，他的精神就永垂不朽。

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給
弗·恩格斯的信

“馬克思恩格斯同俄國政治活動家的通信集”，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 1951 年俄文版，第 235—237 頁。

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給恩格斯的信

(倫敦)

1880 年 7 月于比阿里茨

尊敬的先生：

首先我应当向您說明，我为什么决定写信給您并要向您提出請求。我是一个俄罗斯妇女，在我們这里說起来，我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就是說，我能說許多种語言，我的生活开始时过得也跟一般的中等階級的妇女一样，那就是，我出嫁了，給自己找到了如意的对象，等等。我不想說許多家庭瑣事来打扰您，只是想簡短地說一說現在我已經过了七年大不相同的生活。我住在莫斯科，在做教学工作；我拒絕了在貴族女子专科学校里的好位置，而在最普通的女子工艺学校教书；可是，在我們这里，这样的学校跟国外同名称的教育机关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一整个时期里，我研究了关于工艺学校的問題，这个問題越来越深入地引导我进入政治經濟学的領域。我曾有三次机会到国外去旅行；每一次旅行的時間我都用来进汉堡、柏林、德列茲金、慕尼黑、巴黎等地的女子工艺学校学习；在有些学校里我待了 4 个月，在另一些学校里我只是去訪問

过一次。到处都不能使我感到十分满意。但是这跟所谈的事情无关。我对工人阶级教育问题的理解越来越深入了，还准备利用即将到来的假期去英国旅行，为的是想在伦敦图书馆^①读一些书，并想去访问曼彻斯特、利物浦等地的工艺学院¹³⁹。我已经为此筹集了必需的旅费，可是我病倒了，我不应当再去英国，而是到了比阿里茨，即现在我写信给您的这个地方。现在我的行期耽误下来了，至少要延迟一年，如果我的健康情况一般地仍象以前那样可以允许我做许多工作的话。不过，我十分迫切地想弄明白现在英国工人阶级子女的教育状况，以及英国在成年工人补习教育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在英国我没有一个熟人，您呢，尊敬的先生，我是从我所得到的您的著作里认识的，这些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女工问题”，“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就决定试一试给您写一封信，——我可能会遇到最坏的情况，即您不给我写回信。请原谅我这样直率地说，不过，这会有可能遇到的。请您帮助我，给我指出我可以找到的书的名字。至于过去的儿童教育状况，我从已经提到的您的那些著作中，以后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1861年的蓝皮书^②“英国国民教育状况调查代表团报告”中知道了一些。我还得到了最近的“工艺感化机关报告”和论工艺学院的小册子。您能不能再给我指出一些资料呢？在莫斯科，我们并没有可以找到这类书籍的图书馆，因此我不得不由自己来订购这类书籍。我很想花一些钱买这些书籍，可是一来我甚至还没有据以选购这些书籍的图书目录，此外，我的有限的资金也不容许买一些不中用的东西，象我在订购有关这个问题的德文和法文著作时所常遇到过的情形那样。我已经在实际生活里得到

① 即不列颠图书馆。——编者

② 指英国政府在国会上提出的报告书。——译者

了一些成果(虽然是十分小的成果),可是我怕打扰您。有时我十分想听听一个人的意见,象您那样看问题的人的意见,可是我谁也不认识,而用自己所有的知识来确立明确的见解我还没有充分的信心。我不只一次地遇到过持有相反见解的人,可是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因此我强烈地感到自己缺少知识和别人的指点。我很熟悉自己的人民,在16岁以前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到现在跟人民的子女打交道我是最愉快的。

我当然很了解,尊敬的先生,我这样写信给您是多么冒失的事,可是请求您别生我的气。我只是想到自己并没有别的办法,又热切地希望继续学习并使自己具有对事物的明确的观点(只是在这种场合所期望得到的某种东西不是为了自己,因为我已经不是年轻人),这才推动我走了这一步。请原谅我,您如果不太困难的话,请给我回信,哪怕是十分简短的也好。

请深信我最真诚的敬意,并请接受我的最大的谢意,因为我从您的著作里得到了知识和慰藉。致

最深的敬意

敏·哥尔布诺娃

我的地址:法国,比阿里茨,

留局待领信件,敏·哥尔布诺娃女士。

同前书,第239—246页。

敏·卡·哥尔布诺娃-卡勃鲁科娃给恩格斯的信

(伦敦)

1880年7月25日于比阿里茨

尊敬的先生:

您的回信收到了,谨向您致以最真诚的、深深的谢意。我找不到字句来表达我所受到的感动,因为您不仅一般地回答了我的问

題，准备帮助我，而且您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认为还需要跟馬克思先生商談一下，而馬克思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在这七年当中我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一个沒有資金的、对社会事务沒有任何影响的、而且还没有基本知識的人能做出什么事情呢，他要在現在的环境里激励人民的意識，对社会福利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又該做什么事情呢？我經常十分发愁，因为我的力量是这样有限，比起要做的事情来，我能够贡献的力量是这么小。我常常感到悲观失望，因为意識到自己做的事情的无足輕重，可是我坚持了这种想法，做得少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一些，而我是在尽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一切事情。請想一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象您給予的而且也正是从您这方面給予的关切会对我产生怎样的作用。我再一次从內心深处感謝您并愉快地接受您的意見，我还請求您轉告馬克思先生，他的著作“資本論”已在俄国广泛流行，不仅在学者当中，而且主要在那些对社会科学和人民現况有某种兴趣的人們中間广泛流行着；那些能严肃地对待自己职业的男女教師們把“資本論”讀了很多。不过，讀“資本論”的人越多，讀者和青年越能掌握它的基本論点，我国檢察長和檢察員就越加來誹謗这部书；近来在开审判会談的时候就会发生过几起十分滑稽的事件。对我们說来，这部书是教師的珍貴而又可尊敬的东西。

尊敬的先生，上一次我忘了通知您，我还有一些有关1870、1873、1876年初等教育的国会文件，以及以后的“1878—1879年教育問題委员会的报告”，沃达学院和实用美术学校日課表和教学大綱。这一切东西都是在我启程前不久收到的，因此还没有来得及讀它們。

我在比阿里茨將住到8月6日，从这里將去巴黎一星期，以后就返莫斯科。我在莫斯科的地址是：莫斯科，大莫耳查諾夫卡街，

托波罗夫宅。我将十分感谢您给我的每个报道和指点。关于美国学校问题的书我读得很少，——我只知道吉波的著作，以后又知道什士德尼茨关于北美工人生活条件的书，——因此我很感谢您，因为您告诉了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尊敬的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的较为详细的研究目的。由于这些目的可能会得出实际的成果，由于它们不仅是我个人所感到兴趣的缘故，我十分希望您能就我的一些观点提出您的批评，并愿听取您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如果这是一件不相关的事，我当然不敢让您浪费时间。我不想告诉您有关我在过去遭到失败的一些尝试，而只想提一提，在今年春天以前我的工作只限于教书。我的一切努力都为的是很好地教自己的学生，不是对她们进行机械式的训练，而是发展她们的智力，给她们一些切实的知识，使她们成为在广泛的字义上来理解的优秀女工。我能够举出不只一个例子来证明，我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效果的。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有关职业教育的问题。去年春天这里来了普及技术知识协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他当众提出了一篇关于女子工艺学校的报告。我去听过报告，我对报告所堆砌的许多美丽的词句，对演讲者的肤浅的知识和报告的缺乏内容不能不感到惊奇。关于报告的讨论更加有趣。最后我忍不住了，尽管自己对公开发言是胆怯而憎厌的，我仍在休息时间跑到主席那里去，请求他允许我在讨论会上发言；他们耻我发言了，因为有几个委员知道我在许多工艺学校教书。我发言以后，接下去的讨论延期在秋天举行，因为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看来还完全没有了解所讨论的问题。在秋天到来前，我准备了两个报告：第一个是关于一般的职业教育的，第二个是关于女子工艺学校的，我在去年十月和十一月宣读了这两个报告。当时，委员会的委员、主席和有些成员十分混乱地纠缠在一些个人的

糾紛里，这两个报告完全没有經過討論，委员会也推卸了它自己的职责。我不知道以后在协会里是怎样处理的。这些报告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激发了一些地方首脑人物的兴趣。他們向协会申請成立委员会，并給那些把手工业当作副业的我国的农民拟訂了成人美术学校和农村美术学校的教学大綱。但是，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那样，到现在为止問題还没有解决，因为协会正忙着自己的争执。有一个地方首脑人物从地方自治局那里为女子师范学堂弄到了每年1千卢布的撥款，在这个师范学堂里，学生要学习美术和手工。不过，尊敬的先生，不要認为我特別重視这方面的意义，按照我自己的經驗来說，我非常了解您的話是对的，那就是，事业的成功多半要依靠执行者本身。我只是想告訴您，这里至少已提供了第一个推动力。这以后不久，我被邀請参加一个會議，会上要討論一个新組成的协会的章程。在邀請书里說，这个协会的目的是要为无人监护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們建立各种作坊。这个协会是由某某大公希耳科夫組織的。因为我自己是在属于大貴族的家庭里教养出来的，以后也十分熟悉这种环境，所以我已体验到对这个阶级、对它的一切慈善活动以及一般的諸如此类的协会的一种真正的憎恶；可是我想到，拒絕到那里去可能是不正确的，也許会从一些个人的見解里放过可以做些什么的机会。我就去了。我很不容易地拿到了一份章程草案；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好象已經完全組成了那个协会，所以还要召开这个与世隔絕的會議只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批准以前已經通过了的决定。在这个草案的第一节里就說，协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作坊，无家可归的孩子一开始就可以在这里学习用机器編織袜子。这样孩子們就將自己賺錢来支付各种費用；工資的一部分將用来支付他們的生活費用，另一部分用来偿还购买机器等等的支出，而第三部分將用作建立新作坊的基金。稍后，等

到基金充实以后，孩子們也可以开始学习讀、写和神学（沒有規定学算术）。作坊里招收6—14岁的孩子。其他部分我就不說了，草案的整个精神都是一样的。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立即离开会场。我很恼怒这些人的行为，他們恬不知耻地組織协会，是为了在基督的爱的外衣下組織小型的类似工厂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宣布开会了，会场一致贊成把大公选为主席，宣讀了章程，还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我不能忍受了，請求提出一些問題，这就遇到了很多人的惊异的眼光。以下就是对我提出的問題的回答：大公已經用試驗形式建成了上述那样的小型工厂，那里招收了11个6—10岁的孩子。在不到两个星期当中他們学会了工作；他們每天工作6、8、10小时，可是他們說一点也不累；目前他們还没有进行学习。他們挣钱很多，效果很好；他們吃得很飽，住在房間里而不是大街上，他們的道德状况有所改善，他們还逐渐习惯于做工作了。——听了这些話我不能够默默不語。尊敬的先生，我不想把当时說的一切話都重复告訴您，可是您自己能够想象得出我說的那些話，如果您考慮到我不仅讀过您的著作和馬克思先生的“資本論”，而且也按照自己的理解程度掌握了它們的基本原則；此外，我的确由衷地热爱人民和尊重人民的权利。我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可是我讀过那么多书和考慮过那么多問題并不是徒然的：我能够运用权威的意見来对付那些反对我的观点的意見。最后我做到让大家要我另行校訂規定协会目的的那一节。以后应当收集签名人数，也就是进行投票，以便决定采納哪一种。就这样做了。大公坚持在投票时會議參加者应一个接着一个地签署自己的名字，您可以設想一下，票数正好各占一半，只有他这个主席可以根据他那草案的利益来决定投票的多数。但是其余的人已經不計步了，他們脱离了协会。从那个时候起，工厂虽然繼續存在，可是关于协会的事

什么也沒有听到过。

如果事情只限于这些，我就不会再对您談这方面的事了。我还想提一提最近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事。在这个协会里有一个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主席，这位先生对我提出了如下的建議：60年代莫斯科曾成立了一个协会，它的目的是促进国民教育；这个协会六年来沒有召开过會議：一来由于这个时期不适合于它順利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二来还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可是这个协会有10,000个卢布的資金沒有利用。这位主席建議我彻底地研究职业教育上的几个問題，同时由他召开委员会来选举我当委員。此后我应当就以上的問題作一个或几个报告，而后召开委员会，討論在莫斯科省(这个省份土地不肥沃，可是手工业非常发达)开办哪类学校最好。开办学校用的錢，沒有疑問，还可以筹措。在莫斯科，地方統計局已成立了好几年，这个局对于地产的情况、对于农民的状况以及一般的关于农村居民的各种生活条件都有很詳細的研究；它現在还在繼續工作着。这个局整理的大部分材料已經出版¹⁴⁰。由于这位先生知道我正在按照自己的力量来了解本地区的各种情况，他就断定我参加工作可能会对人民作出某些有益的事来。

这个人在地方自治局里是属于反对党的，我曾經多次听說，他在开办本区学校方面做过許多工作。我个人对他了解得很少。这些先生最初坚持要我尽快地同意他們的建議，可是我对自己这样做沒有足够的信心，因此我就告訴他們，今年秋季以前我对什么都不能进行研究。这个工作——观察別的国家在这方面作出的东西，它們得到了哪些成果，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在理論方面的所有各种問題，如果要我在必要的范圍里加以回答，我已經不怎么感到困难。比較困难的是另一个沒有向我提出过的、可是我希望一般地在着手进行工作之前首先能对它作出解答的問題。这个問題

是：怎样使新时代的要求，即大工业的要求跟我国的乡村条件和手工业生产的要求协调起来。农民在他们的农舍里操作，他们用的是极简单的工具，他们所以能维持生活只是因为除了进行这种操作以外他们还有土地。可是土地并不能养活他们，他们从公社那里得来的份地太小了，在多数场合是一种需要上肥料的土地，加之家畜不足，捐税十分繁重；简单地說，他们必须有一些补助的收入，这样就操起手艺来。在莫斯科省有制刷匠、制帽匠（用絨毡制帽）、制玩具的匠人、細木匠、陶工以及其他比上述各业人数較少的手工业者。我手头沒有这方面的統計表，可是我可以約略地說明独立操作的人的百分比是多少，在其他的农民企业主那里工作的有多少，作为农民的佣工的百分比有多少。然則怎样解答这一問題呢？应当促进对大生产最适合的那些工业部門的工艺教育，同时又不致促使带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工人的工厂生产急遽发展，应当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一切被称頌过的手段，如成人学校，美术教学，巡回展覽，信貸机关，各种收购原料的联合公司，成品仓库等等，据我在德国所观察到的，都很少有益处。更正确地說，人們所从事的手工业到处都处在悲惨的状况下。怎么办呢？循着已經踏平的道路前进，把一切已經試驗过的东西拿来再試驗一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展上面、放在教育人民上面，目的在于使人民在未来能够为自己探索和找寻到出路，是采取这种办法呢？还是采取我还没有看到、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向我指出的另外一些办法呢？現在有人告訴我說，这就是金錢；可是我怕这些来自穷人劳动的金錢会用得不正当，会用在我自己都沒信心的那些实验上。您看，这个思想折磨着我，我想要弄清楚这个問題。

尊敬的先生，我甚至連重讀一遍自己的信的勇气也沒有。我覺得在信里写了太多不必要的話，它們只会浪費您的時間。可是

我請您为了事业的利益寬恕我。

致最深的敬意。

敏·哥尔布諾娃

附笔。請費神把达可斯塔先生的地址通知我。我急于想听听有关某些学校，特别是有关土尔涅福尔街学校的正确的意見，在这个学校里进行了把初等教育跟仿手工艺教育結合起来的实验。1887年在我訪問巴黎的时候，虽然有一些推荐的信，我仍有很多事情沒来得及做。我遇到了特殊困难，我在当时想多了解一下成衣部門的大生产。我想充当女工以求得对劳动的大分工和大規模地利用机器等等的切身的体会，可是我虽然作了許多努力，还是沒有做到这一点。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工艺学校进行的教学，我只好参加了学生的劳动。

請允許我再叙述一个情况。我們这里有一个政党，它支持那种认为使我国手工业过渡到大工业軌道上去是并不困难的观点；只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认为按照我国气候条件，农民根据农村座落的不同只可以在农业工作的余暇（即一年当中的5—8个月）在工厂工作，同时工厂的领导者不是企业主而是农民自己的协会。要实行这种人为的办法是多么困难这一点，就不用再說了。我认为，从我国的条件看，就是从另一方面来进行这种試驗也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参加生产的工人只会变成一种雇主。从工人出身的企业主在我們这里是一种最坏的人。他們不仅压迫和剝削工人，而且乐意使自己的工厂成为最坏的、在各方面都比別人差的工厂。大家都知道这一事实：以前的互助会（一种工人的組合，工人們共同寻找工作和訂契約做粗木匠、磚瓦匠等等）現在只在城市里有，而在农村已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在多数場合，互助会現在只是由所謂的包工头組織的，他独自訂了包工合同，而后召集工人們，讓他們去做工，付給他們工資；他根本沒想到要把全部得来的

錢都分給他們。許多人說到我国現存的公社；这里并不适于分析这个问题，但是可以指出一种情况：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近几年来，如果有某个公社买了土地，那么这块土地不是看作公社的田产，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它是按照出錢多少在公社的个别成員当中进行分配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指望在获得信貸的場合，从事手工业（它会不可避免地轉入大生产）的农民会建立平权的协会，而不建立合作社；正象多数事例所說明的那样，这种合作社或是轉为由几个而不是一个主人来领导的工厂，或是逐渐分裂，只有它的一些成員发了財，并轉为另外的一个占有者的形式。我怀疑在这个方面現在我們的情形能否成为另一种样子。

如果我要把着手实际采取某种措施时产生的一切疑問都向您提出来，那么我就会永远也写不完了，可是我担心，就是写这些，已經使您感到够厌烦的了。尊敬的先生，要是您允許我为解决一些最困难的問題而跟您通訊，我是万分感謝您的。因为我正在努力了解其他国家安排这一工作的情况来寻找我自己的出发点。

致真誠的敬意

敏·哥尔布諾娃

同前书，第250頁。

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給恩格斯的信

（倫敦）

1880年8月—9月于莫斯科

尊敬的先生：

我想你在倫敦沒有收到我的信，因为你曾告訴我想要作短期旅行，这就使我有一个时候抑制了等候您的回信的心情。請接受我的深深的謝意，因为您給了我关于达可斯塔先生的建議，也因为您对我提出的問題作了詳細的分析。我恳切請求您也为馬克思先

生所起的媒介作用轉致我的深深的謝意。

現在，當我听到了您的意見以後，我對事業的信心開始增強了；我也得到了一個結論：學校和工藝學校在目前幾乎是唯一能在那裏好好地獻出我們的微薄力量的地方。如果您對這一點感到興趣，我便樂意進一步告訴您地方自治局採取過的那些措施以及所得到的結果。昨天我接受建議受地方自治局的委託去實地調查莫斯科省的幾個婦女手工業部門，並就在國外發展這類工業所採取的措施提出報告。我擔憂自己在這方面的知識還很少，因此，想到了您已經答應過的，我懇求您指點我一些資料來源。例如在我國一些地方發展了花邊工業。我手頭有按照維也納展覽會寫成的關於花邊工業的報告，後來我親自訪問了花邊學校（這是跟維也納手工藝學校合在一起的一個學校），做了几點有關這個學校的記載；我也曾到過奧地利商業部學校，等等。不過，您也許還能告訴我關於這個問題的一些書籍吧。尊敬的先生，請原諒我用這類的要求來麻煩您。我只抱着儘可能做些有益的事的願望，可是同時也冒着給您帶來麻煩的危險。

請接受我的最深的敬意

敏·哥尔布諾娃

同前书，第 252—253 頁。

敏·卡·哥尔布諾娃-卡勃魯科娃給恩格斯的信

（倫敦）

1880 年 1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先生：

茲托我的一个朋友卡勃魯科夫先生交給您一篇論文的單行本，這篇論文已刊載在剛出版的“莫斯科省各種統計資料集”第二版第 6 卷里。從 10 月起我在統計局工作，最近受委託研究几种婦

女手工业。这篇論文是我的第一次嘗試¹⁴¹。他們不仅委托我研究問題，并期待我就怎样提高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提出建議。正因为如此，接受您对我的工作的意見，对我工作中的缺陷和錯誤的意見，使我避免在最近工作里产生錯誤，这对我来说已到了更重要的阶段。我不是为了自己才胆敢向您和馬克思先生提出这种要求的（卡勃魯科夫先生也給馬克思先生帶去一本书），我是代表我国的妇女居民（为了这些居民的利益应当做一点事）向您提这方面的要求的。因此，尊敬的先生，誠懇地請您不要因为我总是提出这类要求打扰您而認為我是可厌的人。您說过，您最感兴趣的是普及国民教育和开展国民运动，这就給我勇气来向您和馬克思先生提出这种要求，因为您和他的意見，对我来说比其他任何人的意見都高明。希望您相信我这样做不是出于一些个人的动机。

现在我要为自己提出几点关于这个出版物本身的說明：关于它的广告我事先完全不知道；广告內容甚至有明显的故意的謊言，因为我早已离开学院了。我試圖提出抗議，可是这并不能得出什么結果，而我就得选择：或是拒絕这个工作，或是同意这个工作。在这篇論文里曾作了若干十分荒謬的改动。我只說一件事情：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了您和馬克思先生著作的一些片段，指明了著作的題目和頁次。这些引文被删去了許多整句，引文的題目用了德文的，而頁次的說明完全略去了。这一切都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听说在我們地方自治局里书也不是什么很可贵的东西。这篇論文有許多印錯的字，插图作的不仅很不好，而且在某些場合簡直是歪曲了原意。

懇請代致馬克思先生以崇高的敬意，并請您原諒我給您带来麻煩，因为我的意图是好的。

致最大的敬意

敏·哥尔布諾娃

注釋和索引

注 釋

1. 本文是馬克思在特利尔中学毕业考試时的作文。
教师維登巴赫給这篇文章加的批語是：“优良。思想丰富，结构严密。但是作者还是犯了常犯的錯誤，即过于追求优美的詞藻。因此，在许多着重說明的地方，用詞造句，不够明确，往往表达不当。”——第 45 頁。
2. 烏培河谷是萊茵省的一部分，它是由于流入萊茵的烏培河而得名；在这一部分地方有許多城市。恩格斯曾描写过这些城市，如愛北斐特和巴門等等。恩格斯在巴門市立学校学习过；在愛北斐特讀过中学，但他沒有毕业，就于 1837 年离开了这个学校。——第 50 頁。
3. 虔誠主义是关于内心虔敬偏重于宗教箴言的一种宗教学說。18 世紀它在德國得到广泛的流行。最初，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一种形式，但是到了 19 世紀，它就已經变成完全反动的东西了。——第 50 頁。
4. 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赫·紐賽尔特(1781—1850)，是很有趣味的历史、地理和德國文学教科书的編者。——第 51 頁。
5. 教区学校是萊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亞的五年制初級学校的名称。——第 54 頁。
6. 指法国民法典，是拿破侖第一执政时期开始制定的，1804 年完成。这个贯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原则的法典也实用于拿破侖占領的萊茵区域。——第 54 頁。
7. “青年德意志”是 19 世紀 30 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海涅和白尔尼对这一团体有极大的影响。“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夫、交巴尔克和黎特等)在他們的文艺作品和政論中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緒，他們起来捍卫信仰和出版的自由。青年德意志派的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們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第 54 頁。
8. 指 E. M. Arndt 的著作“Erinnerungen aus dem äussern Leben”，Leipzig，1840，恩·摩·阿倫特，“生平回忆录”，萊比錫，1840 年版)。——第 55 頁。
9. 显然是指 18 世紀下半叶巴澤多夫及其信徒在卢梭的教育思想影响下在德國創办的称为博愛脫的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中所执行的教育方針是和卢梭的进步思想絕

然不同的。博愛院是典型的特級學校，其中受教育的是特權等級，而下層等級的工人是作為什役被吸收來的。——第 55 頁。

- 10 第六屆萊茵省議會於 1841 年 5 月 23 日至 7 月 25 日在杜塞爾多夫舉行。關於出版自由的辯論是由於討論公布省議會記錄（這是 1811 年 4 月 30 日國王法令第一次授予省議會的權利）的問題以及許多城市關於出版自由的請願而展開的。

從原文中摘引的片段是批評反動的“普魯士國家報”的；這家報紙，照馬克思諷刺的說法，是以“小孩式的感性觀點”來討論問題的。——第 56 頁。

- 11 亦即某些發言人在各種借口下提出的限制出版自由的建議。——第 57 頁。
- 12 “科倫日報”（《Kölnische Zeitung》）是從 1802 年起在科倫出版的一家德國日報。19 世紀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該報擁護天主教，反對普魯士國內占統治地位的新教。——第 58 頁。
- 13 指“科倫日報”第 179 號社論的作者、這個報紙的反動的政論家和編輯海爾姆。——第 58 頁。
- 14 輝格和托里是英國的兩個政黨：第一個是自由黨，它當時主要聯合居民中的資產階級階層；第二個是保守黨，它主要是由貴族和大貴族所組成的。——第 61 頁。
- 15 非同教徒（Диссентеры или диссиденты）是指那些違反占統治地位的英國教會的信條的教派代表。——第 61 頁。

- 16 憲章運動是 19 世紀 30 年代、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英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這個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群眾性的、政治上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列寧）。——第 61 頁。

- 17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徹斯特的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於 1838 年創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從國外輸入谷物的所謂谷物法為英國大地主的利益實行的。同盟要求貿易完全自由，主張廢除谷物法，其目的是為了降低工人工資，削弱土地貴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對地主的鬥爭中曾經企圖利用工人群眾。但是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先進工人展開了獨立的政治上形成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

工業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在谷物法問題上的鬥爭，由於 1846 年關於廢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過而告結束。——第 62 頁。

- 18 社·雅·盧梭“社會契約論：或政治權利的原則”1762 年阿姆斯特丹版（J. J.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

“自然體系，或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法國科學院常任書記和該院四十委員之一米拉波先生著，1770 年倫敦版（«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 Mirabaud, Secrétaire Perpétuel et l'un des Quarant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Londres, 1770）。

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尔巴赫。为了不暴露自己，他在自己的书上信用了1760年逝世的法国科学院书记米拉波的名字。——第63頁。

19. 指1828年廢除宣誓法；該法令規定，只有英国国教徒才能担任政府职务。——第65頁。

20.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馮布魯諾·魏威爾及其伙伴”一书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

“神圣家族”是对魏威爾兄弟及其編者在“文学总汇报”周圍的追隨者們的一种諷刺的称呼。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駁斥了魏威爾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第73頁。

21. “关于人类知識的起源的經驗”（«Essai sur l'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孔狄亚克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746年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的。——第73頁。

22. 爱尔維修“論人及其智力和教育”（Helvétius. «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作者逝世以后，这部著作在俄国駐荷兰大使德·阿·哥利岑的协助下第一次于1773年在海牙出版。——第73頁。

23. 指18世紀法国唯物論者。——第74頁。

24. 指1839年罗·欧文在英国建立的协和公社。——第75頁。

25. 首都建筑法案(Metropolitan Buildings Act)于1844年在英国議會通过。——第81頁。

26. 1802年的学徒法把儿童学徒的工作時間限制在12小时以內，并禁止他們做夜工。

此項法律只是在棉紡織业和毛紡織业中实行，并且沒有規定工厂視察制来加以監督，而事实上厂主們也不遵守它。——第92頁。

27. 指1833年英国議會为調查儿童在工厂中的劳动条件而建立的委员会。——第94頁。

28. 1819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雇用9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儿童和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并規定他們的工作時間每天不超过12小时，其中不包括吃饭時間，由于这段時間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時間达14小时或14小时以上。

1825年的法律规定每天吃饭時間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時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時間不致超过13小時半。正象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沒有規定工厂視察制来加以監督，而厂主們也不遵守它。——第97頁。

29. “弗利特寄語”（«The Fleet papers»）是1841—1844年間奧斯特勒在弗利特伊務監獄中用书信集的形式出版的周刊。——第101頁。

30. 指斯塔弗德炼铁地区。——第106頁。
31. *Mechanics' Institutions* 是一种夜校，工人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識；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現。19世紀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200多个，大都設在耶卡郡和約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訓練工业所必需的熟練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們支配。——第108頁。
32. 戴·弗·施特劳斯“耶穌傳”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 1—2, Tübingen, 1835—1836）。
比·約·蒲魯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P. J. Proudhon.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第109頁。
33. 恩格斯所指的是1844年6月西里西亞的紡織工人起义——德国工人的一次大规模群众性的发动以及1844年6月捷克工人在波希米亞的起义。——第114頁。
34. 这里所談的是施蒂納的书“唯一者及其财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中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并揭露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体系。这些引自“德意志思想体系”的片段是批判施蒂納关于环境、遺傳和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唯心主义論断的。——第123頁。
35. 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1817年海德堡版（G. W. F. Hegel.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Heidelberg, 1817）。这部著作由三部分組成：（1）邏輯，（2）自然哲学，（3）精神哲学。——第124頁。
36. 乔·威·弗·黑格尔“自然哲学讲义”全集第7卷1842年柏林版（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Werke, Bd. VII, Berlin, 1842）。——第124頁。
37. *Jacques le bonhomme*（雅克雅克）是貴族用来鄙視法国农民的綽号。——第126頁。
38. 約翰·布朗宁“大不列顛国内形势和财政情况；前附大不列顛的对外政策及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魯士的統計和政治摘要”1834年倫敦版（G. Browning. «The Domest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 of Great Britain; Preceded by a Brief Sketch of Her Foreign Policy; and of Statistics and Politics of France, Russia, Austria and Prussia». London, 1834）。——第126頁。
39. 莫阿毕特区在柏林西北部。科比尼克区在柏林的东南部。汉堡門是柏林的北城門。——第130頁。
40. 指空想社会主义者（尤指傅立叶及其信徒），指拥护通过改良的道路，即通过所謂

- “劳动組織”来改造社会的空想計劃的人，他們把这种劳动組織同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立起来。——第 131 頁。
41. 引号中的話馬克思摘自施蒂納的“唯一者及其财产”一书，括弧中的話是馬克思的插入語。——第 133 頁。
42. 指卡尔·格律恩的“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通信和論文”1845 年达姆施塔特版（«Die soziale Bewegung in Frankreich und Belgien. Briefe und Studien». Darmstadt, 1845），书中主要是批判了傅立叶对爱的解釋。——第 142 頁。
43. 恩格斯著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綱領草案。关于以問答的形式制定綱領的問題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經討論过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組并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 年 6 月）。在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运用了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提出的許多原理。——第 147 頁。
44. 第一个建議是儲蓄制度。——第 151 頁。
45. 国民报（«National»）党联合了以阿拉曼·馬拉斯特为首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他們以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同它有关系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为支柱；在 40 年代，这个党的信徒聚集在“国民报”（«La National»）周圍，該报自 1830 年到 1851 年在巴黎出版。——第 160 頁。
46. 改良报（«Réforme»）党联合了以賴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該党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这个党的拥护者聚集在“改良报”（«La Réforme»）周圍。該报自 1843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第 160 頁。
47. 普魯士国家活动家，1830—1841 年任波茨南总督。——第 161 頁。
48. 指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1849 年 11 月 1 日路易·波拿巴下令撤消以巴罗为首的政府，代之以奧普尔將軍为首所組成的新政府。这次改組是法国 1848 年革命后反动势力增强的因素之一。——第 162 頁。
49. 取締学校教师法頒布于 1850 年 1 月。根据这项法律，学校教师可以由省长任意免职，可以任意給以紀律处分。——第 162 頁。
50. 政府为了在 1850 年 3 月 10 日举行的立法會議补选中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領土划分成 5 大軍区，結果使巴黎和毗連的各省处在其他 4 个以臭名远揚的反动分子为首的軍区的包围之中。共和派报纸为了強調这些反动軍事將領的专权很像土耳其的帕沙，所以給这些軍区起个綽号叫做帕沙統轄区。——第 162 頁。
51. 1850 年 3 月 16 日国民會議所通过的国民教育法，把国民教育事业全部交給了僧侶和耶穌会教徒。——第 162 頁。
52. 由于革命引起商业蕭条而破产的债务人同債权人之間的友好协定法案，規定負

- 債將按中等利率延期償付。——第 163 頁。
53. 指政府在立法會議補選前的抵禦行為。政府追求的目的是要使巴黎發生暴動，以便宣布戒嚴，從而操縱選舉。——第 163 頁。
54. 在 1848 年 5 月 15 日人民群众的革命發動中，以布朗基等為首的巴黎工人起了主要作用。這次革命發動的口號是：使革命進一步深入，支援意大利、德國和波蘭的革命運動。沖入制憲會議會場的示威者要求實踐諾言，給工人以麵包和工作，設立勞動部；他們試圖驅散制憲會議，建立新的臨時政府。5 月 15 日的人民發動受到了鎮壓，發動的領袖們遭到逮捕。——第 163 頁。
55. F. Vidal,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Paris, 1846. ——第 163 頁。
56. 卡諾任國民教育部部長時曾向制憲會議提出國民教育改革法案，其中規定了實行非宗教的義務教育，廣泛開設圖書館。——第 163 頁。
57. 指 15 世紀後半期和 16 世紀初期的德國，即中世紀封建社會瓦解和城市工商業發展以及火藥和印刷術這些重要發明時期的德國。——第 164 頁。
58. 指 19 世紀 40 年代德國 1848 年革命前夕。——第 166 頁。
59. 指 19 世紀 40 年代奧地利。——第 167 頁。
60. 見注釋 51。——第 168 頁。
61. 指 1852—1855 年以阿伯丁為首的英國聯合內閣。——第 170 頁。
62. 引號里的語摘自 1853 年英國資產階級刊物“經濟學家”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寶貴的機會及其利用的方法”。——第 172 頁。
63. “人民報”(Peoples paper) 是一種週報，是憲章運動者的機關報，它是在馬克思支持和指示下在倫敦(1852—1858)由愛爾內斯特·約翰斯(эрнест джонс)編輯出版的。——第 175 頁。
64. 指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工廠視察員在 1858 年 10 月 31 日所作的半年度報告書。——第 183 頁。
65. 指迪斯累里 1859 年提交英國議會的選舉法案。——第 185 頁。
66. 這個指示在第一國際日內瓦代表大會上作為決議通過；這次會議是在 1866 年 9 月 3—8 日舉行的。——第 191 頁。
67. 在巴黎的官方機關報中，即在 1871 年 3 月 20 日這一天的“法蘭西共和國的官方報”(«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中。——第 233 頁。
68. 馬克思指 1789—1793 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民族財產”。——第 234 頁。
69. 4 月 18 日公社頒布了贖期 3 年還債的法令。——第 237 頁。
70. 指禁止學生集會，取消學生組織中的選舉原則，拒絕發給清寒學生免費入學證明書，拒絕考試不及格學生留校。——第 244 頁。
71. “青年俄羅斯”是 1862 年發表的宣言，它反映了俄國社會改革的綱領以及主要由

- 革命知識青年參加的革命變革實現後施行這一綱領的方法。——第 245 頁。
72. 哥達綱領是在哥達地方舉行的代表大會(1875年5月22—27日)上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黨綱領，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當時存在的兩個德國工人組織即社會民主黨和全德工會聯合成爲一個統一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第 246 頁。
73. “爲文化而鬥爭”(«борьба за культуру»)是俾斯麥於 19 世紀 70 年代通過用警察迫害天主教徒的方法所進行的反對德國天主教徒的政黨即“中央”黨的鬥爭。——第 247 頁。
74. 1832 年資產階級在爲改革選舉法而進行的鬥爭中戰勝了占有土地的貴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的協助下所得到的這種改革是妥協的，過去的選舉制度改變得很少，沒有給工人政治權利，但仍然打擊了封建主的唯一統治，並且爲資產階級取得政權掃清了道路。——第 251 頁。
75. 見注釋 17。——第 255 頁。
76. 指 1868 年成立的新政府，參加這個政府的有銀行集團和工業集團的代表(布萊特和福斯特等)。福斯特任教育部部長。1870 年在國會上他代表政府通過了普及教育法案。
- 必須指出福斯特所表白的實施這個法案的動機：“我們工業的發展決定於初等學校的迅速組織……如果我國大多數工人今後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那麼我們在國際競爭中就會很快地趨於滅亡。我國憲法的光輝作用也決定於學校的迅速的組織……最後我們民族的強大也決定於教育的迅速組織。”——第 255 頁。
77. “救世軍”是 1865 年威廉·布特斯在英國建立的宗教慈善組織。“救世軍”在窮人中間進行宗教宣傳和進行慈善事業。對窮人的幫助一定要伴隨參加祈禱，唱贊美歌和听傳教。“救世軍”是資產階級掌握在手中的一種使工人羣衆離開階級的、政治的鬥爭的武器。——第 256 頁。
78. 科學發展的亞歷山大里亞時代是指紀元前 3 世紀到紀元後 7 世紀間這個時期，它以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城(位於地中海沿岸)而得名。該城當時是國際經濟交往的最大中心之一。在亞歷山大里亞時代，許多科學如數學(歐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地理學、天文學、解剖學、生理學等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第 257 頁。
79. 16 世紀初期德國的宗教改革是以旨在反對羅馬教會統治的宗教運動，民族運動開始的。這是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革命，因為參加運動的廣大的人民羣衆(首先是農民，還有資產階級)都是反對封建主義的。這個運動不是以人民的勝利而結束的。德國分裂爲許許多多(約 300 個)分離的獨立國家。因此，恩格斯說這是德國民族的不幸。

文藝復興是 14 世紀在意大利開始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運動。這個運動反映了正在發展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了天主教會的世界觀和中世紀的經院科學。標志着偉

大的发现和发明以及对古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和文学的兴趣。

Чингвеченто 就字面来说就是 500 年代。在意大利文化(科学、艺术、文学)史中是 16 世纪的名称。——第 265 页。

80. 德国农民战争发生于 1524—1525 年。——第 265 页。

81. *Orbis terrarum*, 古罗马人这样称呼世界, 地球; 逐字译出是“地环”。——第 266 页。

82. 17 世纪至 18 世纪在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认为燃烧过程决定于物体中所具有的特殊的、不可衡量的物质——燃素。罗蒙诺索夫和拉瓦捷的研究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燃素论在化学的进一步发展中的良好作用在于: 它使人破天荒第一次地从一个一般的观点来研究各种化学过程, 并且收集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利用这些材料, 化学就摆脱了炼金术, 而燃素论本身也被推翻了。——第 268 页。

83. 文昌鱼(амфинокс)是不大的(长约 5 厘米)鱼形动物, 它是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过渡形式。

南美肺鱼(лепидосиреп)是一种有肺的鱼类, 它们既有肺, 又有鳃。——第 271 页。

84. 澳洲肺鱼(рогозуб)是肺鱼亚纲鱼。

始祖鸟(археоптерикс)——是一种绝种的动物, 是鸟类的最古的代表, 同时具有爬虫类的某些特征。——第 271 页。

85. 恩格斯所指的是 1873—1874 年的经济危机。——第 287 页。

86. 原稿在这里中断。——第 287 页。

87. 恩格斯所指的是他的札记的第 11 页。这就是下一节。——第 290 页。

88. 这句话没有完。——第 293 页。

89. 即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第 294 页。

90. 角形括弧里的这句话是恩格斯已经涂去了的。但是不能不把它保留下来, 因为没有它, 下面一句话就不能了解。——第 298 页。

91. 原稿在这里中断。——第 298 页。

92. «Sire, je n'avais pas besoin de cette hypothèse» (“陛下, 我不需要这样的假说。”)——这是拿破仑问拉卜拉斯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为什么不提到神的时候, 拉卜拉斯回答拿破仑的话。——第 298 页。

93. 恩格斯指的是英国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在不列颠科学协会 1874 年 8 月 19 日在别尔法斯特举行的例会上的开会词。丁铎尔在自己的开会词中否认神干预自己的发展, 但他承认神是由于人的“情绪需要”而存在的。——第 299 页。

94. 普累服—得济尔 1697—1763) 所著长篇小说“骑士戴·格里厄和曼俄·列斯科的历史”中的主人公。——第 299 页。

95. 即狗。狄多——狗的名字。——第 300 页。

96. 原文是《Den All-Induktionisten》，即认为归纳法是唯一正确方法的人们。——第301页。

97. 孔德曾经是圣西门的追随者，他抄袭了后者的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学说——从神学阶段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到实证科学阶段。孔德也抄袭了圣西门的科学分类。这个科学分类是根据科学的复杂性增加的程度而由下列等级组成的：①数学，②天文学，③物理学，④化学，⑤生理学，⑥社会物理学（社会学）。大家知道，圣西门企图以唯一的引力规律来论证关于宇宙的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并且从物理学通过生理学到形成社会学（参看“新百科全书”，“普遍引力札记”，“关于人的科学札记”）。

显然，恩格斯是指这种情况，即孔德认为自己的分类是制定完全“合理的科学教育”计划的决定性的条件。——第303页。

98. 弗里德里希·艾伯哈特·洛霍夫是萨克森的富有的大地主，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国民教育。在弗里德里希第二国王政府的支持下，洛霍夫组织了一些农村学校，并且出版了许多教科书，其中有一本是文选“儿童之友”。——第315页。

9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368页。——第320页。

10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427页。——第321页。

10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426—427页。——第323页。

10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492—493页。——第324页。

10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495页。——第325页。

104.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955年俄文版，第489—494页。——第329页。

105.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自1842年10月15日至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任“莱茵报”的编辑。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莱茵报”日益具有某种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在报纸上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文和通讯。

“前进报”(«Vorwärts»)是1844年在巴黎用德文出版的德国流亡社会主义者的急进报。马克思是这个报纸的编者之一。

“德文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是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布鲁塞尔创刊的，1847年1月出版，1848年2月停刊。1847年11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的撰稿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该报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战斗工具。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自1848年至1849年在科伦出版。马克思是“新莱茵报”的主编。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是美国的进步报纸。在1851年至1862年期间，这个报纸上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论文。——第336页。

106. 指考茨基著的“人口增长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1880年)和“婚姻和家庭的

起源”几篇文章。恩格斯对考茨基这几篇作品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27卷第107、280、290页。——第333页。

107. 指1879—1882年法国共和派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掌制改革。1879年根据国民教育部部长费利的倡议，议院通过了两项关于高等学校行政改组的法律，目的在于消除天主教僧侣在大学中的影响。该法律禁止一切参加宗教协会的人士在公立学校中开课和做领导工作。1882年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初等教育的法律，其中规定实行义务免费教育和“中立的”（摆脱宗教的）教育。该法律规定每个乡鎮都应设立一所由地方和国家合办的学校。宗教的和教会的课程都被取消。——第339页。

108. 这是普军在薩多瓦获胜（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后流行于德國资产阶级政論家中間的慣用語，意思是說普魯士的胜利似乎是出于普魯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所致。——第342页。

109. 据希腊的神話，拉达曼因为做事公正，曾被任命为地獄的判官。——第343页。

110. 这个名称系指1871年在普魯士领导下所建成的德意志帝国（奥团不在內）。——第343页。

111. 指19世紀前25年在普魯士所进行的改革：①在1813年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②在1819年实行义务教育。

恩格斯說，指出1806年普魯士被拿破侖击败之后所处的状态，就可看出普魯士在“生活极端困苦的时代”进行了这些改革。普魯士在拿破侖战争中的失败，军队的改組以及1809年至1813年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农村和城市），这一切都使国民教育的问题被提到首位。

1808年在內政部设立一个掌管教育的部門；这个部門的首长是著名的学者威廉·古姆保利特。1817年設立了宗教事务和教育部。这个部的第一任部长阿里捷斯堪在1819年頒布了关于7岁到14岁儿童受义务教育的法令。——第345页。

112. 本文摘自对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所作的批判。

现在把代表大会通过的爱尔福特綱領相应各点摘引如下：

“6.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取消以公共資金补助教会或用于以宗教为目的的支出。（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应该看做一种私人組合；它們自己的事务，都应独自处理。）”

“7. 学校世俗化。公立国民学校义务就学。公立国民学校免费听讲，教学用品及伙食免费供应，高級学校男女学生成绩适于继续升学者，待遇亦同。”

把恩格斯的意見同綱領各条件一比較，就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人远远沒有考虑到恩格斯的一切意見，例如他們抛弃了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的明确的原理。——第346页。

113. 在以“欧洲是否能解除武装？”为标题收集在一起的几篇論文中，恩格斯提出了

- 逐步取消常备軍和把常备軍改为“以武装全民为基础的民警”的問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的序中說，他是以下列前提为出发点的：“全欧洲常备軍制度已經臨到了一个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及时把常备軍改为以武装全民为基础的民警，常备軍制度势必以沉重的軍費負担从經濟上使人民破产，或者发展为一場全面的歼灭战。”
- 恩格斯认为改革軍队的措施，就是将服役期限普遍減为二年，以及在学校中进行体操和軍事教育。本书只摘录恩格斯这些文章中有关最后一措施的部分。恩格斯认为贯彻上述办法，应该以某一国家的一般文化水平以及学校对青年教育的情况为依据。——第 348 頁。
114. 馬克思曾深刻地研究了俄国土地关系的历史、工人和农民的状况以及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第 364 頁。
115. 汉普斯特特荒阜——在倫敦郊外，倫敦居民星期日来此休息。——第 364 頁。
116. 巴黎公社失敗后，拉法格从巴黎流亡到西班牙，在那里他受馬克思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領導了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的斗争。——第 366 頁。
11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2 卷，第 231—517 頁。——第 369 頁。
118.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的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組織，它存在于 1847 年至 1852 年間。——第 370 頁。
119. 阿尔比教派战争始于 1209 年，止于 1229 年，是法国北部的封建主同教皇一起反对法国南部“异教徒”的战争，后者由于法国南部阿尔比城而被称为阿尔比教派。这一运动所特有的形式是市民和小騎士反对天主教会和封建統治。——第 374 頁。
120. 芬尼亚社社員是 19 世紀 50—70 年代的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他們曾經为爱尔兰的民表独立而斗争。——第 376 頁。
121. 恩格斯的未完成稿“爱尔兰史”及其一部分原始材料均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48 年俄文版，第 10 卷，第 50—263 頁。——第 376 頁。
122. 見注釋 105。——第 377 頁。
123. “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馬克思和卢格編的，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杂志。它只在 1844 年 2 月发行了两期合刊号。其中登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标志着他們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第 377 頁。
124. 指“新萊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第 377 頁。
125. 馬克思在写“資本論”时，曾批判地研究了一切有关經濟問題的著作，甚至研究了不太出名的作者的著作，其中包括上古和中古的經濟学家的著作。——第 378 頁。
126. 見注釋 105。——第 379 頁。
127. 馬克思写了“反杜林論”中的“政治經濟学”篇的第 10 章。当“反杜林論”首次发表于“前进报”时，恩格斯不得不把这一章作了若干删节。但是，1894 年“反杜林論”

- 第三版問世時，恩格斯根據馬克思的手稿對這一章作了補充。——第379頁。
128. 1925年，恩格斯未完成的手稿“自然辯證法”由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第一次用俄文和德文出版。——第380頁。
129. 拉法格指的大概是印數不多的供官廳使用的多卷本的“稅務委員會報告書”。馬克思在研究“稅務委員會報告書”時所寫下的筆記(手稿前半部分)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文庫”，1955年俄文版，第13卷。——第381頁。
130. 1870年9月。——第382頁。
131. “派爾·麥爾新聞”(《The Pall Mall Gazette》)是1865年起在倫敦出版的英國報紙。恩格斯的關於普法戰爭的論文載於1870年7月至1871年3月的該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3卷第2部分，第11—90頁、第101—142頁、第246—277頁。)——第382頁。
132. 在色當戰役中，1870年9月1日拿破侖第三同法國軍隊一起被包圍，9月2日投降。——第382頁。
133. 布魯塞爾的德意志工人協會是1847年8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目的是對工人進行政治教育和宣傳科學共產主義思想。馬克思在協會里所作的講演，發表在1849年4月“新萊茵報”上，題名為“僱傭勞動與資本”。——第385頁。
134. 法爾斯達夫是莎士比亞劇本“亨利第四”和“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的人物。——第389頁。
135. 馬克思的長女(燕妮)。——第397頁。
136. 這里所指的是1895年古巴(當時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的全民起義，當時西班牙政府企圖鎮壓，但是沒有成功。——第400頁。
137. 恩格斯在1893年9月22日在柏林舉行的社會民主黨人會議上發表演說(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2部分，第372—373頁)。——第403頁。
138. 威·李卜克內西，奧·倍倍爾，保·辛格爾。——第403頁。
139. 見注釋31。——第405頁。
140. 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彙編，莫斯科1878—1879年俄文版。——第411頁。
141. 敏·卡·哥爾布諾娃，“花邊手工業”，“莫斯科省統計資料彙編”，第4卷，莫斯科，1880年俄文第二版。——第416頁。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铎尔(Tyndall), 约翰(1820—1893)
——英国物理学家(实验者和通俗解
说者)。——第299页。

三 画

大仲马(Dumas), 亚历山大(父亲)(1803
—1870)——著名的法国小说作家。
——第363页。

四 画

什士德尼茨(Schtadnitz)——美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 曾写过关于北美工
人的生活条件的书。——第408页。

什涅耶曼(Schneemann), 约翰·格尔
加尔德(1794—1864)——马克思在中
学的教师。——第356页。

什温德列尔(Schwendler), 亨利希(1792
—1847)——特利尔中学考试委员会
委员。——第356页。

方台勒(Fonteret), 安士安·路易——
法国医生。——第203页。

韦尔内(Vernet), 奥拉斯(1789—1863)
——法国的战争画家。——第132
页。

牛顿(Newton), 伊萨克(1642—1727)
——伟大的英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曾发明万有引力定律, 并表述了古典
力学的基本定律。——第260、261、
268、270、293、299页。

尤尔(Ure), 安德鲁(1778—1857)——英
国化学家, 庸俗经济学家, 自由贸易论

者。——第87、95—96、99、100、145、
196、199、205页。

尤维纳利斯(Juvenalis), 德齐姆斯·尤
尼乌斯(1世纪中叶—127年以后)——
著名的罗马讽刺诗人。——第389页。

厄卡特(Urguhart), 达维德(1805—
187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和
政论家, 国会议员(1847—1852); 反抗
俄国同盟的拥护者。——第204页。

孔狄亚克(Condillac), 埃蒂耶纳·博诺
(1715—1780)——法国自然神论哲学
家, 感觉论者, 洛克的信徒。——第73
页。

孔德(Comte), 奥古斯特(1798—1857)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第302
页。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1844—
1918)——俄国的文学家和经济学家,
80—90年代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同马
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多年, 把马克思的
“资本论”第1、2、3卷译成俄文(第1卷
是和格·洛帕廷合译的)。——第381
页。

比尼亚米(Bignami), 恩利科(1846—
1921)——意大利政论家, 曾参与加里
波第领导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
第一国际委员, 社会主义者报纸“民众
报”编辑。——第381页。

比斯利(Beesly), 爱德华·斯宾塞(1831
—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实证论
者; 曾积极参与60年代的民主主义运
动。——第369页。

巴尔扎克(Balzac), 奥诺莱·德(1799—1850)——偉大的法国作家, 批判现实主义的代人物。——第363頁。

巴西多(Basedow), 約翰·別恩加德(1723—1790)——18世紀德國著名的教育家, 哲学教授, 卢梭在德国的繼承者, 曾写很多教育論文, 并举办慈善事业——“博爱和善良的性格的学校”。——第219頁。

巴拉德(Ballard), 厄德瓦尔德——研究儿童作工和教学条件的英国医生。——第212頁。

巴伯基(Babbage), 查理(1792—1871)——英国数学家, 机械专家和經濟学家, 计算机的发明者。——第198、199頁。

巴加尼尼(Paganini), 尼科洛(1784—1840)——偉大的意大利提琴家和作曲家。——第276頁。

巴甫洛夫, 朴拉东·瓦西里也維奇(1823—1895)——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教授; 1862年遭受行政当局的流放。——第245頁。

巴兹里(Bardsley), 斯默耳·阿尔仁特(1764—1851)——曼彻斯特市立医院医师。——第90頁。

五 画

加尼尔(Garnier), 热尔緬·格腊弗(1754—1821)——法国經濟学家, 翻譯家和亞·斯密的譯述者。——第203頁。

边沁(Bentham), 耶利米(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功利主义理論家。——第109頁。

龙格(Longuet), 沙尔(1833—1903)——法国社会主义者, 蒲魯东分子, 职业是記者;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員; 燕妮·馬克思的丈夫。——

第372、397頁。

龙格(Longuet), 让(琼尼)(1876—1938)——馬克思的外孙, 燕妮·馬克思的儿子, 后来是法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領袖之一。——第397、398頁。

邓科布(Duncombe), 托馬斯·斯尔斯比(1796—1861)——英国的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者, 在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第62頁。

左尔格(Sorge),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1828—1906)——德国共产主义者, 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第一国际的积极分子之一;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40頁。

皮尔(Peel), 罗伯特(1750—1830)——英国棉紡織工厂大業主, 議會議員, 托利党人。——第92、97頁。

皮尔(Peel), 罗伯特(1788—1850)——英国政治家, 温和的托利党人, 首相(1841—1846), 在自由党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92頁。

圣西门(Saint-Simon), 昂利(1760—1825)——偉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260、271、302頁。

汉米尔頓(Hamilton), 威廉(1788—1853)——英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斯条亚写的政治經濟学讲义的編輯。——第200頁。

汉契克(Hantschke), 約翰·卡尔(1796—1856)——教授, 恩格斯学习过的爱北斐特中学的临时校长。——第53、358頁。

司各脱(Scott), 瓦尔特(1771—1832)——杰出的英国作家, 苏格兰人, 历史小說体裁的創始人。——第363頁。

司徒卢威(Struve), 古斯塔夫(1805—1870)——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 者，职业是记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者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后来流亡美国，拥护北派参加美国的国内战争。——第399页。
- 卢格 (Ruge)，阿尔诺德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学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8年法国国民议会的代表，左派分子；1876年以后为国民自由党员。——第60、399页。
- 卢梭 (Rousseau)，让—雅克 (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第63、256页。
- 瓦拉赫 (Wallach)——普鲁士官吏，布隆堡区的督察员。——第161页。
- 瓦茨 (Watts)，约翰 (1818—1887)——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门生，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63页。
- 瓦特 (Watt)，詹姆斯 (1736—1819)——英国物理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现代蒸汽机的创造者之一。——第219页。
- 弗吕贝尔 (Fröbel)，尤利乌斯 (1805—1893)——德国政论家和进步书刊发行人；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后来成为自由主义者。——第39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1770—1840)——普鲁士国王 (1797—1840)。——第299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181页。
- 弗洛特韦尔 (Flotwell)，爱德华·亨利希 (1786—1865)——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官僚；历任财政大臣，波兹南总督，以后任威斯特发利总督；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属右翼的人物。——第161页。
- 弗莱里格特 (Freiligrath)，斐迪南 (1810—1876)——德国诗人，开始活动时为浪漫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第52页。
- 弗赖贝格尔 (Freyberger)，路易莎——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卡尔的前妻，从1890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第381页。
- 白克兰 (Buckland)，威廉 (1784—1856)——英国地质学家。——第250页。
- 白拉斯 (Bellers)，约翰 (1654—1725)——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认为社会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劳动教育的思想以后被欧文发展了。——第219页。
- 白恩士 (Burns)——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第105页。
- 白恩士 (Burns)，莉希 (死于1878年)——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第375、376页。
- 白恩士 (Burns)，玛丽·艾伦——恩格斯妻子的侄女。——第375页。
- 白恩士 (Burns)，罗伯特 (1758—1796)——伟大的苏格兰诗人，民主主义者。——第362页。
- 卡尔—泰奥多尔 (1724—1799)——普法尔茨和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第51页。
- 卡尔文 (Calvin)，让 (1509—1564)——瑞士新教、法国新教、荷兰新教的创始人。——第267页。
- 卡勃鲁科夫，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

(1849—1919)——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自由主义的民粹派代表人物。——第415頁。

卡貝(Cabet)，埃培耶納(1788—1856)——法国政論家，著名的和平的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記”一书的作者。——第385頁。

卡萊尔(Carlyle)，托馬斯(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揚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曾发表接近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的观点，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場上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倾向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64頁。

卡諾(Carnot)，拉查尔·伊波利特(1801—1888)——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稳健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任临时政府教育部长，立宪會議議員。——第163頁。

卡諾(Carnot)，拉查尔·尼古拉(1753—1823)——法国数学家，政治和軍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1794年参加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第163、401頁。

布莱特(Bright)，約翰(1811—1889)——英国的工厂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自由貿易論者，利加粮食法反对派創始人之一；从60年代末期起，成为自由党首領之一；在自由党执政时，曾几次担任部长职务。——第254頁。

布朗宁(Browning)，約翰——英国統計学家。——第126頁。

布郎基(Blanqui)，路易·奧古斯特(1805—1881)——杰出的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1830年和1848—1849年革命参加者，曾缺席当选为

巴黎公社委員。——第163頁。

布鲁上(Bruce)——采矿工业調查委员会委員。——第226頁。

布鲁諾(Bruno)，基奧达諾(1548—1600)——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反宗教的战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第267、292頁。

六 画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思想家，辯証法研究者，百科全书派学者，是一个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搖擺不定的人。——第256、306、383頁。

朱尔(Joule)，詹姆斯(1818—1889)——英国的物理学家。——第295頁。

迈尔，尤利烏斯·罗伯特(1814—1878)——德国自然科学家。——第295頁。

列尔斯(Loers)，威吐斯(死于1862年)——馬克思在中学的教师。——第356頁。

列奥納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偉大的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百科全书派学者，工程师——第132、266頁。

考茨基(Kautsky)，卡尔(1854—1935)——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中派的思想家，后来成为叛徒，是苏联的凶恶敌人。——第338頁。

达尔文(Darwin)，查理(1809—1882)——偉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动植物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說的創始人。——第259、272、274、275、276、282、294、296、335、363、391頁。

达可斯塔(D'Acosta)，欧根—巴黎的数学教授；巴黎公社的参加者，盖斯頓和沙尔利亚·达可斯塔的父亲。——第331、413、414頁。

吉芬 (Giffen), 罗伯特 (1837—191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皇家经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第 319 页。

吉波 (Hippe) ——美国的资产阶级教育学的研究者, 写过关于美国学校问题的作品。——第 408 页。

伏尔夫 (Wolff), 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 (1733—1794) ——卓越的生物学家, 德国人, 1766 年迁到俄国, 在临终前, 他在俄国担任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第 272 页。

伏尔泰 (Voltaire), 弗朗斯瓦·玛丽 (1694—1778)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18 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人物, 曾经为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教而斗争。——第 51, 52, 63 页。

伏格特 (Vogt), 卡尔 (1817—1895) ——德国自然科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揭露出来的拿破仑第三雇佣的爪牙。——第 388, 389 页。

西尼尔 (Senior), 纳瑟·威廉 (1790—1864) ——英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第 213, 214, 223 页。

西塞罗 (Cicero), 马可·土利乌斯 (公元前 106—43) ——杰出的罗马雄辩家和政治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 357 页。

艾利生 (Alison), 阿契波德 (1792—1867) ——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托利党人。——第 87 页。

艾希霍夫 (Eichhoff) ——爱北斐特的教师, 曾经跟人一起合写过拉丁文文法。——第 53 页。

艾倫保羅 (Ellenborough), 厄杜阿尔德

·洛奧 (1750—1818) ——英国法学家, 托利党人, 司法大臣 (1802—1816)。——第 185 页。

艾維希 (Ewlich), 約翰·雅科布·巴門市教师, 紐費尔特数学派的拥护者, 著有许多教育学著作。——第 51 页。

艾釋黎 (Ashley), 安东尼 (从 1851 年起为舍夫茨别利的伯爵) (1801—1835) ——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第 101, 208 页。

托尔瓦尔德孙 (Thorvaldsen), 倍尔特尔 (1768—1844) ——著名的丹麦雕刻家。——第 276 页。

托里塞利 (Torricelli), 厄瓦热利斯塔 (1608—1647)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第 268, 289 页。

托倫 (Tolain), 昂利·路易 (1828—1897) ——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右派蒲鲁东分子, 第一国际委员, 1871 年作为巴黎公社的叛徒和敌人被开除出国际; 后来当了参议员。——第 359 页。

托萊米, 克拉符迪 (約 150) ——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 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第 268 页。

托魯門 (Truman) ——諾亭汉疗养院医师。——第 209 页。

毕丰 (Buffon), 乔治·路易 (1707—1788) ——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第 388 页。

七 画

但丁, 阿利格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362, 386, 389 页。

沃尔弗 (Wolff), 威廉 (1809—1864) ——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的职业是教师, 儿子是西列兹农奴制的农民; 大学生运动参加者; 1834—1839 年被监

禁在普魯士監獄里，1846—1847年成為勃留謝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委員，從1848年3月起成為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在1848—1849年是“新萊茵報”編輯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61、378頁。

麥克—庫洛赫 (Mac Culloch)，約翰·拉姆西 (1789—1864)——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庸俗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第392頁。

辛格爾 (Singer)，保爾 (1814—1911)——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卓越的實踐家和組織家。——第403頁。

肖萊馬 (Schorlemmer)，卡爾 (1834—1891)——出色的德國化學家，曼徹斯特的教授，共產主義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75頁。

車爾尼雪夫斯基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尼古拉·加甫利洛維奇 (1828—1889)——偉大的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傑出的先鋒之一。第244頁。

伽利略 (Galilei)，伽利萊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近代精確的科學的創始人之一。——第289、293頁。

坎貝爾 (Campbell)——1858年在蘇格蘭任工廠觀察員助理。——第183頁。

狄茲 (Diez)，弗里德里希 (1794—1876)——德國的學者，拉丁語言學的創始人。——第327、383頁。

狄德羅 (Diderot)，德尼 (1713—1784)——傑出的法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之一，啟蒙運動者，百科全書派的領袖。——第109、256頁。

谷茲科夫 (Gutzkov)，卡爾 (1811—1878)——德國作家，“青年德意志”文學團體代表人物之一；1838—1842年任“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雜誌的編輯。——第54頁。

亨利第七 (1457—1509)——英國國王 (1485—1509)。——第252頁。

亨利第八 (1491—1547)——英國國王 (1509—1547)。——第252頁。

杜克提 (Tuckett)，約翰·迭耶耳 (死於1864年)——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第202頁。

杜林 (Dühring)，歐根 (1833—1921)——德國庸俗的實證論唯物主義者，折衷主義者，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家，馬克思主義的敵人。——第304、307—312、316、322、324—329、403、405頁。

杜勒 (Dürer)，阿爾勃萊希特 (1471—1528)——德國藝術家。——第266頁。

希非林 (Schiffelin)，菲力浦——巴門市教師，“德文學習指南”的作者。——第51頁。

希耳科夫，妮·伊 (1834—1909)——從事慈善活動的一個大公。——第409、410頁。

李卜克內西 (Liebknecht)，威廉 (1826—1900)——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83—398、399—403頁。

李比希 (Liebig)，尤斯圖斯 (1803—1873)——德國化學家，農業化學的奠基人。——第205、392頁。

李嘉圖 (Ricardo)，大衛 (1772—1823)——英國經濟學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最聞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 392 頁。

利弗尔(Lever), 查理(1806—1872)——
爱尔兰现实主义派作家。——第 363
頁。

利津, 提特(公元前約59—17)——羅馬
历史学家, “年代記”的作者。——第
357 頁。

貝克尔(Baker), 罗伯特——工厂视察
員——第 197 頁。

貝塞尔(Bessel), 弗里德里希·威廉
(1784—1846)——著名的德国天文学
家。——第 132 頁。

貝尔克(Becker), 約翰·菲力浦(1809—
1886)——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
出活动家, 1818—1819 年革命的参加
者, 第一国际委員, 在瑞士的第一国际
德国支部的組織者, “先鋒”(1866—
1871)杂志的編輯; 职业是印刷工人;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第 371 頁。

克勞森(Klausen)——爱北斐特的教师,
“品得——抒情詩人”这本科学教学法
著作的作者。——第 53 頁。

克魯賽(Kruse)——爱北斐特的教师,
英語发音一书的作者。——第 52 頁。

八 画

林耐(Linne), 卡尔(1707—1778)——
瑞典自然科学家, 植物和动物分类法
的創立者。——第 261、263 頁。

金凱德(Kincaid), 約翰(1787—1862)
——英国軍官; 1831 年以前任軍职,
从 1850 年起在苏格兰任工厂和監獄
视察員。——第 183、206、207 頁。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維奇(1809—
1852)——偉大的俄国作家。——第
363 頁。

居維叶(Cuvier), 若尔日(1769—1832)

——卓越的法国自然科学家, 动物学
家和古生物学家。——第 289、294、
263、401 頁。

迪斯累里(Disraeli), 本杰明, 貝肯斯菲
尔德伯爵(1804—1881)——英国的政
治活动家, 保守党的首領。——第 90、
185—186 頁。

味勒(Wöhler), 弗里德里希(1800—
1882)——德国化学家。——第 296
頁。

雨果(Hugo), 維克多(1802—1885)——
偉大的法国作家。——第 390 頁。

图尔奈逊(Thurneysen), 厄杜阿尔德
(1824—1890)——瑞士法律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第 231 頁。

孟泰尔(Mantell), 吉透昂(1790—1852)
——英国地质学家。——第 250 頁。

帕金逊(Parkinson), 理查德(1784—
1840)——英国神甫, 资产阶级的慈善
家。——第 90 頁。

昔烈茲(Symons), 薛林格·庫克遜
(1803—1860)——英国自由主义政論
家, 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
——第 85、87 頁。

欧几里德(公元前三世初)——古希腊
数学家。——第 268 頁。

欧里庇德斯(公元前480—406)——古希
腊剧作家。——第 357 頁。

欧文(Owen), 罗伯特(1771—1858)——
偉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
97、116、196、214、245、251、316—318、
321—322、329 頁。

罗伯頓(Roberton), 約翰(1797—1876)
——英国医生。——第 79 頁。

罗恩(Roon), 阿利勃烈赫特·帖奧多尔
·厄米尔(1803—1879)——普魯士元
帥, 陸軍大臣(1859—1873)。——第
190 頁。

罗素(Russell), 约翰(1792—1878)——英国政治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170—171, 185 頁。

門納尼亚斯, 阿格利巴(死于公元前 493 年)——古代罗马的贵族。——第 200 頁。

門德列也夫, 德米特利·伊万諾維奇(1834—1907)——偉大的俄国化学家, 化学元素周期規律的发现者。——第 309 頁。

阿加西斯(Agassiz), 路易·让·鲁多利弗(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 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第 294, 299 頁。

阿克萊(Arkwright), 理查(1732—1792)——紡紗机发明家。——第 145, 219 頁。

阿拉戈(Arago),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1786—1853)——著名的法国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 132 頁。

阿倫特(Arndt), 恩斯特·摩里茨(1769—1860)——德国作家, 历史学家和語言学家, 德国人民为反对拿破侖統治而进行解放斗争的积极参加者; 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 君主立宪的支持者; 1848 年是法国議會議員, 属于中間偏右的人。——第 55 頁。

阿基米德(約在公元前 287—212)——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和力学家。——第 288 頁。

波以尔(Boyle), 罗伯特(1627—1691)——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第 289, 308—309 頁。

波古斯基(Bogusky), 尤捷夫·耶日伊(1853—1933)——波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第 309 頁。

波洛(Boileau), 埃西內(1300—1270)——巴黎国王全权代理者, 巴黎同业工会規章汇集——“职业书”的作者。——第 216 頁。

波林勃洛克(Bolingbroke), 亨利·兰特—約翰(1678—1751)——英国的政治活动家, 保守党员; 在哲学上他是实利主义自然神論者。——第 253 頁。

波柏(Bopp), 弗兰次(1731—1867)——德国語言学家, 比較語言学的創始人。——第 327 頁。

拉卜拉斯(Laplace), 比埃尔·西蒙(1749—1827)——法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第 260, 270, 294, 298 頁。

拉夫(Raff), 格奥尔格·赫里斯提安(1748—1788)——德国教育家和青年作家。——第 326 頁。

拉甫罗夫, 彼得·拉甫罗維奇(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論家, 民粹派思想家之一, 第一国际委員, 参加过巴黎公社。——第 331 頁。

拉法格(Lafargue), 保尔(1842—1911)——杰出的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宣傳家, 法国工人党的創始人之一, 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学生。——第 359—362, 365—367, 371—374, 375—382 頁。

拉馬克(Lamarck), 让·巴蒂斯特(1744—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 进化論者, 达尔文的先驅。——第 272, 294 頁。

拉瑪志尼(Ramazzini), 貝尔納迪諾(1533—1714)——勃篤亚实用医学教授, 职业卫生学的創始人。——第 203 頁。

拉斐尔·桑蒂(Raffaello Santi), (1483—1520)——卓越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第 132, 276 頁。

九 國

- 柏拉图(公元前約427—347)——古希臘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貴族的思想家。——第357頁。
- 品得(公元前518或522—公元前約442)——古希臘詩人, 曾写过各种抒情詩。——第53頁。
- 耐普尔(Neper), 約翰(1550—1617)——苏格兰数学家。——第268頁。
- 洛克(Locke), 約翰(1632—1704)——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感觉論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73、250、258頁。
- 洛霍夫(Rochow), 弗里德里希·艾伯哈特(1734—1805)——德国教育家, 一些供青少年讀的庸俗的道德訓誡書籍的作者。——第315頁。
- 拜尔(Baer), 卡尔·爱恩斯特(卡尔·馬克西莫夫·拜尔)(1792—1876)——俄国科学界中的杰出活动家, 現代比較胚胎学的創始人, 俄国的地理学家——探險家。——第272、294頁。
- 拜倫(Byron), 乔治(1788—1824)——杰出的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第109頁。
- 勃留格曼(Brüggemann), 帖奥多尔(1796—1863)——特利尔国王特派委員。——第356頁。
- 勃朗(Blanc), 路易(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历史学家, 站在反资产阶级妥协立場上的1846—1849年革命的活动家。——第163、393頁。
- 科尔朋(Corbon), 克洛德·安提姆(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第218頁。
- 科布頓(Cobden), 理查(1804—1865)——英国的工厂主, 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自由貿易論者, 利加粮食法反对派的創始人之一。——第172、255頁。
- 科克(Kock), 保尔·德(約1794—1871)——法国的小說作家。——第54、363頁。
- 科貝特(Cobbett), 威廉(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卓越的代表人物, 曾为爭取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斗争。——第362頁。
- 科斯特尔(Kester)——巴門市的教誨, 詩学概論的作者。——第52頁。
- 威灵頓(Wellington), 亚瑟·威尔斯里(1769—1852)——英国的統帥, 反动的政治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1828—1830)。——第84頁。
- 威斯特华倫(Westphalen), 斐迪南·馮(1799—1876)——普魯士反动的国务活动家, 內务大臣(1850—1853); 燕妮·馬克思的异母兄。——第371頁。
- 威德(Wade), 約翰(1788—1875)英国政論家,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第79頁。
- 施达克(Starcke), 卡尔·尼古拉(1858—1926)——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第298、341頁。
- 施列登(Schleiden), 馬提阿斯·雅科布(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第295頁。
- 施塔爾(Stall), 弗里德里希·尤利烏斯(1802—1861)普魯士反动分子, 法律学家。从1849年起是普魯士議会的議員, 封建的保守党的領袖。——第181頁。
- 施温(Schwann), 帖奥多尔(1810—1882)——德国动物学家。——第295頁。

施特勞斯(Straus), 大卫·弗里德里希(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論家, 卓越的左派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66、109頁。

施蒂伯(Stieber), 威廉(1818—1882)——普魯士政治警察的头子, 共产主义者科倫审判案的組織者。——第249頁。

施蒂納(Stirner), 麦克斯(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 1806—1856)——德国哲学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123—142頁。

派西沃(Percival), 托馬斯(1740—1804)——英国医生, 资产阶级的慈善家。——第92頁。

哈維(Hurvey), 威廉(1578—1657)——英国医师, 由于他发现了血液循环系统而奠定了现代生理学的基础。——第289頁。

洪波尔特(Humboldt), 亚历山大(1769—1859)——德国的自然科学家。——第294頁。

查理大帝(742—814)——从768年起的法国国王; 从800年起的法国皇帝。——第290頁。

約瑟夫二世(1741—1790)——所謂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国家的皇帝(1765—1790)。——第167頁。

柯尔丁(Colding), 柳德維格·奥古斯特(1815—1888)——丹麦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第295頁。

十 四

貢古尔(Goncourt)兄弟, 茹尔(1830—1870)和艾德門(1822—1896)——德国资产阶级自然主义者作家。——第

367頁。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公元前525—公元前456)——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 古典悲剧作者。——第362、383頁。

特洛姆里茨(Tromlitz), 奥古斯特——单名是魏茨列本(Witzleben), 奥古斯特(1773—1833)——德国资产阶级作家, 著有不少内容贫乏的长篇小说和以历史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第54頁。

泰森多夫(Tessendorf), 格尔曼(1831—1895)——普魯士的地主贵族, 1873年起是柏林法庭的檢察官, 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組織者。——第249頁。

俾斯麦(Bismarck), 奥托(1815—1898)——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1862年起为首相, 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国首相。——第233、249、339頁。

爱尔維修(Helvetius), 克勞德·阿德里安(1715—1771)——杰出的德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論者, 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73、109頁。

納尔逊(Nelson), 霍雷修(1758—1805)——英国海軍上将, 著名的海軍統帥。——第84頁。

桑德斯(Saunders), 罗伯特·約翰——19世紀40年代英国工厂视察員。——第101頁。

拿破侖第一, 波拿巴(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1815)。——第54、84、306、318頁。

拿破侖第三, (路易·波拿巴)(1808—1873)——王子, 拿破侖第一的侄子, 第二屆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第168、363、390—391、394頁。

黛恩 (Paine), 托馬斯 (1737—1809) 英國激進的政論家, 共和主義者, 美國獨立戰爭和 18 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參加者。——第 63 頁。

倍爾茲 (Beltz) —— 受北斐特教師, 拉丁文文法的合著者之一。——第 53 頁。

倍倍爾 (Bebel), 奧古斯特 (1840—1913) —— 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卓越活動家, 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和領袖之一; 從事旋工職業;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的朋友和戰友。——第 249、308、339、347、403 頁。

哥白尼 (Copernicus), 尼古拉 (1473—1543) —— 偉大的波蘭天文學家, 行星運動太陽中心說的創立者。——第 267、270、292 頁。

哥爾布諾娃——卡勃魯科娃, 敏娜·卡爾濟夫娜 (1840—1931) —— 地方自治局統計學者和民粹派的政論家——第 350、333、404—416 頁。

哥倫布 (Columbus), 克利斯多福 (約 1446—1506) —— 生于熱那亞, 1492 年發現美洲的著名的航海者。——第 285 頁。

恩克 (Encke), 約翰·弗蘭格 (1791—1865) —— 著名的德國天文學家。——第 132 頁。

恩格斯 (Engels), 弗里德里希 (1796—1860) —— 恩格斯的父親。——第 375、401 頁。

恩格斯 (Engels), 弗里德里希 (1820—1895) —— 第 60、76、111、205、249—250、265、270、309、330、333、338、345、348、352、357—358、361、369、373—374、375—382、397、399—403、404—416 頁。

海因岑 (Heinzen), 卡爾 (1809—1880) —— 德國政論家, 小資產階級共和主

義者。——第 399 頁。

海涅 (Heine), 亨利希 (1797—1856) —— 偉大的德國革命詩人。——第 54、362、371 頁。

海夷士 (Heyse), 約翰·赫里斯提安·奧古斯特 (1761—1829) —— 德國教育家和語言學家。——第 327 頁。

海爾梅斯 (Hermes), 卡爾·亨利希 (1800—1855) —— 德國反動的政論家, 1812 年為“科倫日報”的編輯之一; 普魯士政府的密探。——第 58 頁。

格林 (Grimm) 兄弟, 威廉 (1786—1859) 和雅科布 (1785—1863) —— 德國語言學家, 傾向浪漫主義, 著名的德國民間童話和中世紀敘事詩的編訂者。雅科布是穩健的自由黨員, 1848 年任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 屬中派人物。——第 327、384 頁。

格拉古, 提比利烏斯·賽姆普羅尼烏斯 (Тибери́й Семпрони́й Грах) (公元前 163—133) —— 古羅馬護民官 (公元前 133), 為農民爭取實現土地法的戰士。——第 371 頁。

格拉古, 凱尤斯·賽姆普羅尼烏斯 (Гай Семпрони́й Грах) (公元前 153—121) —— 古羅馬護民官 (公元前 123—122), 為農民爭取實現土地法的戰士; 提·格拉古之弟。——第 371 頁。

格倫, 克拉符迪 (約 131—200) —— 卓越的羅馬醫生、解剖學家、生理學家和哲學家。——第 305 頁。

格羅沃 (Grove), 威廉·羅伯特 (1811—1896) —— 英國物理學家和律師。——第 294 頁。

格羅斯曼 (Grossmann) —— 馬克思在中學時的教師。——第 356 頁。

格維多·亞勒薩的圭多 (Guido Aretilio 或 d'Arezzo) (990—1050) —— 意大利

利倫保, 现代乐譜基础的創造者。——第 291 頁。

格律恩(Grün), 卡尔(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論家, 在 40 年代中叶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第 142 頁。

格梭吉(Grainger), 理查·杜加尔德(1801—1865)——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 1841 年是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 83、104、106 頁。

格莱安(Graham), 詹姆斯·罗伯特·乔治(1792—1861)——英国政治家, 穩健的托利党人; 1841—1846 年为皮尔的托利党内閣的内务大臣。——第 61、102 頁。

马可波罗(1254—1324)——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 对亚洲内部进行研究的第一个欧洲人。——第 290 頁。

马尔丕基(Malpighi), 马尔契洛(1628—1694)——意大利自然科学家, 植物解剖学和組織学的奠基人。——第 305 頁。

马尔萨斯(Malthus), 托马斯·罗伯特(1766—1834)——英国牧师, 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的思想家, 资本主义的辯护人, 仇視人类的人口論的宣揚者。——第 172 頁。

馬拉斯特(Marrast), 阿尔曼(1801—1852)——法国政論家和政治活动家, 右翼资产阶级共和党的首領之一, «National» 报的編輯,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員和巴黎市長。——第 160 頁。

马里亚特(Marryat), 弗雷德里克(1792—1848)——英国作家, 水手, 著有一些冒險小說。——第 54 頁。

馬克思(Marx), 亨利希(1782—1838)——馬克思的父亲, 律師, 后来是特利尔的司法參事。——第 355、371 頁。

馬克思—艾威林(Marx-Aveling), 爱琳娜(杜西)(1855—1898)——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馬克思的小女儿, 1884 年嫁給愛·艾威林为妻。——第 361—363、370—374、379、395 頁。

馬克思(Marx), 卡尔(1818—1883)——第 194、202、230、264、325、329、330—333、335—337、338、355—356、359—374、375—382、383—398、401—402、403、405、407、410、414—416 頁。

馬克思(Marx), 燕妮(馮·威斯特华倫)(1814—1881)——卡尔·馬克思的妻子, 馬克思忠实的朋友和助手。——第 361、370—374、393、394 頁。

馬克思(Marx), 燕妮(1844—1883)——馬克思的大女儿, 1872 年同朗格結婚。——第 361—363、370—374、379、382、397 頁。

馬克思(Marx), 劳拉(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 1868 年同保·拉法格結婚。——第 361—363、370—374、375、379 頁。

馬克思(Marx), 罕丽达(1787—1863)——馬克思的母亲。——第 371 頁。

馬克斯威尔(Maxwell), 克拉克(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 电磁学的古典理論的作者之一。——第 289 頁。

馬根多士(Macintosh)——1833 年工厂委员会的成員。——第 98 頁。

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 尼古洛(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作家。——第 266 頁。

十一画

蒙特兰伯特(Montalembert), 沙尔, 伯爵(1810—1870)——法国政治家, 演

說家和作家，天主教教的領袖，國民大會和立法議會的委員。——第212頁。

淮特(White)，約翰·耶——工厂法問題的議會委員會委員(1865)——第208、212頁。

淮亞特(Wyatt)，約翰(1700—1766)——紡紗機的發明者。——第145頁。

雪燕(Shelley)，派尔希·毕希(1792—1822)——杰出的英國詩人，革命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第63、109頁。

莎士比亞(Shakespeare)，威廉(1564—1616)——偉大的英國詩人和劇作家。——第217、359、362頁。

莎夫茨倍里(Shaftesbury)，安東尼·厄什利·庫彼尔(1671—1713)——英國自然神論者哲學家，洛克的信徒。——第253頁。

梅特涅(Metternich)，克雷門斯，公爵(1773—1859)——奧地利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一個反動分子；1806—1821年是外交大臣，1821—1848年擔任總理大臣，是“神聖同盟”的組織者之一。——第166頁。

梅特勒(Mädler)，約翰·堅里赫(1794—1874)——德國天文學者。——第271頁。

梅薩—伊—列奧姆帕特(Mesa y Leompert)，雷賽(1840—1904)——西班牙工人運動活動家，第一國際西班牙聯合會領導人之一，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組織者；職業是印刷工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戰友。——第380頁。

梯也爾(Thiers)，阿道夫(1797—1877)——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屠殺巴黎公社起義者的劊子手。——第233、237頁。

根格斯騰堡(Gengstenberg)，厄爾斯

特·威廉(1802—1869)——德國神學家，柏林大學教授，從1827年起是“福音歌報”的出版者。——第181頁。

勒蒙特(Lemontey)，比埃爾·愛德華(1762—1826)——法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活動家。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末期曾接近立法會議的反動的右翼。——第145、202頁。

康德(Kant)，伊曼努爾(1724—1804)——著名的德國哲學家，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的創始人。——第260、270、272、294頁。

第斯多惠(Diesterweg)，阿道夫(1790—1866)——德國進步的教育家，瑞士民主主義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的信徒。——第52頁。

笛卡兒(Descartes)，勒奈(1596—1650)——法國哲學家 and 數學家，在哲學上是二元論者，在物理學上是機械唯物論者。——第256、268頁。

荷馬——傳世中的古希臘敘事詩人，“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第357頁。

基佐(Guizot)，弗朗斯瓦·比埃爾·言約姆(1787—1874)——法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從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間實際上操縱了法國的內政和外交，他代表的是大金融資產階級的利益。——第185、377頁。

培根(Bacon)，弗蘭西斯(1561—1626)——英國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學家。——第250、258頁。

培克爾(Becker)，卡爾·斐迪南(1775—1849)——德國語言學家。——第327、328頁。

十二國

隆格(Longe)，弗蘭西斯——鐵會工厂

法問題委員會的委員(1866)。——第214頁。

普希金(Пушкин), 亞歷山大·謝爾蓋也維奇(1799—1837)——偉大的俄國詩人。——第363頁。

曾弗(Senft), 艾米爾——普魯士波茲南法官, 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議員。——第161頁。

賀雷西(Камилл Торацци Флакк)(公元前65—8)——杰出的羅馬詩人。——第357頁。

黑格爾(Hegel), 喬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國最大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 他極全面地發展了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第124、194、204、256、260—261、263、271、313、362、365頁。

傅立叶(Fourier), 沙爾(1772—1837)——偉大的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第142—143、322頁。

凱卜勒(Kepler), 約翰(1571—1630)——德國天文學家。——第268、293頁。

富爾頓(Fulton), 羅伯特(1765—1815)——美國發明家, 1807年設計了第一艘輪船; 1814—1815年造成了第一艘蒸汽機軍艦。——第219頁。

菲爾丁(Fielding), 亨利(1707—1754)——英國現實主義作家, 著名的英國資產階級啟蒙時期的代表人物。——第363頁。

費爾巴哈(Feuerbach), 路德維希(1804—1872)——馬克思以前德國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第71、115、294、297—298、341—343頁。

提威安諾·魏切利奧(Tiziano Vecellio)(1477—1576)——杰出的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現實主義畫家, 著名

的威尼士寫生畫派的代表人物。——第132頁。

博伊爾曼(Beurmann), 莫里次——普魯士官吏, 1848年任波茲南的總督。——第161頁。

博伊斯特(Beust), 弗里德里希(1817—1899)——由於政治信念被退職的普魯士軍官, 1948年喬爾恩工人聯盟委員會委員, “新哥德報”(1848年9月至1849年2月)編輯之一, 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喬爾恩第二次民主國際會議的代表, 他在會上堅持了幾乎完全符合“德意志共產黨要求”的綱領; 他是1849年巴登——普法爾茨起義的參加者; 革命後流亡到瑞士從事教育活動。——第350頁。

斯托赫(Storch), 堅里·弗里德里希(1766—1833)——德國經濟學家, 曾寫過許多俄國經濟和統計方面的著作。——第201頁。

斯克里文(Scriven)——議會童工調查委員會委員。——第107頁。

斯泰亞(Stewart), 杜加爾德(1753—1828)——英國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第200、216頁。

斯密(Smith), 亞當(1723—1790)——英國經濟學家, 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大代表人物之一。——第202—203、302頁。

斯賓諾莎(Spinoza), 巴魯赫(別涅狄克特)(1632—1677)——杰出的荷蘭唯物主義哲學家。——第256、270、299頁。

斯圖亞特(Stewart)——1833年工廠委員會委員。——第94頁。

湯姆生(Thompson), 威廉(約1785—1833)——英國經濟學家, 李嘉圖派的社會主義者。——第201頁。

汤姆生(Thomson), 威廉(从1892年起称阿尔文勋爵)(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第279页。

莱布尼茨(Leibniz), 哥特弗利德·威廉(1646—1716)——德国哲学家, 客观唯心论者;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第268页。

莱辛(Lessing),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依姆(1729—1781)——伟大的德国作家, 批评家和哲学家, 18世纪卓越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340、389页。

莱希(Reich), 厄杜尔德(1836—1919)——医药博士。——第203页。

莱伊尔(Lyell), 查尔兹(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地质学方面发展学说的创始人。——第294页。

十三画

奥普尔(Hautpoul), 阿尔丰斯·昂利(1789—1865)——法国将军, 路易·波拿巴总统的陆军部长。——第162页。

奥铿(Oken), 罗伦兹(1779—1851)——法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第272页。

奥斯特勒(Oastler), 理查(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 倾向于托利党,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的斗争中, 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第101页。

雷德格雷夫(Redgrave), 亚历山大——英国工厂视察员。——第187—189、208页。

雷諾(Regnault), 昂利·维克托尔(1810—1878)——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一些著名的有机化学作品的作者。——第308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Cervantes

de Saavedra), 米格尔(1547—1616)——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第134、363、389页。

塞尔维(Servet), 米格尔(1511—1553)——西班牙医生, 在血液循环方面有重要发现的人。他由于有自由思想而被卡尔文烧死。——第267、292页。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蒲(1773—1850)奥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第160、363页。

路德(Luther), 马丁(1483—1546)——宗教改革家, 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第267、292页。

葛德文(Godwin), 威廉(1756—1836)——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家, 唯理论者,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109页。

塔夫耐尔(Tufnell), 托马斯·约利夫(1819—1885)——英国医生, 著有医药和社会卫生学的作品, 议会社会问题委员会的委员。第92页。

塔西佗(Публий Корнелий Тацит)(约55—120)——有名的罗马历史学家。——第389页。

十四画

蒙塔朗拜尔(Montalembert), 马尔克·廉厄(1714—1800)——法国军事工程师。——第266页。

蒙特(Mundt), 泰奥多尔(1808—1861)——德国作家, “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后来任布里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文学和史学教授。——第54页。

蒲鲁东(Proudhon), 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法国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

人之一。——第109、133、144—146頁。
歌德(Goethe),約翰·沃尔弗干格(1749—1832)——偉大的德國作家和思想家。——第52、326、362、389頁。
維干德(Wigand),奧托(1795—1870)——德國出版家和書店老板,來比錫公司經理,出版發行急進黨作家的著作。——第136頁。
維達爾(Vidal),弗朗斯瓦(1814—1872)——法國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的擁護者。——第163頁。
維吉爾(Публий Вергилий Марон), (公元前70—19)——卓越的羅馬詩人。——第133、357頁。
維多利亞(1819—1901)——英國女王(1837—1901。)——第84、187、318頁。
維特田巴赫(Wittenbach),約翰·古哥(1767—1848)——馬克思在中學時的教師。——第356頁。
赫克爾(Haeckel),恩斯特(1834—1919)——德國的生物學家。——第302頁。
赫拉克利特(紀元前約535—475)——古希臘哲學家,辯證法的創始者之一,自發的唯物主義者。——第257頁。
赫舍爾(Herschel),約翰(1792—1871)——著名的英國天文學家。——第132頁。
赫胥黎(Huxley),托馬斯·亨利(1825—1895)——英國自然科學家,達爾文的親密战友及其學說的普及者。——第236、392頁。
赫斯(Heß),莫澤斯(1812—1875)——德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在40年代中期為“真正社會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67、127頁。
福開森(Ferguson),亞當(1723—1816)

——蘇格蘭歷史學家,道德本位主義哲學家。——第201、202頁。
福斯德(Forster),威廉(1818—1886)——英國工廠主,自由主義者,1861年任國會議員——第254頁。
福樓拜(Flaubert),古斯達夫(1821—1880)——杰出的法國現實主義作家。——第367頁。

十五圖

摩萊肖特(Moleschott),雅科布(1822—1898)——生理學家,生于荷蘭,庸俗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第392頁。
德弗洛特(De Flotte),保爾(1817—1860)——富爾的信徒,1848年巴黎5月15日運動和六月復興運動的參加者,立法會議(1851)的代表。——第163頁。
德普勒(Deprez),馬賽爾(1843—1918)——法國的工程師,以他在電氣方面的工作而著名。——第336頁。
德雷珀(Draper),約翰·威廉(1811—1882)——美國生理學家、化學家和歷史學家。——第302頁。
德德特(Demuth),海倫(琳蕾)(1823—1890)——馬克思家的女仆和忠實的朋友。——第372、373、393頁。

十六圖

霍尔巴赫(Holbach),保爾·昂利(1723—1789)杰出的法國哲學家,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無神論者,法國革命資產階級思想家之一。——第109頁。
霍布斯(Hobbes),托馬斯(1588—1679)——英國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第250、253頁。
霍布豪斯(Hobhouse),約翰·凱姆(1786

—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第97、100頁。

霍金斯(Hawkins)，弗兰西斯·俾赛特(1796—1894)——英国医生和政論家；1833年任工厂劳动調查委员会委員。——第79、98頁。

霍恩(Horne)，理查·亨利(1803—1884)——英国作家，1841年是童工調查委员会委員。——第84、106頁。

霍納(Horner)，萊昂納德(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曾从事国民教育問題的研究工作；1833年起至50年代末是工厂視察員。——第101、205、207頁。

鲍尔(Power)——1832—1834年議会的貧民法調查委员会的成員。——第92頁。

鲍威尔(Bauer)，布鲁诺(1809—1882)——左派的黑格尔分子，早期基督教义作品的作者。——第73、139頁。

穆尔(Moore)，赛米尔(1830—1912)——英国法学家，第一国际委員，把“資本論”第一卷(与艾威林合譯)和“共产党宣言”譯成英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376頁。

十七圓

賽奇(Secchi)，安热格(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耶穌会會員。——第299頁。

謝德林(Шедрин)，——薩尔梯柯夫，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維奇的笔名(1826—1889)——偉大的俄国諷刺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第363頁。

十八圓

薩伊(Say)，让·巴蒂斯特(1767—1832)——著名的法国經濟学家，所謂“庸俗的”政治經濟学派的奠基人。——第202頁。

薩德勒(Sadler)，迈克尔·托馬斯(1780—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資产阶级慈善家，傾向托利党。——第97—98、101頁。

聶斯特罗伊(Nestroy)，約翰(1802—1862)——奥地利剧作家，通俗的喜劇和滑稽剧作家。——第54頁。

魏特林(Weitling)，威廉(1808—1871)——德國工人运动萌芽时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論家之一，他的职业是裁縫。——第385頁。

名 目 索 引

二 画

人

人和阶级 120—122, 133—134, 140—143, 158—159。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 67, 117—120, 121—122, 132—133, 148。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 67, 133, 141—142, 148—149, 158—159。

人的发展

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著论人的发展因素 73—74。

空想社会主义著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全面发展 214, 321—323。

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的观点 69—72, 123—124, 126—143, 319—320。

人的发展和社会关系 67—69, 70—71, 72, 73—74, 84—87, 131—143, 148—149, 154, 278—279。

在人的发展中的环境、遗传和教育 73—74, 115—116, 132—137, 266—267, 391。

私有财产和人的发展 67, 69, 141, 142。

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和工人的发展 198—205, 320。

大工业和工人的发展 87—89, 145—146, 148—149, 214—215, 217—219。

在阶级社会里的分工和分工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117, 132—133, 141, 145, 148, 200—204, 214—219, 320—

324。

劳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195—196, 214。

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发展 72, 133, 141—142, 147—149, 316, 318—320。

革命活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115—116, 121—123, 126—127, 158—159。

人的起源 272, 274—287。

人脑 273, 278, 280, 281—281, 296, 298。

几何学 268, 367。

儿童劳动

儿童在工厂里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 92—97, 102—105, 106—107, 109—110, 173—174, 178—180, 187—189, 208—216, 222—223, 226—229, 316。

儿童劳动和家庭 91—92, 103—104, 106, 151, 并见“家庭”。

儿童劳动和教学 50, 75, 83—85, 106—107, 145, 188—189, 191—193, 197, 203—214, 243, 409—410, 并见“劳动”。

学徒制 92, 145, 204。

关于儿童劳动的工厂法以及资产阶级对这种法令的态度 83, 92—103, 151, 178—180, 183—184, 187—189, 196—198, 205—208, 209—210, 214, 219—222, 226—229, 并见“资产阶级”。

在工厂里作工的儿童的面貌 102—108, 109—110, 205, 212—213,

215—216, 223。

儿童劳动和教学条件调查委员会 83,
84—85, 86, 92, 94, 95, 97—99, 100,
102—104, 105, 106, 107, 108—109,
178, 183—184, 187—189, 205—
223, 369。

一般地禁止儿童劳动这种观点的反动
性质 248

无产阶级为限制儿童劳动以及为使儿
童劳动跟教学相结合而斗争 147,
158—159, 191—193, 248。

三 画

大学 160, 166, 167, 170, 181—182, 232,
244—245, 249, 251, 290, 297, 299—
300, 325, 329, 338, 352, 383, 389。

工艺教育

中世纪的工艺教育 215。

英国的工艺教育 92, 107, 145, 204—
205, 209, 213, 215, 218—219, 330—
331。

俄国的工艺教育 333, 404, 408—411,
412。

美国的工艺教育 331。

普鲁士的工艺教育 52, 404, 412。

四 画

化学 267, 268, 288—289, 293, 295, 296
—297, 298, 300, 304, 325, 392。

专家

专家的培养 195—196, 244—245,
347, 352。

资产阶级专家 160, 232, 250, 297—
298。

专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任务和作用
347, 352——并见“大学”。

手

猿和人的手 272—273, 275—279。

人手——劳动的产物 275—279。

手和人脑的发展 272—273, 277—
278。

分工——见“劳动”。

中学和实科学校 51—54, 328, 355
—356, 357—358, 389。

历史 51, 71—72, 121, 132, 262—264,
273—274, 289, 293, 302, 306, 307,
313—314, 355, 356, 358, 361, 364,
366, 367, 390。

文法 53, 327, 340, 355—356, 357—358,
383, 384。

文学 53, 64, 66, 70, 109, 133, 167, 265—
267, 289, 326, 338, 358, 362—363,
364, 367, 370。

文艺复兴 132, 251, 265—268, 288, 292。

天文学 108, 132, 251, 260, 268, 287,
288, 293, 299, 304, 307, 326。

心理学 56, 69—70。

巴黎公社 232—238。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65, 85—87, 88,
113—114, 122—123, 126—127,
157, 232, 236—237。

无产阶级的启蒙活动和精神上的需要
62—63, 107—109。

工人运动的国际性 102, 154—156,
233—234。

无产阶级和宗教 63, 85—86, 91。并见
“宗教”。

无产阶级的读写能力, 它所受的教育
82—85, 108—109, 113—114, 215,
222—223, 228—229。

无产阶级为儿童的教育而斗争 61—
63, 82—83, 96, 97—98, 101—102,
111—112, 113—114, 147, 153—155,
158, 174, 191—193, 246—248。

无神论 46, 52, 63, 66, 87, 91, 110, 251,

253—254。

五 画

出版 59, 65, 166, 167, 181, 237, 245。

民族主义 233—234。

电 295, 336。

生物学 268, 270, 294, 295, 299, 305, 306, 326。

生理学 251, 258, 268, 270, 288, 289, 293, 296。

古生物学 268, 270, 289, 293, 295, 326。

外国语 51—52, 229—230, 254—255, 326—327, 356, 358, 362, 363, 379—381, 383—384, 389—390。

艺术 69, 70, 132—134, 239, 265—267, 281, 292, 306, 315, 335。

六 画

产业革命 76, 78, 144, 239, 316—317。

有机界和无机界 256—264, 265—270, 271—275, 293, 295—298, 326。

机械学 145, 216—218, 251, 268, 287—288, 290, 293, 295, 304, 326。

自由

自由和必然性 138—139, 312—315, 318—320。

自由和服从 240—243。

印刷术 164, 288, 290。

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 62—63, 74, 107, 111—112, 122, 126—127, 133, 141—142, 147—150, 156—159, 244—245, 292, 360—361, 386。并见“革命”。

共产主义教育——见“教育”、“教育和教学”、“劳动”、“学校”。

动物学 135, 268, 272, 288—289, 326。

自然科学 71—72, 103, 217, 251, 256—

264, 267—270, 271—275, 284, 287—299, 301—303, 344, 366, 392。

地理学 268, 271, 288, 294, 356, 358。

地质学 103, 250, 268, 275, 289, 293, 294, 295, 305, 307。

权威 240—243。

七 画

阶级, 阶级斗争 120—123, 139, 141, 143, 149, 153—159, 162—163, 166, 262—264, 285—287, 318—319。并见“无产阶级”、“革命”。

形而上学 256—264。

形态学 289, 294, 326。

劳动

劳动的定义 195。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274—287。

人的劳动跟动物的活动的差别 195—196, 272—275, 279—284, 294。

工场手工业的劳动 117—120, 144—145, 197—205。并见“人的发展”。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119—121, 144—146, 315—317。并见“儿童劳动”、“人的发展”。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117, 203, 315。

家内劳动 208—213, 219—222。

普及劳动权利 158。

劳动中的注意和意志 196。

分工 118, 119—120, 121—122, 132—133, 136, 140, 141, 144—146, 148—149, 151, 164, 198—205, 214—218, 229—230, 315—316, 320—323, 328, 349。

劳动和教育的结合 75, 147, 158, 191—193, 196, 218—214, 218, 243, 328, 329, 412, 413。并见“儿童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劳动 133, 149, 316。
体操 57, 190, 213—214, 323, 348—351, 365。
技术和发明 76, 107—108, 144—145, 175, 217, 218—219, 288, 289—292。
进化——生物学方面的发展理论 272—273, 296。

八 国

实验 288, 300。

学校

学校和国家 58, 166, 246—247。

在资产阶级国家预算里的学校的地位 82, 161, 170—171。

学校和宗教 50—51, 53, 61, 82—84, 102, 167, 339, 346, 356, 358。并见“宗教”。

教会学校 50—51, 82—84。

学校里的民族压迫 161。

等级学校 55, 249。

学校和军事训练 190, 342, 345, 348—351。

国民学校 50—51, 54, 82, 166, 231, 246—247, 316, 325。

私立学校 53—54, 183—184, 205—207。

英国工厂区学校 81—85, 105—108, 183—184, 205—207, 212—213, 223。

主日学校和夜校 63, 82, 83—85, 106, 107—108, 109—110, 166, 227—228, 331。

俄国的学校 249, 351。

法国的学校 162—163, 232, 236, 339, 351。

波兹南的学校 161。

普鲁士的学校 50—54, 190, 246—

247, 328, 345, 339。

美国的学校 246—247。

学校教科书 51, 52, 53—54, 315, 325。

杜林论未来学校 323—329。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学校 327—329。并见“教育和教学”、“工艺教育”。

物理学 251, 268, 288, 293, 295, 304, 308—309, 326, 356, 358, 392。

空想社会主义 75, 115—116, 196, 250, 262—263, 317—318, 321—322, 325。

宗教

宗教的发生和发展 49, 70, 157, 250, 251—252, 266—267, 282。

宗教和资产阶级——见“资产阶级”。

虔诚主义, 虔诚派 50, 52。

宗教和科学 164—165, 235, 236, 251—252, 266—268, 269—272, 284—285, 289—290, 292—294, 297—299, 305—306。

宗教和学校 50—51, 52—53, 61, 81—85, 102, 112, 162—163, 164—165, 167, 168, 232, 235, 237, 238, 247, 256, 339, 346。

宗教是一门教学科目 50—51, 63, 75, 83—85, 170, 326, 356, 358。

道德教育跟宗教的联系 85—86, 106—108, 110, 256, 310。——并见“教育”。

教会跟国家分离 235, 236, 247, 346。

国际主义 233—234。并见“无产阶级”。

法文, 法语 52, 254, 356, 358, 363, 384。

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古代语 53, 75, 289, 326—327, 328, 355—356, 357, 383, 384。

纪律 145, 200, 240—248。

国家 58, 117, 243, 246—247, 281, 348.

九 画

思维和意识

唯心主义的思维 126—129, 194, 297—298, 308—309.

思维的方法和规律 68—69, 126—132, 256—264, 282, 300, 301, 302, 307.

小孩的思维 56.

思维和语言 72, 278—279.

意识 122—124, 129, 156, 157, 192, 263, 300.

英文 83, 255, 340, 362, 363, 379, 384.

美育 326.

胚胎学 271, 294, 295, 296, 326.

宪章主义 61—62, 107, 254—255.

实践论, 知识论 304—310, 313—314, 390.

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 122, 156, 197, 237—238, 245, 250, 254, 266, 267—290, 292, 294, 316, 352.

无产阶级革命 122, 142, 157—159, 236—238, 241—242, 347, 352.

城市 87—89, 92—93, 117—121, 149, 164, 231, 316, 320, 321—322, 350—351.

军事训练 176—177, 190, 213, 348—351.

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103, 262, 273—274, 286—287, 335—336, 391.

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85, 117—122, 123, 147—149, 262—264, 274, 286, 335—336, 360, 363, 364, 365—367, 368, 379, 383, 384, 385.

科学

科学和僧侣——见“宗教”。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 252, 265—263, 283.

科学和资产阶级 148, 150, 201, 205, 235, 236, 239, 251—252, 345.

科学和无知——资本主义的矛盾之一 175, 205, 239.

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 70—72, 232, 253—254, 256—264, 265—270, 271—275, 281—282, 287—300, 301—302.

科学和生产, 科学跟人的实际活动的关系 70—72, 115—116, 148, 175, 273—275, 287—291, 345, 359—360.

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 295—298.

科学分类 302, 304—308.

科学和“永恒的真理” 304—310.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 194, 338.

政治是一种科学 390—391.

科学和无产阶级 233, 235, 236, 344, 352.

科学的方法

归纳和演绎 300—301.

分析和综合 300—301.

比较的方法 270—271, 293—294.

辩证的方法和形而上学的方法 256—264.

说明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 194, 300—301.

马克思的辩证法跟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差别 194.

十 画

马克思

马克思——学者, 革命家, 普通人

264, 335—336, 359—369, 389—396.

馬克思——革命者的導師和教育者 359—361, 383—389。
馬克思的风格 388—390。
馬克思和孩子 370—373, 371, 396—398。
馬克思和恩格斯 373—374, 376—380。
馬克思和达尔文 335, 363, 391—392。
馬克思和俄文 362—364, 381, 384。
馬爾薩斯論 172。
恩格斯
恩格斯是一个革命家 382, 401—403。
恩格斯和馬克思 373—374, 377—380。
恩格斯是軍事科学家和軍事艺术家 380, 382, 400—401。
恩格斯的渊博的知識 374, 376, 379, 380—382。
哲学 70, 108, 115, 164, 253, 256, 257—258, 260—262, 267, 270, 299—301, 302, 305, 309, 326, 327—328, 344, 358, 364, 366, 371, 380。
家庭
手工业者家庭 76—79。
资产阶级家庭 124—126, 143, 131, 154—155。
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的瓦解 78—81, 91—92, 109—110, 125—126, 143, 154—155, 219—221, 316。
父母和子女 91—92, 103—104, 106, 135, 150, 151, 154, 167, 211—212, 219—220, 224, 324—325。
家庭教育——見“教育”。
大工业——更高的家庭形式的經濟基础 220—221, 325。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家庭 149—150。
悟性和理性 56, 300, 302, 317。
哥达綱領 246—248。

十一画

教师, 教員 51—53, 81—82, 99, 100, 105, 106, 110, 126, 130, 161, 162, 169, 184, 205—206, 213, 214, 232, 238, 249, 259, 340, 347, 350, 384, 407, 409。
教育——見“教育和教学”、“学校”。
教育
社会关系和教育, 教育的階級性 84—88, 148—149, 153—154。
儿童公共教育的必要性, 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教育而作的斗争 61—63, 83, 96—98, 101—102, 108—109, 147, 153—155, 157—159, 191—193。
国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58, 202—203, 216—248。
教育在公共生活里的作用 58, 192。
家庭教育 77—78, 80—81, 91—92。
并見“家庭”。
教育和宗教 58, 82—86, 91, 107—108, 167, 168—169, 236, 238。并見“宗教”。
道德教育 75, 85—87, 105, 107, 151。
并見“道德”。
体育 55, 57, 75, 176—177, 190, 192—193, 348—351。
劳动教育——見“劳动”。歌文的教育論 75, 97, 214, 316—318, 321—322, 329。
傅立叶的教育論 142, 321—322。
杜林的教育观点以及对这些观点的批判 324—329。
在工厂制度中的未来教育的萌芽 214, 329。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和劳动——見“劳动”。

教育和科学知識 58—59。并見“教育和教学”、“学校”。

教育和教学

中世紀的教育 164—165, 289, 290。

貴族和僧侶在教育方面的作用——見“宗教”。

資產階級對國民教育的態度——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國民教育法令——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的教育改革的階級意義 151, 171, 346。

教育是財產上的標志 51, 185, 244—245。

教育和選舉特權 185—186。

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論教育 151。

教育的權利 112, 247—248。

普及義務教育 61, 82, 99, 112, 113, 246, 345。

巴黎公社和國民教育 232—233, 235, 236, 238。

無產階級在教育方面的要求 82—83, 112, 113—114, 147, 158, 174, 191—192, 246—248, 346。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教學和勞動——見“勞動”。

教育和科學 58, 229—230。

教育的組成部分 192。

智育 51, 75, 108—109, 151, 192—193, 215, 350, 352, 408。

綜合技術教育 151, 192, 218, 247, 328—329, 334。

手工業教育——并見“工藝教育”。

世俗教育 51, 83, 346。

孔德的全科教育 302—303。

職業

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 46—49。

職業的才干 46, 47, 48—49, 316。

職業的選擇 45, 46—49, 131—133, 315—316。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受職業的束縛 63—70, 117, 148, 200, 214—215, 217—218, 316, 320—324。

唯物主義

古代唯物主義 256—258, 265—266, 269—270, 296—297, 300。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義 62—63, 73—74, 108—109, 115—116, 250, 252—254, 256—259, 263—264, 266—268, 269—270, 294—300, 316—317, 341—344。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67—72, 74, 121—123, 126—127, 129—132, 137—143, 194—195, 256—264, 272—275, 278—281, 284—287, 295—296, 302—303, 313—315, 335—337。并見“哲學”。

唯心主義, 唯心論 115, 123—124, 136—139, 194—195, 256, 260—261, 262—263, 281—282, 294, 297—298, 312—313。并見“哲學”。

細胞(生物學方面的) 259, 270, 272, 283, 289, 294, 296, 305。

十二圖

觀察, 監督 82, 99—101, 247。并見“兒童勞動”。

道德

道德的階級性 85—86, 309—312, 341—344。

產業革命前手工業者的道德面貌 76—79。

資產階級的道德 73, 85—87, 107—109, 124—126, 151, 256, 301—312, 315—316, 341, 344。

無產階級的道德 74, 87, 89—91, 331。

道德和宗教——見“宗教”。
植物学 263, 272, 288, 289, 326。

十三画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民族 89, 108—109, 160。

资产阶级的工厂和学校法 61, 82, 92—95, 96—97, 97—101, 101—102, 151, 161, 162—163, 168, 170—171, 178—180, 183—184, 187—189, 196—198, 205—208, 209—210, 212—213, 218, 219, 220—225。

资产阶级在执行工厂法上的怠工行为 80—82, 93—108, 178—180, 183—184, 205—212, 225—229。

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 64—66, 86, 89, 90—92, 93—95, 100—101, 108—109, 250—256。

资产阶级和宗教 250—252, 253—254, 256—267, 297—298。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 233—234, 255。

资产阶级和国民教育 61—62, 81—88, 107—108, 151, 170—171, 172, 183—184, 205—208, 226—230, 345。

资产阶级培养劳动者的目的 81, 108, 151, 253。

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精神上的兴趣 53—54, 64, 108—109, 239, 320—321。

罪行 105, 111, 215。

数学 53, 84, 268, 287, 288, 293, 304,

306, 309, 325—326, 328, 336, 356, 358, 364, 367—368。

解剖学 251, 257, 268, 270, 288, 293—294, 295, 296, 326。

十四画

语言

语言和思维 72, 278—279。

人的官能的发展 272, 277—279。

语言的历史发展 137, 384。

历史语言学 327。

语言学 326—327, 380, 383—384, 389。

语文学科

学校里的本国語 327, 328, 355, 358。

学校里的外国語 51—52, 326—327, 355—356, 357。

学校里的拉丁語和古希腊語 53, 75, 326—327, 328, 355—356, 357。

中小学式的德語 340。

綜合技术教育——見“教育和教学”。

十五画

德文, 德語 267, 328, 340, 355, 358, 363, 384, 385, 389。

遺傳性 64, 132—137, 276。

二十一画

辯証法 194, 256—264, 300, 307—308, 364, 368, 379。

二十二画

邏輯 262, 300, 301, 307—308, 371, 387。